

(台湾)
独孤红作品集

玉翎雕

上



(台湾) 独孤红著

玉翎雕

独孤红武侠作品集 6

玉翎雕
(上)

路劫

那一片片的黄！

那一片片的绿！

黄的金黄，绿的碧绿。

绿的是高粱棵，黄的是大麦地，这是北方大草原上的点缀，真的，一眼看上去，麦浪起伏，高粱连绵，一直延伸到天地相持的那一线处。

这，让人看在眼里并不觉得单调，相反地，在北方这粗犷、豪放的原野里，假如没有高粱棵、大麦地，跟那黄雾一般的蔽天风尘，它就不算是北方的原野。

花林烟草，细雨微风，吴侬软语，羞月云裳，这是江南，北方的原野跟江南的景致自然是不大相同，要不然何以区别南北。

在这片大原野里，有那么一条路，路面宽敞平坦，由天的这一边，延伸到天的那一边，其间过很多大山，穿很多叠林，越很多……总之，它很长很长。

它不属于官家，因为这一大片原野就不属于官家。

固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是不知怎地，这一大片原野就不属于官家，它属于民间的某一家，而怪就怪在官家从不过问这片土地，是既不征税，也不纳租，官家的人甚至于离它远远的。

这条路，有人给它起了个名字，叫“万安道”。

顾名思义，那就是说走在这条路上，一切都是平安的。

“乾隆年，笑呵呵，一个制钱儿俩饽饽”，这是这年头流传北方的几句童歌、民谣，由这风句里，不难看出在这乾隆年间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物价平稳而便宜，一个制钱儿能买两个饽饽，百姓日子好过，过得舒服，自然就笑呵呵了。

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不平安的。

不，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那只是指大体，实际上那个年头，那块地儿上却有不安平的凶险事儿。

剪径、打闷棍、劫镖车、拦行旅，甚至于杀人放火、打家劫舍的事，时有耳闻，屡见不鲜。

所以，人们都企求平安了。

那么，从某地去，最好走这条“万安道”，只你在“万安道”上行走也好，骑马也好，坐车也好，绝不会有丝毫损失，盗贼他根本就不敢踏上这块地儿，就别提动你了。

万一有人动你一根汗毛，不要紧，你丢了什么，有人赔你什么，十天半月之内，你丢的东西一件不少地原璧归还，送到你跟前来。

那倒不是说这一路上有人保镖，没有，你绝看不见一个，可是就有人保你平安无事，一路顺风。

走这条路要花钱，但不多，无论老少，每人一个制钱儿，只给一个制钱，走吧，你放心大胆地走吧。

这不比走任何一条路划算？

固然，走别的路不必缴什么路费，可是仔细盘算盘算，半路上丢了东西，甚至于连命都保不住，跟一个制钱儿比比，哪个划算？

所以，这条路“生意”极好，好得让人眼红。

眼红归眼红，可是，从四阿哥宝亲王弘历，一变成为乾隆爷的头一年到如今，官家也好，武林侠义也好，江湖草莽也好，下五门、下九流的窃贼也好，就没人敢正眼看它一下。

然而，这种情形能维持多久？十个人里有九个人都说没问题，这种情形绝对能一直维持下去。

可是只有一个人，说今天就要出岔子……

“万安道”上，两辆高篷马车间隔约莫十丈地在缓缓驰动着，看上去，这辆马车却很别致。

瞧上篷那么高，车比普通的马车要大一倍，连套车的马都是四匹，这是为什么？

再看，马车那高高的车篷上，布着一层黄尘，那有砂，也有土，车一动就扑簌簌落下了一层，但没有用，这一层刚落下，另一层很快地就又布上了。

套车马不知是什么色的，总之你要不细看，那八匹马就会是当年山东第一好汉秦琼秦叔宝的那匹黄骠马，全是黄的，连一根杂毛都没有。

天晓得，那也是砂跟土，一层黄尘。

车辕上是两个中年汉子，个头儿却挺壮，身上有黄尘，脸上、眉毛上全有。

车就这么向前驰动着，旅途枯寂，风尘之苦更难堪，下一站的宿头还不知道有多远，不说话那能憋死人，每辆车上那赶车的汉子，都在闲聊着。

聊着聊着，前面那辆车的车辕上，那空着手的汉子，破口骂了起来，他两手猛然一阵拍了衣裳，恨不得把一身黄尘都掸掉。

“娘的，今儿个邪门里透着玄，风不算大，可尘土怎么这么重啊！土地爷也不行行好……呸！”说着说着，一嘴砂土，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

另外那执着鞭拉着缰的汉子，适时开了口：“老赵，吃这碗饭是天生的命了，就少抱怨，这条路咱们又不是走一天了，怎么个情形你还不知道么？走在‘万安道’上你还抱怨，那走在别的路上的人该怎么办呀！你要嫌苦，车里待着舒服去！”

“车里？”那姓赵的汉子两眼一翻道：“你他娘的这不是寻开心么？谁听说赶车不在车辕上赶车，缩到车里跟客人一起舒服去？车里大姑娘、小媳妇儿，男女老少挤得满满的，哪有我的座儿呀？”

他这话一点也没说惜，后面那辆车不知道怎么样，这辆车可真挤得满满的，大姑娘、小媳妇儿，男女老少都有，掀开车篷一角往里看，紧挨着车后

坐着的，是四名彪形大汉，个个浓眉大眼，一脸络腮胡，长像粗犷剽悍，看上去怕人，一边各坐两个，就好像把门的门神。

没错，要真有点事，他四个还真管事，你瞧，他四个的胳膊比人大腿都粗，看样子壮得一巴掌能打死一条牛犊子，那还不管用？

他四个头戴“三块瓦”风帽，近领口的扣子都没扣，袖子卷着，腰里扎着一条宽皮带，脚下是鹿皮靴子，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总之看上去怕人。

可不是么？挨在他四个身边坐的那两个衣着讲究，模样儿像富商的老头儿，就一个劲儿拼命往这边挤，生似怕碰着他四个。

两个老头儿怀里各抱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行囊，搂得紧紧地，生似怕人夺了去。

再往里，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而紧靠着车前坐的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儿。

她，穿一身细布袄裤，一块纱布包着头，装束打扮很平常，但不平常的是她的人。

瞧，她约摸廿多岁，有点瘦，但瘦不露骨，那纤小的身躯，隐隐透射着一种常人所没有的高华气度，超人的气质，那双修长、白皙，十指尖尖的玉手，抱着一个小包袱，小包袱放在她紧并着的两腿上，绝不像那两个老头儿抱得那么紧。

再看她的娇靥，那张娇靥，吹弹欲破，虽然有点白，但那可能由于劳累，虽然有点憔悴，但那也掩不住她那绝世的风华，她清丽如仙，美绝尘寰，那排长长睫毛下的一双清澈、深邃的美目里，隐藏着无限的智慧。

任何人看她一眼，在惊为天人之余，目光会马上收回去，因为你会觉得她圣洁高贵，目光不敢有丝毫随便。

她要是看你一眼，你会觉得她那双目光像两把利刃，能透视你的肺腑，你整个人。

她是这么个人儿，配上她那身朴实无华的装束，你更会觉得她像一株雪里寒梅，跟这些人坐在一起，尤其是跟那四个彪形大汉，你会觉得很不调和，油然而生怜惜之感，怕汗珠儿熏了她，也怕车里的一切沾辱了她。

她微闭着一双美目，像在假寐，四个彪形大汉之中，有两个瞅那两个老头怀里的行囊，有两个目光放肆地一直逗留在她脸上，可是她茫然无觉，清丽的娇靥上，笼罩着一丝丝寒霜般冰冷。

车里，没人说话，很静。

而车外那两个赶车的汉子的话声，却清晰地传进了车里，还用说么，听他俩的就够了。

听！

“噢！老王，你瞧，我说今儿个邪门儿里透着玄吧，可一点不假，半天空里那只鸽子，怎么老在咱们头上盘旋呀……”

随听一个说道：“去你的吧，睁大眼睛瞧清楚了，那是鸽子么，那是雕，

老雕，你没见过么？”

“噢，真的，这只雕怎么会是白的，怪了，我长这么大走南闯北，什么都见过，可就没见过白雕……”

那大姑娘猛然睁开了一双美目，美目中闪漾着一种令人难懂的异采，她是像在想什么，突然，转眼望向四名彪形大汉，怪了，一直虎视的四名彪形大汉，这时候脸上的神色洋溢着一片不安，还有一丝丝惊骇。

深深的一眼之后，她收回了目光，目光是收了回来，可是，她轻皱黛眉，又像在思索什么。

车外的话声又传了进来。

“嘿！娘的，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我没有弓箭，要不然哪，就学那唐朝的薛礼，一箭把它射下来带回去养着玩儿……”

“别他娘的吹了，就是有弓有箭，你会使么？”

吹牛的那个笑了，是窘迫的干笑。

但是刚笑没几声，那笑声突敛住了，随即换上了诧异而带着诅咒意味的话声：“这是他娘的哪个缺德鬼干的，在大路上堆这么一大堆石头，想干什么呀，让人翻车好看笑话，噢，瞧，那堆石头尖上还插着一根……一根鸟毛……还是白的……”

“娘的，准是哪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堆的，没法子，停下车去搬吧，娘的，就别让我碰上……”

车停了，大姑娘的美目睁得更大了，显见地，她那双黛眉也皱得更深了。

再看那四个彪形大汉，脸上的神色更见不安，惊骇之色也越见浓厚。

车头，车辕上那个中年汉子跳了下来，勒好缰，插好鞭，就要去搬石头，后面那辆车上传了话声：“喂！前面的，怎么回事，干什么停车呀？”

那姓赵汉子没好气地道：“问个鸟，想知道就爬过来瞧瞧！”

嘴里说着，他转身就要去踢那堆石头，只听一个清朗话声由路旁那一大片高粱地里传来了出来：“踢不得，谁敢动那堆石头，谁就马上躺在那堆石头边上。”

姓赵的汉子吓了一跳，一收腿，转眼喝问道：“谁呀？”

“我！”

随着这声“我”，高粱地里白影闪动，那一棵棵比人还高的高粱一阵晃动，从里面洒脱异常地走出了个人。

他，身材颀长，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衫，说不出有多么潇洒、飘逸，背负着手，举止像个斯文的公子哥儿。

的确，单看那身材，那袭雪白的长衫，潇洒、飘逸的气度，他该是个罕见的俊汉子，美男儿。

然而，可惜不能往上看，他那张脸，色如淡金，黄黄的，没一丝血色，像正害着大病，鼻梁高高的，很挺，不相衬的是那张嘴，两眼眼神犀利，还隐射一种慑人之感，而不相衬的又是他那双残眉！

这么个人，这么一付长像，怎不令人惋惜，令人扼腕，连姓赵的汉子都怔住了，他瞪着眼半天才憋出一句：“你，你，你是谁？”

白衣客转眼间已到近前，手从背后伸了出来，那只手，五指修长，根根如玉，手里还拿着一柄折扇，他反手一指，咧嘴而笑，好白好整齐的一口牙：“是我，你不是骂堆石头的人？就是我！”

正愁找不着主儿哩，姓赵的汉子，一听这话，火登时冒了三丈高，原来瞪着眼，瞪得更大了，往前猛然跨进一步，气虎虎地道：“好哇，原来这堆石头就是你……我还当是哪个熊孩子堆的呢，你这么大个人了，这是什么意思，快把这堆石头给我挪开，要不然……”

白衣客笑吟吟地道：“要不然怎么样？”

姓赵的汉子一卷袖子，发了横：“要不然我就揍人！”

“揍人！”白衣客笑了，摇摇头，道：“石头要挪你自己挪，我懒得动手，也没工夫给你废话，去叫你车里的人一个一个都给我下来……”

姓赵的汉子没说话，一听他不但不挪，说话还这么难听，抡起拳头就要揍人，而突然……

白影一点由高空射下，像飞星陨石，只那么一闪，姓赵的汉子“哎哟”一声，抱着头往后直退。

退了两步松手一看，天，不得了，手上有血，他脸色一变，立即叫了起来：“这……这只雕是你养的……”

白衣客微一点头，道：“不错，它是当世罕见的异种，产自‘昆仑’绝顶……”

姓赵的汉子道：“我不管它什么种，出在那儿，你叫雕伤人……”

“怪我么！”白衣客笑道：“谁叫你动辄出拳，先动手打人，老实告诉你，它没啄你的眼，已算是天大的便宜……”

姓赵的汉子一听这话跳了脚：“好哇！你……”

白衣客笑容一敛，目中寒芒暴射，直逼姓赵的汉子：“少废话，这‘万安道’上我第一次作案，我不愿伤人，你可别惹火了我，要不然我先让你躺在这儿！”

姓赵的汉子跟姓王的一听两字“作案”，脸上顿时变了色，只觉两条腿发软，浑身打哆嗦，尤其姓赵的汉子，他被白衣客那一眼看得从脚底下冒冷气，机伶一颤，结结巴巴地道：“朋……朋友，这，这是‘万安道’……”

“我知道！”白衣客冷然说道：“要不是‘万安道’，我还不在这儿作案呢，我老实告诉你一句话，‘万安道’从此改为‘不安道’去，叫他们下车去！”

姓赵的汉子刚一犹豫，白衣客冷然一句：“你可别惹我，自问有这石头硬么？”

手一挥，一扇子敲在石头上，天，那块坚硬的石头应手粉碎，像被铁锤砸了一下，碎石乱飞。

姓赵的汉子吓傻了，姓王的汉子魂飞魄散，抖着两条腿就在车后走，白衣客陡然一声冷喝：“站住！你干什么去？”

姓王的汉子一哆嗦，脱口一声惊呼，白着脸道：“我！我去叫客人下……下车去！”

白衣客威态一敛，笑了：“那也一样，别怕，去吧！”

姓王的汉子到了车后，不用招呼，刚才的那一番话，车里听得清清楚楚，四名彪形汉子低着头首先跳了下来站向一旁，紧跟着男男女女扶老携幼都下来了，走在最后的大姑娘，她神色出奇的镇定，手里提着那个小包袱，下车第一眼就望向车前，入目白衣客那张脸，她先是一怔，继而很快地又恢复了镇定。

缩在车里打哆嗦，不肯下来的是那两个老头儿。

白衣客一句话：“不下车也可以，只问他是否愿意等到了地头之后，让人抬着下去！”

这句话吓人，也马上发生了效用，那两个老头哆嗦着忙下了车，白衣客笑了，往后车一摆手，道：“后面车上的人不用下来，我只要这一辆就够了。”

这个作案的怪，他竟然有个“够”字！后面车上的莫不立即暗中念佛。

白衣客背着手，迈着洒脱步，首先到了四名彪形大汉面前，一打量四名彪形大汉，笑问道：“我看四位这身打扮很眼熟，四位可是来自‘东北’？”

四名彪形大汉一脸畏惧情态，都点了点头！

白衣客紧跟着又问了一句：“马家的人？”

四名彪形大汉面露希企之色，忙又点了点头。

白衣客道：“知道我么？”

一名彪形大汉开了口：“您，玉翎雕……”

白衣客笑道：“不错，没想到我这个号能远传到‘东北’马家人的耳朵里，颇堪自慰了，阁下，我明白四位的来意，只是马大当家的不该出这么远的兵，更不该在这所谓‘万安道’上做案，假如这件事不是被我事先获悉，这两车的财物不但全没了，只怕命也会丢好几条，我现在告诉四位，事，我插手了，马大当家想要的东西我截下了，四位是回头还是继续往前走，我不管，可是我话说在前头，绝不许伤人，更不许侵犯妇女，要不然回不了‘东北’，四位打点着，别到时候说我事先没打招呼，话我说完了，四位后退！”

大姑娘一双美目盯得白衣客更紧，而且闪漾着异样的神色。

白衣客茫然无所觉，显然他是没想到这辆车里会有这么一位风华绝代，美靥寰尘的人儿，同时，他也没留意看。

白衣客说完话后，缓缓地转向了那两个老者，他先望着那瘦瘦高高的一名，含笑问道：“老先生是‘保定府’的徐宝山徐老先生？”

老富绅打扮的瘦高老头，死命地搂着他那个包袱，白着脸，混身直打哆嗦，由于过度的惊恐，使他一时说不上话来。

白衣客微微一笑道：“老先生，我作案的手法跟别人不一样，不是万不

得已绝不伤人，老先生不必害怕。”

瘦高老头儿心里似乎塌实了些，颤抖着点头说道：“是……是的，老……老朽正是‘保定府’的徐宝……宝山！你……大……侠你认……认得老朽……”

白衣客淡淡一笑道：“算不得认识，但我久仰，久仰徐老先生是‘保定府’的富绅大户。对某些事一掷千金而毫无吝啬，而每年冬帐，老先生却舍不得捐白银一两，可有这回事？”

瘦高老头儿徐宝山结结巴巴地道：“这……这……”

白衣客微微一笑，截口说道：“徐老先生这趟出门远行，是要到哪儿去？”

徐宝山道：“老……老朽要到‘锦州’去！”

白衣客道：“老先生到‘锦州’去是要……”

徐宝山道：“老朽是……是去看个朋友！”

白衣客笑道：“老先生不远千里，不避风霜，上‘锦州’只为看一个朋友，做为徐老先生朋友的……内心的感受可想而知……”

目光闪闪落在了徐宝山怀里那包袱上，接问道：“老先生这包袱是……”

徐宝山一惊，忙把包袱死命地搂了一搂，人也忙往后退了几步，颤声说道：“是……是……几件换洗衣裳……”

“那正好！”白衣客笑道：“我穷得没钱买衣裳，正愁我身上这件换不下来，没想到徐老先生带有换洗的衣裳，老先生，请把包袱给我。”

那只左手，缓缓地伸了出去，他那无名指上，戴着一枚其色乌黑，不知是何物打造的黑指环。

大姑娘看在眼里，美目中又是一阵异采闪漾。

徐宝山机伶一颤，猛然往后退去，砰然一声，他撞在了马车上，没地儿退了，他身子往后滑，往后滑，突然，他跪了下去，苦着脸颤声哀求上了：“这……这位大侠，你行……行好，我……我……”

白衣客含笑说道：“徐老先生是‘保定府’知名的富绅大户，往往一掷千金都毫无吝啬，怎么如今舍不得这几件衣裳？”

徐宝山忽地叩了头：“这……这位大侠……大侠……”

白衣客截口说道：“徐老先生，拦车劫物，我在这‘万安道’上作案，怎称得一个侠字？徐老先生，有道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道是：‘万物有价命无价’，我不以为徐老先生把这件替换衣裳看得比命还重！”

徐宝山一大把年纪了，这句话能不懂？吓得面无人色，颤抖着缓缓地伸出双手，把包袱递了上去。

白衣客笑了，道：“这才是，徐老先生，命该比什么都重！”

他伸手要去接，就在这时候，四名彪形大汉中的一名，突然面泛狰狞之色，一声没吭地翻腕掣出一柄解腕尖刀，闪身扑了过来，别看他身躯彪形很笨重，行动起来却奇快如风，一闪身便到了白衣客身后，尖刀递出，猛力向白衣客后心扎去。

大姑娘眼比人快，她比别人先看见，也够镇定，美目一睁，她就要喊，她却仅是口齿启动了一下，没出声。

而，白衣客背后像长了眼，轻笑了声：“阁下，跟我来这一套，你还差得远，别眼红，给你！”

霍然旋身，左手往外一送，那包袱脱手飞出，砰然一声正好打在大汉的脸上，几件替换衣服包了个包袱，竟打得大汉鼻子进血。

他那里刚“哎哟”一声，白衣客左掌一翻，劈手夺过了大汉右掌中的尖刀，然后拿扇的右手往前一递，手中折扇正点在大汉的小肚子上，大汉又一声“哎哟”，抱着肚子蹲了下去，天不热，可是他头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另三名彪形大汉白了脸，却没一个敢动。

白衣客没正眼看他一下，端详了那把解腕尖刀一眼，摇头笑道：“真的，这种玩艺儿岂能伤人？”

他把折扇插在后领上，以右手两指捏住刀尖，然后缓缓地往里卷，刀是金钢打造，会断不会弯，但这柄百炼钢到了他的手里，却像一块和好的面，又像一个牛皮糖，被他卷了好几个弯。

另三名彪形大汉瞪大了眼，个个倒抽冷气。

大姑娘更看得黛眉一阵跳动。

突然，白衣客左手一松，“当！”地一声，那柄已不成其为刀的尖刀掉在了地上，然后他道：“看在马大当家份上，姑饶这次，把包袱给我拾起来！”

白衣客那一扇子恐怕不轻，要不然半截铁塔般大汉不会受不了这一下，抱着肚子蹲下去半天站不起来，头上还直冒汗珠，他小肚子是真疼，可是他不敢不听白衣客的，强忍着疼拾起了地上的包袱双手递了上去。

白衣客微微一笑，伸手接过了包袱，他像个没事人儿一般，又转向了那身材略显矮胖的另一名老头。

他用了同样的手法，这矮胖老头儿也没敢多迟疑，很快地交出了抱在怀里的那个包袱。

白衣客只要了这两个包袱，对于排在矮胖老头儿身侧，那些衣着朴实的男女老少却没有动，最后，他到了大姑娘身前，大姑娘毫无惧态怯意，一双美目眨也不眨一下，紧紧地盯在白衣客那张脸上。

这时候，白衣客看见了她，而且看得很真切，很清楚，他有着一刹那的错愕与失神，旋即，他笑了，又露出这口隐射感人光辉的白牙：“姑娘，请恕我唐突……”

大姑娘淡淡说道：“你别客气，此时此地，你就是杀了人，也没人敢说些什么。”

白衣客显然惑于她的镇定，他疑惑地看了她一眼，道：“我现在才发现，姑娘跟他们有多么大的差别！”

大姑娘道：“是么？现在才发现，不嫌迟了些么？”

“不！姑娘！”白衣客更惊于她那不俗的谈吐，目光凝注，大姑娘毫无

不安色地回望着他，他摇了摇头：“我不以为然，姑娘从哪儿来，贵姓？”

大姑娘道：“我是个路过的女客，你是个劫匪……”

白衣客眉锋皱了道：“姑娘，这两个字不妥，而且难听！”

大姑娘道：“我想不出适当的辞句了，你想得出么？”

白衣客皱眉而笑，微一点头，道：“好吧，就算是劫匪吧，姑娘请说下去！”

大姑娘道：“在这种情形下，我不以为有通姓名的必要！”

白衣客摇了摇头，道：“姑娘的胆子显然很大，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姑娘跟其他的人有很大的差别……”

大姑娘淡淡说道：“你大不了杀了我，其实，怕又如何？”

白衣客笑了笑，道：“姑娘辞锋犀利，令人难以招架之感，我何忍？”

大姑娘眉梢儿一扬，道：“你可别轻薄……”

白衣客道：“我不敢，这是我心里头的話，我今年廿二了，廿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姑娘这么美……”

大姑娘娇靥微酡，叱道：“你敢……”

白衣客一叹说道：“姑娘奈何不愿听人心里头的話，好吧，我不说，把它深深地埋藏在心里就是，姑娘……”目光一凝，道：“如果我没有看错，你也会武！”

大姑娘道：“你的眼力很高，我这身所学远不及你……”

白衣客笑了：“要不然姑娘早动手了？”

“不！”大姑娘道：“就是我的所学比你高，我也不会动手的！”

白衣客微愕说道：“姑娘，那是为什么？”

大姑娘道：“因为我怕脏了我这双手！”

白衣客目中陡现栗人的寒芒，这，看得大姑娘心头一震，而旋即，白衣客目中那栗人的寒芒又渐渐敛去，他笑了：“姑娘，一个姑娘家招惹劫匪，那是自找麻烦，的确，姑娘这双手白皙细嫩，滑腻晶莹，柔若无骨，根根似玉，令人爱煞，甚至有能为姑娘这双手而死之无憾……”

他缓缓伸出了左手，向姑娘那双玉手抓去。

他口齿之间已够轻薄，如今竟敢……

大姑娘怒泛眉宇，羞红了娇靥，怒叱说道：“你……你敢……”

白衣客淡淡说道：“姑娘，一个不怕王法，不怕杀头的劫匪，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

说话间他那只手已伸向姑娘的那双柔荑。

大姑娘沉不住气了，玉手一缩一挥，闪电向白衣客那只伸来的“禄山之爪”腕脉劈去！

白衣客笑了，手往后一缩，然后那么一翻，手背跟手心立即变了上下，说时迟，那时快，等姑娘明白他的心意，心里一惊要收腕时已经来不及了，“叭！”地一声脆响，姑娘那只玉手正好拍在人家手上，落在人家手掌心里。

白衣客可恶，他轻轻地握了一握，立即松开了。

他是松开了，可是姑娘一张娇靥涨得好红，黛眉高扬，美目圆睁，羞怒得说不出话来。

白衣客又笑了，道：“姑娘的所学不俗嘛，好险哪，要不是我应变快，手腕就废在姑娘手下了。”

大姑娘突然沉声叱道：“你敢轻薄……你可恶，占了便宜还……”

白衣客笑了笑，道：“我仅是逗逗姑娘，没想到姑娘会动手打我！”

敢情他还有理，也真是姑娘家打人，把玉手往人手里送。

大姑娘想掉泪，可是刚强的个性使她忍住了，她不愿在白衣客面前示弱，猛然一跺脚，道：“你……你存心气我，嬉皮笑脸……可恶！”

霍然转过娇躯便要往车里走。

白衣客抬手拦住了她道：“姑娘，请留一步。”

大姑娘猛然转了过来，怒声说道：“你还要干什么？”

白衣客含笑指了指她那个小包袱，道：“我不敢厚彼薄此！”

大姑娘一怔，道：“怎么，你……你还想要我的……”

白衣客截口说道：“我本不忍心让姑娘有所损失，可是继而一想，无论谁在这条路上丢了东西，都会有人赔偿，所以……”

大姑娘道：“你可知道，我这包袱里东西是无法赔偿的。”

白衣客“哦！”地一声道：“价值连城？”

大姑娘道：“可以这么说，倒也可以说它值不了十两银子！”

白衣客诧异地道：“姑娘，我不懂！”

大姑娘道：“这是几件替换衣裳，你懂了么？”

白衣客目中异采一闪，道：“姑娘！我懂了，可是我不信！”

大姑娘道：“信不信由你！”

白衣客笑了笑，道：“是的！姑娘，可是要不要也该由我！”

大姑娘又羞气了，双眉一扬，道：“或许女人家替换衣裳你也要么？”

白衣客微一点头，道：“我不说过么，不敢厚彼薄此！”

大姑娘美目猛然一睁，但旋即她敛态说道：“你真要？”

白衣客道：“姑娘！我说的话，向来都是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大姑娘想起了他刚说的那个“美”字，脸又一红，道：“好！我给你，不过，你得据实答我一问，然后再跟我交换个条件！”

白衣客失笑说道：“姑娘，跟一个劫匪谈这些，该是闻所未闻……”

大姑娘截口说道：“你自己说的，我跟别人不同。”

白衣客微微一怔，旋即摇头说道：“姑娘很会拿话扣人，好吧，姑娘问吧！”

大姑娘目光一凝，道：“我记得你刚才说过这么一句：‘要不是“万安道”，我还在这儿作案呢！’说过这句么？”

白衣客一点头，道：“不错！姑娘，我说过！”

大姑娘道：“有理由么？说给我听听！”

白衣客微微一笑道：“姑娘可认为自己是个人？”

大姑娘道：“当然，我向来说一不二……”

白衣客道：“那么，姑娘，我已据实答过姑娘一问了，这第二问姑娘事先没明言，恕我不回答！”

大姑娘愕然说道：“你胡说，我什么时候问过你了……”

白衣客淡笑说道：“刚才姑娘问我可曾说过句真话，那不算是一问算什么？”

大姑娘一怔说道：“你好刁，好狡猾！”

白衣客道：“姑娘！这三个字用得不要，我并不是没答姑娘所问。”

大姑娘没奈何了，美目凝视白衣客良久方始说道：“好吧，算我没斗过你，现在听我的条件，把你脸上那让人讨厌的面具拿下来，我马上……”

白衣客飞快接道：“马上把包袱给我？”

大姑娘芳心一横，暗咬贝齿，猛一点头道：“不错！这就是我的条件……”

白衣客微微一笑，道：“我相信姑娘是说一不二，言出如山似鼎的信人！”

抬手往脸上一摸，手里多了样东西，是那张奇薄如纸的面具，大姑娘忙看他的面貌，只一眼，她怔住了，目瞪口呆，作声不得。

面具难看，色若淡金，他那真面目也未见高明，色如锅底，黑脸上，一双既粗又浓的短眉，满是纵横的刀疤，还有那数不清的麻坑。

良久方听大姑娘喃喃说道：“我不信，我不信，我……”

白衣客微微一笑道：“明知会吓坏姑娘，我这张脸摆在姑娘眼前，由不得姑娘不信，请拿过来吧！”他向着姑娘伸出了左手。

大姑娘呆痴而缓慢地把小包袱递了过去。

白衣客接过包袱，微微一笑，道：“多谢姑娘……”

立即转望其他旅客，摆手说道：“诸位请到后车去挤一挤，这辆马车让给这位姑娘单独乘坐了！”

众旅客哪敢不听，也如获大赦，忙纷纷往后车行去。

大姑娘讶然说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衣客微微一笑道：“纯是好意，不是我不想跟姑娘同乘一车，姑娘大可放心，我只是怕他们沾污了姑娘。”

大姑娘道：“这么说，我得谢谢你……”

“不！姑娘！”白衣客道：“该感谢的是我，因为姑娘使我在这儿邂逅了姑娘。”

大姑娘脸一红道：“你还要……”

白衣客道：“姑娘！我说的是心里头的話，只请姑娘听这一次。”大姑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你不必跟我说什么心里的话，我也不要听！”

转身往车后行去，白衣客则转向姓赵的跟姓王的两名汉子道：“把石头搬开，上车赶路吧！”

这里姓赵的汉子跟姓王的汉子搬开了石头，刚上得车辕，大姑娘突然转过身来问道：“你……你姓什么，叫……”

白衣客微微一笑：“我记得姑娘刚才说过，在这种情形下，没有通姓名的必要，姑娘请吧，有缘以后江湖上会再相见的！”

大姑娘没说什么，转身上马，转眼间车驰动向前而去，姓赵的跟姓王的两名汉子拼命赶动马车，挥鞭赶马，把马车赶得飞快，生似怕白衣客变了主意。

马车走远了，白衣客从远远缓缓收回目光，投射在他那只握过人家柔荑的左手上，两眼之间很快地闪漾起一丝异样的神色，那神色，令人难以言喻，难以意会。

旋即，他摸了摸大姑娘那个小包袱，的确，软软的，那是替换衣裳，可是他没有打开看。

女人家的替换衣裳怎么能乱动，足见白衣客是位正人君子，他又把目光投向远处，远处，那一前一后的两辆马车又变成了两个小点，他突然一声轻啸，腾身掠起，比电还疾地向马车去的方向射去。

半空中，白影一点，跟着他飞掠而去……

心声

这一天，马车在一条大河边上停下，这河，纵贯“辽东”，当然人管它叫“辽河”！

“辽东”，这块地一直是统制东北的主要一角，远者不论，在明时候就是这样，明太祖洪武四年越喜峰口，以避暑于“辽河”上游，八年置“辽东都司”为“辽阳”。

洪武一向重视北疆，所以他得国之后，首封燕王棣于北京，封韩王于关原，封寒王权于大寒，封辽王桓于广宁，以把握大辽河的首尾及其战略据点，至此，辽河东西之地，尽在明朝控制之下。

到“清朝”这一朝，清太祖“萨尔浒”一役之后，筑界凡城于“抚顺”，攻下辽阳后，设经略公署，以为大本营。

实际上，辽东一带该是清朝的起源地，像“奉天”是清初的国都，城里有旧行宫，乾隆四十七年始成，藏“四库全书”三万六千册的“文溯阁”，清太祖的陵寝东陵，北陵（昭陵）等，都在这“辽东”一带。

这两辆马车的停处，远离城镇，也不是渡头所在，根本就是“辽河”岸边的荒郊旷野，渺无人烟。

可是在这不是渡头的荒郊旷野所在，辽河岸边，却停泊着一艘双桅大船。

这艘双桅大船不同于一般漕运船只，看上去极豪华，极气派，别的不说，单那船舱的雕花巨窗，舱门口垂着的那付硬是一颗颗细小珠子编成的珠帘，就是寻常船只所没有的。

再看那高高的两根船桅上，前面一根顶端挂着一面黑色的三角小旗，小旗迎风招展，隐隐可以看见旗上闪动着一条白色的龙。

后面那根船桅上，则悬挂着两盏大灯笼，大白天里没点燃，可是那两盏大灯上写着斗大一个字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个“郭”字。

如今，一块跳板由船舷上直搭到岸上，船头跟船尾，各站着四名身穿黑衣的英武精壮汉子。

跳板的这一头岸上，站着个身材颀长，俊美无须的英武中年汉子，他，垂手肃立，一片恭谨神色。

马车停稳，车后下来了大姑娘，她这里下了车，那双桅大船的船舱珠帘掀动，从船舱里并肩走出了两个人。

这两位，一男一女，都很年轻，更难得像一对金童玉女，男的，是位剑眉星目的美少年，身穿白袍，头戴金冠，举止洒脱，气度高华，论相貌，他不亚于潘安、宋玉，看打扮，他像温侯吕奉先。

女的，是位美艳少女，身穿宽袖高领小袄，一袭八幅风裙，脚上是一双绣花鞋，一排整齐刘海下的那张娇靥，艳若桃李，足使百花失色！

这两位，并肩行出船舱，一前一后地快步走下跳板，老远地便齐声喊道：“霜姐！”

然后，美少年快步迎上，那美姑娘娇躯轻闪，则像一只凌飞燕般，一下子扑进了大姑娘怀里，在大姑娘的香怀里揉动着娇躯，噘着鲜红的小嘴唇儿撒了娇：“霜姐，想煞人了，你要再不来，我可要禀明爹找你去了。”

大姑娘爱怜地笑了：“这不是来了么？瞧你，这么大的姑娘，还跟霜姐……对了，站稳了，让霜姐仔细瞧瞧！”

她轻轻地把美姑娘推离了香怀，美目眨动，上下只一打量，檀口中立即啧啧有声地甜美说道：“哎哟，二妹，一年不见出落得简直天仙化人，瞧，这付娇美的模样儿我见犹怜，就别提那些……”

美姑娘一跺绣花鞋扭了纤腰：“不来了，霜姐刚到就损人，人家想你都快想疯了，忍心么，怎么好意思呀！”

大姑娘没说错，那付娇美模样儿的确爱煞人，能看直人的眼。

大姑娘似乎也着了迷，凝望着美姑娘，美目舍不得眨动一下，她笑着道：“二妹，霜姐总不会损人，说的可是心里的话！”

美姑娘美目微横，笑了。

美少年眼看着姐妹俩亲热完，这时候瞅着机会忙叫道：“霜姐！”

大姑娘美目微抬，含笑说道：“‘温侠’，冷落你了，是不？”

美姑娘赧然而笑旋即敛去笑容，道：“六叔跟六婶儿几位老人家安好？”

大姑娘也庄了容，道：“几位老人家都安好，大伯跟大伯母几位也安好？”

美少年道：“谢谢你！霜姐，几位老人家都安好，快一年不见了，霜姐也好？”

大姑娘两手一伸，笑道：“瞧，我还不老样子么？”

美少年星目凝注，怔怔地看着她道：“不！不一样，霜姐越来越美了！”

大姑娘微微一怔，“哎哟！”一声道：“小鬼头，这是谁教你的，怎么，还打霜姐的趣，下次不许……”

美少年红着脸道：“霜姐！我不小了，今年整廿了，你怎么老把人当成小孩子？”

大姑娘道：“怎么不？我大你四岁！”

美少年道：“也只不过那么四岁！”

大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二十四岁的姑娘，已经算是老了！”

美少年双眉微扬，道：“在我眼里，霜姐永远不……”

“哎哟！”美姑娘突然嗔了一声，插了口，微皱着眉锋道：“你两个有完没完呀，干什么老站在这儿说话呀，那船舱是干什么的，快上去吧，人家腿都站酸了！”

美少年带着埋怨意味地看了她一眼，没说话。

大姑娘抬手在美姑娘娇嫩的小脸上拧了一把，随即拉着她的手，笑道：“敢情又冷落你了，走！船上去！”拉着美姑娘向那艘双桅大船行去。

站在岸边跳板旁的那英武中年汉子立即躬下了身躯：“见过姑娘，您安好！”

大姑娘忙浅浅答了一礼，含笑说道：“念月叔您这是折我，老人家安好！”

“谢霜姑娘！”英武汉子垂着手，恭谨说道：“他老人家这多年来蒙老神仙恩典，一直很安好！”

大姑娘道：“我有快两年没去给老神仙请安了，过些日子我会去的，顺便去看看老人家！”

英武汉子一欠身，道：“谢霜姑娘！”

大姑娘说了声：“别客气！”拉着美姑娘踏上跳板登了船，美少年走在最后，临上跳板的时候，他向英武汉子道：“念月叔，已经接着霜姐了，咱们回去吧！”

英武汉子欠身应了一声：“是！少主！”

这里三个人进了舱，那里吆喝声中，抽板起帆，双桅大船缓缓撑离了岸边。

豪华、气派的船舱里坐定，一双青衣美婢走过来盈盈施礼，美姑娘却向一双青衣美婢问道：“银耳炖好了没有，趁热让霜姐喝点儿！”

两名青衣美婢应了一声，双双退向舱后。

这里，大姑娘开了口：“怎么，咱们这就回家去？”

美姑娘道：“可不！难道霜姐还想上哪儿瞧瞧去？”

大姑娘微笑摇头，道：“不，只是随便问问，我巴不得快给大伯、大伯母三位叩个头，请个安去！”

美姑娘道：“恐怕霜姐这心愿一两天内难以得偿，爹出门去了。”

大姑娘美目略一眨动，道：“怎么，大伯出门去了？上哪儿去了？”

美姑娘道：“上‘长白’去了，过些日子不是老神仙的八十整寿么，爹听说‘长白’出了只千年参王，爹预备把它捉来当做寿礼呢！”

大姑娘惊叹说道：“千年参王！哎哟，功能益寿延年，怕这不是最名贵的寿礼，二妹，听说参上千年就通了灵，可不容易捉啊！”

美姑娘一噘小嘴儿道：“可不是么？我要跟爹去，爹就不让，说什么危险哪！这么大姑娘家，不许整天往外跑呀，总是那一大堆，恼死人了，如今想想，幸好我没去，要不然就接不着霜姐，便宜哥哥一个人了！”

大姑娘笑了，道：“二妹！大伯说的没有错，听说通灵的参都有毒猛之物守护着，自从有采参这一行起，到现在不知有多少采参的人丢了命，那是够危险的！”

美姑娘又噘了小嘴儿，道：“凭咱们郭家的绝学，还会怕什么毒猛之物，霜姐怎么也跟爹一样？东怕，西怕，这顾忌，那顾忌……”

美少年突然插了一句：“你永远不知天高地厚，你以为……”

“你呢？”美姑娘不甘示弱地反唇相讥道：“净说人家瞧不见自己，你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一天到晚就知道不服这个，不服那个，想斗这个，想斗那个，你不是说要去斗那只鸟儿么？怎么不去呀，亏你还是个大男人家，须眉七尺昂藏躯，胆还不及我这女儿家呢！”

美少年扬了扬眉道：“妹妹，你可别……是我不去么？忘了，那天说一句就惹来爹一顿臭骂，我还敢提么？你放心，等着瞧吧，总有一天我会找他斗上一斗的！”

美姑娘冷笑说道：“斗，谁都能找他斗上一斗，只是斗过斗不过……”

美少年眉梢儿扬得更高，道：“我把他看做跳梁小丑，充其量他不过是个下五门的贼，他要能接下三招郭家绝学，我马上……”

美姑娘道：“怎么样呀？”

美少年道：“我马上自断双手，然后跳到‘辽东湾’里去！”

大姑娘眉锋一皱，道：“干什么呀，大弟，这么严重么……”

美姑娘像只百灵鸟，接着话锋说道：“你可知道，霜姐，那只鸟儿呀，咱们姑娘家倒没什么，他们这些男人家呀，差点没被气死，听说那只鸟儿出道不过一年，纵横武林，睥睨江湖，打遍天下无敌手，江湖上的人一听见他真能吓破苦胆，他神气得不得了，听说年纪也不过二十多岁，一身所学呀，就别提有多高了，只可惜是个到处作案的贼，官家到处悬赏缉拿，闹得满城风雨，天下不安，可就他神出鬼没，连衣角也摸不着他一下！”

大姑娘“哦！”地一声道：“江湖上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奇才能人？真有这么神气么？”

美姑娘道：“他呀，神气着哪……”

大姑娘心里突然一跳，忙道：“二妹，你说什么鸟儿的，是……”

“就是他呀！”美姑娘道：“他养着一只羽毛雪白的通灵异鸟神雕，他没名没号，所以江湖上的人给他取了个号，管他叫‘玉翎雕’！”

大姑娘心里猛然一阵乱跳，只觉得脸上有点烫烫的，忙轻“哦！”了一声，道：“玉翎雕……好美好神的号……”

美少年突然说道：“霜姐，这个号是够美，也够神，可惜人却不怎么样，他是个贼，是个盗，听说人也长得奇丑无比！”

这两点，大姑娘也亲眼看见过，可是从那时候起，她就不相信他是个贼，是个盗，更不相信他会长得那么丑，她想为他辩护，可是话到嘴边她又忍了下去，她像是怕被人窥透她心里的秘密，只是淡淡说了一句：“在路上，我也听人说起江湖上出了这么个人，只是我听说他是个义贼、侠盗……”

美少年哼了一声，晒然说道：“义贼？侠盗？霜姐可以多问问，十个人之中这么说的恐怕只有一个，而这个人可能就是他本人！”

大姑娘忍不住又想辩，因为她亲眼看见他拿的是不义之财，惩的是不仁之富，后面那一辆车，他动也没动，对自己，那似乎不能叫劫，应该叫戏弄，不是么，他就这么可恶，大姑娘的脑海里，至今还有他那洒脱、飘逸的举止、气度，颀长的身材，还有那一口令人心跳，看着也着迷的好白好白的牙。

可是，话到嘴边，大姑娘他又忍了下去，她只轻轻“哦！”了一声，没说话，而旋即她又开口，问道：“有人见过他么？”

美少年笑道：“霜姐是怎么了？当然有，要不然谁会知道他奇丑无比呀！”

说得是，大姑娘也自失笑，笑了笑之后，她道：“咱们郭家的人呢？”

美少年摇头说道：“那倒没有，要是咱们郭家的人碰见过他、他就神不起来了，恐怕江湖上早就没‘玉翎雕’这一号了！”

大姑娘道：“为什么咱们没人去管管？”

美少年道：“怎么没有，我就看不过，气不过，想管，爹不让管，想斗，爹不让斗，那天爹在骂我的时候说得好，咱们的目的不在此，你知道为什么我跟你几位叔叔不在大漠侍奉你爷爷么？为什么都搬出来散居各处？这是你爷爷的意思、你爷爷的令谕，你看，咱们这个家，跟你几位叔叔的家，对‘北京城’隐隐成为包围之势，也可以兼控天下，这你就该知道咱们的用意、咱们的目的，别去管这些闲事，这些都是小事，多不胜数，不胜其管，江湖上要没这种人、这种事，它就不成其为江湖，再说，他也并没有为非作歹，伤害人命，再说得那个一点，他该是咱们汉族世胄、先朝遗民里的一个能人，为什么要去管他、要去斗他？你听听，霜姐，有这么一番大道理，我还敢伸手么？”

大姑娘笑了，旋即她敛去笑容，点头说道：“大弟，事实上大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美姑娘则凝睇娇笑道：“哥哥，对于爹的训示，乍听起来，你记得很牢，其实，你仍漏说了一点。”

美少年微愕说道：“什么？我漏说了什么事？”

美姑娘道：“爹不还说么？年轻人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动辄拔剑斗殴，那只是匹夫血气之勇，算不得大勇，年轻人要虚怀若谷，隐敛锋芒，要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郭家绝学固然称霸天下，威震宇内，可仍称不上一个‘最’字，你关爷爷的‘大罗剑’跟‘降魔杵’可以称最了，但是他对人仍是那么谦和，不但没有骄气，而且绝不轻用，绝不轻易炫露，你关爷爷当年的轰烈事迹你们都知道，还有你六叔，他为什么被苦大师选中执掌‘丹心旗’？多想想，也多学学你关爷爷跟你六叔！”

美少年红了脸，道：“我就知道你会替我说，所以我没说。”

美姑娘笑了。

大姑娘则庄容说道：“大弟，关爷爷跟我爹的轰烈事迹，咱们不但都知道，而且也引以为荣，引以为傲，的确，咱们这年轻一辈的是该多效法他二位，你则把大伯的话当作为骂，那每一句都是求之不易的金玉良言！”

美少年扬了扬眉，道：“霜姐，我知道，我听你的！”

大姑娘道：“该说是听大伯的训示！”

美少年没说话。这时候，两名青衣美婢端来了银耳汤。

献上银耳汤后，一名青衣美婢道：“霜姑娘，您的东西……”

大姑娘刚接过一碗银耳汤，闻言下意识地一惊，差点把一碗银耳汤洒了出来，她脸上烫烫地忙道：“没有，我这次来没带东西！”

美姑娘道：“本来就是嘛，又不是上哪儿做客，还自己带着东西，霜姐

干脆把自己的香闺搬来多好？”

美少年笑道：“那恐怕就麻烦了？”

美姑娘道：“怎么，有什么麻烦！”

美少年道：“怕你不一天到晚泡在霜姐的香闺里不肯出来！”美姑娘横了他一眼，嗔声说道：“就会说别人，你好！”

美少年道：“不敢说好，可敢说不比……”

突然一声清脆铃声划空而至，飞一般地落在了船上！

美少年一怔凝神，道：“信鸽，哪儿来的，有什么事儿……”

话声还没落，一阵轻捷步履响动，直奔舱门行来，随即舱门外响起那英武中年汉子恭谨话声：“禀少主，属下告进！”

美少年忙道：“是念月叔叔？快请进来！”

门外，那英武汉子应下一声，掀帘走了进来，近前一躬身，道：“‘锦州’有传书到来，请少主过目，并请少主定夺！”双手递上一张宽约两指的纸条。

美少年接过一看，脸色立变，双眉一扬，道：“好哇，竟敢惹到咱们头上来了……”

美姑娘凝睇问道：“哥哥，怎么回事，谁惹……”

美少年手一伸，冷然递过纸条，道：“你拿去自己看！”

美姑娘伸手接过纸条，只一眼，脸色立即微变，脱口轻呼说道：“玉翎雕，他，他竟敢在‘万安道’上作案……”

大姑娘心里猛然一跳，差点让一口银耳噎着！

美少年冷哼一声道：“他的胆子够大的，别的我可以不闻不问，可是他敢在‘万安道’上作案，这我不能不管，念月叔，您请下令各处，着他们留意‘玉翎雕’的行踪，一有消息，立即回报！”

英武中年汉子应一声，施礼而退！

美少年怔怔地站在那儿，突然砰地一声拍了桌子：“这回我是非斗他不可了……”

美姑娘美目一转，忽地凝望着大姑娘道：“霜姐，你不是从‘万安道’上来的么？”

大姑娘大为不安，强笑说道：“是呀！”

美姑娘道：“难道霜姐没碰上这件事，没碰上他？”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摇头，道：“不，二妹，‘玉翎雕’拦的就是我坐的那辆马车！”

美少年脸色一变，美姑娘脱口一声惊呼，急道：“怎么说，霜姐，他拦的就是……怎么没听你说！”

大姑娘强笑说道：“我没有把它当回事儿，好在我也没丢什么东西……”

美少年道：“霜姐，我说句话你别生气，话不是这么说，你知道，他不是别处作案，而是在‘万安道’上，谁不知道‘万安道’？分明这是挑衅，

他没把郭家放在眼里，这咱们无法忍受！”

大姑娘又想起了“玉翎雕”所说的那句话：“要不是‘万安道’，他还不会作案呢”，显然地他是故意在“万安道”上作案，美少年没说错，这分明是挑衅，分明是没把郭家放在眼里！

可是，他跟郭家有何仇何怨，为什么单跟郭家过不去？这，大姑娘一时想不透，解不开！

不管怎么说，“玉翎雕”明知故犯，敢招惹郭家，他的胆子就大得让人佩服，大姑娘她淡淡说了一句：“也许他不知道‘万安道’是属于咱们郭家的！”

她替他隐瞒了那些能火上浇油，气死人的话，是怕事情闹大，还是有别的原因，这恐怕只有她自己才明白！她绝不该这么做的，可是她毕竟替他隐瞒了！

美少年一摇头，道：“没那个可能，他又不是刚出道，而是出道快一年了，他怎会不知道？试问哪一个盗贼敢在‘万安道’上作案？只有他敢，他的胆子大，大得可以包天……”

大姑娘道：“咱们郭家跟他何怨何仇，他为什么偏惹咱们郭家”

美少年道：“霜姐，我不刚说过，分明他这是挑衅，根本没把咱们南海郭家看在眼里，放在心上！”

大姑娘道：“要真是这样，那他怎么还会放过我这个郭家的人呢？”

美少年道：“霜姐跟他互通了姓名么？”

大姑娘道：“没有，我问过他，可是他不肯说！”

美少年道：“是喽，那他怎么会知道大姐是郭家的人？”

美姑娘道：“霜姐没跟他动手？”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点头说道：“可以说是动了手……”

美少年道：“我说嘛，霜姐绝不会袖手旁观，任他在‘万安道’上作案的，霜姐，后来他跑了？”

大姑娘不能不说了，暗一咬牙，道：“不，我不是他的对手，是他后来让马车走了！”

美少年跟美姑娘同时一怔，美姑娘叫道：“怎么，霜姐不是他的对手……”

美少年扬着眉道：“霜姐，我不信。”

大姑娘道：“事实如此，我确不是他的对手。”

美少年脸色一变，美姑娘则惊讶地道：“霜姐的一身所学是六婶儿的亲自传授，怎么会……”

大姑娘微微摇了摇头，道：“我也不知道，总之，我不是他的对手……”

美少年的脸色好不难看，突然说道：“霜姐，他折辱了你？”

大姑娘心一跳，脸上一热，道：“那倒没有，他对我……对我很客气！”

美少年冷哼一声道：“大半是他看霜姐长得……”

倏地改口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两口气令人难以下咽，我如今更要斗

他，而且是非斗他不可了……”

霍地转望美姑娘，道：“妹妹，你陪霜姐回家去，我等不及他们的回报，我这就去找他去！”

话落，没容美姑娘开口，一阵风般冲出了舱门！

美姑娘大惊，要拦没来得及，等她跟大姑娘跟出舱外，美少年已一掠十余丈地上了岸，她连叫哥哥，美少年充耳不闻，转眼没了影儿！

美姑娘又气又急，直跺脚：“这怎么办，这怎么办，真是要命，这个人怎么……”

英武中年汉子飞一般地从船头掠了过来，近前忙问道：“二姑娘，怎么回事儿？”

美姑娘道：“念月叔，他去找‘玉翎雕’去了，您看怎么办呀？”

英武中年汉子一怔，道：“怎么，少主去……刚才他还吩咐

美姑娘道：“是因为……哎呀，一时说也说不清，念月叔，您看怎么办哪，要是让爹知道了……”

英武中年汉子双眉一扬，道：“二姑娘别急，属下这就追少主去！”话落，他便要提气长身！

大姑娘突然伸手一拦道：“念月叔，慢点！”

英武中年汉子没动，凝目问道：“霜姑娘有什么吩咐？”

大姑娘道：“玉珠的脾气您知道，他拗得很，恐怕您就是追上他也拉不回来他，以我看，您不如押船回去报个信儿，让我跟玉佩追他去！”

英武中年汉子见大姑娘要去追美少年，眉锋一皱，道：“霜姑娘，这恐怕不大好，你老远来了，歇还没歇着，再说你跟二姑娘都是姑娘家……”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我不要紧，一路坐车而来，也没觉得什么累，事到如今别顾忌那么多了，好在出不了‘辽东’，到处都有咱们的人，多少总有个照顾，念月叔，您请回去吧，迟了怕难追着玉珠，我跟玉佩这就走！”

说着，她拉着美姑娘腾身而起，凌波飞仙一般地掠上了岸，只听英武中年汉子在船上叫道：“二位请保重，属下回去禀明一切后马上赶来护卫。”

大姑娘答应了一声，跟美姑娘循着美少年去的方向，飞一般地追了过去，飞驰间，美姑娘恨恨地说道：“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动不动就要跟人斗，真恼死人了……”

大姑娘道：“二妹，别怪他，也难怪，年轻人有几个不争强好胜的，何况‘玉翎雕’是在‘万安道’上作案，大伯不在家，凡事只有由他做主了，都怪我，他早就想斗‘玉翎雕’，‘王翎雕’如今又在‘万安道’上作案，他心里已经不是味儿了，我又一说不是‘玉翎雕’的对手，这还不是火上浇油么？”

美姑娘道：“霜姐，你可别帮他说话，他更了不得了，难怪爹常骂他，说郭家这么多人里，数他最浮躁，一点事都忍不得，让他去斗吧，最好让人打得鼻青眼肿回来，然后再让爹臭骂一顿，罚他半年不许出门，到那时候看

他乐吧，看他能不能学稳功夫……”

大姑娘强笑说道：“瞧你，多解恨哪！”

美姑娘道：“只有你老护着他，怪不得他对你……”倏地一惊，连忙闭上了小嘴儿。

可是来不及了，大姑娘她听见了，她动了疑，美目一凝，诧异地问道：“二妹，他对我怎么了？”

美姑娘强笑说道：“没什么，霜姐，我说着玩儿的！”

大姑娘一见她这种神色，越发地动疑了，道：“二妹，没什么事儿你还瞒霜姐！”

美姑娘脸一红，道：“不是的，霜姐，是……都是他惹出来的，霜姐，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问他，你只一问，他就知道准是我说的！”

大姑娘道：“二妹，你说吧，我答应你不问他就是！”

美姑娘道：“最好你能装成没事人儿一般，像平常一样……”

大姑娘心里发急，嘴上立即应道：“也行，我会听你的！”

美姑娘不放心地道：“霜姐，可是真的，要不你可就害了我……”

大姑娘道：“二妹，对你，霜姐什么时候说话不算话来着，上一次走，我说隔不到一年就会再来，就是有天大的事儿缠着也会来看你，如今不是来了么？有没有骗你？”

美姑娘道：“我知道霜姐从不会骗我，永远跟我最好，可是这件事……不管了，反正你迟早会知道的，我认为也该早让你知道一下，免得以后误了你，害了他……”

大姑娘一怔，有点惊异地道：“这么严重？二妹，什么事这么严重？”

美姑娘轻轻地叹了口气，道：“霜姐，我说句话你别见怪，上一回你根本就不该来！”

大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我来错了？”

“可以这么说，”美姑娘点了点头道：“你知道，霜姐，咱们都是一块儿长大的，小时候天真不懂事，只认为是要好的儿伴，别的什么也不会想到，可是长大以后就不同了，你上次来的时候，哥哥他已经十九了，十九岁的男孩子已然成长，什么事不懂……”

大姑娘没说话，她接着说道：“上次你走后，我听见哥哥私下里跟娘说话，他说要娶妻的话，就要娶像霜姐那么美那么好的姑娘，要不然就不如打一辈子光棍，像你那么美、那么好的姑娘，说这话该没有关系，他是眼界高，其实，像霜姐你这么美、这么好的姑娘，今世哪儿去找第二个……”

大姑娘道：“别打趣我，说正经的！”

“霜姐！”美姑娘道：“我说正经的话，也是真心话，连我见了霜姐都会怦然心动，就别说是他了……”

大姑娘娇靥上浮上了一抹红晕，嗔道：“二妹，你……”

“听我说，霜姐，”美姑娘脸上没有一点笑意，道：“谁知道他接着央

娘对爹说，要把你娶过来，娘一听他当了真，当时就叱责他……”

大姑娘红着脸道：“玉珠，他……怎么能，咱们是叔伯兄弟堂姐妹呀，是亲戚，是亲人，他糊涂，他好糊涂！”

美姑娘道：“谁说不是呀，娘当时也这么说，可是他竟敢跟娘强嘴，他说六叔又不是爷爷的亲生，他娶霜姐为妻有什么不可以的……”

大姑娘失声说道：“玉珠他……怎么能这么说？”

美姑娘道：“可不是么？当时把娘气的跟什么似的，娘要把这事告诉爹，你知道，霜姐，这要让爹知道了，连命都会没了，所以娘到头来还是忍下了，预备过一阵子劝劝他，谁知道自从那时候起，他就一天到晚痴心妄想，神魂颠倒，连夜里作梦都会叫你，前两天他听说你要来，他比我都高兴……”顿了顿，道：“爹认为男孩子该常到外头走走，这次到‘长白’去，本来是要带他去的，可是他就是不去，他只盼着到你来的那天去接你，你瞧见了，霜姐，那艘船，还是他亲自督工修饰的呢，他对你可真是痴心……”

大姑娘皱着眉锋，沉默着，脸上的神色，显示出她内心心情的沉重，半天才听她说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气的去找‘玉翎雕’了，那是因为他认为我受了委曲，‘玉翎雕’折辱了我，其实，没有，根本就没有，你不知道，二妹，‘玉翎雕’这个人他……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总之，他并没有折辱我，全不是那回事，他惩了来自关外的四个胡匪，并告诫他们不许侵犯妇女……”大姑娘说到此处歇了歇，似是替“玉翎雕”辩护似的接道：“他劫的是不义之财，惩的是不仁之富，要不然他怎么只劫一辆车，只劫了那两个的财钱，我说他是个侠盗、义贼……”

美姑娘睁大了美目，道：“真的，霜姐！”

大姑娘道：“二妹，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美姑娘道：“原来‘玉翎雕’是这么个人，那他就值得人敬佩了，真是，年纪轻轻，他那身武学是怎么学的，那么出名，那么神，可真不容易啊……”

微一摇头，接道：“霜姐，还好你没当着他说这些，他这个人是个十足的小心眼儿，男子汉，大丈夫，应该有恢宏的气度，超人的胸襟才对，可是他的心胸比女人都狭窄，他要是听你说了这些，他准会胡思乱想，非跟‘玉翎雕’见个死活不可！”

大姑娘忧虑地道：“二妹，我了解他，从小在一块儿长大，谁还不知谁，他不该，他太不该了，简直糊涂……”

美姑娘道：“还有点浑！”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我没有想到，绝没有想到他会……我一直认为他是个孩子，而且彼此又是叔伯至亲，谁想到他竟会

美姑娘道：“霜姐，你别在意，我要直问一句，你认为他怎么样？”

大姑娘美目一睁，道：“二妹，怎么你也……咱们是什么关系……”

美姑娘道：“我知道，霜姐，我是说撇开这叔伯至亲不谈！”

大姑娘沉默了一下道：“二妹，你我都是女儿家，女儿家之间，该没什

么羞于启齿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一个姑娘家一旦到了年纪，没有一个是为自己的一辈子打算的，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打算，也有我自己的想法，老实说，玉珠他不是我理想中的伴侣……”

美姑娘道：“那你一直对他那么好……”

“二妹！”大姑娘道：“怎么你也糊涂起来了，咱们是什么关系？他是我的堂弟，我对他的感情也仅止于同胞手足……”

美姑娘道：“霜姐，我不糊涂，糊涂的是他，我冷眼旁观，我明白，可是他认为你对他好是男女的爱情，他就是这么个人，总以为自己了不起，文武双绝，人品盖世，世上每一个女儿家都该对他钟情，对他倾心！”

大姑娘道：“我了解他，二妹，坏就坏在这儿！”

美姑娘道：“霜姐，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了解他，长此下去我很担心你跟他之间的后果，那会害了你，也害了他的！”

大姑娘脸色很阴沉，微微点了点头，道：“我知道，二妹，我早该想到了，可是我总以为咱们是至亲，谁会想到他竟然……二妹，的确，我爹不是爷爷的亲生，而是爷爷的螟蛉义子，真要说起来，我嫁给玉珠也未尝不可，可是我大他四岁，对他的感情也一直仅止于同胞手足……”

美姑娘道：“我知道，霜姐，情之一事，是丝毫无法勉强的，可是，霜姐，情之一事能生人也能死人，我……”

“别说了，二妹！”大姑娘道：“我比你大，有些事我比你懂得多，你想想看，就是我能勉强，我能牵就，几位老人家岂会答应？”

美姑娘点头说道：“那是，霜姐，爹第一个就不答应，不但不会答应，反过来哥哥他会倒大霉！”

大姑娘摇头说道：“二妹，这件事暂时还不能让大伯知道，要不然……”叹了口气，住口不言。

美姑娘道：“除非他现在就死了这条心，要不然爹总会知道的！”

大姑娘忧心忡忡地叹道：“二妹，到那时候再说吧！”

美姑娘口齿启动了一下，像是想要说什么，可是终于她没说，两个人之间顿时陷入一片令人窒息的沉默中！

良久，良久，美姑娘突然轻轻唤了一声：“霜姐！”

大姑娘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她娇靥上木木然一片，轻轻地“嗯！”了一声！

美姑娘道：“你刚说过，女儿家之间该是无所不谈的，尤其在你我之间，更该好说话了，是吗？”

大姑娘道：“是的，二妹！”

美姑娘道：“那么，我问你一句，你心里是不是已经有了……”

大姑娘娇靥猛地一红，她迟疑了一下，然后才摇头说道：“没有，二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

美姑娘美目斜瞥，像要看透她的心，道：“真的，霜姐？”

大姑娘一阵不安，道：“你想想看，要不然我为什么廿四了还没嫁？”

美姑娘似乎信了，她没再说话！

大姑娘却深深地看了她一眼，道：“二妹，我发觉你也长大了！”

美姑娘娇靥一红，垂下螭首，低低说道：“霜姐，我十九了！”

大姑娘迟疑着道：“难道你心里已经有了……”

美姑娘红透耳根，微微点了点头！

大姑娘神情一震，忙道：“二妹，是谁？”

美姑娘的话声好轻：“你不认识！”

大姑娘讶然说道：“我不认识，难道不是咱们……”

“不，霜姐，不是！”美姑娘摇着头说：“他不是咱们……咱们认识的人！”

大姑娘瞪着美目道：“那么他是……”

美姑娘摇头说道：“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好，他白天打鱼，晚上卖字画……”

大姑娘诧声说道：“他白天打鱼，晚上卖字画？以后者看，他该是个读书人，读书人大半都很文弱，那……他怎么会打鱼？”

美姑娘道：“谁知道，反正他就是这么个人！”

好话，大姑娘想笑，可是她没笑，又问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美姑娘微一摇头，道：“不知道！”

这敢情好，自己的意中人，竟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

大姑娘眉锋微微一皱，道：“那么，他是哪儿的人？”

美姑娘道：“大概是本地人！”

大姑娘眉锋又皱深了一分，道：“他住在哪儿？”

美姑娘道：“就住在‘辽阳’城里！”

总算知道了一桩，大姑娘轻轻地吁了一口气，道：“二妹，他的人品……”

美姑娘道：“比哥哥强多了，人家有丈夫气概，不像哥哥……”

大姑娘轻轻说道：“玉珠已是罕见的美男子，他比玉珠还强，那就难怪了！”

美姑娘娇靥一红，道：“霜姐，人家跟你说正经的，你怎好意思……”

“好，说正经的！”大姑娘眼看美姑娘那动人的娇态，香唇边上也浮现了一丝轻微笑意，道：“你跟他……是怎么认识的？”

“认识？”美姑娘摇了头，道：“不，霜姐，我跟他还不认识！”

大姑娘呆了一呆，道：“那……那是怎么回事？”

美姑娘道：“是这样的，霜姐，两个多月前的一天，我坐船出来，看见他在‘辽河’里打鱼……”

大姑娘截口说道：“该是从那一眼就把心交给了他，是不是？”

美姑娘娇靥一红，娇羞地点了点头：“他的身手比别人都利落，撒网收网也不像别人那么费力，当时我就忍不住多看了他两眼……”

大姑娘道：“他可曾看你？”

“别提了，霜姐！”美姑娘眉梢儿一扬，道：“可别把人气死，提起来我就着恼，他的心里跟眼里就只有‘辽河’里的那些鱼，对别的*M不看一眼……”

大姑娘忍不住笑道：“别怪人家，人家本来是个打鱼的，一天的生计寄于此，他不看鱼看什么？当然是全神贯注！”

美姑娘道：“根本不是那回事，他就像块木头，也像个睁眼瞎子，简直就分不出好坏，后来大船经过，鱼被惊散了，这他才抬眼向大船看了一眼，也就只那么一眼……”

大姑娘忍住笑意，道：“那是气人，这么一位美姑娘站在眼前，风华绝代，艳压尘寰，他该惊为天人，目不转瞬地凝注，忘记了打鱼，甚至于忘记他在船上、他是谁……”

美姑娘道：“是呀……”娇靥猛地一红，立即拧着娇躯撒了娇：“不来了，霜姐，你又打趣人家了……”

大姑娘失笑说道：“好了，二妹，听我说，你就该叫他一声！”

“叫他一声？”美姑娘双眉一扬，道：“才不呢，凭什么？他神气？他为什么不先叫我？”

大姑娘道：“他是个打鱼的，你坐着那么气派的大船，人家知道你是哪家闺阁千金、官家小姐，哪敢唐突呀，一个不好把他当成了轻薄儿，那是要吃官司的呀！”

美姑娘一跺脚，嗔道：“霜姐，你又来了，你要再这样，我就不说了……”

大姑娘忙道：“好，好，好，我的好二妹，我不敢了，只此一次，下不为例，好不？快说吧，后来呢？”

美姑娘道：“后来……隔没几天，我晚上在‘辽阳’城里又碰见了，这回不同了，他已不是那身渔人打扮，换了衣裳，斯斯文文的，坐在街口一个小摊儿上正在卖字画呢……”

“那是！”大姑娘道：“要不换件衣裳，打扮得斯斯文文像个读书人，岂不有点不伦不类，让人笑掉大牙？”

美姑娘道：“我当时可不敢认他，绝不相信这个卖字画的就是他，我当时很诧异，心想一个打鱼的怎么能写擅画？他既然能写擅画，为什么又跟波涛为伍，不避风吹雨打太阳晒地去打鱼？”美姑娘娇羞地接道：“我看他背后墙上挂着字画，字好，画更好，连当今几位名家都要自叹不如，当时我还不相信那些字画是出自他手笔……”

大姑娘叹道：“二妹，你这才是门缝儿瞧人，把人瞧扁了！”

美姑娘道：“也真是，霜姐，后来我故意要试试他，我走过去卖幅字画，可是我不要现成的，我要他当场写、当场画，没难倒他，他提起笔来不假思索，一挥而就，真可以说字是铁划银钩，当称丹青妙手……”

大姑娘道：“这样的才华诚不多见，以我看他有武学根基，更有这般造

诣，该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

美姑娘哼了一声道：“他还真神气哩，多给他一分他都不要，而且又不是没见过，他是像不认识我似的，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好傲，弄得人好窘，有什么了不起，充其量是一个会打鱼的书呆子！”

大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恐怕他确有过人之处！”

美姑娘不服地道：“何以见得？”

大姑娘道：“要不然我这位如此高傲的二妹，岂会把整颗儿的心都交给他？”

美姑娘明白了，娇靥一红，又要发嗔撒娇！

大姑娘却笑容一敛，正色说道：“二妹，说真的，这个人是不可多得的耿介之士，彬彬君子，你的眼光没有错！”

美姑娘目光一凝，道：“霜姐，怎见得他是个耿介之士？”

大姑娘道：“你不是说么，多给一分钱他都不要，非耿介高洁之士，焉能臻此？”

美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那么，又怎见得他是个彬彬君子！”

大姑娘道：“美色当面不屑一顾，非彬彬君子，又岂能臻此？”

美姑娘美目闪射出喜悦光采，道：“只是他那么傲，令人……”

大姑娘截口说道：“二妹，人该有傲骨，不可有傲气，你喜欢那些见了美貌的姑娘家便涎脸陪笑献殷勤……”

美姑娘眉锋一皱，道：“恶心，听着就讨厌，别说看见了！”

大姑娘道：“是喽，那就对了，他傲得对，你的眼光也没错！”美姑娘眉锋深皱了一分，道：“可是……那么，霜姐，你说我该怎么办？”

大姑娘沉吟了一下，道：“大伯跟大伯母几位知道么？”

“老天！”美姑娘吐了吐香舌，道：“连他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怎么能告诉爹娘，怕不被人笑死，那多臊得慌，娘还好，爹非骂我不可，要来个家教不严，从此不许我出门……”

“你错了，二妹！”大姑娘道：“几位老人家的当年，咱们做小辈的不是不知道，郭家的人也都是性情中人，哪一个不沾情孽的……”她微偏螭首，接道：“固然，现在对两位老人说，还嫌早了些，到时候你尽量放心大胆对他几位说，假如他几位有半句责骂，你唯我是问，我替你出面跟他几位抗辩去，必要时我能把爷爷搬出来……”

美姑娘“哟！”地一声道：“好厉害，知道你是爷爷奶奶面前的大红人！”

大姑娘道：“可别这么说，二妹，三位老神仙对谁都一样，隔辈人，三位老神仙能不个个疼爱，视为心头之肉？”

美姑娘小嘴儿甜笑，没说话！

“至于你自己……”大姑娘接着说道：“好在我在这儿还有一阵子好呆，让我先看看他再说，行么？”

美姑娘点了点头，道：“霜姐是要……”

大姑娘道：“我想对他这个人多了解些！”

美姑娘道：“霜姐的眼光比我的眼光高明，那自然好！”

大姑娘道：“咱们之间还有什么谁高明，谁不高明……”

美姑娘还想说些什么，但她忽地一声“咦！”，抬起美目望了望，道：“霜姐，只顾着说话了，怎么咱们追到现在，还没见哥哥的踪影？”

大姑娘眉锋微皱，道：“怕是咱们追错了方向……”

美姑娘抬手往前一指，道：“霜姐，你瞧，咱们都快到‘台安’了……”

可不是么，眼前不到半里处坐落一座城池，再有片刻工夫也就到了！

美姑娘刚把话说完，由身旁十余丈外一片树林掠出一条人影，直向大姑娘跟美姑娘立身处腾射过来！

大姑娘下意识地一惊，粉臂凝功，就要喝问！

美姑娘已然说道：“霜姐，别……是自己人！”

说话工夫，那人双足射落面前，是个精壮黑衣汉子，他一落地，立即恭谨下身，道：“见过二姑娘！”

美姑娘皓腕微抬，道：“你在这儿干什么？”

那黑衣汉子道：“属下等刚刚接着少主的飞鸽传令，是以属下等正在附近搜寻那‘玉翎雕’的踪迹……”

美姑娘道：“可有‘玉翎雕’的踪迹？”

黑衣汉子道：“回二姑娘，‘玉翎雕’可能已过了‘辽河’往东去了！”

美姑娘诧异地道：“怎么，‘玉翎雕’他……他往东去了，你怎么知道？”

黑衣汉子道：“回二姑娘，属下曾在这一带打听，听说有个面目丑陋，身穿白衣的人，手提一个小包袱往东去了！”

美姑娘道：“你怎么知道他就是……”

大姑娘心头跳动，忙道：“二妹，没错，是他，他就是这么一身打扮，他手里拿着的那个小包袱，就是……”娇靥微微一红，住口不言！

黑衣汉子道：“禀二姑娘，看见他的人也说在他肩膀上停着一只羽毛雪白巨鸟，大概那就是‘玉翎雕’！”

美姑娘双眉一扬，道：“他好大胆，竟然越走越近郭家的势力中心了，他这是想干什么，霜姐，你看咱们是该……”

白衣客

大姑娘道：“自然是该回头，可是玉珠……”

美姑娘望着黑衣汉子道：“你可曾看见我哥哥？”

黑衣汉子忙道：“回二姑娘，少主已经折回去了！”

美姑娘道：“怎么？我哥哥已经折回去了？”

黑衣汉子道：“属下碰见了少主，把‘玉翎雕’往东去的消息禀报了少主，少主一听之下立即就折回去了！”

美姑娘道：“怪不得咱们一路行来没见哥哥的踪影，原来他已经听说了消息，折回去追向了东，霜姐……”

大姑娘道：“咱们也快折回去吧！”

美姑娘微一点头，向着黑衣汉子一声：“忙你的吧！”偕同大姑娘转身折了回去！

回头路上，美姑娘皱着眉一直在想，半晌之后，她突然摇了摇头，自言自语地道：“我不懂，我真不懂！”

大姑娘诧异地道：“二妹，什么事让你不懂？”

美姑娘道：“这只雕儿为什么这么大胆，他为什么不跑，反而向郭家的势力中心走，他到底是什么居心？”

大姑娘不知怎地，暗暗地好生不安，道：“前者大概是仗着艺高，至于后者，我就知道了……”

美姑娘道：“莫非他敢在郭家的势力中心附近再闹乱子？”

大姑娘不知在想些什么，她微微地点了点头，道：“有可能，二妹，他像是故意惹祸作案，来找郭家麻烦的！”

美姑娘道：“好大的胆，咱们郭家跟他有什么过不去呀？”

大姑娘道：“那谁知道，看他的年纪，似乎跟郭家结不上什么仇怨！”

美姑娘眉梢儿一扬，道：“霜姐，管他是个怎么样的人，郭家人没管他在江湖上的作为，他反过来咬咱们一口，这种气令人难以忍受，见着他我非要他说个明白不可！”

大姑娘道：“是的，二妹，这件事有弄清楚有必要！”

她两个这么一路说话，没多久，便又回到了“辽河”岸边，自己的船已经走了，所以打从回头开始，她俩便直奔了“辽河”渡头，眼前这处“辽河”渡头不大，也不像别处渡头那么拥挤，那么热闹，整个一个渡头上，只有两个客人在等船渡河！

怎么叫等船？因为这条渡头上只有一条渡船由对岸折回来时再上船渡河！

船岸上仅有的两个客人一个站在柳荫下，一个坐在岸边石头上，坐在石头上的是个矮胖中年人，一身商贾打扮，面前地上还放着大包袱，一脸的庸俗样！

站在柳荫下的那位比较耐看，也惹眼，那是个身材颀长，隐透高华气度，看背影是个洒脱飘逸的白衣客。

看样子，他很悠闲，背着一双手，面对着“辽河”，在欣赏那滚滚而过的河水！

一眼看见位白衣客，大姑娘神情震动，心头便是猛然一跳，立即停了步，直愣愣地望着他那背影！

美姑娘忙问道：“怎么了，霜姐？”

大姑娘失神地道：“他……他不是‘玉翎雕’么？”

美姑娘一怔，忙转目望去，脸色微微一变，低低说道：“霜姐，他就是‘玉翎雕’？”

大姑娘道：“是他，没错，二妹，你看他的身材，他的衣着……就是他，没有错……”

美姑娘道：“这真巧了，我看他倒像个文弱的读书人，不知道的谁会看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玉翎雕’？走，霜姐，咱们过去！”她是说走就走！

大姑娘一颗心跳得好厉害，忙伸手拦住了她：“别，二妹！”

美姑娘微愕说道：“怎么了，霜姐？”

大姑娘娇靥上飞快掠过一丝红晕，道：“没什么，我是说……我是说这样妥当么？”

美姑娘道：“霜姐，你是最有主意的了，怎么这时候反没了主意？有什么不妥的？他在咱们这地盘儿上作案，像是有意找郭家的麻烦，咱们不该问问他么？”

大姑娘道：“该是，只是……二妹，万一弄僵了动起手来，咱们怕不是他的对手！”

“笑话！”美姑娘双眉一扬，道：“怕什么，咱们两个还怕他一个，再说这是在咱们的地盘儿上呀，他还能吃人，走，霜姐！”

硬拉着大姑娘走了过去，数丈距离，那还不是转眼就到？大姑娘她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走得越近，她的一颗心就跳得越厉害，她明白，那不是怕，可是什么，她自己却又说不上来！

隔一丈停步，那白衣客像根本不知道身后来了人，仍背着手面对着滚滚河水出神！

美姑娘任性惯了，三不管地便叫了声：“喂！”

白衣客闻声转过了头，大姑娘跟美姑娘同时一怔，要命了，不对，眼前这位长眉斜飞，凤目重瞳，那双眸子既黑又亮，光芒能让每一个姑娘家神摇心颤！

那挺直的鼻梁，鼻子下面那张似乎永远含着迷人的笑意的嘴，那脸庞……简直没一处不迷人！

这么说吧，他容比潘安，貌赛子都，已算美男子的玉珠见了他会黯然失色，自惭形秽，更难得他比玉珠多了一股逼人的英气，轩昂的丈夫气！

尤其，眼前这位显得那么洒脱，那么飘逸，那么不凡！

固然，大姑娘绝不信“玉翎雕”那么个人会有一张丑陋的脸，可是她毕竟亲眼看见过他面具后的真面目，那张脸，的确很丑，绝不会是眼前这位！

一刹时间，她两个既羞又愧，更自恨冒失，鲁莽！

尤其大姑娘，她一触及那双目光，就像触了电，连心神都起了颤抖，但是，她并没有躲避那双目光。

再看白衣客，他目中送射异采，也有点发怔，但刹那间，他目中异采敛去，错愕地开了口：“二位姑娘……是叫我？”

大姑娘这时候才忙避开了那双目光，她自己知道，一颗心跳得厉害，按说，见了这位她的心本就不该跳的，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这双目光那么炙热，炙热得能溶钢化铁，就别说血肉之躯的人了，也那么熟，熟得像在眼前不住幌动的那双！

美姑娘忙定了定神，她窘，她尴尬，但她不让人，仍然理直气壮地道：“这儿只有你一个，不是叫你是叫谁！”

白衣客“哦！”地一声，倏然而笑，大姑娘心里猛又一跳，他那口牙也好白，也跟“玉翎雕”一样地有种感人的光采：“是我多此一问，二位有什么见教？”

这一问问住了美姑娘，她呆了一呆，旋即扬眉说道：“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要上哪儿去？”

萍水相逢，素不相识，尤其是一个姑娘家，怎好这样问人家呀？

而，白衣客似乎没在意，他微微一笑，道：“有劳姑娘动问，我姓李，草字克威，从江南来，要到‘辽阳’看个朋友去，难道有什么不对么？”

美姑娘道：“没人说有什么不对，我只是随便问问。”

白衣客“哦！”地一声道：“原来姑娘只是随便问问，那该是我的荣幸，请教？”

美姑娘道：“为什么要告诉你，走，霜姐，咱们上那边等船去。”拉着大姑娘走了开去！

白衣客呆了一呆，倏然失笑，旋即，他那双目光痴痴地落在大姑娘那美好的背影上，喃喃说道：“霜，霜，高洁而微带冷意，好美……”

美姑娘拉着大姑娘走到一边站定，偷眼那边看，白衣客又转向河水，又是先前那付姿态，越看越耐看。

大姑娘当即埋怨上了美姑娘：“都是你，要问，现在不问了吧，窘死人了！”

美姑娘红着脸，小嘴儿一噘，道：“我怎么知道嘛，还说呢，要不是你说身材、衣着都像，分明是他，绝对没错，我也不会去问了！”

大姑娘脸也一红，道：“他背着咱们，我怎么知道他那张脸不对？”说着话，不由自主地又把目光投射了过去！

美姑娘目光一凝，道：“说起来他那张脸了，霜姐，你见过这么俊的男

人么……”

大姑娘忙收回目光，轻啐一声道：“不害臊！”

美姑娘没在意，道：“霜姐，我说的是真的，咱们郭家的人没一个不俊的，可好像都没他这么俊，这么迷人……”

大姑娘美目一睁，道：“哎呀，二妹，你怎么敢这么说……”

美姑娘毫不在乎，道：“这有什么关系，我是对你说，他又听不见，真的，霜姐，哥哥跟他一比可就差多了，瞧人家，有轩昂丈夫气，英气勃勃的，那么英挺，那么洒脱，那么飘逸，真要说话呀，只有六叔跟他差不多！”

大姑娘皱眉说道：“二妹，你是怎么搞的，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胆？”

美姑娘道：“这有什么，人好好色，恶恶臭，这是一定的道理嘛，咱们也不是世俗女儿家，干什么像她们，想说扭扭怩怩地不敢说，想做畏畏缩缩地不敢做呀，我就是这么个脾气，想说就说，想做就做，再说，男人家看见个姑娘能背地里评头论足，咱们女人家为什么不能？”

大姑娘皱着眉直摇头，笑道：“二妹，你让我佩服，看来我不如你！”

美姑娘道：“又损我？对了，霜姐，他叫什么来着？”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道：“没留心听，记不得了！”

美姑娘道：“我记得他好像什么威……干脆，再问问他去！”她说去当真的要去，转身要走！

大姑娘忙拉住了他，道：“二妹，你怎么……他叫李克威！”

美姑娘“咦！”地一声凝目说道：“你不是说没留心听，记不得了？”

大姑娘脸一红道：“还不都是你？让我一急就想起来了！”

美姑娘美目略一眨动，瞟了大姑娘一眼，道：“霜姐真会说话，跟我还玩心眼儿！”

大姑娘脸又一红，道：“二妹，天大的冤枉，我可没有……”

美姑娘道：“有没有霜姐自己明白，哼，李克威，这名字不错，挺受听，挺响亮的，干脆叫李克用多好……”美目一转，道：“霜姐，他说他从江南来，要去‘辽阳’看个朋友？”

大姑娘不敢再自欺欺人作违心之论了，微微点了点头：“我好像听他是这么说的！”

美姑娘眉锋微皱，道：“江南什么时候出了这么个俊人儿？霜姐，你说，他到‘辽阳’去看什么朋友？”

大姑娘道：“二妹这话问得可以，我怎么知道？”

美姑娘倏然失笑，旋即她又敛去笑容，道：“霜姐，你看他是个干什么的？”

大姑娘把目光投射了过去，道：“像个文弱读书人……”

美姑娘摇头说：“霜姐，文弱读书人哪来那股逼人的英气！”

大姑娘道：“二妹是说……”

美姑娘道：“我看他准会武，一身所学怕还不俗！”

大姑娘心里也这么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她摇了摇头：“二妹，学过武的人都该有逼人的英气么？”

美姑娘道：“当然，那是内功……”

大姑娘道：“玉珠呢？他可是会武的人，家学渊博，得大伯所学十之八九，可是他有么？”

美姑娘呆了一呆，小嘴儿一撇，道：“他有，他有脂粉气！”

大姑娘笑了，道：“这就是了，文弱读书人并不是绝对不能有英气的，这无关功力，而是一个人先天禀赋使然！”

美姑娘道：“我看他轩昂不凡，英气逼人，气度高华，更难得洒脱、飘逸，读书人中很少有这样的，待会儿我试试他！”

大姑娘心一揪，忙道：“别，二妹，你可不许闹，别忘了，无论怎么说，咱们都是姑娘家，也没让人说咱们郭家的人没家教！”

美姑娘眉锋一皱，笑道：“瞧你，霜姐，我只不过是想试试他，又不会伤了他，你干什么那么着急呀！”

大姑娘道：“二妹，话不是这么说，他不会武，咱们不该凭自己一时猜测去试人家，万一你看对了，他会武，会武的人多半是深藏不露的，你干什么非逼人露出来不可？那对咱们又有什么好处？我不许你这么胡闹！”

美姑娘眉锋深皱了一分，无奈地摇头说道：“霜姐真怕事，好吧，我不试了！”

大姑娘这才心里松了些，这时候，那唯一的一艘渡船，也由河心摇了过来，很快地靠了岸！

那矮胖商人生怕迟了一步上不去，三不管地提起他那大包袱，吃力地摇晃着上了渡船！

那白衣客是读书人，读书人毕竟知书达礼，他走是往前走了两步，可是他没有抢着上船，分明这是礼让！

美姑娘可不管那么多，拉着大姑娘走了过去，临上跳板的时候，大姑娘的美目触及了那双炙热而熟悉的目光，心一跳，脸一热，头一低，连忙上了渡船！

白衣客一直等她两位上了船才踏上跳板，美姑娘施刁，脚下一用力，渡船为之一晃，这一晃自然带动了跳板，白衣客吓了一跳，惊呼出声，身子一摇，差点没跌下跳板！

他真不会武，美姑娘呆了一呆，心里未免不是味儿，大姑娘横了她一眼，忙又向着白衣客投过歉疚一瞥！

而，白衣客没看见，他上了船坐在船头直擦冷汗！

大姑娘望着他，微皱黛眉，心里好不纳闷，要说他是“玉翎雕”，为什么是这么一张俊美绝伦的脸，而不是她亲眼看见的那张丑陋的一张，而且分明他也不会武？

要说他不是“玉翎雕”，为什么身材、衣着那么像，眼神那么熟，她永

远忘不了当“玉翎雕”握着她那只手时，双目之中进射的那炙热异样目光，虽然只是那么一刹那，却使她心神震颤，深深地烙在她心灵深处！

难道说世上有两个那么相像的人？连眼神都像！不，这绝对不可能！

可是那为什么……她就是想不通，想不明白！

她这里正在思潮汹涌，只听一个带着笑的话声起自身后：“二姑娘，许久不见了，您安好？”

是那摇船的老头儿向美姑娘哈腰赔笑开了口！

美姑娘微颌螭首，含笑说道：“谢谢您，好，您也好？”

摇船老头忙道：“您这是折煞……托老爷子跟姑娘的福，就是年纪大了，胳膊腿有时候不听使唤，也不及前些年那么利落了！”

“好说！”美姑娘道：“我看老大爷是越来越精神越好！”

摇船老头儿一只手连摇，忙道：“哎呀，二姑娘，您可别折我，我可不敢当二姑娘这称呼，那都是老爷子跟姑娘的福带的，说起老爷子了，这一阵子忙，也没去山里给老爷子请安，心里好生不安，老爷子一向安好？”

美姑娘道：“谢谢您，家父安好！”

摇船老头儿道：“还是上一回，我到山里去给老爷子请安，老爷子红光满面，精神就别提有多好了，是该这样，老爷子是‘辽东’的救星，哪一家没受过他老人家的恩惠，老天爷是该保佑老人家多福多寿啊！”

他跟美姑娘这么说着，大姑娘却在偷眼看白衣客，她发觉白衣客也在听，而且颇为留神，同时，她也发现白衣客那一双眉梢儿微微地向上扬着！只听摇船老头道：“二姑娘，这位姑娘是……”

美姑娘道：“我的堂姐，来‘辽东’玩儿的！”

摇船老头“哦！”地一声道：“原来是您的……那该是大姑娘了……”

大姑娘一听提到了自己，她忙转过去微笑点头，道：“老人家安好！”

摇船老头儿慌了手脚，“哦！”了两声忙道：“不敢当，不敢当，大姑娘这是折我，这是折我，大姑娘是从……”

大姑娘截口说道：“我从‘山东’来！”

摇船老头道：“噢，噢，原来大姑娘的家在‘山东’，‘山东’可是个好地方，出过圣人，出过圣人，出过名将，年轻的时候我渡海去过几趟，天爷，那泰山高的入了云，不瞒姑娘说，我还去过圣人的老家，在庙里叩过头哪……”说着，他咧着嘴直乐，认为无上光荣！

大姑娘笑了，美姑娘笑了，白衣客他也笑了！

笑了笑之后，美姑娘突然问道：“您可曾见着我哥哥过河？”摇船老头儿一怔，道：“二姑娘是说少主，没有啊，没瞧见，少主什么时候……”

美姑娘道：“就是今天，他在找‘玉翎雕’……”

“雕？”摇船老头儿瞪着老眼道：“怎么，少主养的雕飞了？上哪儿去找……”

美姑娘笑了，大姑娘也笑了，她心中一动，忙偷眼望向白衣客，白衣客

似乎没听见，正痴痴望着她，目光仍是那么炙热，大姑娘脸上一热，忙收回目光，心里又是一阵跳动！

只听美姑娘道：“不是的，老大爷，‘玉翎雕’是一个江湖人的号，这个人是个贼，他在‘万安道’上作了案，所以我哥哥在找他！”

“怎么？”摇船老头儿吃了一惊，忙道：“‘玉翎雕’是个贼？他！他在‘万安道’上作了案……”

美姑娘点了点头！

摇船老头儿道：“这贼好大的胆子，竟敢在……这是什么年头儿，什么世界，连老爷子的‘万安道’上都闹事，这贼敢是丧尽了天良……”

他不胜感慨地低下头叹了口气，忽又抬头说道：“二姑娘，那叫什么‘玉翎雕’的贼，往这儿来了么？”

美姑娘道：“听说是往这儿来了！”

摇船老头儿一点头，道：“那好，让他来吧，只要他坐在我的船，我不要船了，连这条老命都不要了，抱着他一起到‘辽河’里喂王八去！”

美姑娘跟大姑娘想笑，可是都没笑出来，这怎好笑，该肃然起敬才对，世上有几个人能这样？

瞧，连白衣客都动了容，深深地望了摇船老头儿一眼！

美姑娘道：“这么说，老大爷没瞧见他……”

摇船老头儿道：“二姑娘，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说说看，我记下来留意着，只要他想过河上了我的船……”

美姑娘那里才张嘴，大姑娘忙递眼色开了口，道：“算了，二妹，也许他没往这边儿来，咱们过了河往别处找吧！”

美姑娘冰雪聪明，一点即透，微一点头，道：“对，也许他已经从别处过河了！”

就这么说着话，不知不觉间船已横过了辽河近了岸，摇船老头儿有心再问，美姑娘已拉着大姑娘纵身掠上了岸，她没留船资，当然，就是留了，摇船老头儿也绝不会要！

白衣客可付了船资，他从袖子里摸出一物放在船上。然后向着摇船老头儿道：“老人家，我一无剩钱，二无碎银，就把这颗珠子当做我的船资好了！”他没说二句话，转身下了船！

那的确是颗珠子。

那颗珠子有小指般大小，内行人一看就知道是上品，论价，它足够一个八口之家吃喝半辈子的。

摇船老头儿傻了，等他定过神来，白衣客已上了岸，他丢下船棹忙赶上船头，拈起那颗珠子叫道：“喂！喂！这位，这位，您请留一步，这我不能收……”

白衣客转过了身，含笑说道：“老人家胸襟常人难及，我以此俗物略表敬意，老人家若不嫌读冒，就请笑纳。”

摇船老头儿道：“不行，不行……”

美姑娘突然说道：“老大爷，人家一番诚意，您就收下吧！”摇船老头儿一怔，道：“二姑娘，怎么您……”

美姑娘笑了笑，道：“人家敬的是您的胸襟，您要是不收，反而显得咱们这块地儿上人小气，收下吧，老大爷，在咱们眼里一颗珠子价值昂贵，见也没见过，在人家眼里算不了什么。”

摇船老头儿迟疑了一下，只好在船上向白衣客致了谢收下了，他小心翼翼地把珠子揣进怀里，生怕碰碎了。

岸上，那矮胖商人早走远了，只有这二位还没走，这时候，白衣客微微皱着一双眉锋，望着美姑娘道：“姑娘这话……”

美姑娘瞥了他一眼，截口说道：“瞧不出你出手这么阔绰……”

白衣客淡然一笑，道：“话，我说得很清楚，是略表敬意，至于阔绰，恐怕永远比不上辽东郭家的二姑娘！”

美姑娘一怔，瞪大了一双美目，道：“你！你知道我？”

白衣客笑了笑，道：“郭家大名满天下，一路之上我听得更多，要是不知道郭家，岂非太以孤陋寡闻？且刚才那位摆渡的老人家称姑娘为二姑娘，态度十分恭谨，任何人只一想就会知道是郭家的二姑娘当面，姑娘以为然否？”

美姑娘有点说不上话来，双眉一扬，道：“知道了你怎么样？”

白衣客失笑说道：“我是个文弱的读书人，岂敢把姑娘怎么样？便是当世的江湖人，甚至于官家，也没有一个敢正眼瞧郭家一下，何况我这个文弱读书人？我只引为荣幸！”

美姑娘娇靥一绷，道：“你，你说话带刺儿？”

“不敢！”白衣客欠了欠身，道：“二姑娘明鉴，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这话大姑娘听过，这种有点俏皮意味的态度，她也看见过，就这态度让她着恼，而且使她一见难忘，此时此地听见看见，她一怔凝了目，像是竭力想从白衣客身上找出些什么？而且希望能看透他。

美姑娘可没留意那么多，她哼了一声道：“谅你也不敢！”

白衣客笑了笑，道：“二姑娘，我本就不敢！”话锋一顿，道：“二位也要到‘辽阳’去？”

美姑娘道：“谁说的？”

白衣客道：“我只是猜……”

美姑娘道：“谁让你瞎猜的？”

白衣客道：“假如这一猜惹姑娘不快，我收回！”

美姑娘道：“来得及么？”

白衣客微微一笑，道：“姑娘，我初来‘辽东’，别让我留下一个印象……”

美姑娘道：“让你留下什么印象？”

白衣客道：“郭家的二姑娘蛮不讲理，仗势欺人。”

美姑娘一怔，随即跺了脚，叫道：“好哇，你这书……你竟敢当面骂我……”

白衣客含笑说道：“二姑娘明鉴，我不敢……”

美姑娘道：“你还不敢，你的胆子比天都大，我要不是看你是个文弱读书人，我就先给你两巴掌……”

白衣客道：“辱打斯文，那么留坏印象的就不只我一个了，恐怕也为郭家的家法所难容。”

美姑娘柳眉倒竖，美目圆睁，道：“好哇，你拿我家的家法压我？告诉你，我不怕，我谁都不怕，更不在乎什么坏印象，今天我就要辱打你这嘴皮刻薄的斯文，看看谁能把我怎么样……”

抬皓腕她就要出手。

大姑娘忙拦住了她，道：“二妹，不许胡闹……”

美姑娘跳脚说道：“霜姐！你听听他……”

大姑娘道：“我听见了……”转望白衣客，淡然说道：“阁下的胆识少见，尤其出在一个文弱读书人身上，更属难得可贵”

白衣客道：“姑娘错了，读书人虽然文弱，但也读圣贤之书，有满腔正气，能不屈于威武！”

大姑娘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你词锋犀利，深具辩才，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郭家没有不讲理的人……”

“谢谢姑娘！”白衣客道：“我衷心希望郭家的这一辈人人都能像姑娘，其实，我不妨告诉姑娘，就因为我知道二姑娘身边有位讲理的人，所以我才那么胆大……”

大姑娘为之一怔，美姑娘简直哭笑不得。

趁着这一刹那，白衣客接着说道：“我很愿意跟姑娘为伴上‘辽阳’去，但我明知道为二姑娘所难忍，所以我只有深感遗憾独自上路了……”

这不算轻薄的轻薄也像那一位，大姑娘娇靥一红，道：“你……”

白衣客飞快说道：“临别我奉知姑娘一件事，当那个叫‘玉翎雕’的人在‘万安道’上作案的时候，我就在那后一辆马车里，刚才我看见他早我一步上了岸，怀里抱着个小包袱，神情痴痴的，还一直望着他的左手，似乎在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去了‘辽阳’，二位如果要找他，最好也到‘辽阳’去，言尽于此，‘辽阳城’中再谋后会，告辞了！”

他向着大姑娘潇洒一拱手，大姑娘早就羞红着娇靥怔住了，他随即转向了美姑娘，微微一笑，道：“二姑娘，往后无须学别人，只学学令堂姐就够了！”

一欠身，飘然而去。

美姑娘一怔，随即怒喝说道：“你，你给我站住！”

她闪身要追，却被犹在发怔的大姑娘抓住了，她既羞又气，跺脚道：“霜姐，你听听，气死人不气死人……”

大姑娘淡淡说道：“二妹！这个人不凡，有胆识，富机智，具辩才，是个厉害人，咱们斗不过他……”

美姑娘叫道：“咱们斗不过他？我就不信一个书呆子……”

“二妹！”大姑娘微一摇头，道：“他绝然不同于一般读书人，他不呆，也不迂腐，反之他深……总之，他不是个书呆子。”

美姑娘还想再说，大姑娘已然又道：“二妹，他说得对，别让人以为咱们郭家的人不讲理，郭家的威名更不能毁在咱们这一代上！”

美姑娘脸色一变，沉默了，半晌她才抬眼说道：“霜姐，你就任他口齿轻薄……”

大姑娘脸一红，道：“他是有点可恶，但那不能叫轻薄！”

美姑娘道：“我很愿意跟姑娘为伴上‘辽阳’去，不要脸，谁稀罕他，这还不算轻薄？这不算轻薄叫什么？”

大姑娘红着娇靥道：“二妹，这……这只能说他可恶……”

美姑娘道：“可恶就该揍，郭家的人岂是任人欺负的？”

大姑娘道：“二妹，你怎么跟玉珠一样？凡事不能做小忍？”

美姑娘双眉一扬道：“霜姐，你可别拿我跟他比，谁跟他一样？我不是不能忍，只看该不该忍！”

大姑娘道：“我都能忍，难道二妹不能忍么？”

美姑娘道：“我就气不过，看见他那嬉皮笑脸样就想给他两巴掌，霜姐孤傲高洁，平素跟个神似的不可侵犯，为什么任他口齿轻薄……”

大姑娘握上了美姑娘的玉手，道：“谢谢你，二妹，我不说过么？他这不算轻薄，只是有点可恶！”

美姑娘道：“我也说过，可恶就该揍。”

看着那任性、刁蛮的娇模样，大姑娘笑了，道：“那么咱们迎上去揍他去，把他揍得鼻青眼肿，牙齿断落嘴流血，让他爬不起来跪在地上求饶，以为轻薄者戒……”

美姑娘带着气笑了，道：“说真的，霜姐，这个人真可恶，简直皮厚。”

大姑娘道：“为什么？是因为他招了你，是因为他没把你这位郭家的二姑娘放在眼里，丢了你的自尊？二妹，别忘了，唯这种人方可取，他不正跟那个打鱼郎一样么？”

美姑娘羞红了娇靥，“呸！”地一声道：“他？他也配！”

“是的，二妹！”大姑娘嫣然一笑道：“在你眼里，任何人都不及打鱼郎！”

美姑娘的脸更红了，那模样儿好美，好娇，爱煞人：“霜姐，你又来了……”

“好了，二妹！”大姑娘笑着说：“咱们别闹了，快上‘辽阳’去吧！”

美姑娘一怔，娇靥上犹带着三分羞，道：“霜姐，咱们真要到‘辽阳’去？”

大姑娘道：“当然是真的，你没听他说么？‘玉翎雕’去了‘辽阳’！”

美姑娘道：“你信他的？”

“二妹！”大姑娘道：“咱们宁可信其真，不可信其假。”

美姑娘沉吟了一下，道：“那好，咱们去，反正他也往‘辽阳’去了，他要是诓了咱们，瞧我饶得了他，走，霜姐。”

拉起大姑娘往前行去。

走没多远，美姑娘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事，突然偏转娇靥，凝目问道：“霜姐，你刚才可听见他怎么说的？”

大姑娘道：“什么怎么说的？你是指……”

美姑娘道：“说什么‘玉翎雕’痴痴地抱着个小包袱呀，还像什么怀念似的望着他那只左手呀，这是什么意思？”

大姑娘刚才听这话的时候，心里就有种异样的感受，如今二姑娘再这么一提，心里这种异样的感受更浓，她避开了美姑娘那双目光，像是怕被美姑娘看破心里的秘密，强装平静地，淡淡说道：“那谁知道！”

她既不知道，美姑娘也就没再问，眉锋忽地一皱转了话锋：“真是人命，哥哥到底上哪儿去了？”

大姑娘道：“他既然也折了回来，怕是去了‘辽阳’！”

美姑娘“哟！”地一声道：“可别让他先碰上‘玉翎雕’……对了，霜姐，我忘了问了，你跟‘玉翎雕’动过手，以你看，他是哥哥的对手么？”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你不该这么问，二妹。”

美姑娘愕然说道：“我不该这么问？你说我该怎么问？”

大姑娘道：“你该问玉珠他是不是‘玉翎雕’的对手。”

美姑娘一凝，道：“霜姐，听你这口气，好像……”

大姑娘道：“二妹，我不愿意欺瞒你，要以我看，玉珠他绝不是‘玉翎雕’的对手！”

美姑娘惊呼说道：“怎么，霜姐！哥哥他绝不是‘玉翎雕’的对手……”

大姑娘点了点头，道：“是的，二妹，以我看是这样。”美姑娘道：“霜姐，你知道，在咱们这一辈兄弟姐妹里，哥哥他的一身所学虽然不能说是最好的，可也名列二三……”

“我知道，二妹！”大姑娘道：“以你看，玉珠的所学比我如何？”

美姑娘道：“我直说，霜姐，只高不低！”

大姑娘道：“高多少？”

美姑娘道：“约摸一筹！”

大姑娘道：“那就是了，我比‘玉翎雕’至少要差上两筹！”

美姑娘失声说道：“‘玉翎雕’他，他有那么高绝的所学”

大姑娘道：“二妹，事实如此，我不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的威风，我说的再大一点，凭他那身所学放眼江湖，只怕很难找到几个对手！”

美姑娘“哦！”地一声道：“真的？这……这是谁教出来的”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我没看出来！”

美姑娘道：“你没看出来？霜姐，除了六叔那身所学外，六婶的身蕴几乎全交给你了，你竟会看不出来？”

大姑娘道：“事实上我真没看出来，也许是因为我只跟他过了一招，不过他打那名胡匪的手法我看得清楚，手法很怪异，好快，跟中原武学不尽同，可是分明又是中原武学！”

美姑娘道：“你的意思是说，他那手法有点像……”

大姑娘摇头说道：“我也说不上来像哪种武学，只能说他的手法并不完全是中原武学，不够纯粹！”

美姑娘讶然说道：“这是哪一门武学呀……”

大姑娘道：“谁知道，反正很高绝就是！”

美姑娘焦急地道：“霜姐，不管他学的是哪一门武学了，哥哥怎么办哪，既然不是他的对手，不碰上他还好，万一碰上了他……”

大姑娘道：“所以咱们要赶快找着玉珠或者‘玉翎雕’……”

美姑娘道：“找着哥哥他会听你的，找着‘玉翎雕’有什么用呀？”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道：“也许可以阻拦他跟玉珠动手！”

“阻拦？”美姑娘诧声说道：“霜姐，你这是……他既然是来找郭家麻烦的，他巴不得折辱哥哥一顿，谁能阻拦得了他呀！”

大姑娘道：“也许能，二妹，大伯既不在家，大伯母两位又不便出面，念月叔几位恐怕也不是他的对手，咱两个只有试试了！”

美姑娘忧虑满面地道：“我怕……咱们总不能求他呀！”

大姑娘道：“那自然不能，二妹，这个人咱们丢不起！”

美姑娘道：“那么你说有什么法子……”

大姑娘轻叹了一口气，道：“现在我也不知道了，等见了他之后再说吧，希望能先找着玉珠，拦他该不是件难事……”

美姑娘没有说话！

黄昏暮色初垂时，她两个到了“辽阳城”外！

“辽阳”，在“太子河”左岸，是东北开化最早的地方！

辽阳城

秦始皇并六国天，分天下为卅六部，东部为“辽东郡”，郡治之“襄平”，就是现在的“辽阳”，后来又成为“辽”时的“东京辽阳府”！

“辽阳城”，是清初所建，东北的“太子河”东京城，就是清初的旧都！

“辽阳”是食粮的聚散地，商业鼎盛，热闹异常，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十个中总有五六个人是旗人！

那是因为这“辽东”一带是满清朝廷的根据地！

大姑娘跟美姑娘站在城外不远处，眼望着“辽阳城”中刚上的点点灯火，大姑娘微皱起了眉锋：“二妹，看样子今天晚上咱们得在‘辽阳’住一宿了！”

美姑娘道：“希望只是住一宿！”

大姑娘道：“是的，二妹，要是找不到玉珠或者是‘玉翎雕’，一时半会儿咱们还回不了家，走吧，进城吧？”说完了话，拉起美姑娘便要往城里走。

突然，美姑娘凝目左前方官道旁那片树林，叫道：“霜姐，快看，那是不是‘玉翎雕’？”

大姑娘忙向那片树林望去，立身处距那片树林不过十多丈，天还没有全黑，可以看得很清楚，那片树林的最高一棵树的树梢儿上，停着一只毛色雪白的雕，样子像鹰，比鹰略小，但比鹰来得英武！

她心神一震，当即说道：“不错，二妹，那就是‘玉翎雕’，我见过！”

美姑娘惊喜而紧张地道：“霜姐，雕儿既然停在那片树林里，是不是意味着……”

话还没说完，“玉翎雕”展翅而起，像一点银光，划破夜空电一般地投入“辽阳城”中！

美姑娘失声惊呼，道：“不，‘玉翎雕’是在城里，‘玉翎雕’是在……”

大姑娘微一摇头，截口说道：“难说，二妹，听他说，这只‘玉翎雕’是产自‘昆仑’绝顶的通灵异种，既然是通灵异种，就不能以鸟度之，以我看‘玉翎雕’说不定藏身在那片树林中，他已经发现了咱们，所以才让那只雕儿飞入‘辽阳’，故意引咱们离去！”

美姑娘微一点头，道：“对，霜姐，有道理，那么咱们过去看看！”

话落，两人携手向那片树林走去！

十几丈距离转眼即至，这是一片小树林，站在河边可以一眼尽览全林，加以这片树林稀疏而不稠密，所以也可以看见林内的一草一木，透视林内的动静！

没有，林内空荡荡的，哪有人影？

大姑娘不死心，她试探着叫了两声，树林内没有反应，只惊起了宿鸟，吓走了狐兔！

大姑娘当即摇头说道：“没有，二妹，我料错了，他没有藏在这儿，要

不这些禽兽早被惊走了！”

美姑娘道：“那么他该是在‘辽阳城’里！”

大姑娘微一点头，拉着美姑娘走向了“辽阳城”！

进了城，眼望着万家灯火跟熙攘人群，美姑娘皱着眉道：“霜姐，那个李克威没骗咱们，可是‘辽阳城’的地方这么大，咱们上哪儿去找呀！”

大姑娘想了想道：“二妹，城里有咱们的人么？”

美姑娘微一点头，道：“有，南街有家‘龙记客栈’，客栈隔壁有家‘龙记骡马行’，那都是咱们开的，明里是生意，暗里

“够了，二妹！”大姑娘截口说道：“咱们到这两家去问问看，看他们有没有玉珠跟‘玉翎雕’的踪迹消息。”

美姑娘道：“辽城我熟，我带路，霜姐请跟我来！”说着，她迈动轻盈步履，当先行去。

对“辽阳”，美姑娘他果然熟，她带着大姑娘左弯右拐，没一会儿就到了南街。

一进南街，老远地就可以看见两块大招牌：“龙记客栈”，“龙记骡马行”，这两块招牌下的灯，也远比别家为亮。

这两家生意都挺好，老远地便可瞧见，这两家门口进进出出的全是人，也难怪，谁都知道，“龙记客栈”是“辽阳城”首屈一指的大客栈，院大房宽，干净之外可难得雅致，招待亲切，侍候周到，让每一个过往客商都有宾至如归之感。

他在“龙记客栈”住过一回，下回到“辽阳”来，他还会找上这块招牌，进这个门儿，这就是招徕顾客，这就是生意经。

至于“龙记骡马行”骡马好，能走善走自不在话下，他这家价钱比别家公道：一路上照顾你周到，更别怕骡马性劣摔了你，出门讲究二字“平安”，谁还会上别家去。

尤其，它就在“龙门客栈”隔壁，从别处来的，雇“龙记骡马行”的牲口，一到地头便是客栈，既是好客栈，又不用外跑路，上房早留好了，何乐而不为？

从“龙门客栈”出来要往别处去，自自然然地就近找上“龙记骡马行”雇了牲口，再听说这两家东家是一个人，那还会差到哪儿去。

就因为这，这两家生意好，生意鼎盛，为别家所难及。

到了“龙门客栈”大门口，站在门口送往迎来的两名伙计一怔，连忙迎了上来，恭恭敬敬地哈了腰道：“二姑娘！”

美姑娘她轻抬皓腕一挥手：“忙生意去，别照顾我。”

偕大姑娘径自进了客栈，她两个一进客栈，柜台里站起个矮胖中年汉子，长眉细目，脸色红润，一袭长袍，在外罩缎面马褂，唇上留着两撇小胡子，挺英武。

柜台外，跟他对面坐着个身材瘦高，面白无须，眼神炯炯的中年汉子，

这时候也站了起来。

看情形，矮胖中年汉子是掌柜，他正跟柜台那瘦高中年汉子聊天。

矮胖中年汉子迎出了柜台，近前欠了欠身：“二姑娘！霜姑娘！”

美姑娘叫了声：“胖叔！”

大姑娘则浅浅一礼，含笑说道：“胖叔，您安好！”

矮胖中年汉子忙道：“谢谢您，霜姑娘，您瞧得出，还是老样子，只是胡子白了些，这肚子又大了些。”

大姑娘笑了。

这时候，柜台旁那瘦高中年汉子一双目光直打量两位姑娘，笑吟吟地开了口：“范兄，这位就是郭大爷的二姑娘？”

矮胖中年汉子点头说道：“是的，是的，沈老弟见见。”

瘦高中年汉子跨上一步，一抱拳，含笑说道：“沈振东见过二姑娘。”

美姑娘浅浅答了一礼，道：“不敢当，您是……”

矮胖中年汉子在一旁说道：“二姑娘，沈老弟是我的朋友，就住在‘辽阳’，没事常来坐坐，他一个人闲着无聊，来了总是天南地北的胡扯一通。”

瘦高汉子沈振东含笑说道：“我刚到‘辽阳’没三个月，本来一来就打算进山里给大爷请安的，可巧被琐事绊住，没能如愿，这几天要进山里去，又听范兄说大爷出远门去了，不在家，看来只有等过些日子大爷回来后再说了。”

美姑娘道：“不敢当，您有空请山里坐去。”

沈振东道：“山里迟早我总会去的，到了‘辽阳’不去给大爷请安那还像话，以后还望二姑娘多照顾。”

美姑娘道：“哪儿的话，您既是胖叔的朋友，那就是一家人。”

沈振东谢了一声，转望大姑娘，欠身笑问道：“这位是……”

矮胖中年汉子一旁说道：“六爷的霜姑娘！”

沈振东“哦！”地一声忙道：“原来是六爷的霜姑娘，请恕沈振东有眼无珠……”忙抱起了拳。

大姑娘答了一礼，道：“您好说。”

沈振东扬起了双眉，道：“不瞒霜姑娘说，沈振东是个江湖上的混混，早在十几年前就仰慕老神仙膝下的郭家六龙，尤其对六爷当年轰轰烈烈的事迹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窘迫一笑，接道：“像沈振东这种混混，也仅能止于仰慕与佩服，永远没造化见见他六位，心里一直很……”

“您很客气！”大姑娘浅浅笑道：“二妹说得好，您既是胖叔的朋友，就都是一家人，往后无论哪一个家，都欢迎你常去坐坐。”

沈振东受宠若惊，连声称谢，最后说道：“二姑娘跟霜姑娘想必有事儿，我不打扰了，您二位坐坐吧，告辞！”

一抱拳，又向矮胖中年汉子打了个招呼，转身而去，两位姑娘说了声：“您走好。”

矮胖中年汉子则高声说道：“沈老弟，对不起啊，明天请过来坐坐。”

沈振东人到了门口，闻言回身失笑道：“范兄还跟我客气，我是你这儿的常客，不请自来，有时候一天跑八趟，只你别心疼那上好茶叶就行了。”说完，一笑转身出门而去。矮胖中年汉子也笑了：“这位真是个趣人……”收回目光接道：“您二位哪儿坐？”

二姑娘道：“我跟霜姐说不定要在这儿住两天，您给找个地儿吧。”

矮胖中年汉子微愕说道：“怎么，您二位要在这儿住两天

二姑娘点了点头，道：“是的，瘦伯呢？”

矮胖中年汉子道：“他有点事儿，出去了，您二位跟我来！”一顿扬声喊了句：“柜台上照顾一下。”随即领着两位姑娘往后行去。

这家“龙记客栈”共是三进，进进院子宽敞，种竹栽花，还有一两棵枝叶茂密的松树，闹中取静，景幽而雅。

进了头进后院，矮胖中年汉子回身说道：“头一进客满了，二进也住了几个客人，只有三进院还空着，我看您二位不如住在三进……”

“行，胖叔。”美姑娘点头说道：“您给安排好了。”

过头进，穿二进，到了三进后院，的确，十几间上房，每一间门上都上着锁。

矮胖中年汉子挑了一间正南的上房，开了门，点上灯，把两位姑娘让了进去，不愧是首屈一指的大客栈，虽然房子空着没人住，照样打扫得窗明几净，点尘不染。

大姑娘含笑说道：“胖叔，错非是您，换个人也就没办法把客栈管得井井有条。”

“您夸奖。”矮胖中年汉子笑道：“我是个做生意的，天生一身铜臭，要不然大爷不会把我派到这儿来……”

大姑娘笑了，矮胖中年汉子接问道：“您是什么时候到的？”

大姑娘道：“今天刚到，连山里还没去呢。”

矮胖中年汉子微愕说道：“怎么，您还没进山里去过？”

大姑娘道：“您没听说‘万安道’上出了事儿？”

矮胖中年汉子道：“早就听说了，是‘玉翎雕’，您也是走‘万安道’……”

大姑娘道：“我碰见过他了，他到‘辽阳城’来了。”

矮胖中年汉子脸色一变，陡扬双眉，道：“怎么说？霜姑娘，他，他到‘辽阳城’来了？”

大姑娘点了点头。

矮胖中年汉子道：“如今？”

大姑娘道：“该就在这‘辽阳城’里。”

矮胖中年汉子目中精芒暴闪，道：“好大的胆子，他在‘万安道’上作案，已经是老虎头上拍了苍蝇，如今竟敢又捋了虎须

大姑娘道：“他的确是个胆大少见的人。”

矮胖中年汉子道：“那么您二位来……”

大姑娘道：“就是为找他，还有玉珠。”

矮胖中年汉子一怔道：“找他，也找少主？怎么回事？”

大姑娘把经过情形说了一遍。

听毕，矮胖中年汉子神色凝重地道：“原来如此，那何劳您二位亲自找他，我待会儿派人把计大哥找回来，再加上纪冲，只我们三个还怕对付不了他……”

大姑娘道：“胖叔，您忘了我刚才怎么说的？为什么希望能先找着玉珠，就是因为连玉珠都不是他的对手。”

矮胖中年汉子道：“大姑娘，您原谅，我不敢信，郭家绝学

“胖叔。”大姑娘道：“您又忘了，我在‘万安道’上跟他动过手，已试出了他的深浅。”

矮胖中年汉子脸色一变，默然不语，半晌始道：“那您二位……”

大姑娘道：“只为找玉珠，希望能先找着他拦住他，您知道，咱们郭家丢不起这个人。”

矮胖中年汉子道：“我没见少主到‘辽阳’来，少主要是来了，我会知道的。”

大姑娘道：“在‘台安’我跟二妹听说他回了头……”

矮胖中年汉子道：“您跟二姑娘听说少主确实往‘辽阳’来了？”

大姑娘道：“那倒没有……”

矮胖中年汉子道：“那也许少主没找着‘玉翎雕’，回山里去了。”

大姑娘没有说话，美姑娘突然说道：“哥哥他不是这种脾气。”

大姑娘微一点头道：“二妹说得不错，玉珠他不是这种脾气，在他没找到‘玉翎雕’之前，他不会回山里去的。”

矮胖中年汉子轻叫道：“那少主是往哪儿找去了……”

大姑娘道：“谁知道，反正‘玉翎雕’既然来了‘辽阳’，玉珠他不会不知道，他迟早也会找到‘辽阳’来的。”

矮胖中年汉子忽地扬起双眉，道：“‘玉翎雕’，听说他出道还不到一年，的确，他在江湖上名气压过前辈，很响亮，身手高绝，作案利落，人更机警，从没有失风过，算得上是个少有的能人，年纪轻轻的，也很是难得，可是他干不该，万不该，不该跑来拍虎头，捋虎须，在‘万安道’上作案，他这是什么意思？”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道：“我跟二妹之所以找他，也就是要找他问个清楚。”

矮胖中年汉子忙道：“霜姑娘，那不行，大爷既然把我派在‘辽阳’，我就不能袖手旁观，不闻不问，任您二位找他去……”

大姑娘道：“胖叔，那您说该怎么办？”

矮胖中年汉子道：“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之，我不能让您二位轻易去涉险，把自己往魔掌里推！”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您错了，胖叔，‘玉翎雕’他不是魔

矮胖中年汉子道：“我说错了，是贼，是盗……”

大姑娘道：“要是他的话，他也该是个侠盗、义贼。”

矮胖中年汉子双眉一扬，道：“霜姑娘，我要顶撞您一句，‘玉翎雕’他要是个侠盗、义贼，他就不该在郭家这块地上作案。”

大姑娘道：“所以我认为这里头定有什么原因，也就因这，我要找他问个清楚，按他的年纪，他跟郭家扯不上什么仇怨，要是有什么误会，也该早一点弄清楚……”

矮胖中年汉子目中精芒一闪，道：“您看……他会不会是他们的人？”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道：“该不会……”

美姑娘突然说道：“别猜了，找着他问问不就明白了么？”

大姑娘道：“我就是这个意思。”

矮胖中年汉子目光一凝，道：“您二位真要找他问个清楚？”

大姑娘点了点头，美姑娘道：“胖叔，您真是，这还有闹着玩儿的么？”

矮胖中年汉子道：“山里知道么？”

美姑娘：“念月叔回山里去了。”

“那好！”矮胖中年汉子一点头道：“我不敢再拦您二位，您二位把‘玉翎雕’的形象示下，我这就派人查访去，一有他的踪迹，我马上回报。”

美姑娘望着大姑娘道：“霜姐，你说吧，你见过他。”

大姑娘当即把“玉翎雕”的形象，打扮描述了一遍。

听毕，矮胖中年汉子扬着眉道：“您二位就请在这儿歇着，我这就去……”

“慢着，胖叔。”美姑娘突然抬手说道：“您那位朋友是……”

矮胖中年汉子道：“您说沈振东？刚认识不到二个月……”

美姑娘道：“怎么认识的？”

矮胖中年汉子凝目说道：“怎么，您……”

美姑娘道：“没什么？我问问。”

矮胖中年汉子轻“哦！”一声道：“他先跟纪冲打上了交道，听纪冲说，他一次来雇了几匹牲口，纪冲见他挺爽快，是个汉子，也就交了这个朋友，因为这关系，我也认识了他，他经常来坐，坐下来一聊就是大半天，别的不说，单茶就要沏上好几壶，您刚才没听他说么，让我别心疼茶叶，挺风趣的，人爽快，够义气，有点事找他，他绝不推辞，给你办得比你想的都好，也就因为这，来了没三个月，朋友交了不少，像衙门里，各行号，旗营里，总之，上九流，下九流都有他的朋友，难得的是交情都不错……”

大姑娘道：“这个人挺活动的。”

“谁说不是？”矮胖中年汉子道：“要换个死板人，能在三个月里交这么多交情不错的好朋友，只怕办不到，当然，那一大半得助于他豪爽，够义气，随和，跟谁都谈得来，一回生，两回准熟，一个月挣不了几个，可是碰见朋友有点急难，他能毫无吝啬地全拿出来，他说得好，钱财身外物，生不

带来，死不带去。人生有几何？好朋友难交几个，您听，这不让人挑拇指？谁不愿意跟他交朋友……”

美姑娘道：“他是个干什么的？”

矮胖中年汉子道：“吃闲饭的！”

美姑娘还想再问，大姑娘已然问道：“我看他会武，而且所学怕也不俗。”

矮胖中年汉子道：“是的，霜姑娘，您没听他说么，他是个江湖上混混儿？那是以前，现在他在‘辽阳城’一家二流镖局里充当个副手，您说，吃这碗饭不会几手还行？”

美姑娘道：“哪家镖局？”

矮胖中年汉子道：“您知道，‘辽东’！”

“‘辽东’！”美姑娘道：“那个小局子，我看是委曲了他。”

矮胖中年汉子道：“才来还不到三个月嘛，往后去就难说了，以我看他在‘辽东’待不长远，本来我想把他招进自家门里来，可巧大爷出门去了，只有等大爷回来后再说了。”

大姑娘道：“我看这个人八面玲珑，为人、做事都算得上是个能手，只是，胖叔，咱们的处境您知道，无论什么人，总是多认识认识，摸清楚了他之后再说才好。”

“是，霜姑娘。”矮胖中年汉子道：“您放心，我会留神的，您知道我，虽不敢自夸老江湖，但在没进自家门之前，在江湖上我也混过一阵子，见过的人也不少，江湖事都是这样，得处处防人，时时留神，您请放心就是。”

美姑娘道：“我看他对郭家知道的倒是不少。”

矮胖中年汉子道：“那有一半是我说的，别一半是他自己知道的，其实，老神仙跟几位爷的当年事迹谁不知道？谁不景仰？就拿他来说吧，一提起老神仙跟几位爷，那是敬佩得不得了，恨不得马上就能见见，您说我能不高兴么？能列身大爷手下、郭家门里，沾了不少光，连走路我都透着神气哪。”

大姑娘跟美姑娘都笑了，大姑娘淡淡地说了这么一句：“胖叔，从今后，逢人但说三分话，莫要尽掏一片心。”

矮胖中年汉子忙道：“是，大姑娘，我知道，您请放心。”

大姑娘道：“那么，您请忙去吧，别净照顾我两个了。”

矮胖中年汉子道：“是，您二位请歇着，我这就派人查访去，一有消息，马上会来报告给您二位知道。”说完了话，他一躬身，退了出去。

望着他出了门，大姑娘摇头笑道：“胖叔什么都好，就是天生一付直肠子，不藏半点心机。”

美姑娘道：“他就是这么个人，爹就是欣赏他这一点，要论心机，他可比瘦伯差多了，所以爹又把瘦伯派在他身边，时时刻刻提醒他。”

大姑娘道：“大伯善用人。”

美姑娘美目一瞟道：“恐怕难及六叔。”

大姑娘道：“您怎么了？自己人还来这一套？”

美姑娘笑了，道：“我说的是……不，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大姑娘心里一跳，道：“敢情李克威的话让你给学来了。”

美姑娘又笑了……

过了一会儿，矮胖中年汉子又来了，这回不只他一个人，身后跟着两个伙计，手里捧着的是吃喝的东西，热腾腾的直冒气。

一进门，矮胖中年汉子吩咐把菜放在桌子上，那是三色精美菜肴，一碗汤，外带一盘包子馒头，另外还有一壶好茶，他笑着说：“我知道您二位还没吃东西，店里没什么好的，您二位凑合吃点儿，多少挡挡饿。”

一闻见菜香，再经他这一提，两位姑娘可真觉得饿了，自己人用不着客气，她两位起身让了让：“胖叔，您也吃点儿。”

矮胖中年汉子道：“我早吃过了，您二位快快请趁热吃点吧。”

于是，两位姑娘坐下去吃喝起来。

她两个吃着喝着，矮胖中年汉子在一旁说道：“霜姑娘，二姑娘，人我已经派出去了，只要‘王翎雕’那小子真是落在城里，过不了三更，准能查出他的踪迹回报，他绝躲不了。”

美姑娘道：“刚才我跟霜姐进城的时候，看见他养的那只通灵异种白雕飞进了城里。”

矮胖中年汉子道：“那您放心，他绝躲不了，不是我夸口，就是只蚂蚁他也躲不了，何况一个活生生的大人。”

大姑娘突然抬眼说道：“胖叔，我向您打听件事儿……”

矮胖中年汉子道：“霜姑娘，您只管说。”

大姑娘道：“‘辽阳城’里出了个奇人，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

美姑娘一口包子刚要往下咽，一听这话差点没噎着，她忙喝了口汤，桌底下拿腿碰了大姑娘一下。

大姑娘她像个没事人儿，矮胖中年汉子问了一句：“霜姑娘，‘辽阳城’出了奇人？什么奇人？”

她立即说道：“这个人只有二十多岁，人长得很好，白天在‘辽河’里打鱼，晚上在‘辽阳城’里卖字画……”

矮胖中年汉子“哦！”地一声道：“您说他呀……”

“叭！”地轻击一掌，接道：“霜姑娘，不是我捧人家，您知道我说话从不会渲染夸大，人家可真当得起奇才二字，我活了四十多岁，撇开咱们自家门里的人不算，还真没见过这么个奇才

大姑娘道：“他会武？”

“当然，当然！”矮胖中年汉子道：“当然会，要不他不是一个读书人能在‘辽河’里打鱼，您知道，‘辽河’里的水有多大，要换个读书人把他一人放在船上，他能吓死，还能站在船头上一网一网地打鱼？嘿嘿人家就能，他只要往船头一站，那船就跟下了锚、插了篙似不动，任它水冲浪大，一动也不动，还有，前些日子有几个地痞找他麻烦，向他勒索敲诈，他起先忍了，

每天总要给几个，谁知那几个地痞变本加厉，有一个还想要两个，把他惹火了，一下子放倒了五六个，好了，地痞们才知道碰上了扎手的，再也不敢惹他了，您说，这要没工夫，不会武行么？”

大姑娘笑道：“打得好，胖叔，他能卖字画，论文，怕也

“哈，别提了！”矮胖中年汉子拇指一挑，道：“人家书读得多，一肚子好学问，真叫做才高八斗，学富五车，霜姑娘，他胸蕴极丰，不但字、画好，其实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大姑娘“哦！”了一声。

美姑娘出了神，忘记了吃喝。

矮胖中年汉子道：“更难得他跟咱们一样，听说前些日子衙门里有人找上他，请他到衙门里当文职去，被他一口拒绝了……”

大姑娘双眉一扬，道：“想必他嫌委曲。”

“您错了！”矮胖中年汉子道：“这儿小衙门没拉上他，把这件事招会了直隶总督，您知道，这衙门可不小，前两天直隶总督派来了个师爷，专诚拜访，一递名帖，二备厚礼，您猜怎么着，他全给退了回去……”

大姑娘飞快地看了美姑娘一眼，美姑娘觉察了，她有点娇羞，但她笑了，笑得好甜好美。

大姑娘收回了目光道：“胖叔，他姓什么，叫什么？家里是干什么的？”

矮胖中年汉子道：“他姓仇，叫什么我不清楚，他家里……他只有一个寡母，不是本地人，到‘辽东’来一年多了，娘儿俩在‘狮子胡同’赁了一间屋，全靠他打鱼、卖字画度日，每个月还得付房租，也够苦的。”

大姑娘沉吟说道：“从外地到这儿来过这种苦日子，这母子俩恐怕不简单？”

矮胖中年汉子道：“我也这么想过，可是人家娘俩来了一年多了，也没见人家有什么，平日跟街坊邻居处得很好，娘儿俩都温文有礼，乐于助人，我看人家也不像是江湖人，也不像是邪路上的……”

大姑娘点了点头，没说话。

矮胖中年汉子道：“霜姑娘，您问起这个人……”

大姑娘道：“我听说‘辽阳’有这么个人，好奇问问。”

矮胖中年汉子道：“霜姑娘，我心里早有了个打算……”

大姑娘道：“什么打算？”

矮胖中年汉子道：“过些日子等大爷回来，我想请大爷看看他。”

美姑娘美目一睁，忙道：“胖叔，您想干什么？”

矮胖中年汉子道：“您知道，这种奇才不多见，要是任他这么打鱼，卖字画，未免可惜，所以我想把他招进咱们家里来……”

大姑娘道：“好主意，郭家是求才不怕多，要能把他拉进来，怕不是大爷的一个好助手。”

美姑娘娇靥猛然一红，含嗔且喜地瞪了她一眼。

矮胖中年汉子道：“您要是先赞成，赶明儿我就先试探试探，要是有几分希望，再请大爷亲自来，要不然他要是一口拒绝大爷，那多不好。”

美姑娘脱口说道：“他不会的。”

矮胖中年汉子一怔，道：“真的？您怎么知道的？”

美姑娘猛悟失言，娇靥红热，正感难以应对。

大姑娘替她解了围，笑道：“我也这么想，他不应该拒绝郭家，胖叔，这样吧，这件事您不必费心了，交给我跟二妹吧，让我跟二妹先试试他究竟有多少真才实学，然后再向大伯禀告一声……”

矮胖中年汉子道：“那也好，只是您二位……方便么？”

大姑娘道：“该没什么不方便的，咱们不是世俗人家，我跟二妹也都不是世俗女儿家，他也是个奇才……”

矮胖中年汉子道：“那好，那好，就这么办了……”

大姑娘道：“胖叔，您知道他在哪儿卖字画摊儿么？”

美姑娘刚要说话，大姑娘在桌子底下轻轻拧了她一下，她立即醒悟，忙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

矮胖中年汉子却没留意，当即说道：“就在他住的‘狮子胡同’口，二姑娘可知道‘狮子胡同’？”

美姑娘忙点头说道：“知道，知道，从这条街东头出去，拐个弯儿就到了。”

矮胖中年汉子笑道：“不错，二姑娘是老‘辽阳’，怕不比我还熟？”

大姑娘美目一瞟，道：“二妹，你吃饱了么？”

美姑娘玲珑剔透，忙点头说道：“吃饱了，吃饱了，都胀得慌了……”

天知道，一个包子她还没吃两口。

大姑娘嫣然一笑，站了起来，道：“趁天还早，他还没有收摊儿，咱们先去看看他去，走！”

大姑娘向矮胖中年汉子道：“胖叔，我跟二妹一会儿就回来，关于‘玉翎雕’的事儿，等我跟二妹回来后再说吧！”

矮胖中年汉子欠身说道：“是，要不要我派个人跟您二位

大姑娘摇头说道：“谢谢您，不用了。”

美姑娘更喜孜孜地道：“胖叔也真是，人在咱们自己门口，又不是小孩子，您还怕我跟霜姐丢了不成。”嘴里说着，她人已出了门房。

大姑娘暗暗摇头，跟了出去。

出了客栈，大姑娘皱眉望她一眼，道：“二妹，你可真沉不住

美姑娘娇羞地一笑说道：“别这么说，换换你是我，你也一样。”

这话，听得大姑娘心里一跳，可不是么？她比二姑娘还急，天知道她为什么急着找“玉翎雕”。

在这道街上，美姑娘走得好快，可是一出这道街东头，她脚下突然放慢了，大有畏缩不前之概。

大姑娘道：“二妹，怎么了？”

美姑娘低低说道：“霜姐，怎么办，我有点怕！”

大姑娘嫣然笑道：“正角儿是你，我只是个龙套，你怎么能临时怯场呀，那天你是怎么一个人来的？那时候那么大胆，怎么有个人给你壮胆，你反而怯场了？”

美姑娘不胜娇羞，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好害怕哟，你摸摸，我的手发抖，手心直冒冷汗，心跳得好厉害。”

大姑娘眉锋一皱，道：“那怎么办，走是不走？”

美姑娘幽怨地看了她一眼，道：“霜姐，你别刁难我，哪一天你有了……你也会跟我一样。”

大姑娘垂下了目光，道：“唱戏都是龙套先出场，正角儿跟在后头，二姑娘，您请跟我来吧。”

说话间，她两个已到了“狮子胡同”见有摆摊儿的，但那是卖小吃的，哪有卖字画的，根本没有那个他的人影！

美姑娘轻叫说道：“怪了，他怎么……”

大姑娘截口说道：“二妹，你是白盼了一场，是这儿，没错么？”

美姑娘道：“没错，就是这儿，你看嘛，那墙上还钉着钉子呢！”

巧遇

大姑娘抬眼看了一下，果然，胡同口墙上的确钉着一排的钉子，可是那排钉子之下就没有摊儿，她想了想道：“天色不早，该不会是收了摊儿，大概是今天有事没摆摊儿，二妹你等着，我去问问。”

她走向了那卖小吃的小摊儿，美姑娘也忙跟了过去。卖小吃的是个老头儿，他一见两位姑娘到，忙陪笑说道：“二位姑娘要吃点什么？”

大姑娘含笑说道：“不，老人家，我姐妹不是来吃东西的，是来向老人家打听件事儿的……”

抬手往旁边一指，道：“那个卖字画的，今天没摆摊儿么？”老头儿“哦！”地一声道：“姑娘问他呀，摆了，摆了……”

美姑娘忙问道：“那么，摊儿呢？人呢？”

老头儿道：“他有事儿，收摊儿回家去了。”

美姑娘有点失望，但心里到底松了一松，他没发生什么意外。这时候她就替他揪了心……

大姑娘接问道：“老人家可知道他住哪儿？我知道他就住在这条胡同里，但不知道是哪一家……”

老头儿目光一凝，道：“二位姑娘是……找他有什么事么？”

大姑娘道：“是这样的，老人家，前两天我姐妹向他订了一幅画，说好了今天来取货的，他既然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取

老头儿头一偏，道：“怪了，我怎么没听他说啊……”顿了顿接道：“每回有什么事儿，他总会交待我一声，可是这件事我怎么没听他说啊……”

大姑娘忙道：“那……大半是他有事匆忙给忘了。”

老头儿微一点头道：“也许……”抬头往胡同里一指，道：“二位去吧，靠这一头左边第五家，那个小窄门儿就是，我要照顾摊儿，不能领二位去……”

大姑娘忙道：“谢谢老人家，不敢劳动，您告诉了我已经很感激了。”

又说了声“谢谢”，拉着美姑娘往里行去。

美姑娘又怕了，道：“霜姐，你……到人家去干什么呀，这样好么？”

大姑娘回头笑道：“当然好，不好怎么能到他家去？”

美姑娘道：“人家问你来干什么的，你怎么说？”

大姑娘道：“我就说是来送媳妇的！”

美姑娘娇靥一红，道：“哎哟，霜姐，你怎么能……”

大姑娘笑道：“傻姑娘，我能那么说么？我也得敢哪，要真那样，人家不把我当疯子才怪，你的事非吹不可。”

美姑娘哭笑不得，道：“那……那你怎么说呀？”

大姑娘微微一笑，笑得好神秘，道：“现在别问，到时候瞧我的。”

美姑娘没再问，道：“霜姐，我……我好怕，心跳得好厉害

大姑娘道：“二姑娘，俗话说得好，丑媳妇难免见公婆，你风华绝代，艳压尘寰的天仙化人儿又怕什么？再说，趁这机会让他娘瞧瞧你，你仔细端详端详他，不是挺好么？”

美姑娘又羞红了脸，道：“霜姐……”

“别叫了，二姑娘。”大姑娘道：“刚说过，你是正角儿，我是龙套，我这个龙套出了场，你这正角儿要是临时怯场躲在门帘后不肯出来，那这场戏可非砸不可，到了这时候，你说什么也得硬起头皮咬咬牙了。”

说话间已到了那小窄门口，大姑娘眉锋微微一皱：“好不委屈，他母子确实够苦的。”抬起皓腕伸出玉手，便要去拍门。

美姑娘猛地一挣，往边上便躲，跺脚说道：“别扭死人了，他要认出是我，看穿了咱们的鬼把戏，那岂不羞死人，连郭家的人都丢了……”

大姑娘笑了笑，道：“那有什么办法，谁叫你……”

美姑娘一跺脚道：“你再说。”

大姑娘道：“好！好！好！我不说，姑娘，要不是为了你，拿轿子抬我我都不来，我的胆子不比你大！”抬手拍了拍门。

一阵砰然响动之后，里面响起了一阵轻盈步履声，随听一个女人话声问道：“谁呀？”

这女人话声听起来很年轻，最多不过廿多岁，绝不会是那寡母，这是谁？美姑娘美目一睁，忙凝了神。

大姑娘也有点诧异，可是地不像美姑娘想得那么多，当即应道：“我，来找人的，请开开门。”

门栓响动，门开了，只开了一条缝，门里站着的，确是个年轻女人，长得很清秀，只是头发蓬松着，衣着也不怎么样，分明是个贫苦人家的女子。

想必她没见过这么美的姑娘，她瞧直了眼，愣愣地道：“你……你找谁呀！”

大姑娘含笑说道：“请问，这儿是不是住着位卖字画的……”

那女人“哦！”地一声道：“你找仇兄弟呀，是，是，他是住在这儿……”

大姑娘忙道：“他……他在家么？”

那女人忙道：“在，在，家里有客，他今天收摊儿早，你是……”

大姑娘道：“我想买幅字画，在胡同口没瞧见他的摊儿，所以……”

那女人道：“原来是要买字画的，进来吧，进来吧。”说着，她让开了门儿。

大姑娘转向躲在一边的美姑娘招了招手，道：“二妹，来，咱们进去吧。”

美姑娘怯怯地走了进来，那女人一怔，直愣愣地望着美姑娘那身打扮，道：“她，她是谁呀？”

大姑娘道：“我妹妹！”

拉着美姑娘进了窄门儿，问道：“请问姑娘是……”

那女人一直在打量美姑娘，道：“我是仇兄弟的邻居，我们都住在一个

院子里……”

想是她也发觉了自己失态，脸一红，忙从美姑娘身上移开目光，转身往里行去，道：“跟我来吧，路不好走，又没有灯，小心点儿。”

大姑娘谢了一声，拉着美姑娘跟着走了进去。

的确，路是不好走，一条石板窄路的石板，东缺一块，西没一块，坑坑洼洼地，又没灯，摸黑往前走要小心真能绊跟斗。

好在这条窄道没多远，转眼间就到了院子里，这是个小院子，三边加起来不过三间屋，虽然都是亮着灯，可是灯光却很微弱，定然是油灯舍不得添灯油。

当然，贫苦人家的油灯，比不上有钱人家的琉璃灯。

院子里站定，那女人向着西屋高声叫道：“仇兄弟呀，有人找你呀。”

随听西屋里响起一个清朗话声：“大嫂，来了！”

这声大嫂，听得美姑娘神情一松，可是她心里比刚才还紧张，一颗心跳得好厉害，颤声低低一句：“霜姐，他来了！”闪身便要往大姑娘背后躲。

大姑娘一把拉住了她，低声说道：“镇定些，别这么小家子气，你最好装作若无其事，要不然那是你自露马脚，可别怪我……”

话还没有说完，棉布帘掀动，从西屋里走出一人，大姑娘不由暗暗地喝了一声：“好人品……”紧了紧玉手，低低说道：“二妹，好眼光。”

西屋里掀帘走出来的，是个俊美英挺，还带着文雅气质的年轻人，身材不高不低，不胖不瘦，穿着一件长袍，看上去很洒脱。

他，看年纪不过二十上下，长长的一双眉，明朗的星目，挺直的鼻子，方方的嘴，俊是够俊，英挺也够英挺，难得一身书卷气，而让人皱眉的是他有一股逼人的冷意，这，从他的犀利眼神里、眉宇间，可以清晰地看出，那神态，似乎他仇视所有的人。

美姑娘忙低下了头，她刁蛮，任性，天不怕，地不怕，可是这时候她柔弱得可怜。

他，一怔停在了门口，没再往前走，目光先射向美姑娘，然后由美姑娘身上转到大姑娘脸上，疑惑地问道：“二位是……”

大姑娘淡然笑道：“登门拜访总是客，站在门口上问人，这就是阁下这读书人的待客之道么？”

他呆了一呆，旋即眉梢一扬，迈步走了过来，一拱手道：“多谢教诲，我再请教……”

大姑娘浅浅答了一礼，道：“不敢，我姐妹久仰高才，特来登门求画。”

他轻“哦！”一声道：“原来是……二位看重，我愧不敢当，只是要请姑娘原谅，今天寒家有事，不做生意……”

大姑娘道：“这我知道，要不然我就不会登门打扰，阁下就该知道我姐妹求画之心甚切，而且是万不得已……”

他凝目说道：“姑娘明示。”

“好说。”大姑娘道：“明天是家母四十寿诞，想请先生画一幅‘麻姑献寿’……”

他道：“那何如明天再来。”

大姑娘道：“明天一早就要悬挂中堂。”

他微一摇头道：“不瞒姑娘，我画的是山水花卉，不擅画人物仕女，更没画过‘麻姑献寿’，请姑娘另请高明。”

大姑娘道：“先生，我不惜代价！”

他双眉一扬，道：“姑娘，黄金有价艺无价，真要说起来一幅好画的价值并不是区区俗物所能衡量的，我家贫，卖字画度日糊口，万不得已，每幅字画无论大小一概标价十两，少一文我不卖，多一文我不要……”

果如美姑娘所说，这位直、硬、傲！

大姑娘暗暗点头，道：“阁下高士，要知道母寿不比他事，我姐妹夜来登门求画，只为为母祝寿，谁无父母，阁下又怎好拒人于千里之外？”

他微皱眉锋，方待再说，突然……

“天齐呀，是哪位客人光临呀，怎不请人进来坐呀！”

西屋里，传出了一个慈祥、轻柔、甜美的话声。

他双眉一展，回过身哈下了腰，道：“娘，是两位买画的

西层里，那话声“啊！”地一声道：“人家夜来买画，是看得起咱们，快请人家，请进来坐！”

他恭谨应了一声，转过身来冷冷看了大姑娘一眼，道：“二位请屋里奉茶！”

大姑娘微微一笑，道：“谢谢，打扰了！”毫不客气地拉着美姑娘向西屋行去。

他，赶前一步，掀起了帘子。

大姑娘谢了一声，拉着美姑娘进了屋，进了屋后，再抬起头来时，大姑娘心中一阵猛跳，立即怔在了那儿。

她碰上了那只熟悉的炙热目光，还有一丝微笑。

那位俊美的白衣客赫然在座。

美姑娘脱口轻呼：“怎么你……”

大姑娘一震而惊，定过神来忙紧了玉手，美姑娘会意，忙住口不言，但是她仍诧异地望着李克威。

“怎么，李大哥跟这两位姑娘认识？”

说话的，是上座一位中年妇人，她长得不算美，但很清秀，尤其有着一一种不凡的气度，非一般世俗女子可及。

她一身衣着很朴素，看上去高洁淡雅，一派大家风范，也不类一般贫苦人家之蓬头垢面。

对她，大姑娘在心里打了个转儿，试探着问道：“老人家是……”

他在一旁说道：“是家母。”

大姑娘轻“哦！”一声道：“原来是老夫人当面，愚晚姐妹有礼了。”与美姑娘双双施下礼去。

中年妇人脸上堆着慈祥笑意，忙还一礼，道：“不敢当，二位这是折煞我，快快请坐！”

大姑娘限美姑娘谢了一声，双双坐在客位上，坐定，美姑娘不安地低着头，大姑娘则打量上了这间摆设雅致，点尘不染的厅堂，打量之间，她看见一件东西，这件东西让她暗暗一怔。

那是神案上的一方牌位，牌位上写着八个字，那八个字写的是：“亡夫凌明远之神位！”

大姑娘诧异了，这，不用说是中年妇人设的，胖叔说的，他只有一位寡母，没错，是她设的。

那么，怎么她的丈夫姓凌，她的儿却姓仇？

大姑娘心中奇怪，难道说这文雅气质的年轻人是从母姓。

不，不可能，这种事少见，这中年妇人她既然有丈夫，而且还为她亡夫设了神位，她的儿子便绝不会从母姓。

这是怎么回事？

大姑娘冰雪聪明，她虽然暗暗诧异，可是她只放在心里，丝毫不动声色，很快地把目光移了开去！

只听中年妇人道：“天齐，给两位姑娘倒茶！”

大姑娘忙一欠身道：“老人家不必客气，愚晚姐妹夜来打扰已感不安，怎好……”

中年妇人含笑说道：“二位姑娘芳驾光临，只为买画，那是看得起小儿，我正以家贫无以待客而羞惭，区区一杯粗茶，姑娘又怎好不赏光？天齐，快去呀！”听这谈吐！

他这才应声转身倒了茶。

大姑娘又一欠身，道：“恭敬不如从命，愚晚姐妹谢谢老人家

中年妇人一边谦逊，一边用一双美目打量了两位姑娘，由头到脚，很仔细。

这时候，那位李克威开了口：“伯母，小侄渡‘辽河’时曾跟这两位姑娘同船……”

中年妇人点了点头，轻“哦！”一声，目光不离她两位，道：“二位姑娘是要买……”

大姑娘道：“明天是家母四十整寿，愚晚姐妹特来求一幅‘麻姑献寿’为家母祝寿！”

中年妇人点头说道：“原来是为令堂的四十寿诞，难得二位这份孝心，天齐！”

他忙欠了身，道：“娘！”

中年妇人道：“为二位姑娘这份孝心你也得破例，快进去给二位姑娘画

一幅去，别让她二位久等。”

他迟疑了一下，道：“娘，我没画过……”

那位李克威一笑说道：“齐弟，伯母说了，难得她二位这份孝心，齐弟何忍坚拒？既然能画山水、花卉，便照样能画仕女，只画位美姑娘，手捧蟠桃琼浆，那便是‘麻姑献寿’，齐弟假如再有难以着墨之处，我愿代劳，行了吧，快去吧，别等伯母再说话了。”

他似乎很听李克威的，一欠身道：“是，李大哥。”转身行进了后厢房里。

中年妇人望着大姑娘道：“我还没有请教……”

大姑娘道：“不敢当，有劳老人家动问，我姐妹姓郭。”

中年妇人微微一愕，道：“二位姓郭？”

李克威接口笑道：“伯母，这两位姑娘都是郭家后人，这位妹妹是‘辽东’郭大爷的二姑娘，这位姐姐就不知道是哪位……”

中年妇人“哦！”地一声道：“原来这二位姑娘是‘辽东’郭大爷的二姑娘，那么，这位大姑娘是……”

大姑娘道：“老人家，家父行六！”

此言一出，不只中年妇人脸上变色，便是李克威的脸色也变了一变，中年妇人神情震动，脱口一声：“原来是六……”

刹时间转趋平静，淡然说道：“原来是郭六爷的大姑娘，我母子真是太失敬了……”

大姑娘微欠娇躯，道：“愚晚姐妹不敢当，老人家别客气！”

中年妇人转望李克威，含笑说道：“李大哥，你陪两位姑娘坐坐，我去催催天齐，别让二位姑娘久等。”

说着站了起来，又向两位姑娘一点头，说了声：“失陪！”转身进了仇天齐刚才进去的那间厢房中。

这厅堂里，就剩下了李克威跟两位姑娘，李克威欠身送走了中年妇人后，他立即用他那令大姑娘心神震颤的目光望向了大姑娘。

大姑娘没看他，可是她清晰地感觉到有两道炙热的目光憾动着她的心，她更为不安地把脸别向一旁。

李克威却毫不放松，逼视更紧，他举起了茶杯，含笑说道：“容我暂代主人，二位请用茶！”

他举起了杯，大姑娘不好不理睬，只有也举起了杯。

美姑娘这时候抬头低低说道：“你这是逐客？”

“不！”李克威一摇头，含笑说道：“这儿不是世俗人家，在这儿也没有俗礼，我代主人留客唯恐稍迟，希望二位多坐坐，越久越好。”

美姑娘嗔怪地望了他一眼，道：“你这个人好……”

李克威道：“多谢二姑娘这个好字。”

他不知道是真糊涂，抑或是装糊涂。

美姑娘认为他是装糊涂，气得双眉一扬，道：“我说你好皮厚。”

李克威不在乎，道：“姑娘奈何把人的真心话当作轻薄辞？”

美姑娘还要再说，大姑娘拿眼色拦住了她，大姑娘她没敢看李克威，眼望着在一旁，道：“你跟仇家是……”

她等着李克威接口，可是李克威没说话。

美姑娘忍不住说道：“喂，跟你说话哪！”

李克威似乎像大梦初醒，“哦！”地一声忙道：“跟我说话……对不起，恕我失礼，这位霜姑娘眼望着别处，我还以为她在跟别人说话呢。”

大姑娘脸一热，暗暗骂了一声：“好可恶……”

只听美姑娘诧声说道：“咦，你，你怎么知道我霜姐的名字？”

不错，他刚才是说了句“霜姑娘”，李克威心为之一跳。

李克威含笑说道：“是姑娘告诉我的。”

“胡说！”美姑娘一怔，急道：“我什么时候告诉你了？”

李克威道：“就在咱们同船渡‘辽河’时。”

美姑娘讶然说道：“就在过河的时候，我什么时候……”

大姑娘低低说道：“二妹，你忘了你是怎么叫我的。”

美姑娘恍然大悟，霍地站了起来，指着李克威道：“你，你……”

李克威忙以指压唇，轻轻说道：“二姑娘，别忘了，你是在别人家做客。”

美姑娘还真没敢再说，忙坐了下去，狠狠地瞪了李克威一眼，道：“你这个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骂你才好。”

李克威微微一笑，道：“我是仇家的朋友，天齐的大哥，他最听我的，二姑娘对我还是客气点好。”

这话话里有话，美姑娘心虚，刹时红了娇靥，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克威笑了笑，道：“那要问二姑娘自己了，二姑娘的军师虽可上比诸葛卧龙，但要没有我这个凤雏为辅，只怕……”

美姑娘红透耳根，失声说道：“你……你知道……你在胡说些什么？”

李克威道：“二姑娘要跟我装糊涂，我也乐得袖手旁观，不闻不问。”

美姑娘傻了脸，刚才她看见了，那位他还真听眼前这个可恶的他的，那么如今她是承认好还是不承认好？

她那里正感为难，着急得想掉泪，大姑娘突然说道：“你知道我姐妹的来意？”

李克威转望她微微一笑，道：“霜姑娘好心智，真亏霜姑娘能想得出来。”

大姑娘她也红了娇靥，刚要说话，厢房门口垂帘掀动，中年妇人手捧画卷行了出来，含笑说道：“画好了，只是画得不好，二位千万别见笑！”

大姑娘拉着美姑娘忙站了起来，道：“谢谢老人家，老人家别客气，大家手笔还有不好的么，要不然愚晚姐妹也不会夜来登门求画了……”

双手接过画卷，从袖底取出一颗珠子，道：“字画无价，愚晚不敢言酬，

只是略表谢忱，万请……”

中年妇人微一摇头，含笑说道：“姑娘，区区一幅画，值不了这许多，我母子卖字画为生，一日所得仅能糊口于愿已足，从不敢作非份之奢求，寒家家贫，这贵重物我母子也不敢收，令尊几位侠名满天下，我母子钦慕已久，这幅画就算我母子为令堂祝嘏……”

大姑娘道：“老人家，愚姐妹绝不敢……”

中年妇人道：“那么就请姑娘放下这幅画，收回此贵重物。”

大姑娘大感作难，还想再说。

李克威那里突然开了口，道：“姑娘，仇家一点心意，姑娘还是收下吧！”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万般无奈，只好敛衽说道：“愚晚姐妹羞煞，愧煞，好生不安，既如此，愚姐妹就代家母谢过了。”

中年妇人浅浅还了一礼，淡然说道：“不敢当，姑娘别客气！”

说完了话，她没再让坐，自己也没坐。

这情形还不够明白么。大姑娘微一敛衽，又道：“天色不早，愚晚姐妹不敢多事打扰，告辞了。”

偕同美姑娘转身行了出去。

只听后院李克威道：“伯母别出去了，小侄代您送客好了。”

旋听中年妇人道：“那么二姑娘请走好，恕我不送了。”

大姑娘回身说道：“老人家别客气，愚晚姐妹怎敢当。”

李克威已到面前，欠身抬起了手。

美姑娘想再看他一眼，可是就没看见他出来，只有怀着一腔失望，还有点气出了堂屋。

望着两位姑娘出了堂屋，中年妇人脸色突然变得很阴沉，也有点失神，缓缓坐了下去。

李克威送客送出大门，临关门的时候，他黑暗中凝望着大姑娘，道：“没有我那一句话，二位绝求不到这幅画，姑娘何以谢我？”

美姑娘一肚子别扭正愁没处发泄，闻言立刻说道：“霜姐，把那颗珠子给他！”

李克威微一摇头，笑道：“姑娘小看人了，珠子，我家里多得是，身边也带有百十颗，在我眼中，珠子是俗物。”

美姑娘道：“知道你阔，神气，那么你要什么？……”

李克威望向大姑娘，道：“霜姑娘知道！”

黑暗中，那双目光益显炙热，更亮得夺人。

大姑娘心神猛地一震，惊声说道：“你……”倏地住口不言。

美姑娘却怒声说道：“李克威，你好大的胆子，要不是在这儿，我就非恁恁你那张轻薄的嘴不可，霜姐，别理他，咱们走。”拉起大姑娘就要出门。

李克威这时说道，“二姑娘，别动不动就发脾气了，霜姑娘已看出来，你不该看不出，好事多磨，波折无限，这一条姻缘道坎坷不平，前途艰难，

往后要我帮忙的地方仍多……”

美姑娘脸色一变，道：“你这话……”

李克威望着大姑娘道：“姑娘住在什么地方？”

美姑娘道：“你要干什么？”

大姑娘却道：“南街有家‘龙记客栈’……”

李克威轻击一掌，道：“巧极，我也住那儿，看来我跟姑娘有缘……”

美姑娘叱道：“李克威，你还敢……”李克威没理她，接着说道：“大姑娘，这样吧，二位请先回去，等我回客栈后再来拜访，并告诉二位详情及对策！”

大姑娘点了点头，没说话，转身行了出去。美姑娘只好跟着行了出去，临出门，她狠狠瞪了李克威一眼，李克威只当未见，道：“天黑，路窄，姑娘走好。”

大姑娘低低说了一句：“谢谢你，我自会小心！”

献策

门，关上了，大姑娘沉默着，没再说话。

她这不该有的沉默，感染得美姑娘很是不安，走了几步之后，她忍不住问道：“霜姐，他说的……他说你看出来了，究竟是

大姑娘脸色木然，道：“二妹，他没认错，好事多磨，波折无限，这条姻缘道并不好走，难道你没看出来？”

美姑娘茫然地摇头说道：“霜姐，我没有看出什么，你究竟……”

大姑娘道：“起先，那位老人家表现得很热诚，可是一听咱们是郭家的人后就不同了……”

美姑娘道：“怎么不同了？”

大姑娘道：“她马上就进去催他赶快画，说的好听是不让咱们的人等，说的不好听，是不让咱们多坐……”

美姑娘道：“霜姐，这，这是为什么，怎么会，别是你多疑……”

“还有，二妹！”大姑娘道：“她出来之后，既不让咱们坐，她自己也不落座，这表示什么，不分明是逐客么？”

美姑娘道：“霜姐，人家也说了，为令堂祝嘏……”

“二妹！”大姑娘道：“现成的嘴边话谁不会说？要是我一个人有这种感觉，那有可能是我多疑，而他……李克威也有这种说法，足见并不是我多疑！”

美姑娘脸色一变，心顿时往下一落，道：“霜姐，那……那为什么，她为什么一听说咱们是郭家后人就……她跟郭家有仇？”

大姑娘道：“该不是，有仇早就以武相向了。”

美姑娘道：“那……莫非他母子是他们的人？”

大姑娘道：“该也不会，我看得出，他母子俩都是一脸正气，绝不像是卖身投靠的人。”

美姑娘道：“那……霜姐，你说，那为什么？”

大姑娘摇头苦笑，道：“我不知道，想必他……李克威知道。”

美姑娘讶然说道：“他知道？”

大姑娘点头说道：“没听他说么？他是仇家的朋友，既然他跟仇家是朋友，对仇家的了解就该比咱们多，他该知道原因。”

美姑娘皱了眉，旋即双眉一扬，道：“这为什么？郭家的后人哪点不好？哪一点辱没他了……”

大姑娘道：“或许她认为齐大非偶，不过，以我看该不会那么单纯。”

美姑娘诧声说道：“不会那么单纯？”

大姑娘道：“她仇家本身就不单纯。”

美姑娘讶然说道：“霜姐，这话怎么说，难道说这母子俩……”

大姑娘道：“二妹，你没留意她家神案上供着那方牌位……”

美姑娘道：“我没有留意，我哪敢抬眼乱看哪？霜姐，牌位怎么了？”

大姑娘道：“牌位上写的是亡夫凌明远之神位……”

美姑娘“哦！”了一声道：“那是他爹的牌位！”

“不错！”大姑娘道：“我问你，他姓什么？”

美姑娘道：“姓仇啊？”

大姑娘道：“那为什么他爹姓凌？”

美姑娘呆了一呆道：“对，为什么他姓仇，他爹姓凌……霜姐，你看……”

大姑娘道：“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母子本身就不单纯的道理所在。”

美姑娘道：“他会不会是从母姓？”

大姑娘道：“不管他是不是姓母姓，总之这母子俩本身就不单纯是实，他文武双全，她这位老人家于这两途的修养谅也不会差，这么一个人家为什么迁到‘辽阳’来打鱼、卖字画，艰苦度日，为什么？”

美姑娘点头说道：“霜姐，这么看来这母子俩真不单纯，以你看……”

大姑娘道：“也许那个李克威他知道。”

美姑娘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他不是说待会来找咱们么，那好，待会儿我非问他个清楚不可！”

大姑娘道：“二妹，问，不妨，但千万别再施任性刁蛮，他没有说错，往后靠他帮忙的地方恐真不少。”

美姑娘哼了一声道：“我才不稀罕呢，他要是再敢轻薄，我就给他点颜色看看。”

当然，大姑娘懂，这是不甘示弱、不甘低头的气话，所以她没有截口、没有多说。

回到了客栈，天色已经过了初更，那矮胖中年汉子正在柜台处等她俩，一见她俩进门，忙迎了上去，道：“您二位回来了？”

大姑娘点了点头，道：“是的，胖叔，打听的事怎么样了，有消息么？”

矮胖中年汉子不安地摇头说道：“回您，到现在为止，还没见有回报。”

大姑娘道：“还不到三更，那就再等等吧……”

“胖叔。”美姑娘突然说道：“我问您一件事，店里有没有住着这么一个人……”

接着把李克威描述了一遍。

听毕，矮胖中年汉子点头说道：“二姑娘，是有这么个人，姓李，住进来后就出去了……”

美姑娘向着大姑娘投过诧异一瞥。

矮胖中年汉子接问道：“怎么，二姑娘，有什么事儿么？”

大姑娘微一摇头，扬了扬手中画卷，道：“刚才我跟二妹找那个姓仇的买画，可巧他也在那儿，他跟姓仇的是朋友，谈起来他说他住在这儿，二妹认为他随口胡说，所以问问您。”

矮胖中年汉子“哦！”地一声道：“原来是这样，真是什么人找什么人，

姓仇的这么样人品，他就是有姓李的这么个人品的朋友，说真的，像他两种人品，当世之中可真算得上少见……”

美姑娘哼了一声道：“人品好有什么用……”

矮胖中年汉子忙问道：“怎么，二姑娘？”

美姑娘“哦！”地一声忙道：“没什么，就是说单人品好是不够的，假如胸无点墨，毫无所学，充其量只是绣花枕头，您说是不是。”

想必她想起来以后靠人帮忙的地方很多。

矮胖中年汉子点头笑道：“说得是，说得是，以我看这姓李的绝不会是绣花枕头。”

美姑娘道：“胖叔，何以见得？”

矮胖中年汉子道：“有道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这姓李的既然跟姓仇的是朋友，那却表美姑娘香唇边浮现了一丝轻微笑意，道：“胖叔说得是……”

大姑娘突然说道：“胖叔，您说他也会武？”

矮胖中年汉子摇头说道：“他是不是会武我不知道，事实上我也看不出他会武，他不像那姓仇的，眼神犀利，英气逼人，这姓李的一身书卷气，似乎是个十足的文弱读书人。”

大姑娘轻轻地“哦！”了一声，点了点头，没说话。

矮胖中年汉子道：“我忘了问了，您二位这一趟有什么收获没有？”

大姑娘微一摇头，含笑说道：“只从姓仇的那儿得来这么一幅画，别的毫无所得……对了，待会儿姓李的回来，他可能会找我跟二妹，您可别拦他，我想从他那儿套取一些有关姓仇的事！”

矮胖中年汉子道：“我省得，您放心！”

大姑娘道：“那么您忙吧，我跟二妹回房歇歇去了。”

在矮胖中年汉子答应声中，她拉着美姑娘行向了后头。

进了后院，美姑娘低低说道：“霜姐，他并没有胡说八道。”

大姑娘道：“谁说他胡说八道了，以我看他这个人有时候贫嘴得可恶之外，倒不失为是个好人。”

美姑娘瞥了她一眼，道：“其实，有时候贫嘴一点倒挺可爱的。”

大姑娘脸一红，想想李克威再想想先进入她芳心里的“玉翎雕”，心立即往下一沉，道：“别胡说，二妹，我不会对他……对他动心动情的！”

美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真的？”

大姑娘道：“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美姑娘相信了，美目凝注，讶然说道：“霜姐，那为什么？”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不为什么，也许我跟他没缘，你知道，人与人之间最重一个缘份，那是丝毫勉强不得的！”

美姑娘道：“可是我看他对你……”

大姑娘脸上一热，心头跳动，忙道：“别胡说，二妹。”

美姑娘道：“真的，霜姐，我替他难受，为他惋惜！”

大姑娘强笑说道：“这倒好，他还没帮你呢，你倒先帮起他来了。”

美姑娘嘿然失笑，道：“霜姐，我说的是真话……”

沉默了一下，抬眼接道：“霜姐，两个有缘分的人就一定能……一定能……”

大姑娘明白她何指，紧了紧玉手，道：“二妹，我举个例子，关爷爷有个好兄弟你知道？”

美姑娘道：“霜姐，你是指金爷爷？”

大姑娘点了点头道：“对了，就是金爷爷，他年轻的时候那段恋情咱们都知道，他是汉族世胄，先朝遗民，金奶奶是康亲王的格格，地道是皇族亲贵，按说是绝不可能结合的，可是后来怎么样？再举一个例……”

美姑娘道：“六叔跟三位六婶儿？”

大姑娘“嗯！”了一声，点头说道：“三娘是廉亲王的三格格，二娘又是云家的人，还有我娘，虽然海伯伯大义，但那要委诸有缘两字……提起海伯伯，我从小就敬佩他，有机会真想见他！”

美姑娘道：“那你除非跑一趟新疆！”

“那也不行！”大姑娘摇头说道：“听爹说，当年他带着二娘跟三娘回家见我娘时，停都没停就赶去了新疆，谁知那一趟扑了个空，海伯伯早料到我爹会去找他，事先就带着他那八护卫躲开了，整个牧场空空的，不知躲到哪儿去了，偌大一个新疆，上哪儿去了？我爹只好回来了……”

美姑娘叹道：“海伯伯真是人间奇男子，顶天立地大英雄。”

“可不是么！”大姑娘道：“这多年来，我爹跟我娘一直耿耿难释，由于事太忙，也抽不出工夫再到新疆去，不知道海伯伯怎么样了……”

美姑娘没有说话。

这时候已到了房门口，大姑娘紧了紧那只握在美姑娘玉手上的柔荑，安慰地道：“二妹，别担心，倘是前生注定事，就错不过姻缘，有情人终会成眷属的，只要两情长久，两心毅坚，受点挫折又算得了什么。”

推开门行了进去。

美姑娘低低说道：“谢谢你，霜姐，我知道。”

大姑娘道：“那就好，世间事都是这样，是冥冥注定，不必强求，否则强求也没有用，尤其情这件事……”

房里一亮，她点上了灯。

点亮了灯，她两位坐下来谈起了心。

所谈的，不外是“玉翎雕”跟仇家母子俩。

谈没一会儿，院子里步履响动，直奔她俩住的这间上房，她俩住了谈话，步履声已及门而上，随听门上响起了两声轻微剥啄。

美姑娘问道：“哪一位？”

“二姑娘，是我！”是李克威那清朗话声：“我可以进来么？”

美姑娘飞快地望着大姑娘，大姑娘很快地站了起来，道：“门没拴，请进来吧。”

“是！霜姑娘！”门外李克威应了一声，门被推开，李克威脸上堆着笑行了进来，他第一眼便望向大姑娘，那目光，那微笑，总令大姑娘感到不安。

她避了开去，轻抬皓腕，道：“你请坐！”

李克威道：“谢谢姑娘，让姑娘久等了。”

好像他眼里根本没有美姑娘。

大姑娘道：“没有，我跟二妹也刚回来。”

李克威这才望着美姑娘笑了笑：“二姑娘！”

三个人都落了座，坐定，李克威抬眼打量这间上房，然后他微一摇头道：“二位毕竟是郭家的人，连住处都比别间好。”

美姑娘道：“郭家的人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

李克威呆了一呆，道：“二姑娘，我并没有说郭家的人不对、不好！”

美姑娘道：“总有人认为郭家的人不对、不好。”

李克威似乎绝顶聪明，他明白了，倏然一笑道：“二姑娘，有些事是动不得气的，也请恕我直说一句，有些事，生气的也不该是郭家的人。”

美姑娘双目一扬，道：“你何指？”

大姑娘也道：“有说么？”

李克威道：“我指的就是二姑娘的切身事，也自然有说。”

美姑娘道：“你说说看。”

李克威道：“我自然要说，要不然我不敢那么冒昧、那么唐突跟二位订见面之约，夜来拜访。”

美姑娘道：“你也知道自己够唐突、够冒昧。”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至少在这件事我是为二姑娘你。”

美姑娘道：“撇开这件事呢？”

李克威望了大姑娘一眼，道：“二姑娘真要我说？”

美姑娘道：“你最好说说。”

在李克威要开口之前，大姑娘她说了话：“二妹，人家是帮你的忙，你怎好意思？说正经的吧。”

李克威深深地望了她一眼，道：“既然霜姑娘不愿听，我就不说了，我敬遵霜姑娘芳谕，谈正经的，关于二姑娘跟天齐的事，我都知道了……”

美姑娘忙道：“你知道什么？”

李克威微微一笑道：“我知道二姑娘在‘辽河’之上邂逅了他，后来没几天又在‘狮子胡同’口向他买了一幅字画……”

美姑娘红着脸道：“这你怎么会知道？”

李克威道：“二姑娘以为是谁告诉我？”

美姑娘目光一凝道：“难道是他……”

李克威笑问道：“他何指？”

美姑娘脸一红道：“你这个人就是这么可恶，我指的是天齐。”

李克威“嗯”了一声点头说道：“不错，天齐，天齐，是天齐……”

美姑娘入耳三句“天齐”猛悟她那“天齐”叫得多么亲热，多么不妥，刹时红透耳根，嗔道：“你……你……我是无意……”

李克威微愕说道：“二姑娘，什么？你说什么无意？”

美姑娘跺了脚，叫道：“你……你少装糊涂。”

李克威适可而止，见好就收，他笑了笑，道：“二姑娘，为人，有时候装装糊涂是必要的，也是有益而无损的，要不然他一天都静不下去，不过，我对人对事，大部份时间是最正经不过的。”

大姑娘心领神会，她轩动了一下黛眉，但没说话，因为她也装了糊涂。

美姑娘没心情理会那么多，她道：“真……真是他告诉你的？”

李克威道：“二姑娘，这件事除了你跟他之外，还有第三者知道么？”

美姑娘娇靥上浮起了一丝惊喜，道：“这么说他不是……”脸一红住口不言。

李克威道：“二姑娘，人非草木，孰能忘情，非上上人，无了了心，天齐跟我都不是上上人，而是有血有肉的凡人，凡人中的性情中人，尤其面对国色天香、风华绝代如二姑娘者，要说能视若无睹，毫不动心，那是自欺欺人……”

美姑娘红了脸，眉梢一扬，道：“你……”

李克威道：“二姑娘该知道，我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也是代表天齐说话。”

那一句，听得大姑娘心头一跳。

美姑娘强忍喜悦与娇羞，道：“真的？”

李克威道：“二姑娘，我有点玩世不恭，可是面对二位，谈的又是正经大事，我不敢再嬉笑。”

美姑娘道：“那他母子为什么对我……”

李克威道：“二姑娘看出来？”

美姑娘道：“是霜姐看出来的。”

李克威道：“霜姑娘没看错，二姑娘，这不怪他母子，也不怪姑娘，要怪只怪姑娘姓那个郭字。”

美姑娘双眉一扬，道：“郭字有什么不好！”

李克威道：“二姑娘，郭字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

美姑娘道：“那么你的意思是说谁不好？”

李克威微一摇头，道：“二姑娘，我不敢指谁不好，至少我那位伯母是因为姑娘你姓郭，而不愿他的儿子天齐跟你往来。”

美姑娘道：“究竟是为什么？你是不知道还是不愿说？”

李克威道：“我知道，我也愿意说，否则我不会在这时候甘冒冒昧与唐突来见二位姑娘。”

美姑娘道：“那你倒是说呀！”

李克威道：“二姑娘，我只能告诉你，今天我那位伯母所以恨郭家的人，那缘于二姑娘的上一代……”

美姑娘一怔道：“你是说我爹得罪过她……”

李克威道：“姑娘的上一代就只令尊一人么？”

美姑娘讶然说道：“那……那你是说谁？”

李克威一摇头，道：“二姑娘，你原谅，这我不便说。”

美姑娘道：“不便说，为什么？”

李克威道：“只因为我有不便说的理由。”

美姑娘还待再说，大姑娘突然说道：“你能确定么？”

李克威目光移转，道：“姑娘是指我那伯母恨郭家人的原因？”

大姑娘一点头道：“是的。”

李克威道：“姑娘，事关重大，要不能确定，我绝不敢轻易出口。”

大姑娘道：“是他母亲亲口告诉你的？”

李克威摇头说道：“我是个晚辈，我那位伯母怎会把这种事告诉一个晚辈？是天齐说的，而早在我没到‘辽东’来之前我就知道了。”

大姑娘道：“早在没来‘辽东’之前你就知道了？”

李克威点了点头，道：“是的，姑娘。”

大姑娘道：“你是听谁说的？”

李克威道：“她二位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也就是天齐的外祖父。”

大姑娘轻“哦！”一声道：“他的外祖父？是谁，现在哪儿？”

李克威摇头道：“那位老人家是谁，现在何处，我不说，不过我可以告诉姑娘，这位老人家，当年也是叱咤风云，是位称雄一方，威震江湖的人物，而且跟郭家有很深的渊源。”

大姑娘诧异地道：“这位老人家是位称雄一方，威震江湖的人物，还跟郭家有很深的渊源？”

李克威点头说道：“是的，霜姑娘。”

美姑娘讶然说道：“霜姐，这会是谁？”

大姑娘微皱眉锋摇了摇头，道：“我一时也想不出是谁……”

美姑娘望着李克威道：“那位老人家姓什么？”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我若告诉二姑娘他姓什么，就等于告诉了二姑娘他是谁。”

大姑娘发急地道：“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李克威道：“二姑娘，我自然有不能说的道理，我不愿意让二位由我嘴里知道这段当年私案，当然，二位将来总会知道的，但是那是二位自己知道的，就跟我无关了。”

美姑娘沉默了，大姑娘却道：“你是从那位老人家那儿来的？”

李克威点头说道：“是的，霜姑娘，事实上我本不认识我这位伯母跟天

齐，是因为我要到‘辽东’来，那位老人家托我带些东西跟口信来，这我才认识了她二位。”

大姑娘道：“你的意思是说，你也是在到了‘辽阳’之后才认识她母子的？”

李克威点头说道：“是的，霜姑娘。”

大姑娘道：“这我就不懂了，既然那位老人家跟郭家有很深的渊源，为什么他的女儿跟外孙仇视郭家的人？”

“霜姑娘！”李克威道：“对某些事，虽至亲，也有意见相左的。”

大姑娘道：“你的意思是说，那位老人家并不仇视郭家的人。”

李克威点头说道：“是的，霜姑娘，他不但不仇视郭家的人，反之，他还尽量劝他的女儿别仇视郭家的人，这，从他让我带的口信中可见一斑，奈何他的女儿不听。”

大姑娘道：“想必这件事很严重。”

李克威道：“那要看怎么说了，可以说很严重，也可以说根本没什么。”

大姑娘“哦！”地一声道：“这话怎么说？”

李克威微一摇头，道：“我不便说，不过我可以告诉霜姑娘，在天齐心里，这种仇视的意识就较为轻淡，甚至于他只知道怨结于上一代，而不知道在上一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要不他不会那么痛苦，也足见这件事并不严重。”

大姑娘道：“他痛苦什么？”

李克威道：“假如姑娘有位意中人而不能跟他来往！……”

大姑娘脸一红，道：“拿我做譬喻，这不妥……”

略略整了整脸色，道：“我明白了，真正仇视郭家的只有一位。”

李克威道：“是的，霜姑娘。”

大姑娘道：“那这件事就好办……”

“不然，霜姑娘。”李克威道：“天齐天性至孝，他在懂事时就没了父亲，完全……”

大姑娘突然说道：“对了，有件事我要请教一下……”

李克威道：“不敢，霜姑娘请说。”

大姑娘道：“据我所知，天齐的父亲姓凌……”

李克威一怔，旋即笑道：“这是姑娘的细心处，也是我那位伯母疏忽处，姑娘是看见了神案上供着的牌位？”

大姑娘对李克威的智慧暗感佩服，她微一点头，道：“不错，这你能解释么？”

李克威道：“这我可以说明，事实上天齐不姓仇，他姓凌，他也不叫天齐，而叫慕南，仰慕的慕，南北的南。”

美姑娘喃喃说道：“凌慕南，原来他叫慕南……”

大姑娘道：“他改名换姓，必有什么不得已的隐衷。”

李克威道：“霜姑娘试玩味那三字假姓名。”

大姑娘想了一想，倏然扬眉，道：“仇与天齐，难道就是跟郭家……”

李克威道：“不，姑娘，这是他的父仇，他的父仇不是郭家，而是另有其人，他二位所以到‘辽阳’来，就是为觅仇。”

大姑娘道：“他那仇家是……”

李克威道：“我知道这是谁，但我不能说，也知道他在‘辽东’，但不知道他在‘辽东’何处。”

大姑娘道：“他父亲是江湖人？”

“不！”李克威道：“十足的文弱书生。”

大姑娘道：“那么他的一身文武……”

李克威道：“那完全得力于母教。”

大姑娘“哦！”一声道：“那位老人家会武？”

李克威点头说道：“那位老人家的一身所学，不仅是会。”

大姑娘道：“很高？”

李克威道：“这一说略为近些。”

大姑娘目光微微一转，道：“他的文……”

李克威截口说道：“家学渊源，霜姑娘请看慕南就可以略窥那位老人家胸蕴一斑！”

大姑娘略一沉吟，目光忽凝，道：“你知道这位老人家娘家姓什么？”

李克威微一点头，道：“知道！”

大姑娘追问了一句：“她娘家姓什么？”

李克威机警地笑笑，摇头说道：“霜姑娘原谅，我不能说。”

大姑娘道：“为什么不能说？”

李克威唇边含着一丝俏皮笑意，道：“大姑娘高明，我并不傻。”

大姑娘脸一红，深深地看了他一眼，道：“你何止不傻……”

美姑娘一旁接口说道：“简直精得可以。”

李克威看了她一眼，淡然说道：“二姑娘夸奖。”

美姑娘突然换上一脸轻柔色，道：“你忍心么？”

李克威道：“二姑娘何指？”

大姑娘道：“指你帮人瞒人。”

李克威笑道：“二姑娘，我这个人天生一付软心肠。”

美姑娘美目一亮，道：“你的意思是说……”

李克威笑而不语。

刹那间美姑娘觉得过于急进，完全忘却了姑娘家的矜持与自尊，脸猛然一红，道：“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

李克威截口说道：“武林儿女自不必矫揉做作，忸怩作态。”

美姑娘微生感激地看了他一眼，低低说道：“那么说你的意思……”

李克威微微一笑，道：“我本月老慈悲宏愿，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

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美姑娘只觉脸上奇热，她飞快地低下了头，事实上，她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才好。

倒是大姑娘落落大方地道：“我代二妹谢谢你。”

李克威摇头说道：“大姑娘，无功不受禄，如今言谢为时尚早。”

大姑娘道：“你以什么时候谢你较为恰当？”

李克威笑了笑：“只等二位新人珠联璧合，进入洞房之后，二姑娘别忘了我李克威，我也就知足了。”

美姑娘红透耳根，飞快抬头，含羞带嗔的看了他一眼。

李克威道：“我说的是实话，谅必二姑娘不会见怪。”

美姑娘轻咬玉齿，低低说道：“你这个人好可恶！”

李克威摇头叹道：“难怪慕南梦魂萦绕，朝思夜想，痛苦万分，二姑娘天生丽质，仪态万千，的确醉人。”

美姑娘脸色一整，双眉刚扬。

李克威已飞快说道：“二姑娘，求人的时候要和气，千万生气不得，况且字字由衷，句句发自肺腑，二姑娘也不该动气。”

那一句，又使得大姑娘一怔，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她暗暗奇怪，这个人说话的口气怎跟玉翎雕相似。

美姑娘忍了气，但毕竟她还是嗔了一句：“说你可恶你就是可恶。”

李克威笑道：“二姑娘，我并没有否认。”

大姑娘突然说道：“说正经事好么？”

李克威一欠身道：“敬遵芳谕。”

大姑娘道：“你有办法挽救么？”

李克威道：“霜姑娘，事在人为。”

大姑娘跟美姑娘同时一喜，美姑娘脱口道：“真的？”

李克威道：“这等大事我岂敢轻忽戏言？”

大姑娘道：“你有什么法子？”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暂时还不能说。”

美姑娘一怔道：“你这是……”

大姑娘道：“你认为什么时候能说？”

李克威道：“等我问二姑娘一句话之后。”

美姑娘双眉一扬，道：“想问什么，你问吧。”

李克威目光一凝，道：“只问二姑娘可是真心。”

美姑娘一怔瞪了美目，道：“你以为我是闲着没事儿闹着玩的？你要弄清楚，我是一个姑娘家，我把女儿家的矜持与自尊置诸脑后……”

李克威道：“二姑娘，话，不必说的太多，只有一句也就够了。”

大姑娘插嘴说道：“她自然是真心。”

李克威看了她一眼，含笑说道：“霜姑娘，你不是当事人。”

大姑娘眉梢儿为之一扬，可是她没再说什么。

的确，李克威没错，她不是当事人，她怎么说都没有用，那完全得看美姑娘自己的。

美姑娘忍了忍娇羞，一整脸色开了口：“你要我怎么说？”

李克威道：“是，或不是。”

美姑娘道：“可要我把心掏出来？”

李克威摇头说道：“那倒不必，慕南也饶不了我。”

美姑娘道：“那么我说是。”

李克威道：“不变不移？”

美姑娘一点头，道：“嗯。”

李克威道：“也愿忍受一切？”

美姑娘道：“你何指？”

李克威道：“三个字，气、苦、难。”

美姑娘道：“可愿说明？”

李克威道：“自无不可，刚才我说了很多，二姑娘可以想像得到，在事情没有转机之前，那位老人家对郭家人的仇恨与不满……”

美姑娘截口说道：“这个气字我明白了，请解释另两个字。”

李克威道：“二姑娘也应想像得到，这条姻缘路上是坎坷不平的……”

美姑娘点头说道：“我也明白，我不怕苦难，可是无缘无故的气我不能忍，也不能受！”

李克威道：“二姑娘，为你自己，你必须得忍、得受。”

美姑娘道：“你要知道，这无缘无故……”

李克威截口说道：“二姑娘，这气不是无缘无故的，我刚才说的已经够明白了……”

美姑娘道：“可是我要知道那原因。”

李克威道：“将来二姑娘自会知道的。”

美姑娘道：“我现在就想知道。”

李克威摇头说道：“二姑娘，行不通。”

美姑娘发了刁蛮性子，道：“那我就认为是无缘无故。”

李克威淡淡说道：“那只有随二姑娘怎么想了。”

美姑娘口齿启动了一下，但最后她默然了，本来嘛，人家是为她，她还有什么好说的，除非她不想成事。

李克威微微一笑又道：“二姑娘，为一个情字，纵然是无缘无故，有什么不能忍受的？何况这只是暂时的。”

美姑娘没说话，半晌才低下头去道：“好吧，我听你的，谁叫我……只有先委曲自己了。”

李克威道：“二姑娘，人生在世，有些委曲是在所难免的，二姑娘只知道自己委曲，可知道郭家也曾给别人受尽了委曲？”

大姑娘凝目说道：“你何指？”

李克威笑笑说道：“霜姑娘日后自会明白。”

大姑娘道：“那么，眼前事够了吧。”

李克威道：“够了，霜姑娘。”

大姑娘道：“请说你的高明妙策。”

李克威道：“不敢，我献二计，请二姑娘任择其一，第一，二姑娘可以对他凌家施个大恩……”

“大恩？”美姑娘猛然抬头，道：“你何指？”

李克威道：“很简单，二姑娘，你把凌家仇人的头放在慕南父亲的牌位之前。”

美姑娘呆了一呆，道：“你的意思是要我替他凌家报仇？”

李克威道：“是的，二姑娘。”

美姑娘道：“这样行么？”

李克威道：“应该行，这样恩怨相抵，那位老人家就没有话说了。”

美姑娘皱眉说道：“我怎知道他凌家的仇人是谁，又怎知道他凌家的仇人在什么地方？这法子似乎难了些。”

李克威点头说道：“诚然，二姑娘，这法子为难了些，但不经过这个难字就没有诚字可言，但如二姑娘怕难的话，我还有第二个较为容易的法子。”

美姑娘忙道：“你说说看？”

李克威扫了大姑娘一眼，道：“请霜姑娘的令尊，二姑娘的六叔来一趟……”

大姑娘一怔道：“要我爹来？”

李克威点头说道：“是的，霜姑娘。”

美姑娘诧声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李克威道：“很简单，只要二姑娘的六叔来一趟，跟慕南的母亲见上一面，做一席长谈，我担保姑娘跟慕南之间的障碍立即迎刃而解，坎坷之路也就会变为康庄大道了。”

美姑娘惑然摇头说道：“我不懂。”

李克威笑了笑说道：“姑娘暂时不必懂，姑娘不懂的事还多。”

美姑娘还待再说，大姑娘突然说道：“我爹认识那位老人家么？”

李克威道：“何必曾相识？”

大姑娘道：“你是说我爹不认识那位老人家？”

李克威摇头说道：“霜姑娘，我没有这么说。”

大姑娘惑然说道：“刚才你不是说何必曾相识么？”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我不相信霜姑娘不解这句话！”

李克威点点头说道：“对了，霜姑娘，我正是这个意思。”

大姑娘道：“那么我爹究竟认识不认识这位……”

李克威摇头说道：“霜姑娘恕我，我无以奉告！”

大姑娘道：“你不知道？”

李克威笑而不语。

大姑娘道：“你知道什么？”

李克威仍没说话。

大姑娘眉头一皱，道：“你这个人怎么……”

李克威突然开了口，道：“霜姑娘，我只管献计，不做不必要的答复！”

大姑娘道：“可是我想要明白……”

李克威道：“有些事霜姑娘不必明白，暂时也无须明白的！”

大姑娘道：“你指的是哪些？”

李克威道：“至少眼前这件事是这样！”

大姑娘跟美姑娘交换了诧异一瞥，然后转回目光道：“你只说这两个法子么？”

李克威道：“该够了，请二位姑娘任选其一，假如能分头并进，双管齐下，那收的效必更宏更大！”

大姑娘轻“哦！”了一声道：“是么？”

李克威点头说道：“是的，霜姑娘！”

大姑娘沉吟了一下，点头说道：“好吧，让我跟二妹慎重地考虑考虑，看看该怎么做……”

李克成突然站了起来，道：“那么容我告辞！”

大姑娘跟美姑娘跟着站了起来，大姑娘道：“怎么，你要回屋去？”

李克威道：“天色不早，不敢再行打扰，除非二位还有什么要我效劳的……”

大姑娘道：“不敢，你帮的忙已经够多够大了！”

李克威笑了笑：“那么我告辞的正是时候！”洒脱地一欠身，转身往外走去！

大姑娘望着他那颀长的背影，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忙招手唤道：“阁下，请慢一步。”

李克威停步回身，含笑道：“霜姑娘还有什么教言？”

大姑娘道：“我忘了问了，你可会武？”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我是读书不成去学剑，结果一无所成。霜姑娘对这答复可满意？”

大姑娘微微摇头说道：“大不满意，我认为你文武两途都颇可观！”

李克威含笑欠身道：“谢谢霜姑娘，但愿如此！”

抬眼望向美姑娘，道：“二姑娘，我也忘了，事成之后，二姑娘何以谢我？”

美姑娘娇靥息红，道：“你刚才不是说……”

李克威摇头说道：“二姑娘恕我，我突然贪多了起来！”

美姑娘道：“那么只要你开口……”

李克威道：“我不求别的，今日我略尽绵薄，他日只求二姑娘赐我一臂之力也就够了！”

美姑娘道：“你何指？”

李克威没说话，看了大姑娘一眼，转身出门而去！这一眼看得大姑娘心里一跳，脸上一红。

订情

美姑娘则怔住了，半晌她才说道：“霜姐，我没说错，你也听见了，他对你……”

大姑娘娇靥上的神色难以言喻，微一摇头，道：“不许再说了，二妹！”

美姑娘冰雪聪明，一点就透，道：“我并没见过‘玉翎雕’，可是以我看‘玉翎雕’绝不如他，这个人无论哪方面都是上上之选，都是……”

大姑娘淡然轻叹：“二妹！”

美姑娘没敢再说下去，只闭口不言，但旋即她又摇了摇头，皱着眉，满脸不解神色地连连说道：“高深莫斥，高深莫测……”

说她的，大姑娘像没听见，脸色木木然，不知道在想什么，美姑娘伸手摇了摇她，道：“霜姐，你在出什么神哪？”

大姑娘倏然而醒，淡然一笑道：“没有啊，怎么了？”

美姑娘道：“我说的话你听见了没？”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听见了，怎么？”

美姑娘看了她一眼，道：“霜姐，你还瞒我？”

大姑娘摇头苦笑道：“我有什么事瞒过你，再说这也没什么好瞒的！”

美姑娘道：“那你对他究竟……”

大姑娘猛然摇头道：“不可能，二妹！”

美姑娘道：“可是他对你……你应该看得出来。”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我不能勉强，那只有由他了，我只希望他赶快收心，要不然他是会失望的！”

美姑娘叹了口气道：“唉，先入为主，先入为主，有机会我非见见这位‘玉翎雕’不可，看看他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到底……”

一阵急促步履声传了进来！美姑娘话锋一转，道：“是胖叔，有什么……”

只听她那位胖叔在院子里笑笑说道：“姑娘，珠爷跟念月来了！”

美姑娘霍地站起，道：“是哥哥……”

大姑娘道：“大半是念月叔找到了他……”

说话间步履声又到了房门口，美姑娘忙走过去开了门，可不是么，门外，矮胖小胡子身后跟着的，正是“小温侯”郭玉珠跟那位英武中年汉子。

美姑娘忙叫道：“哥哥！”

郭玉珠面色有点阴沉，低低答应了一声。

英武中年汉子趋前一步躬下身去：“霜姑娘，二姑娘！”

大姑娘跟美姑娘也都叫了他一声。

随即，郭玉珠进了房，英武中年汉子则跟小胡子互望了一眼，又告退折回前面去了。

大少郭玉珠进了房以后，阴沉之中还带点不安，他挽着手，微微低着头，站在那儿没坐，也没说话。

大姑娘看了他一眼开了口：“玉珠！”

郭玉珠回叫了一声：“霜姐！”

大姑娘道：“你坐啊！”

郭玉珠道：“是，霜姐！”接过一把椅子坐了下去，这位郭大少似乎失去了往日的飞扬神采，变得沉默寡言了。

大姑娘心里明白他别扭，也有点不高兴，她没在意，她望了望郭玉珠，嫣然一笑，当即又道：“找到‘玉翎雕’没有？”

郭玉珠双眉陡然一扬，道：“没有，也许是他不屑跟我见面，再不就是他敢作不敢当，躲着不敢见我，我几乎找遍了……”

美姑娘黛眉微耸，要说话。

大姑娘忙递眼色，拦住了她，接口说道：“也许他只是经过这儿……”

郭玉珠道：“但愿他不是！”敢情他还想斗斗人家。

大姑娘眉锋一皱，转了话题，道：“念月叔怎么找到你的？”

“不！”郭玉珠摇头说道：“不是念月叔找到了我，是我回家之后又出来，在路上碰见了，跟他一起到这儿来的。”

大姑娘轻“哦！”一声道：“你回家过了……”

美姑娘接口说道：“家里知道……”

郭玉珠道：“爹回来了！”

美姑娘一怔喜道：“怎么，爹回来了？”

郭玉珠没说话。

大姑娘道：“他老人家什么时候回来的？”

郭玉珠道：“我不知道，也没问，我回去的时候爹已经回来了！”

美姑娘道：“爹可知道‘玉翎雕’……”

郭玉珠道：“爹知道了，也问过我了。”

美姑娘道：“爹怎么说？”

郭玉珠没说话，但旋即他又说道：“爹让我来请霜姐回家去。”

美姑娘道：“现在就走么？”

郭玉珠道：“明天一早。”

美姑娘道：“你呢？”

郭玉珠道：“我已经跟胖叔说过了，今天晚上我也在这儿住一宿。”

美姑娘“噢！”地一声，点了点头，没说话。

可巧郭玉珠也沉默着，这上房里刹时陷入一片沉寂！

半晌，美姑娘才忍不住又问道：“关于‘玉翎雕’这件事，爹打算怎么办？”

郭玉珠转动了一下双目，道：“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他。”

爹不会不说，他也不会不问，八成儿他是挨了一顿臭骂，不好意思说出口！

美姑娘不解事，还要问，而大姑娘已抢了先，她有意地转变了话题，她

轻柔地问道：“玉珠，老人家找到那株参王了么？”

郭玉珠道：“参王的所在找是找到了，那地方近‘天池’，风雪大，爹很不容易才找到了那儿，可是爹没找到参王。”

美姑娘忙道：“怎么，没找到参王？”

大姑娘道：“参上百年便已通灵，只怕它是有所警觉躲开了……”

“不！”郭玉珠摇头说道：“爹在附近守候了三天，最后才逐风上去，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凭爹一身修为，是不会惊动它的。”

美姑娘道：“那是怎么回事？”

郭玉珠道：“爹说迟去了一步，参王被人捉去了。”

大姑娘跟美姑娘俱是一震，美姑娘尖声叫道：“什么？参王被人捷足先登捉去了？”

郭玉珠道：“爹是这么说的。”

大姑娘失声道：“除了郭家的人外，这是谁有这高身手，这高功力？除了郭家的人外，还有谁知道‘长白’有一株参王？”

郭玉珠道：“事实上除了郭家的人外，确还有别人这么高的身手，这么高的功力，除了郭家的人外，别人也知道‘长白’‘天池’附近有一株上了千年的通灵参王。”

美姑娘呆呆地道：“这是谁，这是谁，我不信除了郭家的人外，还有别人能制住这株上了千年的通灵参王……”

郭玉珠道：“毕竟他被别人捷足先登捉去了。”

美姑娘摇头说道：“我不信，我绝不信！”

郭玉珠看了她一眼，还想再说。

大姑娘忽然美目转动，接口说道：“玉珠，何以见得它是被别人捷足先登捉去了？”

郭玉珠道：“霜姐该知道，大凡通灵神物异宝，必有凶猛之物在旁守护，爹就在那株参王的所在发现了一条独角长龙跟一只金毛猿的尸体……”

大姑娘轻“哦！”了一声。

郭玉珠接着说道：“这两种凶物都是被人以重手法内家掌力拍碎头颅致死毕命，另外爹还在这两种凶物身上，发现了不少的伤痕，爹判断那人跟两种凶物激斗一阵之后才用重手法内家掌力击毙了两种凶物，从这一点看，已足证那地方有人去过……”

大姑娘点头说道：“不错！”

郭玉珠道：“而且爹在参王的生长处发现了一个坑，这更能证明那株上了千年的通灵参王是被人捷足先登捉了去。”

大姑娘道：“够了，这么看来，那株参王确是被人……”

美姑娘突然说道：“我不信，我就是不信！”

大姑娘道：“二妹，你还不信什么？”

美姑娘道：“我就是不信除了咱们郭家人之外……”

大姑娘道：“二妹，事实还不够说明一切么？”

美姑娘道：“可是我，我……”

大姑娘道：“关爷是咱们郭家的人？”

美姑娘道：“关爷爷自然不是咱们郭家的人，可是我敢说绝不是他老人家先一步地把那株参王捉去了！”

大姑娘道：“二妹，除了关爷爷之外，这世上还有奇人。”

美姑娘目光一凝道：“霜姐以为还有谁？”

大姑娘摇头说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一山还有一山高，我当然不知道还有谁，可是我敢说这世上还有奇人，而且……”

郭玉珠高扬着一双剑眉道：“爹也这样说，可是我也不信。”

这兄妹都够自负的，美姑娘还好一点，尤其是大少玉珠，他根本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大姑娘了解这兄妹俩，她没多辩，只皱着一双黛眉，自言自语地道：“此人一身修为怕不已臻颠峰，这会是谁，这会是谁……”

郭玉珠道：“也许是神鬼不是人。”

敢情他是认为只有神才会比郭家的人高绝。

大姑娘淡然一笑道：“不管他是谁，总之参王是没了，老神仙的寿礼也没着落了，世上有比这株参王更好的寿礼么？”

郭玉珠道：“捉去参王那人，如果不是咱们郭家的人，或者是跟咱们郭家有渊源的人，我以为他是有意跟咱郭家过不去。”

美姑娘道：“他敢！”

大姑娘没理她，望着玉珠道：“玉珠，老人家打算怎么办？”

郭玉珠道：“还能怎么办，上了千年的通灵参王，举世再难求第二株，爹只有预备别的寿礼了，好在老神仙的寿诞之期还早。”

大姑娘道：“也没多少日子了！”

美姑娘道：“我以为爹该查访查访，看看这个人是谁？”

郭玉珠道：“你说的倒容易，人海茫茫，宇内辽阔，上哪儿查访去，谈何容易？”

美姑娘一摇头道：“我不以为会那么难，一株通灵参王，又不是别的东西，迟早会让人知道的，这还能藏得住？”

郭玉珠道：“知道如何，藏不住又如何，他既捉去了那株参王，必然有什么大用，既然这样他就不会把他放在那儿不动，等咱们找到了他，也许那株参王早就没了。”

美姑娘呆了一呆，道：“这……这……这个人可恶透了，否则让我知道他是谁……”

大姑娘道：“够了，二妹，坐在这儿发狠生气有什么用？还是等明天回去后，跟老人家商量商量再说吧！”

美姑娘道：“我简直恨不得现在就想知道他是谁。”

大姑娘淡然一笑，摇头说道：“可惜现在咱们不知道！”

美姑娘美目一凝，道：“霜姐，你好像全不放在心上……”

大姑娘含笑说道：“放在心上又如何？谁还会把那株参王送回来？”

美姑娘默然不语，旋即她又一跺脚道：“真恨死我了……”

大姑娘笑了笑，没说话。

郭玉珠却抬眼看了看她，迟疑了一下道：“霜姐，听说这儿住的还有别人。”

大姑娘了即明白他何指，可是她这么说：“客栈嘛，难道准咱们住，不准别人住？”

郭玉珠道：“我是说我听胖叔说，这儿住了一个姓李的很古怪！”

大姑娘道：“你以为他什么地方古怪？”

郭玉珠道：“胖叔这么说的！”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我倒没觉得他有什么地方古怪，也没发现他跟常人有什么不同，读书人，只是略比常人文弱了一些！”

郭玉珠道：“霜姐见过他了？”

大姑娘道：“嗯，见过了！”

郭玉珠道：“霜姐认识他？”

大姑娘淡然说道：“算不得认识，在路上碰见过，可巧在这儿又碰见了。”

郭玉珠道：“胖叔不是这么说的。”

大姑娘轻“哦！”一声道：“胖叔是怎么说的？”

郭玉珠道：“胖叔说，他找过霜姐跟妹妹！”

大姑娘暗皱眉锋，微一点头，道：“有这回事儿，他刚才来过。”

郭玉珠双眉一扬，道：“什么时候？”

大姑娘道：“就是刚才。”

郭玉珠道：“他找霜姐跟妹妹干什么？”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没什么，见过嘛，又同住一家客栈里，过来聊聊！”

郭玉珠道：“他既是个读书人，就该知书达礼！”

大姑娘道：“见过，又同住一家客栈里，过来聊聊这悖礼么？”

郭玉珠道：“霜姐，夜深了！”

大姑娘扬了扬眉，微微一笑道：“你是责我跟二妹不懂礼，过于随便？”

郭玉珠忙道：“霜姐误会了，我怎么敢，我是说那姓李的……”

大姑娘道：“心地光明，暗空中自有晴天，眼中晦暗，白日不犹生厉鬼，这句话你懂？”

郭玉珠脸一红，道：“霜姐，我懂，可是我……”

大姑娘道：“你怎么？”

郭玉珠双眉一扬道：“听说那姓李的人品当世罕见！”

大姑娘一点头道：“可以这么说！”

郭玉珠眉梢儿扬高了三分，冷然一笑道：“我来迟了一步！”

大姑娘道：“你来早了又如何？”

郭玉珠道：“至少可以瞻仰瞻仰他阁下的如玉丰神，绝世风标！”

美姑娘皱眉叫道：“哥哥，你怎么老是……”

郭玉珠霍然深注，道：“难道你不觉得他可疑？”

美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我不觉得，你以为他什么地方可疑？”

郭玉珠冷笑着说道：“在路上碰见过，可巧他也来了‘辽阳’，更可巧的他也是住进了这客栈，妹妹，‘辽阳城’的客栈并不只这一家！”

美姑娘道：“你这话说得可以，路，不是咱们郭家的私产，咱们走得，别人也走得，至于客栈，我可告诉你，人家比我跟霜姐还早住进来，有什么不对，就算在我跟霜姐之后，这又有什么不对，你开了家客栈不是让人住的么？怕人住么，门口又没有贴告示，悬招牌不招待过往客商人家，为什么不能住？”

美姑娘能说善道，小嘴儿厉害，香舌犀利，郭玉珠吃这顿抢白，顿时哑口无言，涨红了脸。

半晌他才冷笑一声道：“你什么时候学会了帮外人说话……”

美姑娘道：“我谁都不帮，也犯不着，我是以事论事，讲的是理，站的正，不像你一天到晚只知道……”

郭玉珠恼羞成怒，变色喝道：“玉佩，你敢跟我……”

大姑娘淡然说道：“玉珠，你要是还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放在眼里，就别当着我的对玉佩这样说话，你要知道，她是你的妹妹。”

郭玉珠脸色稍为缓了一缓，可是他正在气头上，也由于一前一后，两股不该有的酸溜溜的醋劲在作祟，他霍地站了起来，冷冷一笑道：“霜姐，我不敢，我瞻仰瞻仰那姓李的去总可以。”

翻身便往外走。

大姑娘那里呆了一呆，美姑娘郭玉佩忙喝道：“你敢，你敢找人家一点麻烦，我就给你告爹，你挨的骂、挨的训还不够么？”

这句话，使得郭玉珠脚下顿了一顿，但那只是顿了一顿，他霍然转身，铁青着脸冷笑着说道：“怎么，心疼了，他是你什么人要这样护着他，告诉你，我不怕，你告好了，我就是拼着领家法也要去看看他。”

转身又要往外走。

郭玉佩可没料到连这一着也失了灵，她立即没了办法，呆了一呆之后就耍闪身扑过去。

大姑娘突然站起来喝道：“玉珠，等一等！”

郭玉珠还听她的，停步未动，但没转回身。

大姑娘淡然说声：“你要去尽管去，我不拦你，可是你得等我离开‘辽东’之后再走。”

说着，她转望郭玉佩，道：“二妹，明儿个你回去禀报老人家一声，就说我回去了。”

大姑娘她可是说走就走，扭头往外走去。

郭玉佩慌忙先叫了声：“霜姐，你别……”

郭玉珠伸手拉住了刚擦过身边要出门的大姑娘，颤声说道：“霜姐，你这是何苦？又何忍？”

大姑娘没挣扎，任他抓住粉臂，转过身来淡淡说道：“这话不该由你说，我是你的堂姐，再一说我这儿来是来做客的，你怎好给我受这个？”

郭玉珠道：“我不是对霜姐，我也不敢。”

大姑娘道：“跟二妹在一起的是我，那有什么两样，再说你对她也不该，她是你的手足妹妹，不是你的下人！”

郭玉珠道：“霜姐，你别生气……”

大姑娘道：“我敢么，有我生气的份儿么？”

郭玉珠道：“霜姐，你何必……”

大姑娘道：“那要问你了。”

郭玉珠头一低，颤声道：“我听霜姐的就是……”

大姑娘道：“我不敢让你听我的，老神仙宇内称最，咱们的上一辈也没辱没了他老人家，我只希望郭家的声威跟令誉别毁在咱们这一代手里，那会羞见长辈，愧对后代，我也希望咱们别忘了咱们的重责大任！”

郭玉珠低着头，没说话！

大姑娘道：“请放开我。”

郭玉珠缓缓地松了抓在大姑娘粉臂上的那只手。

大姑娘道：“夜深了，我跟二妹要睡了，你请回房去吧，明早见。”

郭玉珠仍没说话，低头走了出去。

直到听不见了步履声，郭玉佩始咬牙说道：“他挺可恶的，蛮牛似的，看他什么时候才能改了那骄狂、自负，不知天高地厚，不懂事的脾气……”

冲着大姑娘一笑说道：“霜姐，也只有你能伏这条蛮牛！”

大姑娘看了她一眼，道：“别忘了，你是妹妹。”

郭玉佩脸一红，道：“霜姐，我下次不敢口不择言就是！”

大姑娘笑了，但旋即她又皱了眉，敛去了笑容。

郭玉佩看得清楚，忙道：“怎么了，霜姐，还生他的气么？”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那倒不是，一家人有什么气好生的，我只是担心……”

郭玉佩道：“你担心什么？”

大姑娘凝目说道：“难道不觉得他变了？”

郭玉佩道：“霜姐是指……”

大姑娘道：“他的脾气越来越……甚至连老人家都不怕了

郭玉佩笑道：“那是假的，霜姐，他绝不敢连老人也不放在眼里，每一

次他都是这样，事前蛮得不得了，事后怕得要死……”

大姑娘脸色沉重地摇头说道：“二妹，我不这么想，他这种人死心眼儿，想不开，是很容易冲动，很容易走极端的，到了那时候他也会不顾一切的，我真担心他，……”

郭玉佩道：“我看你是瞎操心。”

大姑娘道：“但愿我看错了，但愿我是瞎操心……”微一摇头，接道：“我这一趟不该来，说什么也不该来……”

郭玉佩道：“霜姐……”

大姑娘截口说道：“睡吧，二妹，天不早了，明天还得早起。”

郭玉佩没再说话，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房里，灯倏然而熄，刹时一片黯黑。

没多久，李克威住的那间上房也熄了灯，接着这后院陷入了一片寂静中，好静，好静……

梆声响动，更鼓频敲，三更。

蓦地，一条黑影起自一处暗际里，轻烟似地，腾身而起，这黑影有着一付颀长身材，功力不凡，他的行动，点尘未惊，比一片落叶还轻地射落在大姑娘跟郭玉佩住的那间上房门口。

天太黑了，看不见他是谁！

他站在那儿，迟疑着，犹豫着，好像是在决定什么！

突然，他又动了，他抬了手，只见一条极细的黑线破窗打进了大姑娘跟郭玉佩所住的上房里。

房里，没听见有动静。

旋即他闪身近门，他出掌抵在门上，只听“叭！”地一声轻响，门开了，他闪身扑了进去，门又关上了。

端的是好身手，神不知，鬼不觉。

而就在这时候，一个低沉的话声起自夜空。

“万恶淫为首，你好大胆，怎连禽兽都不如。”

砰然一声，大姑娘跟郭玉佩所住那间上房的窗破碎而开，那颀长的人影穿窗而出，电一般地晃射遁去。

在这颀长人影遁去的同时，另一条颀长黑影射落在后窗前，看身手，比先前那位不知高明多少。

他望了望先前那人逝去处，又看了看破碎的后窗，轻轻一叹说道：“情耶，孽耶，我若是迟来一步……”

随风飘起一闪进了后窗。

随即，房里灯亮了，炕上，大姑娘跟郭玉佩并头而睡，郭玉佩人娇艳，睡态也极美，而大姑娘却轻皱黛眉，显然她在睡梦中还怀着难解的忧愁、重重的心事。

炕前，站着一个人，一身黑衣，颀长的身材，长眉细目，金黄色的一张

脸，赫然会是“玉翎雕”！

他，一双清朗而异采逼射的目光凝住在大姑娘那清明如仙的娇靥上，一眨不眨，良久始一叹说道：“难怪，难怪他会……这个情字害人，我……”

倏地住口不言，手向后一招，一点黑影侧射入手，他一摊掌，掌心上托着一个豆般大小的丸状物，那东西从中间分为两半，里面空空的！

他目射奇光，猛地一叹，喃喃说道：“他何来此物……”

目光一转，探左手抓起来桌上茶壶，他轻轻地，小心翼翼把茶壶里剩余茶往大姑娘那白皙、滑腻的靥额上倒了下去，一滴，二滴，三滴……

大姑娘睡梦中抬手一横，那两排长长的睫毛再一阵抖动，倏然惊醒，这时候，玉翎雕轻轻地唤了一声：“姑娘！”

大姑娘一惊，挺身而起，还好她是穿着衣裳睡觉，转过身往炕上坐，再一细看，她怔住了：“是你……”

玉翎雕有点不安，道：“是我，姑娘！”

大姑娘倒抽一口冷气，先看看玉佩，再看看自己，心里一松，定了定神，忙道：“你来干什么？”

玉翎雕道：“我是来还东西的，顺便来看看姑娘！”

大姑娘听说还东西，脸上一红，再听说来看看她，心里一阵猛跳，她红着脸，语气冰冷，道：“你，知道这是什么时候？”

玉翎雕道：“深夜，三更刚过。”

大姑娘道：“你自己认为你是哪一路的人物？”

玉翎雕道：“不属于任何一路，但顶天立地，仰不愧，俯不忤，称得上一个奇字。”

大姑娘道：“是么？”

玉翎雕道：“姑娘自己知道！”

的确人家没动她跟玉佩，大姑娘心中一颤，刚要说话，猛然想起玉佩，一惊一急，忙道：“你，你快出去，我跟你到外边去……”

玉翎雕微一摇头，道：“不必，姑娘，也请别担心，她睡得很香甜，跟姑娘一样，假如不用冷水洒洒脸，她是不会醒的！”

大姑娘猛然一怔，瞪圆了美目，道：“你是说……”

玉翎雕道：“姑娘请看看这个。”

伸手把那颗已经破裂的黑色丸状物递了出去。

大姑娘没接，但是灯光下她看得很清楚，脸上猛地一热，陡然扬起黛眉，瞪着美目道：“你，你怎么会有这种下五门的淫……”

玉翎雕微一摇头，道：“姑娘误会了，也冤枉了我，这不是我的！”

大姑娘道：“这不是你的？”

玉翎雕点头说道：“是的，姑娘，这不是我的！”

大姑娘道：“我醒来之后只有你站在这儿，你以为我会信么？”

玉翎雕道：“我问心无愧，信不信全凭姑娘！”

大姑娘凝望了他片刻，玉翎雕昂然挺立，不闪不避，大姑娘脸色一变，道：“那么这是谁的？”

玉翎雕道：“我只能这么说，在我来之前，有个人把这东西打进了房里，然后用内家掌力震开了房门走了进来，我把他惊走了，他从后窗走了！”

大姑娘这时候才觉得身后有凉意，回身一看，道：“这是他的……”

玉翎雕道：“是的，姑娘！”

大姑娘转过头来道：“你看见他是谁了么？”

玉翎雕道：“是的！”

大姑娘眉梢儿一扬，道：“请告诉我，他是谁？”

玉翎雕摇头说道：“姑娘原谅，我不能说，也不愿说！”

大姑娘一怔，诧声说道：“你不能说，也不愿说？”

玉翎雕点头说道：“是的，姑娘！”

大姑娘道：“他是你的朋友？”

玉翎雕淡然一笑道：“不，姑娘，该说是仇人！”

大姑娘道：“那你为什么还帮他隐瞒？”

玉翎雕摇头说道：“姑娘，世上有些事是很难说出理由的！”

大姑娘道：“隐瞒一个淫贼，你算得上顶天立地奇男子？”

玉翎雕道：“我为人做事，只问对不对，从不在乎别人对我的褒贬！”

大姑娘“哦！”地一声道：“这件事你认为你做的对？”

玉翎雕点头说道：“是的，姑娘，我自己认为对！”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我不明白你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玉翎雕道：“日子一久，姑娘自会明白的！”

大姑娘道：“日子一久，你还想有以后？”

玉翎雕道：“这是我的希望，也是如今我才起的一大心愿，我衷心只求长远，不知姑娘怎么想了！”

大姑娘娇靥上一阵奇热，道：“我可以告诉你，我不希望跟一个隐瞒淫贼的人来往！”

玉翎雕道：“那随便姑娘，当然，这在我是件很痛苦的事，可是假如姑娘是为这件事拒绝跟我交往，我是不会有遗憾的！”

大姑娘轻“哦！”一声道：“是么？”

玉翎雕道：“我自认没有做错，姑娘！”

大姑娘抬手指着后窗，道：“那么你请吧！”

玉翎雕道：“我这就走，姑娘！”

伸手解下腰间包袱，往炕上一放，道：“还姑娘衣物，为此，我日夜难安，特来致歉，告辞！”转身向房门行去！

大姑娘陡然轻喝：“站住！”

玉翎雕停步转身，道：“姑娘还有什么教言？”

大姑娘道：“我让你从后窗走！”

玉翎雕道：“这有什么分别么？”

大姑娘道：“当然有，你不是走正门的人！”

玉翎雕笑了道：“姑娘，你辜负了你那双光洁智慧的眼！”转身行去！

大姑娘悄一咬牙，忙又喝了一声：“站住！”

玉翎雕霍然转身，道：“莫非姑娘坚持！”

刹时间，姑娘她只觉得自己有力无气，头一低，低低说道：“我要你待会儿再走。”几几乎只有她自己才听得见。

毕竟，玉翎雕也听见了，他一阵激动，道：“姑娘，我感激，可是待会儿我仍得走！”

这句话含有多少情意，大姑娘她懂，她领会得，她心里猛跳，也激动，可是她不能说心里的话，她道：“那么你现在走……”

“不，姑娘！”玉翎雕道：“我宁愿珍惜这片刻，哪怕是短暂的片刻。”

大姑娘猛然抬头，道：“你为什么？”

玉翎雕抬头说道：“我糊涂，姑娘又为什么？”

大姑娘道：“我比你更糊涂！”

玉翎雕道：“姑娘，有些事是不必明白的！”

大姑娘微一摇头，道：“你我只见过一面，今夜这面也不过第二，这可能么，我怀疑它的真实……”

玉翎雕道：“世间事都有假，唯独这事最真实不过的，我对任何人也都虚假，唯独对姑娘，我这颗心唯天可表！”

大姑娘道：“真的？”

玉翎雕道：“姑娘，我倘有半句不实，愿遭天……”

大姑娘一阵激动，截口说道：“够了！”

很快地低下头去，可是她抬了手，道：“你坐！”

玉翎雕道：“我不愿意坐！”

大姑娘道：“为什么？”

玉翎雕道：“一坐下去，我就不想站起来！”

大姑娘又是一阵激动，道：“那由你吧……”

抬起略带红晕的娇靥，举手理了理云鬓，道：“我还不知道你是……”

玉翎雕截口说道：“姑娘，姓名是虚假的，你只要知道那颗心就行了！”

大姑娘道：“为什么不肯说？”

玉翎雕抬头说道：“不是不肯，是不能。”

大姑娘道：“有理由么？”

玉翎雕道：“有，但我不能告诉姑娘！”

大姑娘呆了一呆，神色微暗，道：“我连你姓什么，叫什么都不知道……”

玉翎雕道：“姑娘，这并不重要！”

大姑娘道：“至少这是情，也是理！”

玉翎雕道：“诚然，姑娘，但是假如按情按理，世上便会有很多事行不

通，也会造成很多悲惨的后果！”

大姑娘惑然说道：“我不知道你何指？”

玉翎雕迟疑了一下，道：“譬如你跟我，姑娘！”

大姑娘美目一睁，道：“譬如我跟你，可愿深说？”

玉翎雕吸了一口气，道：“姑娘可知道，这世上大得很，我为什么偏挑上‘万安道’作案呢！如果我真为行劫，这世上也……”

大姑娘一怔，道：“你不会是存心跟郭家……”

玉翎雕一点头道：“姑娘，‘万安道’上作案，只不过是一个开端！”

大姑娘忙道：“你的意思是说以后还要……”

玉翎雕道：“是的，姑娘，以后凡是郭家的地盘，那地方无论大小事，多多少少总会闹一点的！”

大姑娘道：“这什么意思？”

玉翎雕道：“无他，尽出胸中积压多年的一口怨气而已。”

大姑娘呆了一呆，道：“积压胸中多年的一口怨气，你跟郭家有仇？”

玉翎雕摇头说道：“谈不上仇，可是有恨！”

大姑娘讶然说道：“什么恨？”

玉翎雕道：“原谅我，姑娘，我不能说，其实，这恨并不是我本人的！”

大姑娘道：“那么这恨是谁的？”

玉翎雕道：“是一个跟我极深渊源的人的！”

大姑娘道：“令尊？”

玉翎雕摇头说道：“我是个孤儿，从小就没了爹娘，也不知道爹娘长得什么样！”

大姑娘歉然说道：“对不起，我不知道你……”

玉翎雕摇头说道：“没什么，姑娘，孤儿的身世只是苦些、悲惨些，但并不可耻，反之那种生活能磨练一个人的意志……”

“不错，也是我的义父，他老人家养育我，调教我，双重恩惠，山无此高，海无此深。”

大姑娘道：“令师是……”

玉翎雕道：“他老人家自号无名老人。”

大姑娘讶然说道：“无名老人，你这么说令师没有……”

玉翎雕道：“人谁无姓名，只不过老人家不愿提，我也不能说而已。”

大姑娘道：“看来你不能说的还真多！”

玉翎雕道：“事非得已，姑娘如爱我，还请谅我！”

大姑娘脸上一热，道：“那是什么恨，总能说吧。”玉翎雕道：“这也不能说，不过我可以告诉姑娘，他老人家从不记恨于人，也不视为恨事，只是我的心胸略然狭窄了些，代他老人家深感委屈不平！”

大姑娘轻“哦！”一声道：“有这种事？”

玉翎雕道：“将来姑娘自会有明白的一天。”

大姑娘道：“那要等到什么时候？”

玉翎雕摇头说道：“很难说，姑娘，那要看我积压胸中多年的这口气，什么时候平息了，或许早，或许晚。”

大姑娘道：“你对郭家的人有怨，而你我之间却……这不是笑话么。”

玉翎雕道：“所以我说若按情按理，世上有很多事都难行通，而且会造成很悲惨，令世人扼腕叹息的后果。”

大姑娘道：“背情背理的事能做么？”

玉翎雕道：“姑娘，情跟理并不是完全正确的，你知道这世俗的情、世俗的理害过多少人，造成多少……”

大姑娘道：“我知道，可是我更知道这背情背理不是心安理得的事。”

玉翎雕道：“只要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何在乎世情之毁誉褒贬。”

大姑娘道：“假如郭家的人有错，我承认这句话。”

玉翎雕道：“事实上错确在郭家人。”

大姑娘道：“你告诉我，那是什么错？”

玉翎雕摇头说道：“姑娘，要能说，我早说了。”

大姑娘道：“至少你应该告诉我，郭家的哪一位对不起你义父。”

玉翎雕张口要说，但旋即他又摇了摇头。

大姑娘道：“怎么，这也不能说？”

玉翎雕点头说道：“是的，姑娘。”

大姑娘摇头说道：“你不能让我这样糊涂下去！”

玉翎雕道：“姑娘，事非得已！”

大姑娘道：“你要知道，你我之间这是孽而非情！”

玉翎雕道：“我知道不该，可是我没想到会邂逅姑娘，也无法克制自己，是情也好，是孽也好，我顾不了那么多。”

大姑娘道：“你为什么……”

玉翎雕道：“姑娘，刚才我已经说过了，也许这要委诸一个缘字！”

大姑娘凄婉一笑，道：“上天在你我之间种下这个缘字，未免过于残酷了些，现在我可以想像得到，你我之间是不会有……”

玉翎雕脱口叫道：“不，姐姐！”

大姑娘娇躯一震，道：“别这么叫我！”

玉翎雕道：“不，我要这么叫，除非你不喜欢……”

大姑娘娇躯倏颤，道：“我只希望以后你别再这么叫我！”

玉翎雕道：“为什么？”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苦笑摇头道：“因为你这一声姐姐会叫得我心里更乱！”

玉翎雕猛然一阵激动，跨步上前，伸手抓住姑娘柔荑，两眼之中奇光直射，颤声叫道：“姐姐！”

大姑娘吃了一惊，娇躯猛颤，抬眼呼道：“你……”

当四目交接那一刹那，她的心软了，她没再说下去，也没动，一只玉手任他握着。

玉翎雕跟着又是一句：“姐姐，答应我一声！”

大姑娘娇躯再颤，没说话。

玉翎雕三次呼喊：“姐姐！”

大姑娘咬牙横心，颤抖着“嗯”了一声道：“可是，可是你要我叫你什么？”

玉翎雕如释重负，道：“随便什么都行，全看姐姐高兴！”

大姑娘迟疑着红霞满面，道：“那么我叫你玉，玉，你知道，我是个女儿家……”

玉翎雕道：“我知道，姐姐！”

大姑娘道：“我不能糊里糊涂地……”

玉翎雕道：“我也知道，姐姐，可是我这颗心……”

大姑娘道：“你是真心？”

玉翎雕道：“姐姐，你要我怎么说？”

大姑娘道：“你，你可别辜负了我……”

玉翎雕陡然扬眉，道：“姐姐，我不是人间贱丈夫，假如我有一天负了姐姐，我愿遭……”

大姑娘猛地抽出一只玉手，飞快地掩上了他的嘴：“不许再说，你是爱我也好，厌我也好，我都认了……”

玉翎雕大为激动，颤声说道：“姐姐，我……我……”

大姑娘摇头说道：“别再说了，你我都不是世俗儿女……”

玉翎雕一点头道：“我懂，姐姐，我会等待他日的！”

大姑娘娇靥飞红，很快地垂下了螭首。

玉翎雕松了手，往后退了一步。

突然，大姑娘抬起了头，娇靥上犹带三分红晕，也带着几分惊慌，她像是刚想起了什么：“玉，你不会是姓凌吧？”

她想起了凌慕南。

玉翎雕一怔，道：“凌？我怎么会姓凌，又为什么要姓凌？”

大姑娘道：“真的？玉，你没骗我？”

玉翎雕道：“真的，姐姐，我没骗你，我不姓凌。”

大姑娘神情一松，道：“那就好，你只不姓凌，别的我就不管了！”

她不管了，可巧玉翎雕也没多问，他之道：“谢谢姐姐！”

大姑娘微一抬头道：“不，我还没谢你呢，你保全了我跟二妹的清白！”

玉翎雕摇头说道：“姐姐，只能说我来得凑巧，保全了姐姐的清白！”

大姑娘道：“玉佩她也会感激你的！”

玉翎雕道：“这跟她无关！”

大姑娘讶然说道：“这跟她无关？”

玉翎雕迟疑了一下，道：“那人意只在姐姐！”

大姑娘诧异欲绝，凝目说道：“那人意只在我？”

玉翎雕笑笑说道：“是的，姐姐！”

大姑娘凝目说道：“玉，那人到底是谁？”

玉翎雕摇头说道：“姐姐，你要原谅我……”

大姑娘道：“你还是不愿意说？”

玉翎雕道：“我认为还是让姐姐自己去明白的好。”

大姑娘道：“你说我将来会知道他是谁？”

玉翎雕点头说道：“是的，姐姐，总有一天，也许要过些时候，也许明天……”

大姑娘道：“玉，你要知道，这关系着我的清白！”

玉翎雕道：“我知道，姐姐！”

大姑娘道：“你告诉我他是谁，至少我可以有所防备……”

玉翎雕道：“我不离姐姐左右，姐姐的安全自有我护卫！”

大姑娘道：“你就是不肯说？”

玉翎雕道：“姐姐，你要原谅，站在我的立场上，我不能！”

大姑娘道：“你的立场？你的什么立场？”

玉翎雕道：“等姐姐知道他是谁后，自然也就知道我是站在什么立场了，现在我请姐姐别问，我不能说。”

大姑娘美目凝注，摇头说道：“玉，你让我不懂，你让我大惑不解。”

玉翎雕道：“姐姐是我的红粉知己，是我心上意中之人，无论怎么说我都该，可是……唉，姐姐等你知道他是谁后，也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不肯说了。”

大姑娘她沉默了，她在想，可是现在她想不通。

沉默了一阵之后，她突然说道：“这个人我认识么？”

玉翎雕道：“姐姐，你别再问下去了，也别让我再说下去……”

大姑娘说：“我是不是认识他，这也不能说？”

玉翎雕没回答，没有说话，但旋即他又说道：“早知道这样，我刚才就该告诉姐姐，我没有看见他是谁！”

大姑娘道：“你忍心瞒我瞒得那么多？”

玉翎雕没说话。

大姑娘忽又问道：“玉，我跟玉佩同是女儿家，又睡在一起，她是人间绝色，为什么那人意只在我不在她，你又怎知道那人意只在我而不在她，这可以说么？”

玉翎雕道：“姐姐，你何妨耐心等两天。”

大姑娘道：“这也不能说？”

玉翎雕道：“姐姐，你要原谅！”

大姑娘一抬头，轻叹说道：“你也别为难了，我不问了！”

玉翎雕道：“谢谢姐姐。”

大姑娘沉默了一下，道：“来日方长，你别在这儿待得太久，我堂弟也住在这后院里，前面还有我两位长辈，万一让他们发现……”

玉翎雕道：“这个姐姐放心，那人的行动都能神不知鬼不觉，他几位又怎能发觉我，不过我也该走了，临走之前我要问姐姐，姐姐在‘辽东’预备待多久？”

大姑娘抬头说道：“还不一定，怎么？”

玉翎雕道：“没什么，我问问。”

大姑娘道：“你呢？”

玉翎雕摇头说道：“也难说，那要看姐姐今后的行止如何！”

大姑娘稍感一阵激动，道：“你要寸步不离地跟着我？”

玉翎雕道：“可以这么说，其间我也许会离开姐姐一下，不过那不会太久，姐姐的安全比我自己还重要！”

大姑娘美目凝注，轻柔地道：“谢谢你，玉，我感激……”

玉翎雕跨前一步又抓住了姑娘玉手，望着姑娘道：“我不要姐姐感激，我要姐姐……”

大姑娘娇靥一红，微微垂下螭首，道：“我知道，玉，我会的，我给与你的还不够么？”

玉翎雕道：“姐姐，求一个情字，我是永远不会知足的！”

大姑娘螭首垂得更低，没有说话！

玉翎雕道：“江淹说得好，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固然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可是古来哪对有情儿女不只求长相厮守，形影不离，唉，我跟姐姐长相厮守，形影不离，不知要等到哪一天……”

大姑娘低低说道：“不，相信不会太久的……”

玉翎雕道：“但愿如此，我只求上苍，越快越好，姐姐，今古如此，也愿生生世世如此，姐姐保重，我走了……”

大姑娘道：“你走吧，玉，你也保重，为我……”

她仍然没有抬头，红云泛上了耳根。

玉翎雕伸出那只带颤抖的手，就要去托姑娘的香腮。

大姑娘一惊，猛然招头，道：“别，玉，再待他日……”

玉翎雕倏然垂下了手：“姐姐恕我，我情难自禁……”

大姑娘道：“人非草木，但你我却要克制自己，我希望你我之间这个情是清白、纯洁的……”

玉翎雕点头说道：“姐姐，我懂，我会的，固然肌肤相亲，片刻温存乃难免人之常情，然而为姐姐，我会再待他日的！”

大姑娘感佩地看着他道：“谢谢你，玉！”

玉翎雕道：“我也谢谢姐姐及时提醒了我！”

大姑娘道：“我不再多说了，为我保重！”

玉翎雕道：“谢谢姐姐，我会的，为姐姐，我会珍视自己的……”微微

一顿，接道：“姐姐，临别我索求一物订情！”

大姑娘美目一凝，道：“玉，难道说你不相信……”

“不，姐姐。”玉翎雕摇头说道：“姐姐误会了，倘若姐姐会变心，就是保有了姐姐又如何，我的意思是有姐姐一件东西在身边，多少可以慰我相思！”

这位玉翎雕真是天生的情狂。

个郎多情，姑娘她喜不自胜，大感安慰，何忍拒绝，她本来也没有拒绝的意思，想了想，道：“玉，我身无长物……”

轻轻地抽回了玉手，从脖子上取下一方项佩，道：“只有这方项佩，是我娘给我的，从小带在身边……”

抬手递了过去。

玉翎雕忙伸手接了过去，只一眼，他立即目现奇光：“佩是汉玉，上雕双龙，她老人家是……”

大姑娘道：“我娘昔年领袖‘洪门’！”

玉翎雕道：“傅砚霜傅前辈？”（傅砚霜即梅心，详情见拙作“满江红”）

大姑娘微一点头，道：“是的，你知道？”

玉翎雕目现异采，道：“听义父说起过，他老人家说傅前辈是傅青主老神仙的……”

大姑娘点头说道：“是的！”

玉翎雕道：“傅前辈红粉班中博士，蛾眉队里状元，所学高绝，胸罗渊博，我一直很仰慕，一直很敬重，恨只恨没见过……”

大姑娘道：“以后总有机会的！”

玉翎雕点了点头，有点像自言自语，道：“是的，以后总会有机会的……”

话锋一转，接道：“姐姐，我也有一方玉佩回赠……”

抬手从项间取下一方玉佩递向大姑娘。

大姑娘忙伸手接了过去，看了一眼之后，她也神情震动，抬眼凝注，美目中尽射诧异，道：“玉，这该是禁宫大内之物……”

玉翎雕道：“姐姐好眼力，它确不是民间物！”

大姑娘道：“玉，你何来禁宫大内之物？”

玉翎雕倏然一笑道：“姐姐，我进出禁宫大内一如进出无人之境，这方玉佩就是这么来的，姐姐若不嫌它来路不正……”

大姑娘抬手把赠自个郎的玉佩挂在脖子上。

玉翎雕道：“谢谢姐姐……”

也把大姑娘的玉佩挂在胸前，道：“稍亲姐姐芳泽，今后多少可慰我相思，但愿此心不渝情长久，生生世世永相随，姐姐，心中依依难舍，但分别在所难免，我只有硬起心肠了，姐姐保重……”

他转身要走。

大姑娘忙抬手说道：“玉，你也……”

玉翎雕霍然转身，道：“险些忘记了一件事……”

大姑娘微愕问道：“什么？玉！”

玉翎雕道：“请姐姐记住，五鼓鸡鸣，二姑娘自然醒转，但别让她知道我来过了，更别让她知道闹贼的事，事关重大，姐姐千万记住，千万，我走了！”

他没有容大姑娘问，转身接近门边，开门飞射而去。

他走了，大姑娘呆呆地，良久！良久……

良久之后，她下榻关上了房门，她在想，不让玉佩知道闹贼事，也许是免她受虚惊，把事情闹大，当然，“辽东”是郭家的地盘，这家客栈更是郭家的，在这里闹了盗贼，大姑娘险些失身，这要让二姑娘知道还得了。

可是，玉翎雕最后一句事关重大，千万，千万，话说得那么严重却又是为什么，这，她不明白。

转过了身，她一眼瞧见了那破碎的后窗，心里一跳，暗想，糟了，口头上可以瞒玉佩，这扇破窗户怎么瞒她？

她醒来看见之后，必然会问，那怎么对她说？

大姑娘前思后想，最后想出了个不得已的办法。

躺在了床上，她没敢再睡，也睡不着，手摸着酥胸前的那方玉佩，一阵温馨从玉手上传到了心房里，那芳心的深处，可是，一连串的疑问却同时浮上脑际……

这许多疑问中的任何一个，她都想之不通，解之难述。

她由邂逅那一刹那被劫，一直想到将来，她不知道这是情，抑或是孽，她不敢预言将来所结的果实是怎么样的。

还有……

或许，玉翎雕一见自己钟情，是因为自己的容貌，当然，这只是或许，可是她对他一见倾心，梦魂萦绕，不克自拔，当他表白心弦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撇开了女儿家的矜持，放下了女儿家的自尊，又为了什么？

若说是为容貌，玉翎雕他其貌不扬，比那位人品、所学，当世罕见的李克威差得太多。

那究竟为什么？

心碎

该是玉翎雕的气度吸引人，让人倾心。

玉翎雕那双目光让人心颤。

玉翎雕的可恶处让人心跳。

还有……还有……

同时，似乎也该委诸一个缘字。

想着，想着，五鼓鸡鸣，天亮了。

二姑娘玉佩娇躯转侧，有了动静，也许是桌上未熄的灯光刺激，她美目一阵眨动，突然醒了。

第一眼，她看见了身侧睁着眼的大姑娘，她一怔道：“霜姐，你早醒了！”

大姑娘强笑说道：“二妹，你睡得真香真甜。”

玉佩赧然一笑道：“我从没有睡过这么沉，也许是白天太累了……”

大姑娘道：“二妹，‘玉翎雕’来过了。”

玉佩一震仰起娇躯，旋即一笑说道：“霜姐，你骗人，我看你是想他……”

大姑娘脸上一热，忙抬手指指后窗道：“你自己瞧！”

玉佩循指望去，只一眼，她忽地坐了起来，望着破碎的后窗呆了一阵子，霍然转过娇靥，道：“霜姐，他真来过了？”

大姑娘缓忍娇靥上的羞热，道：“谁还要骗你不成，如今你该信了吧！”

玉佩道：“霜姐，你，你为什么不叫我？”

大姑娘道：“叫了，叫不醒你若可奈何！”

玉佩道：“我真睡得那么沉……”美目一睁，忙道：“霜姐，是谁制了我的穴道，是你还是他？”

大姑娘道：“他……”

玉佩娇靥飞红，“哎呀！”一声叫道：“该死的……他好可恶，他怎么敢……”

大姑娘瞅了她一眼，道：“瞧你，放心，人家没碰你，是隔空，明白么，隔空！”

玉佩忙道：“真的？”

大姑娘道：“我为什么骗你？”

玉佩神情一松，娇靥上红热未退，道：“那他还不算太恶……哎呀，不，他还是可恶，我睡着让人瞧个够，羞死人了，臊死人了，霜姐，我的睡像……”

大姑娘含笑说道：“美极了，简直我见犹怜，怦然心动，恨不得想亲一个，咬一口。”

玉佩红透耳根，掩着耳朵叫道：“天，霜姐，你怎么敢……”

大姑娘道：“同是女儿家，相对私语，怕什么。”

玉佩道：“霜姐你也可恶，任人瞧我个够，你怎么忍心……”

大姑娘道：“人家可是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玉佩道：“真的？”

大姑娘道：“信不信由你，我几时骗过你！”

玉佩琼鼻一皱，哼地一声道：“左一句人家，右一句人家，他是你的什么人呀？你呀，连自己的堂妹也不顾了，瞧我不告六叔去！”

大姑娘笑了笑，道：“小心我以牙还牙！”

玉佩脸一红，拧了纤腰，道：“霜姐，人家受了委曲，你还……”

大姑娘道：“二姑娘，谁给你委曲受了！谁又敢哪！”

玉佩双眉一扬，道：“我不管，你得告诉我，他三更半夜是来干什么的，要不然我绝不依。”那娇模样儿爱煞人。

大姑娘摇头说道：“无怪乎那位凌慕南……”

玉佩红着娇靥扬起了手，道：“霜姐，你再说！”

大姑娘笑了，抬手指了指床边的小包袱，道：“他是来送还这个的！”

玉佩目光一凝，道：“既有今夜，何必当初，他这是什么意思？”

大姑娘道：“那谁知道，反正他是把东西还我了！”

玉佩眨动了一下美目，道：“然后呢？”

大姑娘道：“然后他就走了！”

玉佩道：“霜姐，这还不算骗我？”

大姑娘道：“我什么时候骗你了？”

玉佩道：“他是来送东西的，放下东西后就走了？”

大姑娘道：“是的，有什么不对么？”

玉佩道：“当然不对，那正襟危坐的坐字何解？”

大姑娘脸一红，摇头说道：“二妹厉害，他坐了一会儿，行了么？”

玉佩道：“怕你不实说，行是行了，但还不够，枯坐不像话，也不会枯坐，说吧，他都说了些什么，快从实招来！”

大姑娘道：“你这简直像问案，没什么，我问他为什么跟郭家过不去，他说跟郭家有怨，问他是什么怨，他不肯说。”

玉佩“哦！”地一声道：“那为什么？”

大姑娘道：“那谁知道，问他他就不肯说！”

玉佩道：“你就那么由他？”

大姑娘道：“不由他又如何，我能跟他打，明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玉佩道：“既然跟郭家有怨，他为什么还来送还这包袱？”

大姑娘道：“那谁知道……”

玉佩道：“我知道，他是想找个借口再看看你……”

大姑娘道：“二妹，你可别胡说！”

玉佩道：“胡说？霜姐，你自己也该明白，他跟郭家有怨，要不是为这，他岂会把这包袱送还！”

大姑娘没说话。

玉佩又道：“不是我说你，霜姐，你也太大胆了，前院有念月叔跟胖叔，

这后院也住着玉珠，万一被他们……”

大姑娘道：“可是他几位不知道！”

玉佩美目凝注，道：“霜姐，夜深人静，你跟他相对灯下坐谈，个中情形恐怕……”

大姑娘忙道：“二妹，别胡说，休要以小人之心度人……”

玉佩双眉一扬道：“好哇，霜姐，你敢骂我是小人，看我不……”说着，伸玉手便往大姑娘腋下抓去。

大姑娘忙一闪身，道：“二妹，这儿住的不只咱们两个，别让人家说咱们……”

玉佩忙缩回了手，眉锋忽地一皱，道：“霜姐，别怪我没遮拦，说句不该说的话，你跟他这样恐怕不大好……”

大姑娘道：“怎么，二妹？”

玉佩道：“你想想看，霜姐，他跟咱们郭家有怨，则你却偏偏……”

这句话正击中了大姑娘的痛处，说中了大姑娘的心事，她神情微微一黯，当即强笑说道：“这跟你跟凌慕南的情形不也一样么？”

玉佩点了点头，道：“话是不错，霜姐，可是我的事有法可解，看情形中间的障碍也不太大，谁知道玉翎雕他跟咱们郭家有多大的怨，将来是不是有法可解，能不能把这怨消了去？”

这话不错！

大姑娘的那颗心又往下沉了，她摇了摇头，凄然强笑，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将来万一有个……那也是我的命，也是我自找的，谁叫我……”

玉佩道：“既然这样，玉翎雕他就不该害人！”

“不，二妹！”大姑娘摇头说道：“不怪他，这不怪他，没听人说么，一个巴掌拍不响，要怪该怪我自己，真的，二妹，这也许是命，是天意！”

玉佩道：“霜姐！你该试试去了解他，万一他跟咱们郭家的怨很深，将来会闹个不可收拾，我劝你还是及早收心……”

大姑娘苦笑说道：“谢谢你，二妹，只是恐怕来不及了！”

玉佩美目猛地一睁，道：“霜姐，这话……”

大姑娘道：“我陷得太深了，同时我也不忍……”

玉佩神情微松，道：“不忍，霜姐，你可知道你在干什么？”

大姑娘微微点头说道：“我知道，二妹，假如他跟郭家结的怨很深，我就好像在喝一杯毒药，慢性的毒药，非到……”

玉佩道：“这就是了，那你还……”

大姑娘道：“二妹，你知道，我心肠最软！”

玉佩道：“霜姐，他究竟……”轻叹一声，缓缓接道：“霜姐，他究竟什么地方值得你这么痴？”

大姑娘摇头说道：“连我自己也糊涂！”

玉佩道：“我真不明白，前后只不过见过两面……”

大姑娘道：“这种事你现在应该懂的，是不，二妹？”

是的，她对凌慕南又如何？

玉佩呆了一呆，半晌才道：“我懂，霜姐，世上有些事无法解释，这件事就是其中最微妙、最玄奥的一桩，霜姐，他姓什么？叫什么？”

大姑娘摇头说道：“我不知道，我问过他了，他不肯说！”

玉佩皱眉道：“他不肯说？连姓什么，叫什么也不肯说？”

大姑娘没说话。

玉佩抬头说道：“看来他瞒你太多了些，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这叫……”

大姑娘道：“二妹，我并不计较！”

玉佩呆了一呆，默然不语，但旋即她又抬头说道：“看来咱们女儿家都够可怜的，平日你我高傲得不得了，尤其霜姐孤傲高洁，如今一旦沾上一个情字，竟……”

摇摇头，住口不言。

大姑娘凄然一笑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不是最好的写照，瞧瞧，古来有多少痴情女子，又有多少悲惨……”

玉佩目光忽地一凝，道：“霜姐，门栓怎么断了？”

大姑娘一怔，旋即神情震动，道：“大半是他震断的，我怎么没留意……”

玉佩诧异地收回目光，转望大姑娘，道：“霜姐，无论如何他不该震断门栓……”

大姑娘道：“他不震断门栓怎么进来？”

玉佩道：“他可以叫你……”

大姑娘道：“玉珠跟那个李克威都住在后院，前院念月叔跟胖叔也都不等闲，万一惊动，他们怎么办？”

玉佩道：“这样说，他是从前门进来的？”

大姑娘道：“是的，二妹，有什么不对？”

玉佩道：“那么这破碎的后窗呢？”

大姑娘道：“他是从后窗走的！”

玉佩抬头说道：“不对，霜姐，你别瞒我，他为什么不从前门走，那能进不能出么，即使他是从后窗走的，他可以打开后窗，又为什么要弄碎它，这简直像夺窗而逃……”

大姑娘神情震动，倏然强笑，道：“二妹，好厉害，他妄见有点动静，所以匆忙夺窗而去……”

玉佩道：“他听见了什么动静，谁发现了他？”

大姑娘道：“没有人，二妹，大半是他提心吊胆，过于紧张，听错了！”

玉佩凝目说道：“他敢在‘万安道’上作案，那表示他胆大得可以包天，既然如此，他就不至于提心吊胆，那么紧张，再说，以他一身所学，也不应该闹这笑话，出这错误……”

大姑娘强笑说：“二妹，你何必在这些小事上……”

玉佩道：“霜姐，你好意思瞒我，姐妹之中咱俩最谈得来，我对霜姐好掏心，如今也正同病相怜，你怎好……”

大姑娘截口说道：“二妹……”

玉佩道：“我记得以往霜姐无论大小事都不会瞒我。”

大姑娘道：“二妹，别这样，你霜姐跟往日没什么两样，我告诉你就是，行了么……”

接着，她把玉翎雕所说的说了一遍。

听毕，玉佩勃然色变，叫道：“这，这不得了，地在‘辽东’，这儿是‘辽阳’，尤其在这家客栈里，等于是咱们的家里，这是谁……”

一顿接道：“霜姐，你不以为是他？”

“不！二妹，”大姑娘摇头说道：“绝不会是他，要是他我早就……”娇靥一红，没再说下去。

玉佩冷冷一笑道：“也许他这是故意施恩惠，只求霜姐对他……”

“不，二妹！”大姑娘正色说道：“他不是那种人，绝不是！”

玉佩道：“那么他为什么不告诉你那贼是谁，为什么又不让你对我说，假如有第二个人进了这家客栈，哥哥会睡得那么死么，难道说人人都像他玉翎雕功力那么高？”

大姑娘呆了一呆，玉佩说得不错，假如有第二个进了这家客栈，她念月叔跟胖叔在前院，或许不会发现，可是玉珠也住在后院，几步之遥，怎么他也没发觉，至今未有动静。

心里这么想，可是仍然抬了头，道：“二妹，无论怎么说，我绝对相信他……”

玉佩冷笑说道：“霜姐，说句话不怕你不爱听，我一直觉得玉翎雕这个人可疑，既然彼此钟情，为什么连姓名也不肯说，而且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

大姑娘摇头说道：“二妹，不会的，他绝不会……”

“霜姐！”玉佩道：“我看你是着了他的邪，中了他的魔，你想想看，他跟郭家有怨，这是他自己说的，把郭家的人玩弄于股掌之上，骗了郭家人的人，郭家人的心，然后再……你说，霜姐，这是不是一个既高明，又阴狠，更卑鄙的报勾手法？”

大姑娘没说话，她机伶寒颤，只觉人在抖，心在抖。

玉佩道：“霜姐，醒醒吧，姐妹之中你心智最高，现在明白还来得及，万一有一天……咱们郭家吃的亏可就大了……”

大姑娘突然摇头哑声叫道：“不，二妹，他，他，他……”

只听步履响动，院子里有人叫道：“二位姑娘起来了么？”

大姑娘忙一定神，还没有说话，玉佩已经高声说道：“是胖叔么？您来得正好，请等一等！”

翻身下了床，两个人穿上了鞋，略略整了整头发跟衣裳后，玉佩望着大姑娘道：“霜姐，要不要请胖叔进来看看？”

大姑娘迟疑了一下道：“二妹，这件事最好别再让第三者知道，万一传到大伯耳朵里，那……那……”

玉佩点头说道：“我明白，霜姐，那么咱们出去吧！”

迈步走了出去，大姑娘提起那小包袱跟了出去。

院子里，矮胖小胡子跟英武中年汉子并肩站着，一见她们出房：“二位姑娘早！”

大姑娘跟玉佩齐声说道：“念月叔，胖叔，二位早……”

玉佩接着说道：“胖叔，昨天晚上我听见后墙有动静，我从后窗扑了出来，把后窗弄坏了。”

矮胖小胡子忙道：“二姑娘，是……”

玉佩展颜一笑道：“虚惊一场，我过于紧张，是只猫！”

矮胖小胡子失笑说道：“那不要紧，待会儿我叫他们过来钉钉……”

英武中年汉子一欠身道：“姑娘，咱们该走了，我去叫少主去！”

转身往左边一间房行去。到了那间屋前，他停步叫道：“少主起来了么？”屋里没动静。

玉佩皱眉说道：“哥哥他怎么……”

只听英武中年汉子又叫了一声：“少主起来了么，咱们该走了！”

怪了，屋里仍没有动静。

玉佩诧异地道：“他怎么，念月叔，您进去看看去！”

英武中年汉子应了一声，走过去抬手敲了门，那屋门是虚掩着的，一碰就开了，英武中年汉子只一眼，霍然转过身来，扬声说道：“禀二姑娘，少主不在……”

玉佩一怔，轻“哦！”了一声。

矮胖小胡子扑了过去。

玉佩忙道：“霜姐，咱们过去瞧瞧去。”

大姑娘点了点头，跟着她走了过去。

到了那房门口往里一看，敢情被子折得好好的没动。

玉佩道：“怎么，他昨天晚上没……”

大姑娘娇靥猛地一白，娇躯一晃，连忙扶住了廊檐边上的柱子，她明白了，她明白玉翎雕为什么不肯说出那人是谁了，也明白玉翎雕站的是什么立场了，更明白那人为什么意只在她了，这时候，对玉翎雕，她有着十二分的敬佩！

玉佩回过头来要说话，一眼瞥见她神情有异，忙道：“霜姐，你怎么了？”

大姑娘淡然强笑，摇头说道：“没什么，他又走了，我只是着急……”

玉佩道：“瞧你的脸色，吓了我一跳，哥哥这个人也真是，又跑哪儿去了，为什么不告诉人一声，看样子他昨晚回房后就没沾床，他这是……霜姐，

你看怎么办？”

大姑娘心里在叫，她痛楚地悲呼：“玉珠，你怎么要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

表面上，她却淡淡地强笑道：“二妹看着办好了！”

玉佩道：“一天到晚都在忙他，真能气死人，不管他，咱们走，回去后告诉爹，非让爹好好地整整他不可！”

他爹是该好好管管她这个哥哥了。

一顿道：“咱们走！”拉起大姑娘的手儿就要走。

英武中年汉子忙道：“二姑娘，你看这样好么？”

玉佩停住说道：“念月叔，那么您说怎么办？”

矮胖小胡子接口说道：“少主就是那么气盛，大半他又去找‘玉翎雕’去了，念月，你跟二位姑娘回去吧，我会派人找少主的！”

英武中年汉子没说话。

玉佩道：“胖叔，你要是找到了他，可让他快回去，不然爹面前谁也讲不了情！”

矮胖小胡子道：“我知道，你放心就是！”

玉佩道：“那么，胖叔，我们走了！”

扶着大姑娘往外走去。

适时，一个清朗话声从身左传了过来。“二位姑娘走好，恕我不送了！”没别人，一听就知道是李克威。

大姑娘没说话，连头都没转。

玉佩却扭过头去道：“他日再谋后会，有空请到山庄坐坐！”

李克威拱手笑道：“谢谢二姑娘，暇时定当登门拜谒！”

玉佩没再说话，拉着大姑娘走了。

李克威站在那儿，眼望着大姑娘那美好的背影，俊目中有多少依依之情，玉面上流露着恍然若失的神色！

客栈外，停着一辆高篷马车，双套，套车的两匹牲口体健毛亮，神骏异常，车旁站着个人，那是个打扮利落的环目虬髯魁伟大汉，神态威猛，异常怕人。

玉佩一怔，轻咦了一声道：“纪冲，是你！”

大汉纪冲上前躬身一礼，咧着嘴笑道：“霜姑娘，二姑娘，你二位来的时候我不在，不管怎么说总算赶上领二位回山庄去了……”

望着大姑娘，道：“霜姑娘，六爷跟几位奶奶安好？”

大义

大姑娘含笑点头，道：“谢谢你，纪冲，几位老人家都安好！”

纪冲道：“天不早了，别让大爷久等，你二位请上车吧！”侧身让向一旁。

玉佩点头说道：“谢谢你了，纪冲！”拉着大姑娘登上马车。

纪冲则道：“哪儿的话，您这不是折我么……”转过头去望着英武中年汉子道：“高爷，您呢？”

英武中年汉子高念月含笑说道：“走习惯了，还用问么！”

纪冲摆手说道：“那么您请！”

高念月一撩长袍，登上了车辕！纪冲跟着登上去，笑道：“高爷，您的身手永远让人羡慕！”

高念月笑道：“容易，这趟进山庄求求大爷去！”

纪冲摇头说道：“纪冲哪来那个福份，前辈子没烧过高香，算了，就永远落个羡慕别人的份儿吧！”

哈哈一笑，抖缰挥鞭，赶着马车向东驰去。

车内，大姑娘脸色，仍是那么苍白，白得没一丝儿血色，她神色木木然，就那么呆呆坐着。

走了一会儿，玉佩忍不住说道：“霜姐，别着急，胖叔他会找到哥哥的！”

大姑娘悲苦一笑，道：“二妹，该说我害了他！”

玉佩眉缘一皱，道：“霜姐，他这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

大姑娘道：“不，二妹，就因为了解他还不够！”

玉佩诧异地道：“霜姐，干什么说这话，那怪他自己，谁叫他胡思乱想，虽然六叔不是老神仙的亲生，可是……”

大姑娘抬头说道：“二妹，只怪我没留意他已经长大了，还像小时候那样对他，可是他也不该，说什么他也不该……”

玉佩道：“他本来就不该。”

大姑娘道：“二妹，我不是指，不，也……”倏地住口不言。

玉佩道：“什么呀，霜姐，干什么吞吞吐吐的？”

大姑娘微微摇了摇头，道：“没什么，二妹！”

玉佩道：“你又来了，霜姐！”

大姑娘道：“什么又来了，二妹？”

玉佩道：“我看得出，霜姐，你有什么事瞒着我？”

大姑娘道：“没有啊，二妹，你看错了，也误会了……”

玉佩道：“不管怎么说，我不希望你老以为是你害了他，他这个人你我都知道，心胸狭窄，狂傲自大，性情浮动……”

大姑娘摇头说道：“不提他了，行么，二妹！”

玉佩微微一怔，道：“霜姐不愿提他？”

大姑娘凄凄一笑，道：“干什么一天到晚光提他呀！”

玉佩道：“霜姐是因为他老找玉翎雕，所以才……”

大姑娘道：“二妹，你知道，我这个人心胸还不至于那么狭窄。”

玉佩道：“不管你是为什么，现在我不但认为哥哥找玉翎雕找的对，而且该杀了他……”

大姑娘双眉一扬，倏又淡淡说道：“二妹，那是你的想法？”

玉佩道：“难道不对？”

大姑娘道：“对与不对，二妹日后自会有明白的一天！”

玉佩道：“难道你不觉得他可疑？”

大姑娘道：“我不认为他有丝毫可疑的地方！”

玉佩道：“霜姐，昨天晚上的一切还不够么？”

大姑娘道：“我不愿意多说了，二妹，你有过人的智慧和眼光，何妨自己慢慢的看，慢慢的想。”

玉佩道：“我不用多看，也不用多想，我只认为他……”

大姑娘截口说道：“我刚说过，那是二妹你的想法跟看法，我不这样想，也不这么看，谁是谁非，日后自会分晓！”

玉佩道：“只怕到了分晓那一天就迟了，霜姐，姐妹之中咱们最谈得来，也最要好，我不能坐视，我要劝你，醒醒，霜姐，别那么糊涂那么痴，为咱们郭家想想，玉翎雕他绝不是什么正经的人，绝不是什么好来路！”

大姑娘淡淡说道：“谢谢你，二妹！”

玉佩道：“霜姐的意思是……”

大姑娘道：“二妹，你的好意我懂，可是我不是小孩子，在这么多兄弟姐妹之中以我年纪最长……”

玉佩突然地道：“霜姐，你怎么……”摇头一叹，接道：“天，这个情字怎这么害人哪……”

大姑娘道：“事无关一个情字，二妹！”

玉佩讶然说道：“那……事跟什么有关？”

大姑娘摇头说道：“没什么，我也说不出来！”

玉佩口齿启动，欲言又止，终于她沉默了。

车外，轮声辘辘，蹄声得得。艳阳高照，快晌午时，马车驰抵了“千山”之下。

千山是“辽东”一带的第一大名山，地在“辽阳”城南六十里处，北起襄平，南界渤海，绵长数十里，奇峰耸拔，状若莲花，致又有千朵莲花山之称。

千山分北、中、南三岭，南岭最高处为“仙人台”，为千山绝顶，风景绝佳，登临眺望，天风接天，晴天时，南可望渤海涛澜，辽河三水如带，风帆点点，景象极为壮观。

山里，谷溪四十八，峭壁嶙峋，奇巨石岩，涧谷幽深，苍松怪石，不可

名状。

山外，茂林如绵，秀若屋，风涛万里，林壑幽邃，的确是东北第一名山。

千山一带盛产“香水梨”及小白梨，晓春时节，梨花白似雪海，雪化山间之后，大地复苏，实别有一番气象。

马车渐渐驰进山口，那宽窄只能容两辆马车进出的小谷内，立刻闪出两名腰佩长剑的英武黑衣汉子。

他两个向着车辕一躬身，道：“高爷，您回来了？”

高念月车辕上挥手，道：“传话进去，就说二位姑娘到了。”

左边黑衣汉子道：“回您的话，大爷已经知道了，正等着二位姑娘吃饭呢。”

高念月一点头，道：“那好，留神山口！”

纪冲挥起一鞭，鞭梢儿脆响声中，双骆马嘶，拖着马车飞一般地驰进了山口，既干净又利落。

高念月笑道：“纪冲，这一手我就不如你了！”

纪冲咧着大嘴笑了！

这地方怪而且险，山口狭窄，一进山口，豁然开朗，山口里，是一大片谷地，满眼青葱翠绿。

这一大片谷地大小不下几十亩，四周是奇陡如削的峭壁，峭壁上青苔遍布，滑不留手，形状像个桶。

进山口右肩，背依孤峰地坐落着一大片庄院，红墙绿瓦，栖朗玲珑，隐约于迷蒙的云雾之中，简直就像神仙画境，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

纪冲一路吆喝着挥鞭赶马，车像飞一般，直驰庄院门口，庄院门口有两扇巨大栅门，门敞开着，挺立着八名黑衣佩刀壮汉子，一见车到，立即躬下身去。

车在庄院门口停稳，高念月飞身掠下，抢前几步躬身说道：“大爷，二位姑娘到了。”

他面前，负手站立着一位身着长袍，俊美无须的中年人，他，长眉凤目，风度高雅，正是大爷郭燕翎。大爷郭燕翎含笑挥手，道：“念月，辛苦了。”

说话间，二位姑娘已轻快下了马车，玉佩像一只凌波乳燕，既娇又艳地叫了一声：“爹！”飞一般地掠了过来一头扎进大爷郭燕翎怀里。

大爷郭燕翎面露慈祥笑容，手抚玉佩秀发，道：“这么大了，眼看就快嫁人了，还跟个小孩子似的，不害臊，头抬起来，让爹瞧瞧，是瘦了还是胖了？”

玉佩当真抬起了头，娇靥上挂着红晕，既娇又美，那模样儿好不动人，大爷郭燕翎笑了：“行，没胖也没瘦，爹可以放心了！”

大姑娘这时候上前盈盈一礼：“大伯父，玉霜给您请安了，爹娘都问您好！”

大爷郭燕翎拉着玉佩扶起大姑娘郭玉霜，哈哈笑道：“少礼，少礼，干什么跟大伯父来这一套，来，也让大伯父瞧瞧，许久不见了，我看变了多少。”

玉霜也有点羞涩，娇靥微微一红，垂下螭首。

郭燕翎哈哈大笑，道：“大伯父我一眼瞧出了两点，你不及玉佩大方，可比玉佩美得多，玉佩是这一带出了名的美姑娘，跟你一比可就立即黯然失色了。”

玉霜低低说道：“大伯父，你夸奖！”

郭燕翎道：“你这一趟，我不在家，没能接你，可巧像玉珠……”

话锋一转，抬眼一扫，道：“玉珠呢？”

高念月迟疑了一下，躬身便要说话。

玉佩那里已嘟起小嘴儿抢先说道：“别问了，爹，他没回来？”

郭燕翎双眉一耸，凝目说道：“没回来，上哪儿去了？”

玉佩道：“还能上哪儿去了？昨儿晚上他根本没在客栈睡，今儿个早起就没了人影，也不告诉人一声……”

郭燕翎脸色微变，目闪寒芒，道：“他的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玉佩幸灾乐祸，小嘴儿一撇，道：“还有呢，爹，昨儿晚上他就要去找‘玉翎雕’，我拦他说要告爹，您猜他怎么说？他说去告好了，我不怕。”

郭燕翎冷哼一声道：“他敢给你气受？”

玉佩眼圈儿一红，一脸委曲地道：“何只是我，连霜姐也都不放在眼里。”

郭燕翎目中寒芒又是一闪，转望玉霜，道：“玉霜，玉珠惹你了？”

玉霜忙含笑说道：“没有，大伯父，您别听二妹的！”

姑娘她由来好心肠，郭玉珠他差点毁了她。

郭燕翎冷哼一声道：“别替他瞒，玉霜，只他别回来，否则我绝饶不了他，好大的胆子，连家法也不放在眼里，我刚训过他，他竟又……心胸如此狭窄，尤无容人之量，他哪儿配……”

玉佩截口说道：“您可别这么说，那玉翎雕也不是好……”

猛然想起霜姐就在眼前，连忙闭上了小嘴儿。

郭燕翎“哦！”地一声道：“那个玉翎雕怎么了，敢莫他也招你了，惹你了？”

玉佩道：“那倒没有，他也够敢……”

郭燕翎道：“那就好，年轻人谁不气盛？尤其是刚出道的毛头小伙子，想成名就专挑大的斗，‘万安道’上闹闹，我懒得过问，走，玉霜，你大伯母等着呢，咱们吃饭去！”

伸手拉着了姑娘玉霜，转望过去向念月道：“念月，歇着去吧，跟纪冲好好聊聊！”

高念月应了一声，纪冲趁势上前请了个安。

郭燕翎含笑点道，一手一个，拉着二位姑娘往后面去了，这庄院跟前面，是下人们住的，后面是内院、内室，亭、台、楼、榭，一应俱全，美轮美奂，

气派、雅致。

后厅前面玉一般的高高石阶上，站着位身穿白衣的中年美妇人，雍容华贵，不脱高雅，她虽胖了点，但那个福态，也无碍她那绝俗的美。

身后，站着两名青衣女婢，一般地明眸螭首，美艳如花。

她一见这爷儿三个走到，立即缓步迎下石阶，含笑说道：“玉霜，你来了。”

姑娘玉霜慌忙叫了一声：“大伯母！”

玉佩一跺脚，挣开乃父的掌握，飞一般地掠了过去叫道：“娘偏心，就只看得见霜姐！”

美妇人道：“谁说的，眼前一阵奇光，照得娘都睁不开眼了。”

玉佩发了娇嗔，但是她满足了。

郭玉霜上前请安，美妇人伸手扶起，亲热异常，一再仔细端详，爱得不得了，恨不得捧到手心上：“玉霜，你爹娘都好？”

郭玉霜忙道：“谢谢您，几位老人家都安好，也常念着您！”

美妇人道：“老六跟砚霜几个有福气，有这么美、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别的还求什么。”

玉佩美目一翻，道：“娘，您和爹的福气也不差呀！”

“皮厚！”美妇人美目微横，嗔了一声，笑骂道：“好什么，你兄妹俩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穿，再不就是惹大人生气，尤其你哥哥……”

话锋忽转，轻叹一声道：“玉珠呢，他怎么不进来？”

郭燕翎冷冷说道：“你的好儿子，又找人斗去了。”

美妇人眉锋一皱，道：“这孩子真是，怎么老是……”轻叹一声，住口不言。

郭燕翎道：“也好，让他吃点亏，受受别人的，要不然他永远不知天多高，地多厚，我宁愿他现在吃点小亏！”

玉佩道：“您怎么知道哥哥不是玉翎雕的对手？”

郭燕翎淡然说道：“就凭这一点动不动就要找人斗该够了！”

好话，姑娘郭玉霜好不佩服。

郭燕翎接着说道：“知子莫若父，他是我教的，他有多少我还不知道么，心浮气躁，度量狭窄，自傲自大，他永远难有大成，我不敢让他学你六叔，只学学我也就够了！”

玉佩道：“您没说错，那玉翎雕一身所学高着呢！”

郭燕翎“哦！”地一声凝目说道：“玉佩，你见过玉翎雕了？”

玉佩道：“我没有，倒是霜姐……”

郭燕翎道：“我想起来了，听说玉霜来的时候，在‘万安道’上碰见了那位玉翎雕，玉霜，那位玉翎雕怎么样？”

郭玉霜欲避无从，只得说道：“您是指……”

郭燕翎道：“他的所学！”

郭玉霜道：“我直说一句，您可别生气！”

郭燕翎笑道：“你说，只管说，大伯父什么时候生过你的气来着！”

玉佩道：“这倒是实话，只有我跟哥哥倒霉。”

郭燕翎笑了。

美妇人道：“好没规矩，简直越来越不像话！”

玉佩道：“听，说着说着爹没来，娘却来了。”

这一句，听得大伙都笑了。

郭玉霜笑了笑：“以我看，只怕他一身所学在您几位之上！”

郭燕翎跟美妇人俱是一怔，郭燕翎道：“玉霜，你怎么说？”

郭玉霜淡淡地又把话说了一遍。

玉佩叫道：“我不信，霜姐偏……”

“心”字还没有出口，郭燕翎已然说道：“何止你不信，玉霜，你跟他动过手？”

郭玉霜摇头说道：“没有，大伯父……”

玉佩永远留不住话，她道：“霜姐骗人，只一招便被人捉住了手。”

郭玉霜娇靥飞红，没说话。

郭燕翎跟美妇人何等人物，心中立即了然，美妇人唯恐姑娘挂不住，忙低声叱道：“玉佩，一个女儿家，别那么爱说话！”

郭燕翎道：“也别那么长的舌头！”

玉佩脸一红，就要娇嗔，郭燕翎已然望着郭玉霜道：“玉霜，眼前没有一个人是外人，是真的么？”

郭玉霜含羞点了点头！

郭燕翎眉锋一皱，道：“此人好轻……”

话锋忽转接道：“玉霜，你就凭这一点说他的一身所学，犹在大伯父几兄弟之上么？”

郭玉霜道：“大伯父，您能在一招之内制住我么？”

郭燕翎一怔，脸色微变，道：“大伯父不敢说，对你，恐怕得动我六七招……”

目光一凝，道：“玉霜，此人多大年纪？”

郭玉霜道：“此我略小了些！”

郭燕翎神情一震，失声说道：“怎么，比你还小……”

郭玉霜道：“是的，大伯父。”

郭燕翎呆住了，半晌始道：“小小年纪竟然有这么一身……这不活脱脱的像老六当年么，老六当年有位技比天人的关叔叔授艺，而如今这位……”

凝目接问道：“玉霜，看出了他的师承没有？”

郭玉霜摇头说道：“没有，他的招式怪得很！”

郭燕翎道：“怪得很？你的意思是说……”

郭玉霜道：“我只说不像咱们中原武学！”

郭燕翎诧声说道：“不像咱们中原武学，那是……”

话锋一转，道：“玉霜，玉翎雕该只是他的号？”

郭玉霜道：“是的，大伯父！”

郭燕翎道：“可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

郭玉霜摇头说道：“不知道。”

郭燕翎道：“你没问他？”

郭玉霜迟疑了一下，道：“问是问了，只是他不肯说！”

郭燕翎道：“他不肯说，这是为……”

玉佩忍不住突又说道：“不为什么，爹，他不能说的多着呢。”

郭燕翎诧异地道：“噢，还有什么？”

玉佩道：“像他的来历呀，为什么要要在‘万安道’上作案呀，跟郭家有什么怨呀……”

郭燕翎道：“你认为他跟郭家有怨？”

玉佩道：“不是我，是霜姐说的。”

郭玉霜暗暗又急又气，可是她没办法阻止玉佩。

郭燕翎“哦！”地一声望着她道：“是吗，玉霜？”

郭玉霜还没有说话，玉佩接着又是一句：“霜姐，我认为该让爹知道一下。”

这一来玉霜就是想瞒也瞒不了了，好在并没想瞒，再说，事关一个怨字，也不能瞒着当家的长辈。当下她只好说道：“他是这么说的。”

郭燕翎双眉微微一耸道：“我只当他是年轻气盛，初出道想成名，所以才挑上‘万安道’作案，原来他是有意来找……”

目光一凝，道：“玉霜，那是什么怨？”

郭玉霜摇头说道：“他不肯说，他只说这怨不是他本人的，而是他义父的，可是他哪位义父却没有怨恨，丝毫不仇视郭家人。”

郭燕翎道：“他仇视郭家人？”

郭玉霜点了点头，点得很轻微。

郭燕翎扬着眉诧声道：“竟有这种事，我明白了，他是替他义父出气来的！”

郭玉霜道：“可以这么说。”

郭燕翎道：“他那位义父又是谁？”

郭玉霜道：“他也不肯说。”

郭燕翎哼地一笑道：“这也不肯说，那也不肯说，这简直是莫须有，简直让人莫名其妙，玉霜，他那身所学是跟他义父学的？”

郭玉霜道：“他是这么说的！”

郭燕翎道：“螟蛉如此，义父可知，这玉翎雕究竟是何来路，他那位义父又是当今世上哪位奇人？这真……”

郭玉霜道：“他说过这么一句，他说这一切将来郭家自会明白的！”

郭燕翎道：“将来？什么时候？”

郭玉霜道：“等他胸中那口怨气平息之后！”

郭燕翎道：“这么说来，他在‘万安道’上作了案，也折辱了郭家的人，他还不知足，还不够？气还不能平息？”

郭玉霜暗一咬牙，道：“他说过，大伯父，今后凡是郭家的地盘里，或大或小，或多或少，总会闹出些事来的。”

郭燕翎脸色微微一变，扬眉笑道：“好大胆的后生，简直让我生气，我倒要看看他还要怎么个闹法，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神通……”

郭玉霜道：“大伯父，以我看，他跟郭家既然有怨，这怨并不大……”

郭燕翎凝目说道：“何以见得？”

郭玉霜道：“假如是深仇大怨，他就不会称之为怨了，他也说过，跟郭家谈不上仇，但有怨恨。假如这怨恨大，他的报复也绝不是在各处闹闹事，您以为然否？”

“然，玉霜。”郭燕翎一点头，道：“我要很快地把这件事弄清楚，看看是郭家的哪一位得罪过他的义父，只要曲在郭家，是谁我让谁赔不是，可是他假如是无理取闹，或者曲不在郭家，我就要斗斗他了……”

玉佩忙道：“爹，您最好别……”

突然想起这句话说不得，忙住口不言。

可是太迟了，郭燕翎已听见了，他转脸问道：“为什么别了呢？玉佩你倒是说说看？”

玉佩心窍玲珑，她立即说道：“我以为咱们要找的对象，不该是玉翎雕！”

“不错，高见！”郭燕翎点头笑道：“谢谢你的提醒，只是，我得把这件事弄清楚，郭家岂能容人这样闹下去，万一他是他们派来的……”

郭玉霜那颗心猛地往下一沉，因为她突然想起玉翎雕给她的订情物——那方出自禁宫大内的项佩了！

玉佩眨了眨眼，摇头说道：“我看那还不至于！”

郭燕翎道：“怎见得？”

玉佩微微一笑道：“假如他是他们派来的，其行动也绝不仅只是闹事。您为然否？”

“然！”郭燕翎冷哼笑道：“看来我家也有匹千里驹，并不让老六一人专美，老怀堪慰，老怀堪慰，玉佩……”无论怎么说，我非把这件事弄清楚不可，别让天下人笑咱们郭家得罪了人，却闷声不响！”

玉佩道：“把事弄清楚我并不反对，只请您别让这个斗字轻易出口！”

郭燕翎笑道：“二姑娘，我敬遵芳谕就是。”

大伙儿笑了。

笑声中，美妇人道：“你们爹儿三个该有个完了，饭菜都凉了！”

郭燕翎“噢！”地一声道：“全神贯注谈话里，顷刻不知饭菜凉，阁下，经你这么一说，我顿时肌肠辘辘，好不难受，快，快，快进去。”

笑声中，他几个联袂登上了那玉一般的石阶……

这顿饭，直吃了个把时辰，饭后，大爷郭燕翎说了话，要大家歇息去，有话晚上再谈。

美妇人带着玉佩，陪着玉霜到了早已为玉霜安排好的住处，那还是去年的老地方，玉佩的小楼上。

玉霜歇下了，玉佩转了转下了楼，一去就是大半天。

玉霜昨儿夜里没睡好，跟玉翎雕谈了大半宿，加上坐了一上午的车，人是够疲累的，可是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天知道她有什么心事。

而玉佩回来之后，却是倒头就着，她好福气。

很快地，天黑了，当玉霜跟玉佩俩姐妹小楼上灯谈心的时候，一名侍婢上了楼，进来施礼便说：“大爷请霜姑娘过去一趟！”

郭玉霜忙站了起来，道：“有事儿么？”

那侍婢摇头说道：“不知道，大爷只命婢子来请。”

郭玉霜道：“大爷在哪儿？”

那侍婢道：“现在书房里。”

玉霜扭头拉起玉佩的手，道：“走，二妹，过去瞧瞧去。”

姐妹俩跟在那侍婢之后下了小楼。

刚下楼，却碰见了美妇人，其实那不该叫碰，她像是早就等在了那儿。她向着玉佩含笑拉手，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她的笑意很勉强：“玉佩，你到我房里来拿点东西。”

玉佩应声走了过去，玉霜要跟过去，美妇人却道：“玉霜，你去吧，你大伯父等着你呢！”

玉霜冰雪聪明，立即就明白她大伯母是有意支开玉佩，不让玉佩一起跟她到书房去，她没往前走，答应一声跟着那侍婢往书房去了。

走着，她心里却在想，为什么不让玉佩跟她一起到书房去，有什么事怕玉佩知道的？

她想不通，可是她觉得自己的心跳得很厉害。

转眼到了书房，郭燕翎的书房坐落在后院西侧，地方很清幽，四周遍植花木，也雅致宜人。

那侍婢门前发话：“禀大爷，霜姑娘到了。”

只听郭燕翎在里面“嗯！”了一声道：“请霜姑娘进来。”

那侍婢应了一声是，侧身微矮娇躯，恭谨说道：“霜姑娘，您请。”

玉霜点头低应，怀着一颗忐忑的心走了进去。

大爷郭燕翎书房之讲究，那是自毋待言，郭玉霜常来“辽东”，可是这却是她头一次进大爷的书房。

她顾不得多看，也没有心情多看，一进书房，那气派跟大爷郭燕翎十分凝重而难看的脸色，令她的心跳得更厉害了。

她上前盈盈一礼，轻轻地叫了声：“大伯父，您要见我？”

大爷郭燕翎抬了抬手，道：“玉霜，你坐，你坐！”

玉霜答应了一声，谢了一句，坐在了茶几旁边。

郭燕翎并没有落座，他背着手在书房来回走动，没再说话，显示他的心情很烦躁，很不好。

郭玉霜很不安，也忍不住，她试探着道：“大伯父，您找我有什么事么？”

郭燕翎突然停了步，一点头，道：“是有事，而且是两件大事……”

他吸了口气，然后缓缓说道：“听说玉佩认识了一个打鱼的。”

玉霜心里猛地一跳，道：“大伯父，这是谁说的？”

郭燕翎道：“玉佩自己，她告诉了你大伯母，你大伯母又告诉了我。”

那就不要紧了，玉霜心中微松，点头说道：“是的，大伯父，有这回事，可是他并不是个打鱼的。”

郭燕翎道：“这个我知道，玉佩说得也很详尽，那后生是不是个打鱼的那不要紧，你知道，郭家不是世俗人家，从老神仙到现在，甚至于世世代代，都不该有这种不该有的观念，郭家人没有这种瞧不起人的势利眼……”

玉霜忙道：“我知道，大伯父！”

郭燕翎道：“英雄不论出身低，举个例子来说，阚奎在当年是个横行一方的大盗，可是他如今却是称雄一方，势力雄厚的霸主，为咱们对付满虏不可少的一支劲旅，像这种例子在郭家这个圈子里简直是不胜枚举。”

玉霜道：“我知道，大伯父！”

郭燕翎微一点头，道：“那就好，听说那后生晚上在‘辽阳城’狮子胡同口卖字画？”

玉霜道：“是的，大伯父。”

郭燕翎道：“这就能表示他很有才学么？”

玉霜道：“应该可以，大伯父！”

郭燕翎道：“你知道，玉霜，玉佩年纪究竟小些，无论看人对事，她还差得远，你也该明白，在她这年纪，是很容易动情的，为她好，为她的一辈子着想，我不希望她糊里糊涂地去倾心于才看过两次的人，也不希望她以貌取人。”

玉霜道：“大伯父，我只能这么说，无可否认，像貌的好坏，与气度的雅俗，确能决定一个人的印像，可是玉佩的眼光并没有错……”

郭燕翎“哦！”地一声道：“是么？”

玉霜毅然点头说道：“是的，大伯父！”

郭燕翎道：“我听说你跟玉佩一起在‘辽阳’去见这个人，而且也登堂入室到了人家家里，我认为你的智慧跟眼力都比玉佩高，也毕竟大她几岁，所以我找你来问问！”

玉霜道：“我仍是那句话，玉佩的眼光没有错。”

郭燕翎道：“这么说，你给予那后生很高的评价了？”

玉霜道：“是的，大伯父，事实上他不比郭家的子弟任何一个为差！”

郭燕翎点头说道：“你给他的评价相当的高……”目光一凝，接道：“玉佩说他文武双全。”

玉霜道：“大伯父，那毫不为过。”

郭燕翎道：“我要听听，他的文才如何？”

玉霜道：“我说话也许有些偏，您请派人或亲自到‘辽阳城’里试打听。”

郭燕翎淡然一笑道：“他的武学又如何？”

玉霜道：“只怕不会低。”

郭燕翎道：“你没见过？”

玉霜道：“没有，只是，玉佩带回来的画您看过了？”

郭燕翎回身一指，道：“就在我的书房里。”

玉霜道：“您请试看他的笔力。”

郭燕翎道：“只要是练过几年字的人……”

玉霜道：“您这是考我，那种笔力绝不是寻常人的笔力。”

“我服了，玉霜。”郭燕翎点头微笑，道：“可是你看见的，跟我所知道的，只是他的外表……”

玉霜道：“我听说他的品行绝不会差。”

郭燕翎道：“有说么？”

玉霜道：“有，他有一个不俗的家，也有良好的母教……”

郭燕翎摇头说道：“有不俗的家，有良好的母教，并不一定个个都是佳子弟，也有大不肖的，我只问他本人……”

玉霜道：“他天性至孝。”

郭燕翎道：“如何？”

玉霜道：“百善孝为先，自古忠臣必出孝子之门。”

郭燕翎点头说道：“这句话颇称我心，也能使我信服……”略一沉吟，道：“有关他的所作所为……”

玉霜道：“您请向胖叔垂问，并请派人往后观察。”

郭燕翎笑了，笑得并不太爽朗，道：“看来这后生是位难得的俊彦，听说他姓凌？”

玉霜道：“是的，大伯父，他叫凌慕南。”

郭燕翎道：“他又叫仇天齐？”

玉霜道：“大伯父，那是他的化名，因为他……”

郭燕翎道：“我知道，他有齐天的父仇未报……”顿了顿，接道：“听说他母子也仇视郭家？”

玉霜道：“事实如此，我不敢否认。”

郭燕翎道：“你可知道这恨起自何处？”

玉霜摇头说道：“我不知道。”

郭燕翎道：“怎见得他那齐天的父仇跟郭家无关？”

玉霜道：“绝对无关，有人知道……”

郭燕翎道：“李克威？”

玉霜下意识脸上一热，道：“这您也知道？”

郭燕翎道：“玉佩把她的事告诉你大伯母，这里面岂能少得了这位古道热肠乐于助人的李克威？”

玉霜道：“您既然知道那就好，话就是他说的。”

郭燕翎点头说道：“这后生我倒想见见……”

玉霜一怔，道：“他现在‘辽阳城’，胖叔的客栈里，只知道走了没有。”

郭燕翎话锋忽转，道：“听玉佩说，想要成这门亲事，非请你爹来一趟不可。”

玉霜道：“另外还有个法子……”

郭燕翎道：“我知道，可是郭家的人不能随便杀人，一定要先弄清楚谁是谁非，那人的过去如何，现在如何，是否该杀，这恐怕要费一番手脚。”

玉霜一喜道：“这么说，您并不反对……”

郭燕翎道：“先答我问话。”

玉霜忙道：“是的，大伯父，李克威是这么说的。”

郭燕翎沉吟说道：“这件事令人费解，看样子老六认识他的母亲，只是我怎么不知道老六什么时候认识过这么一位……”

玉霜道：“您的意思是……”

郭燕翎摇头说道：“先别惊动你爹，等我空时到‘辽阳’去一趟再说。”

玉霜忙道：“您是说……”

郭燕翎道：“看看凌慕南去不该么？”

玉霜倏然一笑道：“我没有说不该，要真说起来，您该踏破他家的门槛。”

郭燕翎笑了，道：“你受了玉佩多少好处？”

玉霜笑道：“您明鉴，我这是最客观的说法。”

郭燕翎道：“也希望天下有情人成眷属。”

玉霜笑了，笑得好美好甜。

郭燕翎笑容敛去，脸上很快地掠上了一片阴霾，道：“玉霜，现在我要跟你谈第二件事……”

玉霜道：“您是指……”

郭燕翎道：“玉佩告诉大伯母的第二件事。”

玉霜道：“您请说，玉霜洗耳恭听。”

郭燕翎转身走向书桌，拉开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件东西，一扬手，望着玉霜道：“玉霜，这是什么？”

玉霜神情一肃，道：“老神仙传下来的‘玉龙令’！”

不错，那的确是郭玉龙统领南海，号今天下的“玉龙令”。

郭燕翎翻腕把那枚“玉龙令”藏进袖里，道：“我先让你看看‘玉龙令’，然后再跟你谈这件事！”

迈步走了过来。

玉霜诧异了，谈事为什么要请出轻易不动的“玉龙令”来？据她所知，没有大事，任何人不许轻动“玉龙令”的。

到了她面前，郭燕翎停步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看‘玉龙令’的么？”

玉霜道：“玉霜正想叩问。”

郭燕翎话锋忽转，道：“听玉佩说，昨晚客栈闹了贼……”

玉霜大吃一惊，心头猛跳，不禁暗怪快嘴的玉佩，可是玉佩已经说了，她就不能不承认，当即一点头道：“是的，大伯父！”

郭燕翎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玉霜不安地道：“一直没机会，我也认为那是小事，既然没有什么损失……”

“你错了，玉霜！”郭燕翎道：“闹贼固然事小，可是在‘辽阳城’自己客栈里闹贼，这就不能算是小事，尤其闹淫贼事态更大！”

玉霜脸猛然一红，道：“是我错了，大伯父！”

郭燕翎道：“玉佩说得很详细，别怪她，她不能不说……”

玉霜心猛然一阵跳动，低着头道：“我知道，大伯父。”

郭燕翎道：“你大伯不反对，相信你爹也不会说什么，但是你要慎重，千万慎重，尤其在这个怨字还没有弄清楚之前！”

玉霜猛地抬起螭首，惊喜而娇羞：“谢谢您，大伯父！”

郭燕翎摇头说道：“用不着，玉霜，郭家从老神仙一直到现在，任何人都没能摆脱一个情字，郭家也不是世俗人家……”

玉霜没有说话！

郭燕翎接着说道：“玉佩说是玉翎雕，你以为这说法……”

玉霜一惊忙道：“不是，绝不是，玉佩她误……”

郭燕翎道：“你能肯定，能断言？”

玉霜毅然点头，道：“我能，大伯父，他，他绝不是那种人，我敢用性命担保！”

郭燕翎脸色大变，叹道：“玉霜，言重了，我也知道玉佩是误会了，其实也难怪，她怎么想得到，玉霜，如今你该知道我为什么请出轻易不动的‘玉龙令’了！”

玉霜机伶一颤，道：“大伯父，我，我不知道。”

郭燕翎道：“真的？”

玉霜咬牙点头，道：“真的，玉霜怎敢……”

郭燕翎身躯忽颤，长叹说道：“玉霜，你太仁厚了……”

玉霜大惊站起，叫道：“大伯父，您不能……”

“玉霜！”郭燕翎颤声说道：“你能容他，我不能容他，你能原谅他，我也不能原谅他……”

玉霜失声说道：“大伯父，玉霜求您，他，他只一念之误……”

郭燕翎道：“一念之误而百行俱非，尤其这一念，罪孽重大，郭家不能容此不肖子孙，否则我无以上对老神仙……”

玉霜道：“大伯父……”

郭燕翎截口说道：“玉霜，你是个仁厚的好孩子，也是个难得的好姑娘，我敢说我对你的疼爱，绝不下于郭家任何一人……”

玉霜道：“大伯父，玉霜知道！”

郭燕翎道：“那就好，万事我可以依你，顺你，唯独这件事……”

玉霜道：“大伯父……”

郭燕翎道：“玉霜，在内，他是个乱伦的畜生，在外，他是个江湖的败类，我不敢一事毁了老神仙建立起来的令誉与名声，你知道，近百年来，天下人提起南海郭家，莫不尊崇颂敬，郭家每个人也都能在人前昂首举步，而……郭燕翎何不幸……”

玉霜悲声说道：“大伯父，我爹非老神仙亲生，玉珠他也是为一个情字，请您老人家念在他……”

郭燕翎一摇头，道：“玉霜，十指连心，血浓于水，我何忍？但我只有忍痛！”

玉霜娇躯一矮，砰然一声跪了下去，流泪说道：“大伯父，玉霜给您跪下了……”

郭燕翎双目暴睁，身躯抖颤，道：“玉珠他，他越发地该死，玉霜，你起来……”

玉霜哭着说道：“只请大伯父饶他这次……”

郭燕翎道：“我可以饶他，天不能饶他，世人不能饶他，郭家的家法不能饶他，玉霜，你，你起来！”

玉霜道：“那么，玉霜只有跪到死……”

郭燕翎沉声说道：“玉霜，你真要我饶他？”

玉霜道：“大伯父，难道玉霜还会……”

郭燕翎道：“也好，我郭燕翎教子无方，请来家法，我自断双手……”

玉霜膝行几步，上前抱住郭燕翎双腿，痛哭说道：“大伯父，您可怜玉霜……”

郭燕翎道：“玉霜，郭家的家法你知道，大伯父的脾气你也明白，我只有这两种选择，别无他途。”

玉霜还待再求，书房门突然被推开了，美妇人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地走了进来，玉霜如遇救星，反过身来哭道：“大伯母，您请……”

美妇人微一摇头，道：“玉霜，我是来劝你的！”

玉霜失声说道“怎么您也……”

美妇人道：“玉霜，玉珠是我生的，是我把他带大的，怀胎十月，抚养他长大成人，前前后后近二十年，我何忍，我不痛？可是，玉霜，这是郭家

的家法！”

玉霜呆住了，整个儿地呆住了。

美妇人上前扶住她的粉臂，道：“玉霜，跟大伯母回楼歇息去吧！”

玉霜悲痛欲绝地道：“大伯母……”

美妇人脸上掠过一丝抽搐，说：“孩子，别哭了。”

她扶起了玉霜，玉霜低着头，不住地哭，在美妇人的搀扶下，缓缓向前行去，出了书房，走完画廊，他听见书房里的大伯父陡扬沉喝：“来人！”

有人高应了一声。

陡听她大伯父说道：“传‘玉龙令’，缉捕郭玉珠，倘敢抗令，格杀勿论。”

玉霜听了那最后四个字，只觉脑中轰地一声，眼前一黑，险些昏倒，这时候，她清晰地感觉到大伯母双手抖得厉害，可是大伯母她仍然缓步往前走着……

书房里，郭燕翎传下了“玉龙令”之后，他人像虚脱了一般，突然退一步坐在了椅子上，呆呆地，木木然！

卖参人

就在这时候，书房外面传来了一个话声：“禀大爷，范奎求见！”

郭燕翎像没听见，仍然呆呆地坐着。

书房外，那人又说了一声：“禀大爷，范奎求见。”

郭燕翎倏然惊醒，喝问道：“谁？”

那人忙道：“大爷，范奎来了。”

郭燕翎双眉一扬，道：“叫他进来！”

书房外应了一声，门开了，一人快步走了进来，敢情是“辽阳城”里那位矮胖小胡子。

他急步趋前，一躬身，道：“范奎见过大爷。”

郭燕翎脸色已然恢复正常，一摆手，道：“阿胖，少礼，许久没到这里来了，忙么？”

范奎忙道：“回大爷，也没什么，只是走不开。”

郭燕翎道：“辛苦了。”

范奎道：“您这么说是折我……”

郭燕翎道：“天都黑了，是什么风……”

范奎道：“回大爷，我有要事禀报，所以快马赶了来……”

郭燕翎道：“找到玉珠了？”

“不！”范奎道：“大爷，是这样的，‘辽阳城’里有人要卖一株千年参王……”

郭燕翎目中寒芒一闪，霍地站了起来，道：“你说什么？”

范奎忙道：“回大爷，‘辽阳城’里有人要卖一株千年参王！”

郭燕翎道：“这……这是……是什么人？”

范奎道：“回大爷，还不知道。”

郭燕翎一怔道：“怎么说？”

范奎道：“大爷，是这样的，今儿早起二位姑娘刚走，我就听说街上有人要卖千年参王，我赶紧跟了出去，可是找了一上午也没能找着那个人……”

郭燕翎道：“那么这说话是空穴来风？”

范奎道：“应该不是，‘辽阳城’里的人都知道了！”

郭燕翎“哦！”地一声道：“那就该是真的了……”一顿，接道：“我迟到长白一步，那株千年参王被人捷足先登捉去了，如今却有人要卖一株千年参王，他偏偏选中了‘辽阳城’这地方，可是却又找不到他……”

哼地一声接道：“大概他是等那买得起的人去找他了，范奎。”

范奎忙道“大爷！”

郭燕翎道：“替我吩咐一声，备我的小白龙。”

范奎忙道：“您是要……”

郭燕翎道：“我要亲自到‘辽阳’去一趟。”

范奎道：“山庄里这么多人，何劳您亲自……”

郭燕翎截口说道：“这件事除了我之外，只怕没人办得了，换个人也找不着他，走吧，替我吩咐一声去。”

范奎应声而去。

郭燕翎沉思了一下，转身从壁上摘下了长剑，但旋即，他又把它挂回原处，冷冷一笑道：“一件接一件，简直令人应接不暇……”迈步走了出去。

他出了书房，快步走向正北一座小楼，这时候，小楼灯光外透，还隐隐传出一阵阵的哭声。

他径自登楼，楼上两名侍婢慌忙上前见礼：“大爷！”

郭燕翎点头应了一声道：“夫人在房里么？”

一名侍婢道：“在，夫人正在劝霜姑娘呢！”

只听房里传出美妇人话声：“谁呀？”

那名侍婢忙扬声说道：“禀夫人，大爷来了。”

房里，美妇人轻轻地“哦！”了一声，随即门房开了，美妇人当门而立，身后跟着美目发红的玉霜。

玉霜低低地叫了声：“大伯父。”

郭燕翎应了一声，爱怜地望着她道：“玉霜，可以歇歇了。”

玉霜头一低，道：“是，大伯父！”

美妇人道：“进来吧！”

郭燕翎摇头说道：“我不进去了，我要到‘辽阳’去一趟，来告诉你一声。”

玉霜猛然抬头，美妇人脸色一变，道：“是玉珠……”

郭燕翎摇头说道：“谅他还没那个胆，非等我亲自找他不可……”

玉霜神情一松，美妇人也松了松心，道：“那你这时候到‘辽阳’去干什么？”

郭燕翎道：“阿胖来了，他说‘辽阳城’有人卖一株千年参王。”

美妇人一怔，轻哼说道：“这是……”

玉霜忙道：“大伯父，这是谁？”

郭燕翎摇头说道：“不知道，阿胖也找不着他……”

玉霜讶然说道：“有这种事……”

郭燕翎道：“事情来得奇突，所以我要去看看。”

美妇人道：“你这就去？”

郭燕翎道：“我已经让阿胖吩咐他们备马了。”

美妇人道：“带几个人去……”

郭燕翎淡然一笑，道：“我连兵刃都不带，你们娘儿们歇着吧，我去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别等我！”

望了玉霜一眼，道：“玉霜，听你大伯母的话！”转身走了……

大爷郭燕翎的小白龙是异猛龙驹，范奎骑的也是匹蒙古种好马，所以三

更刚过这两人两骑便一前一后地驰进了“辽阳城”。

这时候的“辽阳城”寂静一片，万家灯火都已然熄灭了，只有几个地方还剩着一点点灯光。

范奎带路，直驰“龙记客栈”！

客栈前下马，自有伙计接过坐骑。

柜台前坐定，伙计献上了茶，大爷郭燕翎不轻易到“辽阳”来，这是大事，客栈里是人人忙碌，个个恭谨。

大爷郭燕翎坐定，范奎上前便要请示，大爷挥了手：“阿胖，你吩咐他们，漏夜找那卖参人。”

范奎应声吩咐了下去。

这时候，纪冲从对面骡马行来了，他刚进门，门外又转进了一个瘦削清癯，面带精明之色，眼神十足的老头儿，他跟在纪冲之后施下礼去：“大爷，您安好！”

郭燕翎挥手笑道：“计老，把你也惊动了。”

瘦削老头儿道：“不瞒您说，阿胖进山后就把事儿交给了我，我满城跑了一下午了！”

郭燕翎道：“没能找着他？”

瘦削老头儿皱眉说道：“我看这件事透着玄……”

“不差！”郭燕翎点头说道：“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来了。”

瘦削老头儿道：“您看这件事是……”

郭燕翎淡然一笑道：“别人做买卖是待价而沽，只怕他是待人而沽！”

瘦削老头儿脸色一变，道：“您是说……谁这么大胆……”

只听一阵步履声从后面传了回来。

瘦削老头儿，刚要抬眼往回看，后面传来了一个微含不悦意味的清朗话声：“掌柜的，三更半夜的，你们自己不睡，怎好吵得别人也不能安宁，再这样我可要换客栈了。”

郭燕翎目注范奎，范奎忙低低说道：“大爷，是那李……”

郭燕翎双眉一耸，适时从后面转过一人，正是那位俊美、洒脱，还带着玩世不恭、风流意味的李克威。

他出来皱眉便叫：“掌柜的……”

一怔，“哟！”地一声，道：“怎么这么多人，贵宝号是……”

郭燕翎双目一亮，异采倏现，站起来道：“阁下可是李克威李克威道：“正是，阁下是……”

郭燕翎道：“我姓郭，郭燕翎。”

李克威两眼猛地一睁，道：“莫非就是郭大爷当面？”

郭燕翎道：“不敢，郭燕翎。”

李克威“哎呀！”一声抢步上前一揖至地道：“晚辈有眼无珠，当面竟不识郭前辈……”

郭燕翎答了一礼，道：“我不敢当，阁下别客气！”

李克威站直身子道：“对前辈，晚辈是由来崇敬，仰慕已久，不想今夜在这客栈里得识钦仰，真是何幸如之，更慰平生……”

郭燕翎淡然一笑，道：“阁下令我汗颜，对阁下，我也久仰，小女多蒙阁下指点协助，我正感没机会向阁下道谢。”

李克威听郭燕翎提到郭玉佩的事，不由呆了一呆，道：“怎么，前辈知道了？”

郭燕翎点头笑道：“小女对我说的颇为详尽。”

李克威道：“既然知道了，那是最好不过，那是我应该的，凌家我认识，二姑娘也让人敬佩感动，我不知道便罢，既然知道了，那就是义不容辞……”

郭燕翎道：“谢谢阁下，阁下可愿坐坐？”

李克威道：“晚辈正想多领教益。”

郭燕翎道：“好说，那么请。”抬了抬手。

李克威欠身称谢一坐了下去，坐定，他道：“前辈今夜莅临‘辽阳’是……”

郭燕翎毫不隐瞒地把来意说了一遍。

听毕，李克威道：“原来是为那株千年参王，我说嘛，前辈的山庄近在咫尺，怎会到‘辽阳’来住店过夜……”

郭燕翎道：“阁下也许已经知道了，这家客栈是郭家开的！”

李克威“哦！”地一声道：“原来这家客栈是……怪不得，怪不得，怪不得招牌取‘龙记’二字，真巧，晚辈竟住进了前辈开设的客栈里，看来晚辈福缘不浅，造化不小，这一趟也……”

郭燕翎含笑说道：“阁下客气了。”

李克威道：“您明鉴，晚辈是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又是这么一句。

郭燕翎倏转话锋，道：“阁下府上是……”

李克威道：“不敢，有劳前辈重问，晚辈是‘河南’洛阳人！”

郭燕翎道：“中州古都，地灵人杰，也只有洛阳才能……”

李克威忙道：“前辈夸奖了！”

郭燕翎一笑道：“洛阳人才辈出，文风特盛，汉之班、贾，唐之卢、骆、王、杨、东方、宋、杜、李、张、裴、贺、刘、白，多俊游于此，或终老此乡，其他如孔子问礼，文史之一代宗师如文彦博、司马光，大儒邵康节之安乐窝，莫不与‘洛阳’有关联，所以阁下这位‘洛阳’人……”

李克威截口说道：“晚辈这个‘洛阳’人，只给中州古都蒙羞……”

郭燕翎道：“阁下过谦了，小女对阁下推崇备至，当时我还有些不信，今夜一见，始信小女之言而不虚，而且觉得她所说不及阁下本人十一！”

李克威道：“前辈这是让晚辈汗颜……”

郭燕翎话锋又转道：“阁下列‘辽东’来是……”

李克威道：“晚辈有点私事。”

一句话堵住了郭大爷的嘴，既然是私事，他怎好再问下去，他也明白，眼前这位年轻人不但人品绝世，而且深具心智，机警异常，他微微一笑，凝目说道：“如果我没看错，阁下一身武学必然也……”

李克威截然微笑说道：“晚辈是读书学剑两无所成。”

郭燕翎道：“听小女提起阁下之后，我恨不得马上见见阁下，这趟到‘辽阳’来，也正想顺便看看阁下，我是诚心诚意，希望

步履响动，一人快步进了客栈，那是个瘦高白脸的中年汉子，竟是那位“辽东镖局”镖师沈振东。

他进门一怔，道：“这位是……？”

范奎迎上去道：“老弟，大爷在座，请过来见见。”

沈振东一震凝目，惊呼一声道：“我怎没瞧见大爷……”

抢前躬下身去，道：“沈振东见过大爷。”

郭燕翎站起还礼，目注范奎道：“阿胖，这位是……”

范奎忙道：“大爷，是我的好朋友，现在‘辽东镖局’……”

郭燕翎“哦！”地一声道：“原来沈朋友是‘辽东镖局’里的兄弟，失敬！”

沈振东道：“大爷真是折煞沈振东，沈振东走过几年江湖，可是所学有限，只在镖局里充当一名副手混口饭吃，往后还望大爷多照顾，多提……”

李克威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郭燕翎道：“沈朋友客气了。”

沈振东道：“夜这么深了，大爷莅临……”

范奎接了口，把大爷的来意说了！

听毕，沈振东忙道：“这我也听说了，可是不知道那卖参人……”

又是一阵匆忙的步履声，一人飞步奔进客栈，那是个黑衣汉子，他近前一躬身便道：“禀大爷，卖参人找到了。”

郭燕翎目中异采一闪，范奎迎上去急问道：“在哪儿，快说？”

郭燕翎挥手说道：“别急，阿胖，让人喘口气。”

范奎应声退后，那黑衣汉子带着喘道：“禀大爷，那人就在鼓楼上。”

范奎一怔，叫道：“怎么说，他，他在鼓楼上！”

郭燕翎站起来说道：“他会选地方，难怪找不着他，我去看看去。”

转过脸就要向李克威招手，李克威却抢先说道：“前辈只管请便。”

郭燕翎道：“那么我失陪了。”

又向沈振东打了个招呼：“沈朋友请坐会儿。”迈步行了出去。

他一走，瘦削老头儿跟范奎等自然马上跟出了客栈，刹时间里柜台里只剩下了几个伙计，范振东向着李克威一拱手，含笑说道：“这位，我也失陪了。”

他也走了，就剩下了李克威一人，李克威摇了摇头，也转身回后院去睡他的大觉了。

这里，那黑衣汉子在前带路，一行人步履如飞地在街上走着，范奎随在郭燕翎身边，忍不住问道：“大爷，看来这卖参人是个……”

郭燕翎接口说道：“十足的江湖朋友，而且身手极高！”

范奎道：“您怎么知道他身手极高？”

瘦削老头儿在另一旁接口说道：“阿胖糊涂，要不然他岂能早大爷一步把参王捉去了？”

范奎呆了一呆，道：“这么说这家伙准是有意……”

郭燕翎笑道：“阿胖，这回你说着了。”

范奎忙向郭燕翎腰里一看，道：“大爷，您没带兵刃？”

郭燕翎淡然一笑道：“你跟我这么多年，什么时候见我动过兵刃。”

范奎道：“可是大爷，您说的，这家伙的身手……”

纪冲在身后叫道：“胖爷，您是怎么了，他的身手再高也高不过郭家绝学呀！”

瘦削老头儿笑道：“说得是，怎么阿胖反不如纪冲呢？”范奎闭上了嘴没再说话。

说话之间，东拐西拐已到了鼓楼前。

这座鼓楼听说是远在“辽阳”还是“辽关”的“东京辽阳府”的时候建的，那年头到这年头，算算总有好几百年了。

在大黑夜里看上去，鼓楼宏伟，高大，上头黑暗暗的，瞧着懔人，除了那巨大的鼓楼外，什么也瞧不见。

黑衣汉子停了步，抬手一指，回身说道：“大爷，他就上面。”

郭燕翎打量了鼓楼一阵，点了点头，道：“刚才我忘了问了，你怎么知道他在这鼓楼上？”

黑衣汉子道：“回大爷，我刚才从鼓楼上经过，忽然听见鼓楼上有人说话，话声不大，可是字字听得很清晰……”

郭燕翎道：“好内功，他怎么说？”

黑衣汉子刚要说话，只听那高高的鼓楼之上，传下一个不算大，但却清晰可闻的话声：“找卖参人么，在这儿呢。”

黑衣汉子一惊忙道：“您听，大爷，就是这句话。”

郭燕翎目中异采飞闪，他笑了，忽地提气说道：“阁下卖参人么？”

只听鼓楼上那卖参人说道：“你似乎是多此一问。”

这句话郭燕翎倒没在意，可是瘦削老头儿跟范奎几个脸上变了色，本来是，以郭大爷的身份与声威，谁敢这样对他说话，还得了，纪冲第一个忍不住，破口骂道：“好大胆的东……”

忽然想起大爷在侧，忙改口说道：“是谁教你跟我的大爷这么说话的？”

鼓楼上那卖参人“哈！”地一声笑道：“到底吃谁的向谁，你倒是忠心耿耿，只是你要弄清楚，他是你的大爷，不是我的！”

这话不错，纪冲被顶得一时没能说出话来。

范奎有话，可是他刚要张嘴就被郭燕翎拦住了。

郭燕翎拦住了范奎之后，提气发话说道：“算我多此一问，阁下真有一株千年参王么？”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这句话竟然有点唐突，可是照生意经来说，确也该有此一问，问清楚了免得上当，只是我这个人做生意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到处兜售求货脱手，我则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信你就不该来。”

说来说去还是郭大爷的不是。

范奎脱口叱道：“好大胆……”

鼓楼上那卖参人突然说道：“听着，我有东西愿卖，谁愿买谁买，我不求人，这东西不是没人要，是你来找我，不是我去找你，我可不愿受你那下人的气，他们再敢说半句话，这笔买卖就算免谈了！”

范奎勃然变色，他还要再说，郭大爷已摆手说道：“阿胖，忍忍。”

范奎只好闭上了嘴。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忍字头上一把刀，虽然难受了些，可也没法子。”

范奎一张胖脸涨得通红，可是他忍住了。

郭燕翎道：“阁下，生意是你卖我买，何必徒费口舌之争。”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说得是，那么你我就谈生意吧！”

郭燕翎道：“我先看看货。”

“那不行，这东西价值连城，功能起死回生，益寿延年，江湖人更是梦寐以求，我几乎赔上性命才好不容易得来的，万一你拿到手撒腿跑了，我……”

郭燕翎道：“郭某人不是那种人。”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我不认识郭某人，我只知道买主，这年头人心险恶得很，我得处处防着点儿，要不然我也不用躲到这高处来了。”

郭燕翎道：“可是我得防着买到假货。”

鼓楼那卖参人道：“那容易，成交以后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到那时候只要你发现东西是假的，你不买还来得及。”

郭燕翎点头说道：“说得是，那么阁下开价多少？”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你识货？”

郭燕翎道：“当然。”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那你就该知道这东西值多少，何必问我？”

郭燕翎道：“应该问，你也应该有个价，难道我说多少就值多少么？”

鼓楼上卖参人笑道：“看来我碰上了高明买主……”一顿接道：“你真要我开价？”

郭燕翎道：“当然！”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你不怕我狮子大开口？”

郭燕翎道：“那也由阁下。”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阁下想必家财万贯，富可敌国。”

郭燕翎道：“不敢这么说，但买一株参王还买得起。”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我碰上了慷慨阔老，好吧，听着……”一顿接道：“黄白之物俗物也……”

郭燕翎微愕说道：“阁下要什么？”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明珠玉器我也看不上眼！”

郭燕翎双眉微耸道：“阁下请直截了当的说！”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郭大爷不耐烦了，郭大爷，我听说郭家人个个都有很深的修养，怎么郭大爷你那么浮躁……”

郭燕翎双眉一扬，道：“多谢教我，阁下是当今的哪一位？”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卖参的生意人，谈交易何须动问姓名？”

郭燕翎道：“那么阁下要什么，请说吧。”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我这个人平生无他好，唯爱名花……”

郭燕翎道：“‘辽东’郭家有的是奇花异卉，均属难求之名种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久闻郭家人人高绝，个个饱学，怎么郭大爷会不解名花二字。”

郭燕翎目中奇光一闪，道：“我明白了，阁下请明说！”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这才是，我听说郭大爷那山庄之内，现有一株国色天香、冷艳尘寰的名花，芳名叫做玉霜……”

郭燕翎一点头，道：“不错，那是我的侄女儿，她的确当世称最。”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那就没错了，我愿用这株千年参王易……”

范奎冷叱一声，腾身而起，别看他胖，身手却矫捷异常，一窜十几丈，直上半空，电一般地扑向鼓楼高处。

郭燕翎未防有此，拦他不及，一惊忙道：“阿胖小心！”

只听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大鱼不来小鱼到，连你这虾儿也来打扰，下去！”

话落，眼看就要扑上鼓楼最高处的范奎，突然闷哼一声，一个身躯像断了线的风筝，冲势一顿，栽了下来。

郭燕翎一惊要动，瘦削老头儿一声：“何劳您亲自出手，自有计全在！”

他腾身而起，比范奎还快还矫捷，半空中接过范奎，折腰射了回来，落在原处，双手挽着那么一个胖胖躯体，他像没事人儿一般，面不红，气不喘。

再看他手里的范奎，瞪着眼，张着嘴，只不能动。

瘦削者头儿计全道：“大爷，不碍事，他被人制了穴道！”

郭燕翎目中奇光电闪，他没见鼓楼上那人现身，范奎却已被人制了穴道，那人身手可知，他心头震动，表面上却淡然一笑道：“难怪阁下能在‘长白’连毙二凶物……”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夸奖了，地为无主之地，物为无主之物，难道郭大爷你怪我捷足先登，抢了这株参王不成？”

郭燕翎道：“那我不敢，正如阁下所说，地为无主之地，物为无主之物，

只要能，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拿去。”

抬手拍向范奎。他这一掌是拍力，范奎的身子也被震得动了一动，可是怪了，范奎仍然瞪着眼，张着嘴。

郭燕翎脸色一变，道：“阁下好高明的独门制穴手法！”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夸奖了，郭家绝学震寰宇，个个所学渊博，我不信郭大爷你解不开他，拍他不醒。”这人好损。

郭燕翎只觉脸上一阵奇热，道：“阁下不须如此，我承认解不开……”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郭大爷过谦了……”

郭燕翎道：“阁下，你该懂四字适可而止。”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那么我见好就收，为略示薄惩，而我暂时不愿解，待你我成交之后……”

郭燕翎道：“阁下，这笔生意无法成交。”

鼓楼上卖参人讶然说道：“怎么，郭大爷不要这人人梦寐以求，功能起死回生……”

郭燕翎道：“可是我不能用我的侄女儿来换它。”

鼓楼上那卖参人说道：“只怕郭大爷又曲解了我的意思，也大概是贵属打扰，没能听完我的话，所以才有这种误会。”

郭燕翎道：“阁下可愿把话再说一遍？”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自然愿意。”

郭燕翎道：“那么阁下请说。”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我愿用这株千年参王，来换取一睹名花芳姿的机会！”

郭燕翎道：“阁下的意思是……”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只要令侄女到这儿来跟我见一面，我立即把这株千年参王双手奉上。”

郭燕翎“哦！”地一声道：“这么便宜？”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在郭大爷看也许便宜，在我看来，这价值虽敌国之财富也不换！”

郭燕翎淡然一笑道：“阁下敢莫是‘玉翎雕’？”

鼓楼上那人诧声说道：“玉翎雕？谁是玉翎雕？郭大爷，我是铁翅鹰！”

郭燕翎道：“也许是我料左了，阁下，我不能答应！”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怎么，这，郭大爷也不答应？”

郭燕翎道：“不错。”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我记得郭大爷说这交易便宜！”

郭燕翎道：“现在我仍是这么说，可是我不能答应！”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我不能勉强，那么这宗买卖只有吹了，可是郭大爷要明白，假如郭大爷在刚才就拒绝交易，那充其量不过是损失一株原不是自己的千年参王，而现在不同了，现在多了一桩损失……”

郭燕翎道：“什么？”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人命！”

郭燕翎一震道：“阁下是指我这个弟兄？”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不错，郭大爷。”

郭燕翎道：“有说么？”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自然有，这穴一个对时不解，贵属就要一命呜呼，就算是大罗金仙也救不了他。”

郭燕翎道：“不必大罗金仙，我现在就能救他！”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郭大爷想上来逼我就范？”

郭燕翎道：“阁下高明。”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郭大爷，我要是没有防身之力，我就不会轻易跟你郭大爷谈交易了，更不会用贵属的性命换郭大爷你来了！”

郭燕翎道：“话是不错，可是我打算试试！”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那是，也该，怎能轻易放弃希望，郭大爷请。”

郭燕翎提气欲起，鼓楼上那卖参人及时说道：“慢着，请郭大爷想想，自己是否丢得起这个人！”

郭燕翎冷哼一笑说道：“阁下不必激我，郭燕翎的威名虽然挣来不易，可是为手下弟兄的性命，郭燕翎也不会过于珍惜！”他一提气。

计全突然叫道：“大爷！”

郭燕翎抬头说道：“计老，别不高兴，恐怕你不行。”

话落，身起，冲天而上，自然，这身手又不知比计全高明多少，郭家绝学，宇内称最嘛。

只听鼓楼上那卖参人一声轻笑：“郭大爷，留神。”

这话说完，大爷郭燕翎已然扑上鼓楼，只见他两袖猛挥，向外一抖，也不知道敲响抑或是鼓楼上那卖参人也发出掌力，两片掌力结了实，陡听砰然一声天震，郭大爷身形猛地晃了几晃，他似乎极力想站稳，可是他毕竟没能站稳，在他那身躯最后一晃时，人离了鼓楼，飘射了下来。

计全在下面看得不禁骇然，也只当郭大爷受了伤，想要挺身去照应，可是他身形刚动，郭大爷已飘落在他面前，他忙抢前一步，道：“大爷，您……”

郭燕翎神情凝重，脸色煞白，微一摇头，道：“我没事……”

计全心里微微一松，口齿启动，一下，没说话。

郭燕翎双目忽地一睁，道：“此人好高的功力，除了关叔之外，这世上竟然还有强过郭家绝学的人，这！这让人难信……”

鼓楼上那卖参人开了口：“自求身保，事出无奈，望祈郭大爷恕我！”

郭燕翎道：“阁下不必如此，郭燕翎在内功这一方面认输就是。”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郭家六龙之首居然低了头，这要是传将出去怕不立即激腾四海，震动八方，郭大爷，我是说郭家还有‘大罗剑’。”

郭燕翎双眉一扬，道：“难不成阁下要试试？”

“不敢，不敢！”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大罗剑’天下无敌，为近百年来当世三大绝学之一，神仙难逃劫数，我岂敢轻撻其锋，假如郭大爷要以‘大罗剑’相向的话，我可要跑了。”

郭燕翎道：“‘大罗剑’对付的不是我辈江湖人，彼此一无深仇，二无大恨，我也不愿意轻易对阁下动用‘大罗剑’。”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多谢郭大爷，只是我得请教，‘大罗剑’对付的不是我辈江湖人，那么‘大罗剑’对付的又是哪一个？”

郭燕翎道：“阁下不必管那么多，这是你我交易之外的事。”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就是郭大爷不说我也明白，郭家无时无刻无人不以汉族世胄、先明遗民自居，‘大罗剑’对付的自当是满……”

“阁下！”郭燕翎沉声说道：“你说的离谱了！”

“好，我不说！”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就谈你我的交易，郭大爷，我们的交易如何？”

郭燕翎道：“不谈也罢！”

“不谈了？”鼓楼上那卖参人诧声说道：“郭大爷，一株千年参王跟一条人命……”

郭燕翎道：“我明白……”一摆手，道：“计老，带着阿胖，咱们回去。”迈开大步，当先走了。

计全头一低，抱着范奎，随着纪冲等跟了上去。

鼓楼上那卖参人及时说道：“郭大爷，别忘了，一个对时，固然，那株名花就是你的侄女儿，可是这位也是跟了你多年的弟兄，别那么自私，把自己的亲人看得那么重。”

这句话，挑拨意味相当浓厚。

这纪冲听明白了，浓眉一扬，便要转身。

计全及时喝道：“纪冲，你要干什么？”

纪冲抬手指着鼓楼愤然说道：“你听听，瘦爷，我想骂他几句！”

计全沉喝说道：“哪来那么好心情，我也听明白了，别放在心上也就是了，绝不能拿霜姑娘的安危去换阿胖的命，阿胖要是知道，他宁愿死，你懂么？走吧！”

转眼之间，郭家的人走远了。

只听鼓楼上那卖参人轻笑说道：“郭家的人走了，阁下又是哪一路的人物？”

话声方落，随听鼓楼下数丈外一处暗隅里有人说道：“我的来意跟那株千年参王无关，阁下可容我上鼓楼一会？”

鼓楼上那卖参人“哦！”地一声道：“怎么，阁下不是为这株千年参王而来？”

暗隅中那人说道：“千年参王对我毫无价值。”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见千年参王而毫不动心，阁下是我生平所见第一

人，我佩服，那么，请问阁下是为何而来？”

暗隅中那人道：“为阁下你而来。”

鼓楼上那卖参人讶然，说道：“有说么？”

暗隅中那人道：“请容我上鼓楼一会。”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有这个必要么？”

暗隅中那人道：“不然我不会冒杀身之险前来！”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谁会杀你？”

暗隅中那人道：“郭家六龙之首郭燕翎跟阁下你。”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郭燕翎为什么会杀你？”

暗隅中那人道：“他有窥破我的身份的可能！”

鼓楼上那卖参人诧声说道：“阁下的身份？”

暗隅中那人道：“假如我能登上鼓楼，自当揭露于阁下面前！”

鼓楼上那卖参人道：“好，等我问完之后再问，我为什么会杀你？”

暗隅中那人道：“郭家六龙之首都小挫在阁下掌下，我何许人也，岂敢轻易言武！”

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我碰上了一个见千年参王不动心的人，也碰上了一个过于轻视自己的人，阁下请上来吧。”

暗隅中那人道：“我遵命，并谢谢阁下！”

一条黑影自暗隅中冒起，直上鼓楼，此人身手矫捷异常，竟然远在瘦削者头儿计全之上。

再看时，他已站在那鼓楼高处背光的一面，这地方暗黑，只看见他是个瘦高黑衣人，别的就难看真切了。

只听鼓楼上那卖参人笑道：“我低估了阁下，阁下的身手只不过略逊郭燕翎半筹，想不到‘辽阳城’卧龙藏虎，竟有阁下这种高人……”

瘦高黑衣人向着鼓楼里一抱拳，道：“阁下夸奖了。”

那卖参人道：“我没有太多的工夫，请直截了当，明说来意！”

瘦高黑衣人道：“面对阁下这种爽快人，我岂敢忸怩作态，吞吞吐吐，容我先请教，阁下怎么称呼，来自何方？”

那卖参人道：“听说江湖上近几年出了个‘玉翎雕’？”

瘦高黑衣人道：“不错，敢莫阁下就是……”

那卖参人截口说道：“那么从现在起叫我铁翅鹰吧！”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

“真的！”卖参人道：“从此江湖上又多了个铁翅鹰，这就是我的号。”

瘦高黑衣人道：“那么我请教阁下的大名？”

卖参人道：“彼此素昧平生，缘仅今夜一面，我与阁下了解太少，似乎没有必要通名报姓。”

瘦高黑衣人道：“我不敢强阁下所难，阁下来自何方？”

卖参人道：“我从来处来！”

瘦高黑衣人呆了一呆，道：“阁下……”

卖参人道：“阁下应该听见了，我刚才说过，没有太多的工夫。”

瘦高黑衣人一点头道：“我不敢错过这难得的机会，失之交臂，遗憾终生，阁下，我来礼聘，只要阁下许诺一句点个头……”

卖参人接口说道：“礼聘我不懂！”

瘦高黑衣人道：“容我把话说完！”

卖参人道：“是我太急了，请说。”

瘦高黑衣人道：“只要阁下许诺点个头，阁下此生便不愁荣华富贵，有可观的月俸，而且有相当大的官职！”

卖参人道：“阁下说完了？”

瘦高黑衣人道：“说完了。”

卖参人道：“我仍不懂！”

瘦高黑衣人道：“再说得明白点，阁下有箭衣马褂可穿。”

卖参人道：“我仍糊涂！”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我诚心诚意而来……”

卖参人一笑说道：“请说阁下的身份。”

瘦高黑衣人道：“我以为阁下已经明白了。”

卖参人道：“阁下是来自京师‘紫禁城’……”

瘦高黑衣人道：“我御前带刀，官同四品。”

卖参人道：“是权势显赫，王公大臣也怕个三分的大内侍卫爷？”

瘦高黑衣人道：“不敢，在官里当差而已！”

卖参人道：“难怪阁下有这么好的身手！”

瘦高黑衣人道：“夸奖了，要跟阁下比，那是燭火之与中天皓月。”

卖参人道：“忒谦，阁下所谓特来礼聘是……”

瘦高黑衣人道：“官家礼贤下士，求才若渴，广招天下英豪，欢迎四方奇人异士……”

卖参人道：“干什么？”

瘦高黑衣人道：“护卫大内，清除叛逆！”

卖参人笑道：“阁下何不明指郭家！”

瘦高黑衣人猛一点头，道：“可以这么说，但郭家只是一部份！”

卖参人道：“阁下，我是汉人！”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我也是！”

卖参人笑道：“阁下是要我跟阁下一样地卖身投靠，供人驱策？”

瘦高黑衣人目中寒芒一闪，淡淡说道：“阁下，人往高处，鸟登高枝，世人忙碌，皆为名利二字，江湖宏大，称雄一世，到头来有何出息，不敢辜负这昂藏须眉七尺躯而已，再说，荣华富贵之心何人能免……”

卖参人道：“多谢阁下教我，但阁下何以取信于我？”

瘦高黑衣人目中飞闪异采，道：“阁下是……”

卖参人道：“阁下应该先取信于我！”

瘦高黑衣人微一点头，道：“说得对，阁下可看得清我！”

卖参人道：“我的目力不算太差……”

瘦高黑衣人道：“那么阁下请看这个！”翻腕抬手，把手心向鼓楼里照了照！

卖参人道：“这是大内侍卫的腰牌！”

瘦高黑衣人道：“不错，够了么？”手一翻，垂了下去。

卖参人道：“大内侍卫腰牌假不了，够是够了，只是我觉得阁下此举太过冒失，也太过冒险。”

瘦高黑衣人道：“冒险是有点，冒失却未必！”

卖参人道：“阁下该知道，我求的是郭家一位姑娘……”

瘦高黑衣人道：“我听见了。”

卖参人道：“假如我把阁下的身份及意图揭露于郭燕翎面前

瘦高黑衣人道：“那没有用，阁下不知道我是谁！”

卖参人道：“阁下想必易过容，化过装，或者戴有特制面具。”

瘦高黑衣人道：“那是当然，我岂会轻易以真面目见人？”

卖参人道：“阁下经验老到，历练十足！”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夸奖了。”

卖参人道：“我可以把阁下擒交郭家……”

瘦高黑衣人道：“那对阁下有什么好处？”

卖参人道：“至少可以博得美人青睐。”

瘦高黑衣人道：“为红颜，阁下算得上一个够字，无视送上门来的荣华富贵，贵而只求美人青睐，阁下之风流多情可知……”

卖参人道：“但能博得美人青睐，虽江山神器而不易。”

瘦高黑衣人抬头说道：“不爱江山爱美人，阁下益显风流多情，只是，阁下如果想以我博取美人青睐，只怕阁下要失望了。”

卖参人道：“怎么？”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不敢动我！”

卖参人轻“哦！”一声道：“我记得阁下刚才说过，自知非敌，不敢轻易言武！”

瘦高黑衣人道：“就是因为这，我不得不另找仗恃。”

卖参人道：“阁下另找了什么仗恃？”

瘦高黑衣人道：“无他，区区一包炸药而已。”

卖参人“哦！”地一声道：“藏在何处？”

瘦高黑衣人道：“就在我身上。”

卖参人道：“阁下此举是……”

瘦高黑衣人道：“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阁下只一动我，那就会落个玉石俱焚，同归于尽，除非你阁下……”

“阁下！”卖参人截口道：“真是那样的话，你阁下自己……”

瘦高黑衣人道：“牺牲一己能换得当世一大高手，那更划得来，那也壮烈，官家必不会亏待于我。”

卖参人道：“的确，只是阁下真在身上藏有……”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可愿试试？”

“不敢！不敢！”卖参人道：“这岂能轻易尝试！我还年轻，霹雳一震之下，英雄翘楚，美人青睐同化乌有，那太划不来，我只有信其有，而不敢信其无……”

瘦高黑衣人道：“所以说阁下会失望！”

卖参人话声一整，道：“阁下，你可愿听我一言？”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请说，我洗耳恭听！”

卖参人道：“我挟一身绝艺，到这偌大江湖来，本来是不甘雌伏，不敢辜负这一身绝学，只求取得英雄翘楚荣衔，博得当世美人青睐，而绝不过问其他，也绝不参与其他……”

瘦高黑衣人忙道：“如今呢？”

卖参人道：“如今阁下这荣华富贵四字颇令我动心……”

瘦高黑衣人目中异采飞闪，笑道：“这才是当世之英雄俊杰，阁下，但有荣华富贵，身侧尽天下绝色，要多少美人没有！”

卖参人道：“所以说阁下这荣华富贵四字颇令我心动！”

瘦高黑衣人道：“那么阁下是……”

卖参人道：“事关重大，我的终生系此一念，阁下可容我考虑？”

瘦高黑衣人呆了一呆道：“我记得阁下是个爽快人！”

卖参人道：“爽快多少带着些轻率，这件事关系着我的一生，我不得不慎重，我不得不多加考虑。”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我以为……”

卖参人道：“阁下如果一定要我现在就做答覆的话，那答覆恐怕未必会让阁下满意，阁下也请三思。”

瘦高黑衣人沉默了一下，旋即一点头，道：“好吧，阁下要多少时日……”

卖参人道：“三天已经足够了。”

瘦高黑衣人道：“那我就耐心候阁下三天。”

卖参人道：“三天之后我怎么找阁下？”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不必找我，我也不愿到处来寻找阁下，三天之后夜子时，你我在这鼓楼之上会面碰头好了。”

卖参人道：“你我一言为定！”

瘦高黑衣人道：“从此如山似鼎。”

卖参人道：“不见不散！”

瘦高黑衣人点头说道：“不见不散。”

卖参人道：“那么我要睡了，夜深，露重，阁下也请回吧！”

瘦高黑衣人向着鼓楼里深深看了一眼，道：“阁下，莫忘三日后夜子时，也请别失英雄本色、君子风度，我告辞了。”一抱拳，长身飞射而去。

只听卖参人笑说道：“好厉害，我何用跟踪你！我已经看破了你三分……”

随即话声寂然，这鼓楼一带又归于寂静、空荡，夜深沉！

不，还没有，另一条人影自黯黑的鼓楼内射出，一闪不见，好高绝的身法，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有个人想追，但没来得及，他呆在了那儿。他，藏在十余丈外一处墙角后，瘦高一条。

试情

日升，日落，夜色再度降临，不是一个黑夜，又是夜初更，今夜，较昨夜略为暗了些，那是因为夜空有片乌云。

一条瘦小人影飞射落在鼓楼前，她亭亭玉立，风姿绰约，仪态万千，这黯黑的鼓楼前为之一亮。

是郭玉霜，姑娘她来了，一个人儿。她一双美目略带红意，娇清丽靛比往日更憔悴了些。

她抬眼望向那高高的鼓楼上，举手轻掠云鬓，淡然发话：“阁下还在么？”

只听一声轻笑划破夜空，透传而下。

“我料姑娘必来，焉敢不在此等候！玉趾降临，鼓楼生辉，我本人更是荣宠无上，快请登楼一会。”

玉霜没理他那么多，道：“既然来了，我自然会上去见见你。”娇躯随话拔起，直上鼓楼高处。

只听卖参人轻笑说道：“轻盈灵妙，月下飞仙……”

姑娘往黑影里一站，冷然截口说道：“我来了，你要怎么样，说吧！”

卖参人像没听见，他喃喃自语地道：“眼中是玲珑娇躯，鼻端是暗香浮动，鼓楼之上玉人立，疑是嫦娥下广寒。冰肌玉骨，美得不带人间一丝烟火气，鼓楼何幸，我何幸，但有今夜一会，足慰平生，虽死何憾。”

玉霜冷冷说道：“你要我来，就是为施展你那轻薄口舌的么？”

卖参人忙道：“姑娘冰清玉洁，如天仙小谪尘寰，我这凡夫俗子何敢渎冒，所言句句由衷，字字发自肺腑……”

姑娘一怔，惊声说道：“是你……”

卖参人道：“谁，姑娘？”

玉霜双眉一扬道：“李克……”

卖参人道：“错了，姑娘，姑娘大半认错了人，其实，姑娘又何必计较我是谁！”

玉霜凝目良久始道：“你不是李……你不姓李？”

卖参人道：“姑娘，你待会儿进来之后也就知道我是谁了。”

玉霜一怔道：“怎么，你还要我进去？”

卖参人道：“姑娘以为这样我就会知足了么？不，姑娘，这样我无以一亲姑娘芳泽……”

玉霜脸色一变，叱道：“你敢……”

卖参人忙道：“姑娘误会，我只求跟姑娘面对面在这鼓楼之上静坐一夜，别无他意，我也不敢渎冒。”

玉霜脸色微缓道：“我只想站在这儿……”

卖参人道：“姑娘，郭家的人也有个怕字么？”

玉霜道：“我不否认，我怕……”

卖参人叹道：“看来我难以取信于姑娘，姑娘，我怀一颗赤诚之心，冒险犯难，为的只是姑娘一人，姑娘何忍？”

玉霜没说话。

卖参人又轻叹一声道：“我只有换个法子了，姑娘，千年参王在此，那解贵家穴道也在此，姑娘要不肯进来，这一趟就算白来了……”

玉霜脸色又一变，但旋即淡淡说道：“阁下何其无赖？”

“不敢！”卖参人道：“只问姑娘来一趟为什么，不是为那株千年参王……”

“不！”玉霜道：“我是为‘南海’弟兄的性命！”

卖参人道：“这就是了，那么姑娘就该进来。”

玉霜道：“我要是不进来，你就不……”

卖参人道：“不错，姑娘，你要是不进来，这一趟就算白来了！”

玉霜神色忽地一黯，叹道：“郭玉霜心比天高，命如纸薄，天意如此，夫复何言，我既然来了，就依你吧。”迈步就要往鼓楼走。

“慢着，姑娘，”卖参人突然说道：“假如姑娘这么想，姑娘最好别进来。”

玉霜停步说道：“你要我怎么样？要我高兴，要我笑……”

卖参人道：“那倒不必，至少姑娘不该把别人看得那么坏。”

玉霜道：“你能让我看你好么？”

卖参人道：“我问心无愧……”

玉霜道：“那何必计较人家怎么看你！”

卖参人叹道：“姑娘不但人美绝世，而且词锋犀利逼人，郭燕翎他怎么舍得这么一位侄女儿……”

玉霜道：“你错了，我大伯父瞒着我，他宁可忍痛牺牲弟兄的性命，我从下人的口里知道这件事，我对千年参王不屑一顾，可是我不能不救我胖叔……”

卖参人道：“那只是我误会了，姑娘令人敬佩……”

玉霜道：“你不必再多说了，我可以进去了么？”

卖参人道：“姑娘请，我盼的就是这一刻。”玉霜娇靥上的神色难以言喻，一仰脸，毅然走了进去。

她，很快地隐入那黝黑的鼓楼里……

她缓慢地进入了鼓楼里，鼓楼里黝黑一片，凭她的目力，竟然难以视物，也无法看见那卖参人究竟置身何处，她停了一刻，想藉着外面射进来的微微光线看清楚眼前。

无奈仍是枉然，最后她失望了，这鼓楼里根本射不进光来，她进来的那地方，恰好背着光。她明白了，这卖参人是早有预防的，当即，她开了口：“我进来了。”

只听对面传来卖参人话声：“是的霜姑娘，我看见了。”

现在她知道了，那卖参人就在对面，而且近在咫尺，她一惊，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

卖参人笑道：“霜姑娘，别怕，我不是那下流的轻薄儿。”

玉霜姑娘脸上一热，道：“那你非要我来，用意何在？”

卖参人道：“我不是说过么，久仰郭六爷的掌珠风神秀绝，人美盖世，嫉煞王嫱，妒煞夷光，所以我想瞻仰姿容，一睹风采，以慰仰慕，以……”

玉霜道：“口齿太以轻薄！”

卖参人道：“霜姑娘，真实而美好的言辞，往往会流于轻薄的！”

玉霜道：“这么说来你是真心话？”

卖参人道：“是的，霜姑娘！”

玉霜道：“你的用意也仅止于此？”

卖参人道：“也不错，霜姑娘！”

玉霜道：“那我似乎应该放心了！”

卖参人道：“假如霜姑娘对我不放心的话，也就是说我无法邀得霜姑娘的相信的话，霜姑娘就不会进来了，对么？”

玉霜道：“不，你错了，我所以到这儿来，是为救我胖叔，既然来了，那表示我不惜一切……”

卖参人轻“哦！”一声道：“霜姑娘真打算不惜一切，真打算舍身救人？”

玉霜一咬牙，傲然点头，道：“是的！”

卖参人吁了一口气，道：“那最好，对我来说，这简直是喜出望外，求之不得，霜姑娘肯舍娇贵玉躯，我这是几生修来……”顿了顿，接道：“霜姑娘，请站过来一点。”

玉霜心头一紧，道：“你要干什么？”

卖参人道：“霜姑娘既然舍身救人，又何必明知故问！”

玉霜心往下一沉，道：“你说过，你要我到这儿来，只是

卖参人道：“是的，霜姑娘，这是我的本意，可是既然霜姑娘肯，我为什么拒人千里，做那天下第一等傻人，这种艳福别人就是求也求不得，我怎肯白白错过？”

玉霜既羞且怒更悲，双眉一扬，道：“你真要……”

真要什么，她没说出口，本来嘛，一个大姑娘家，怎能说那句你真要我的身子，你真要占辱我？

卖参人道：“霜姑娘，这是你愿意的，你愿意用你那娇美的玉躯，换取你那位胖叔的性命，我又何乐而不为？”

玉霜颤声说道：“我跟你何仇何恨？”

卖参人道：“何仇何恨，霜姑娘言重了，我不是说过么，只为一念爱慕而已，别怪我，霜姑娘，实在是你太惹人爱慕了！”

玉霜道：“只为一念爱慕？”

卖参人道：“是的，霜姑娘！”

玉霜咯一咬牙，道：“夺我的清白，占辱我的身子，这就是爱，这就是你对一个姑娘家的爱慕么？”

卖参人道：“霜姑娘，别多说，在我来说，一刻值千金……”

玉霜羞红了娇靥，也悲痛到了极点，道：“你所以爱我，是因为我的容貌长得好？”

卖参人道：“霜姑娘，人好好色而恶……”

玉霜道：“假如我在这刹那之间变得丑陋可怖，你还爱我么？”

卖参人笑道：“霜姑娘说笑了，一个美貌无比，风华绝代的人，怎么能在这刹那之间变成一个丑陋可怖的人，霜姑娘又不是鬼……”

玉霜道：“我自有办法！”抬手往娇靥上抓去。

可是，她那手指还没有碰到脸，便倏觉手肘部位一麻，那只手就停在半空抬不上去了。

玉霜惊怒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卖参人淡然说道：“我正要请教，霜姑娘这是什么意思？”

玉霜道：“这张脸害我，误我，我要毁了它。”

卖参人道：“我要告诉霜姑娘，那没有用，我已经见过霜姑娘，我知道你是一个风华绝代，容颜盖世的美人，再说，你能毁了脸，却无法毁了你那娇贵的玉躯，更重要的你要这么做，就救不了你那位胖叔。”

玉霜真如冷水浇头，又好像一下子掉进了冰窖！她没办法了，也说不出话来了。

卖参人接着说道：“霜姑娘，一刻值千金……”

玉霜悲声说道：“郭玉霜好苦，好薄的命……”一咬牙，一横心，道：“好，我把这身清白交给你，你先把解穴的法子告诉我……”

卖参人笑道：“霜姑娘这是把我当成三岁孩童，万一我说出解穴方法之后，霜姑娘来个耍赖逃跑，我岂不是偷鸡不着蚀把米，赔了夫人又折兵，这种傻事我不干。”

玉霜冷冷说道：“你看错人了，郭家的人向来一诺千金。”

卖参人道：“在我看来，倾当世之能也抵不过霜姑娘的人！”

玉霜道：“你有一身高绝所学，还怕我跑了？”

卖参人道：“我不怕霜姑娘跑，我有绝对的把握，霜姑娘跑不出这个鼓楼，可是我凡事不愿用强……”

玉霜道：“你这跟用强有什么分别？”

“不！”卖参人道：“至少霜姑娘如今是自愿舍身，我说的是在霜姑娘还没有获得那解穴法之前，这话霜姑娘明白。”

玉霜道：“我明白，我懂，可是我更明白，我更懂，你若不先把解穴法告诉我，我很有可能是白白舍身……”

卖参人道：“不，霜姑娘，绝不会，我一言九鼎……”

玉霜道：“你也别把我当成三岁孩童。”

卖参人沉思了一下，道：“霜姑娘，你只有相信我，要知现在离一个对时已经近了，万一因为霜姑娘的犹豫耽误了一条性命……”

玉霜心神抖颤，悲怒叫道：“你，你好卑鄙！”

卖参人道：“霜姑娘，骂，既不疼也不痒，如果霜姑娘你愿意，认为骂可以泄愤，可以救人，请尽管骂好了！”

玉霜没有再骂，却颤声说道：“你可知道，这样等于是毁了我一辈子，等于是杀我。”

卖参人道：“霜姑娘，这二者我都不敢苟同，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霜姑娘绝不会待在令尊身边，既然这样，跟我有什么不可以，我担保不让你受丝毫委屈，让你永远生活在幸福里，金屋香车，仆婢成群……”

玉霜道：“你以为我会嫁你，我会跟你？”

卖参人道：“霜姑娘既然把身子交给了我，还能嫁别人，跟别人么？”

玉霜道：“你错会了我的意思，我会羞愤自绝……”

卖参人道：“霜姑娘，只要我活在这世上一天，你便要跟我一样地活在这世上一天，你永远没有机会！”

不待玉霜再说，卖参人又接着道：“霜姑娘，时刻更近了。”

玉霜羞怒悲愤已极，可是她没有办法，在这一刹那，她想到了很多，她想到了玉翎雕、她的父母、她的亲人……

她心颤，身颤，心为之碎，肠为之断，奈何，楼外寂静，她所想到的人，没有一个及时出现，没一个来。

卖参人再次催促道：“霜姑娘……”

玉霜冰冷说道：“我过来了，只要你良心能安，随你了！”

迈步往卖参人立身处走了过去。

近了，她听见了卖参人的鼻息，但是她没有停，甚至没有顿一顿，更近了，她几乎觉得碰到了卖参人。

就在这时候，卖参人突然开口了：“霜姑娘，可以停步了！”

玉霜果然停了步。

卖参人道：“容我先一亲芳泽……”

玉霜没动，也没说话，她整个人已麻木了。

然而，她听见卖参人这么说，可没觉得卖参人碰到了她身子的任何一处，适时，卖参人笑了。

玉霜冰冷说道：“你笑什么，很得意，是么？”

“当然！”卖参人道：“孤傲高洁的霜姑娘，竟这么温顺、这么柔婉地听我的话，情愿任我摆布，我还能不得意么？”

玉霜道：“你不必再多说了……”

卖参人道：“容我再说一句，霜姑娘也一定很喜欢听这一句……”

玉霜道：“你说吧！”

卖参人道：“霜姑娘请试用手往身左摸一摸，那儿有个石墩，摸着它后，

霜姑娘可以坐下，那只能坐一个人。”

玉霜道：“我不愿意坐下！”

卖参人道：“难道霜姑娘不愿意陪我谈谈？”

玉霜一怔，道：“谈谈？”

卖参人道：“是的，霜姑娘，谈谈，仅此而已。”

玉霜讶然说道：“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卖参人道：“很简单，把身子交给我，或坐在暗中陪我谈谈，以慰我思慕之饥渴，这二者请霜姑娘任选其一！”

玉霜诧异欲绝，道：“难道你不……”

卖参人笑道：“难道霜姑娘非要我那样不可么？”

玉霜忙道：“不，我没有那意思……”

卖参人笑道：“那么霜姑娘就请选后者。”

玉霜当然听话，忙伸手左摸，果然，她摸着了一个圆圆的石墩，那石墩的大小，也的确只能坐一个人。

她连忙地，而且放心地坐了下去。

她坐定，卖参人那里又开了口：“霜姑娘，先请恕我适才太过火的残虐。”

什么？残虐，刚才那是残虐？

玉霜心中一块石块掉落，同时，她也感到一阵羞怒悲愤攀上心头，她高扬着眉梢儿，冷冷说道：“我谢谢你，你也知道那太以过火么？”

卖参人道：“霜姑娘，你只应该感谢我，甚至感激我，而绝不应该得理不饶人地反过来责备我，对么？”

玉霜抗声说道：“为什么我绝不应该……”

那卖参人道：“霜姑娘是个明白人，应该用不着我多说。”

是的，丝毫不错，她自愿舍身，此时此地，卖参人可以夺去她的清白，可是人家放过了这机会，她还有什么好说的？

诚如人家所说，她只该感谢，甚至于感激，而不该反过来得理不饶人，反过来责备人。想到了这些，玉霜心服地默然了。

那卖参人却又道：“接下来，我该跟霜姑娘谈谈，我所以坚持要见霜姑娘一面，谋求与霜姑娘一会的真正意思何在在了。”

玉霜忙道：“你还有别的意图？”

卖参人道：“不，霜姑娘，应该说这才是我真正而唯一的意图，只是霜姑娘别担心，也别害怕，我绝不会伤害霜姑娘的，我也不忍……”

那两字略嫌轻薄的不忍，听得玉霜眉锋一皱，但是她不敢发作，因为她真有点“怕”这位莫测高深的卖参人。

立即她道：“三更半夜地，你用那令人不得不来的强邀手法，邀约一个女儿家到这种地方会面，还有什么好意图么？”

卖参人道：“霜姑娘，你错了，也把人都看坏了，但得光明心地，仰不愧，俯不作，便是孤男寡女独处又何妨？”

玉霜往那看不见的黑暗中深深看了一眼，道：“我似乎应该对你刮目相看。”

卖参人道：“应该，但也不必，我不愿勉强，也不能勉强，最好还是等霜姑娘稍时安然离去之后自己看。”

玉霜道：“好吧，说你那真正而唯一的意图吧。”

卖参人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霜姑娘，对你，我倾慕已久……”

玉霜心里一跳，道：“我明白了，你似乎不必再说下去了。”

卖参人道：“为什么，霜姑娘，难道倾慕也是坏的，是邪恶，是罪孽？君子好逑，这该是人之常情，便是无知的鸟鲁也不例外，假如这是邪恶，这是罪孽，那么古往今来就不会有那么多可歌可泣有情儿女留传下来的佳话了……”

玉霜道：“你很会说话。”

卖参人道：“这是实情，我举个例子霜姑娘且听听，关前辈的当年，令尊的过去，还有霜姑娘与二姑娘的如今……”

玉霜猛然一惊，心神连震，急道“哪位关前辈……”

卖参人道：“霜姑娘，当今世上，只有一位关前辈侠业轰烈，使得后世尊奉敬仰，霜姑娘以为有几位？”

玉霜惊声说道：“关前辈的当年如何？”

卖参人道：“霜姑娘应该比我清楚！”

玉霜道：“那么我爹的过去又如何？”

卖参人道：“令尊师承关前辈，受苦大师重托，执掌‘丹心旗’，身退之际，载得傅、云两前辈及一位皇族亲贵归，一房四好，佳话流传，羡煞天上，妒煞人寰。”

玉霜心惊胆裂，道：“那……我跟二妹的如今又如何？”

卖参人道：“郭二姑娘玉佩倾心于英杰，霜姑娘则钟情于奇豪……”

玉霜骇然站起，失声说道：“你，你是谁，你究竟？”

卖参人道：“霜姑娘，别问我是谁，但请答我，以上之几位无一不涉及一个情字，这几位是否流于邪恶、罪孽？”

“不，”玉霜姑娘忙摇头说道：“那不是邪恶，也不是罪孽，而是感天动地，使天下有情人同声一笑，同声一哭的情……”

卖参人道：“这就是喽，霜姑娘何对己宽，对人苛？”

玉霜道：“你告诉我，你究竟是谁？”

卖参人道：“稍待我自当奉告，如今霜姑娘请坐回原处……”

玉霜道：“不，我现在就要知道你是谁？”

卖参人道：“霜姑娘，现在知道我是谁，那对霜姑娘，对我，都没有好处，何妨耐心多等一刻？霜姑娘，请坐。”

玉霜心头下意识地一紧，忙又坐了下去。

卖参人道：“霜姑娘，如今可愿意听下去？”

玉霜忙点头说道：“愿意，你说吧。”她是想赶快听他说完，然后再问他究竟是谁！

卖参人道：“谢谢霜姑娘……霜姑娘，我有一颗真挚的心，也有一份真挚的情，但求霜姑娘以心相许……”

玉霜脸上一热，忙道：“世上的女儿家不只我一个……”

“诚然，霜姑娘。”卖参人截口说道：“可是这世上却只有一个郭玉霜。”

玉霜道：“我想知道，为什么你对我……对我……”

余话她羞于启齿，可是卖参人接了口，道：“霜姑娘，你的美，只是一小部分，你让我倾慕动情，而不能自拔的是你孤傲高洁，跟……跟……”

一声苦笑接道：“霜姑娘，我心里明白，可是说不上来……”

玉霜沉默了一下，也盘算了一下，然后说道：“你的好意，我很感激……”

卖参人道：“霜姑娘，我不要你感激！”

玉霜道：“可是事实上我只能感激，也只能这么说！”

卖参人道：“为什么霜姑娘不能像我对霜姑娘一样？”

玉霜道：“你知道，也诚如你所说，我钟情于一个奇豪……”

卖参人道：“如何？”

玉霜道：“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儿家，应该只有一颗心、一份情，而我已把我的心、我的情交给他……”

一顿接道：“当然，一个人也可以有两颗心、两份情，但那并不可贵，而且也不完整，所以我无法……”

卖参人道：“霜姑娘，我并不计较这些！”

玉霜道：“你或许不计较，可是我计较，我再告诉你一句，在郭玉霜来说，是绝不可能有两颗心，两份情的。”

卖参人道：“霜姑娘是位令人敬佩的奇女子……”

玉霜淡然说道：“好说，我只是仅守一个女儿家的本份。”

卖参人道：“这么说，我是迟人一步。”

玉霜道：“可以这么说，但是纵然你我相见在先，没有一个缘字也是不行的，这话你应该懂！”

卖参人道：“我懂，霜姑娘，我知道霜姑娘的心跟情已交给了别人，可是我也知道霜姑娘的人至今仍是自己的。”

玉霜娇靥一红，心里一惊，道：“你，你想干什么？”

卖参人道：“霜姑娘，我请问，别人占去你的心、你的情，我若退至其次占有了霜姑娘的人，霜姑娘将做何选择？”

玉霜双眉一扬，道：“很简单，我选择一个死字！”

卖参人道：“这叫殉情？”

玉霜道：“至少我给他的心、给他的情永远是完整的。”

卖参人叹道：“霜姑娘何其这般痴，这般专情……”

玉霜道：“这无关一个痴字，在一个女儿家来说，这仅仅是应该的，至

于后者，难道你认为不应该么？”

卖参人道：“霜姑娘是位奇女，是位烈女，令人敬佩，至于他，那位我无缘一见的他，则令我羡慕也妒嫉。”

玉霜道：“跟你交谈至今，我发现你是一个颇为不俗的人……”

卖参人道：“谢谢霜姑娘，但那于事何补？”

玉霜道：“既然你不是个庸俗的人，你就该知道凡事勉强不得，尤其是这个情字，更是丝毫无法勉强的，假如你愿意，你能撇开这个情字不谈，我可以跟你就此订交，视你为须眉知己……”

卖参人道：“谢谢霜姑娘，我这个人跟一般人不同，一经决定了一件事，不达到目的我是绝不甘休的，也就是说我不愿舍弃这个情字，也永远不会，从今后我会在不伤害霜姑娘的原则下运用各种方法，一直到霜姑娘回心转意点头为止！”

玉霜双眉陡扬，倏又淡淡说道：“只怕你会白费心机，耽误了自己……”

卖参人道：“我不惜一切……”

玉霜道：“我也愿告诉你一句，那绝不可能，除非日出西山。”

卖参人道：“世上未必没有奇迹，一旦我的真情感动上天，上天也许会来个乾坤倒转，日出西山！”

玉霜沉默了，对这位尚不知为谁，但很是不俗的卖参人那份情，她委实有点感动，片刻之后方始说道：“你的话说完了么？”

卖参人道：“今夜初会的话算是说完了，以后还有千言万语。”

玉霜道：“那就等以后再说吧！”说完了话，她站了起来。

卖参人似乎看她看得很清楚，立即说道：“怎么，霜姑娘要走了？”

玉霜道：“我认为已经到了该走的时候。”

卖参人道：“霜姑娘不要那株千年参王、解穴法，不想知道我是谁了？”

玉霜道：“我该走的时候，便是你该把千年参王、解穴法给我的时候，也是你该告诉我你是谁的时候，可是你要是不给、不说，我也明知我这位弱女子奈何你不得！”

卖参人朗声说道：“没想到霜姑娘还擅于激将，请放心，我既然还有无数次以后，如今自然会给霜姑娘一个好印象。”

顿了顿接道：“容我一样一样地给霜姑娘个交待，请出楼往左两步。”

玉霜道：“干什么？”

卖参人道：“霜姑娘，到了那儿低头看，自然可找到那株千年参王！”

玉霜迟疑一下，迈步走了出去，出楼眼前一亮，她忙往左看，楼堡上有个黯黑的砖洞。

她忙走了过去，的确只两步，半步不多，半步不少，她俯身探手，摸着一个盒子，拿上来一看，只见是一个小巧精致的檀木盒，抽开盒盖再看，清香扑鼻沁人，盒子里正放着一株成形的人参。

只听卖参人在楼里问道：“霜姑娘，找到了么？”

玉霜推上了盒盖，心头跳动着道：“找到了，那解穴法……”

卖参人一笑说道：“霜姑娘，一个对时之后，令叔的穴道不解自开。”

玉霜一怔道：“真的……”

卖参人笑道：“郭大爷带着人来了，霜姑娘请自己看！”

玉霜连忙回身，果然大爷燕翎带着十几个人飞掠而来，她那位胖叔范奎赫然也在其中。

她心头猛跳刚一喜，倏觉身后袭来一股暗劲，逼得她立足不稳，娇躯一晃飘离了鼓楼。她一惊急叫道：“你还没有告诉我……”

只听耳边传来清晰的一句：“霜姑娘，怎忘了旅邸献计人。”

玉霜心头猛震，脱口惊呼：“你是李……”脚已沾了地，她怔住了。

适时，大爷燕翎带着人飞掠而至。

大爷燕翎第一个到了她身前，劈头便问：“玉霜，你没事么？”

玉霜倏然而醒，忙道：“谢谢您，大伯父，我没事。”

范奎跟着掠到，他奔近前一躬，激动地道：“霜姑娘，假如您有什么差池，范奎虽百死……”

玉霜道：“胖叔，都是一家人，您怎好这么说？”

范奎一躬身道：“是，霜姑娘，我不说了。”

大爷燕翎一眼瞥见玉霜手里的檀木盒，忙道：“玉霜，这是……”

玉霜忙双手把檀盒递了过去，道：“大伯父，这是那株参王，您请过过目。”

大爷燕翎一怔接了过去，打开看之后讶然说道：“想不到他真会给了你，这么贵重的……他这是什么意思？”

玉霜娇靥微热，道：“谁知道！”

大爷目光一凝，道：“玉霜，你真的没有么？”

玉霜羞红了娇靥，心里觉得委屈，泪一涌，道：“大伯父，您这是……难道您信不过我……”

大爷燕翎神情一松，忙道：“别，玉霜，我只怕……万一……他是谁？”

玉霜要说，可话到了嘴边她也不知道是什么让她摇了摇头：“不知道，根本就看不见他！”

大爷燕翎微微一怔，道：“他还在上头么？”

玉霜又摇了摇头，道：“刚才我下来的时候他就走了。”大爷燕翎神情难以言喻，道：“看来咱们郭家……”微一摇头，接道：“走吧，有话回去再说。”

话落，拉起玉霜带着人，转身飞掠而去。

大爷燕翎带着人走得不见了，那高高的鼓楼上，暗影里，却出现了一个颀长的人影，只听他喃喃说道：“真这么专情……我错了么……”

蓦地，夜空传来一声奇异的鸟鸣。那颀长人影腾身而起，破空直上不见……

玉霜回到了山庄，大伯母跟玉佩正着急地等候着，见她跟大爷燕翎安然返来，这才放了心。

很快地，大伯母支开了所有的人，包括玉佩在内，好好地安慰了她一番，而且不住地打量她。

玉霜冰雪聪明，焉得不懂，她又羞又怒，结果，这一夜她没合眼，流泪到了天明，湿了一对绣花枕。

好在只是一夜，两天之后她就又跟往日一样了。

歼凶

又是一天深夜，风轻，露冷，月黯淡！

一条矫捷人影破空，射落在那高高的鼓楼之上。

是那瘦高黑衣蒙面人，他脚一沾地便道：“阁下，我如约而至。”

只听那黝黑的鼓楼里传出那卖参人话声：“阁下，我也如约恭候多时。”

那瘦高黑衣蒙面人道：“阁下考虑的结果如何？”

卖参人道：“我接受聘礼，但我有一个条件。”

瘦高黑衣人目中倏现异采，道：“从今后你我同伙战友一家人……”

卖参人道：“不忙，我有个条件。”

瘦高黑衣人道：“就是千百个也无妨，何况只有一个。”

卖参人道：“我找一个叫贾得海的人！”

瘦高黑衣人讶然说道：“阁下这是什么意思？”

卖参人道：“你把他的下落告诉我！”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突然想起这个人来问我，这……”

卖参人道：“此人昔日纵横云贵，是个独行大盗，如今则托身官家，吃粮拿俸，我听说他现在‘辽东’一带……”

瘦高黑衣人道：“那也不该问我啊？”

卖参人道：“我认为最恰当不过，你负有秘密使命，从大内来到此处，对‘辽东’一带的各地衙门是了若指掌……”

瘦高黑衣人道：“你没说错，可是我不知道有这个人！”

卖参人道：“阁下，别忘了，这是我唯一的条件！”

瘦高黑衣人一笑说道：“好厉害，容我问一句，阁下找他干什么？”

卖参人道：“那是我的事，阁下不必过问。”

瘦高黑衣人道：“可是我你已是同伙战友一家人……”

卖参人道：“那是指公事，私事不在此限，再说在你没告诉我他的下落之前，你我还算不得同伙一家人。”

瘦高黑衣人沉吟了一下，一点头道：“好吧，我告诉你，我知道有个叫贾得海的人，可是我不清楚他过去是干什么的，是不是你所说的云贵大盗……”

卖参人道：“有个贾得海就行了，他在何处？”

瘦高黑衣人道：“在奉天！”

卖参人道：“那地方太大了些！”

瘦高黑衣人迟疑了一下，道：“总督衙门里，总督护卫领班叫贾得海……”

卖参人道：“够了，虽然这是我的条件，对阁下我仍表示感谢。”

瘦高黑衣人道：“别客气，阁下，你的条件我已经……”

卖参人道：“从现在起我也算是官家的人了，而且跟你阁下也是同伙一家人了，今后该携手并肩，同心为官家效力了。”

瘦高黑衣人道：“既然已是同伙一家人，你阁下该有个姓名了。”

卖参人道：“让我先听听你的。”

瘦高黑衣人迟疑了一下，道：“我姓莫，叫莫可寻。”

卖参人道：“我姓吴，叫吴此人。”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你怎好……”

卖参人道：“别怪我，责人之前须先责己。”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实不相瞒，我有姓名，但我的姓名绝不能跟我的身份扯在一起，所以我不能说。”

卖参人道：“那是对外，假如对内也是这样的话，我也一样。”

瘦高黑衣人目现寒芒道：“假如我连你的姓名都不知道的话，从今上面若有指示，我怎么找你联络？”

卖参人道：“我有同感，假如我不知道你是谁，我也无法跟你联络。”

瘦高黑衣人沉默了一下，道：“阁下确是个高明而难斗的人物……”

卖参人道：“我要是个平庸的人，阁下也不会找我，对么？”

瘦高黑衣人一点头，道：“说得是，这样吧，你我就以这座鼓楼作为联络之处，假如有什么事，就写在一张纸条上放在这鼓楼内……”

卖参人道：“最好不过，那就不用问姓名了。”

瘦高黑衣人道：“不，必须有个署名，我取名神秘客三个字……”

卖参人道：“那我就叫铁翅鹰！”

瘦高黑衣人道：“就这么决定了……”

“不忙，”卖参人道：“你是官同四品，御前带刀的大内侍卫，我呢？”

瘦高黑衣人道：“跟我一样！”

卖参人道：“虽然嫌委屈了些，倒也凑合了，你有身份证明，我呢？”

瘦高黑衣人道：“我知道就行了，你不必有身份证明！”

卖参人道：“那我不干，同是官同四品，御前带刀的大内侍卫，为什么你有身份证明，我没有？信不过我么？怕我拿着它去招摇撞骗去？既然如此，你就不该找我！”

瘦高黑衣人静静听完，倏然一笑道：“你阁下误会了，你的身份证明必须等我把你报上去后……”

卖参人截口说道：“那也可以，我什么时候拿到身份证明，什么时候才替官家做事，这样两不吃亏，公平些。”

瘦高黑衣人目闪寒芒，叫道：“阁下，你怎么……”

卖参人道：“你不必多说，我这个人做事一向如此，我可以不占人便宜，但也是绝对不吃亏，你若认为行得通，咱们就这么办，要不然咱们就算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

瘦高黑衣人忙道：“阁下，别这样，我给你腰牌就是。”

卖参人道：“这还差不多，丢进来吧。”

瘦高黑衣人迟疑了一下，抬手振腕，道：“接住了。”

一道乌光脱手打出，直射鼓楼之内。

毫无声响，想必是卖参人伸手接住了，只听他道：“这面腰牌怎么缺了一角？”

瘦高黑衣人道：“那是在下不小心碰断了，无碍证明你的身份！”

卖参人道：“好吧？我也凑合收下了，我拿的那份俸是多少，吃的那份粮又是多少？现在最好弄清楚。”

瘦高黑衣人道：“跟我一样，那份粮折了现，共是三百两的银票一张。”

卖参人叫道：“三百两够干什么的，一顿吃喝就没了。”

瘦高黑衣人道：“那我没办法，这是官家订的，每个侍卫都拿这么多。”

卖参人道：“好吧！反正我也不靠这三百两银票养家，省吃俭用些，花它一个月也勉强够了，找谁拿？”

瘦高黑衣人道：“我，到了时候我自会给你放在鼓楼里。”

卖参人道：“那不行，我要先支，要不然我这一个月怎么过？”

瘦高黑衣人道：“你客气了，以往你是怎么过的？”

卖参人道：“以往是靠诈骗，如今我的身份不同了，堂堂官同四品，御前带刀的大内侍卫，还能再诈骗去？那是丢官家的人。”

瘦高黑衣人道：“阁下会说话，先支就先支吧，接住。”

又一振腕，一道清光射进了鼓楼。

卖参人轻笑说道：“行了，腰牌有了，三百两的银票也拿到了手，我要走马上任，大大地干上一番了，对了，我的箭衣马褂……”

瘦高黑衣人道：“现在用不着它。”

卖参人道：“说得是，现在怎么能穿那个？掩饰还怕来不及呢……”

瘦高黑衣人道：“你现在可算是官家的人了……”

卖参人道：“不错，怎么样？”

瘦高黑衣人道：“现在有件任务交给你……”

卖参人道：“怎么，刚拿了钱就得干事？”

瘦高黑衣人道：“那是当然，有道是无功不受禄，受禄必有功……”

卖参人“哈！”地一声笑道：“官家可真吃不了亏，好，请说吧。”

瘦高黑衣人道：“十天之内，要交郭家人的脑袋一颗。”

卖参人“哎哟！”一声道：“怎么，一上来就是这么难做的任务！”

瘦高黑衣人道：“在你来说，就是取郭燕翎的人头也易如反掌。”

卖参人道：“那为什么不要我取郭燕翎的人头？”

瘦高黑衣人道：“你不必着急，一个一个来，总会轮到他的。”

卖参人“哦！”地一声道：“是么？”

瘦高黑衣人道：“郭家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是咱们的任务了，岂能推辞。”

卖参人道：“那么，我请问，你阁下杀过郭家几个人？”

瘦高黑衣人道：“还没有杀一个！”

卖参人道：“那为什么？”

瘦高黑衣人道：“我负的使命只是侦查郭家的动静……”

卖参人道：“这么说，我负的使命是暗杀郭家的人？”

瘦高黑衣人道：“不错，你说对了。”

卖参人道：“这次使命是谁交付给我的？”

瘦高黑衣人道：“上面，我只是传令。”

卖参人道：“好一个传令，看来我只有尽命了，可否多宽限五天？”

瘦高黑衣人道：“十天还不够么？”

卖参人道：“要是够的话，我就不会多要求五天了。”

瘦高黑衣人道：“郭家近在咫尺，这‘辽阳城’中就有郭家的人，我认为十天已经是很够很够了。”

卖参人道：“你要认为够的话，这杀人的事你干去。”

瘦高黑衣人目中倏现寒芒，而刹那间那寒芒又隐敛了：“好吧，准你的要求，多宽限五天，半个月你内你把一颗郭家人的人头放在这鼓楼之上就行了。”

卖参人轻笑说道：“恐怕这算是考考我，看看我的忠贞如何，也等于拖我下水，一旦我杀了郭家人的，再想不干都不行了。”

瘦高黑衣人道：“你很聪明，我不否认。”

卖参人道：“我够忠贞的，真要够忠贞的话，恐怕遍数官家，没有一个会比我更忠贞的，我要对付的就是郭家，所以我也不怕被任何人拖下水，咱们就这么决定了，从明早算起，第十五天上你来这儿取郭家人的人头吧。”

瘦高黑衣人道：“届时我一定到，希望你仍保持英雄作风，告辞了。”长身破空飞射而去。

鼓楼内，那卖参人轻笑说道：“你放心，我不会跟踪你的，其实又何用我跟踪你，早在三天之前的那一天，我就知道你是谁了……”

随即，他发出一声低低异啸，然后一条人影飞射出楼，破空而去，这鼓楼内外，刹时又寂静了……”

“沈阳城”旧称“盛京”，又名“奉天”！

辽金时代筑城，金末大乱，城毁。

元太祖时再建，乃改称“沈阳城”，至明洪武二十一年，始正式筑砖城。

那时候“沈阳”城高二十五尺，围九里余，四面设永宁、永昌、保定、安定四门，城内则分水宁、迎恩、镇远、靖边四门。

明隆庆年间再修葺。

清太祖没关都后，一本旧制，收到太宗嗣位，大事修改，至天聪五年竣工，“沈阳城”遂一改旧观。

那时候，“沈阳城”高三十五尺，厚一丈八尺，壁上筑六百五十一个垛口，每面各设二门：

东面为抚迎门、内治门，西面为怀远门、外怀门。

南面为德盛门、天佑门，北面为福胜门、地载门。

外城，为顺治元年迁都北平后所建，改称盛京为陪都，顺治十四年于“沈阳”设“奉天府”，康熙十九年增设边城达三十二里。

“沈阳”是满清的陪都，有旧行宫，纵横不大，计四重殿，仅百余间而已，一曰大清门，二曰掌政殿，三曰凤凰城，四曰清宁宫。

大清门前有围墙。墙东为东华门，横题文德坊。

西称西华门，额题武功坊。

大清门后左为飞龙阁，右为翔凤阁。

掌政殿有左右二翼门，殿后左为师古斋、月华楼，右有履绮楼、协中楼，由此进，即达凤凰楼。

凤凰楼凡三层，为“沈阳”最高处，楼之东西殿，即宫人所居，行宫所藏古物，皆在翔凤、飞龙二阁之内。

在沈阳市郊最古的古迹，应该推实胜寺，又名黄寺。

此寺为纪念清太祖破明兵三十万于松山所建。

松山城在锦州西南，为有名的明清战场，此一战，太宗的势力乃进逼山海关问鼎中原，故改建此寺。

寺内供奉“迈达皇佛”并藏清太祖、太宗的甲冑弓箭，有乾隆御题“海月藏辉”四字。

此寺是一喇嘛寺，每当庙会之期（正月十四），各地喇嘛均远道来此参拜，大行“跳跳”之舞。

寺内原有“玛哈迈拉楼”，系清天聪九年，元裔察哈尔林丹汗之母，神话传说她以白驼忽缓而不行，因建此楼以纪念之。

雍正题为“辽海慈云”。

喇嘛教之发源地在西藏，但其长成则全为清廷之宗教政策所促成，清太宗首于宁德年中建实胜寺于盛京，起建玛哈迈拉楼。

天聪八年中，自察哈尔之墨尔根喇嘛，将护法玛哈迈喇嘛之金身运回盛京，此佛为元世祖用千金所铸，供于五台山，元后裔移供察哈尔，清太宗在殿侧建银塔一座，而予祀祭，那御装实胜寺记，更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在二丰碑上。

其他还有白塔寺、东陵、北陵银黄山、小河沿诸名胜古迹，好在这都是闲话，不多提了。

这一天，“奉天府”里进来个人，风神秀绝，俊美无俦，洒脱飘逸，更难带着几分风流，他，便是李克威。

“奉天府”是够繁荣、够热闹的，李克威进城之后走没多久，就进了一家小茶馆找了张桌子坐下去。

茶馆、酒肆，无论在哪个年头，都是最流最雅的地方，也是闲着没事干的人的好去处。这茶馆有名的好名字，也不知道是谁起的，叫“玉楼春”。

座上六七成，放眼看看，汉人也有，旗人也有，几几乎每张桌上都放着

一只鸟笼子。那年头流行这玩意儿，也喜欢这调调儿，没事遛鸟儿，茶馆里一坐，聊上了，多惬意。

伙计过来了，一哈腰，陪笑问道：“您这位，来壶什么茶？”

李克威洒脱而在行地答了两个字：“香片。”

伙计答应一声走了，过不一会儿，端着一壶刚沏好的上好香片，外加一个茶盅，过来了。

李克威招手叫住了他道：“伙计，我打听个事儿……”

伙计忙道：“您请说！”

李克威道：“总督衙门怎么走法？”

伙计一听这话就笑了，咧着嘴道：“您这位大半是初来‘奉天’！”

李克威点头说道：“不错，我这是头一遭到贵宝地来。”

伙计道：“我说嘛，要不怎会不知道总督衙门怎么走法……”

一顿接道：“您打听总督衙门是……”

李克威道：“我访一个朋友！”

伙计“哦！”地一声哈下了腰，道：“您有朋友在总督衙门里？”

李克威点头“嗯！”了一声。

伙计道：“衙门里的诸位爷常到小号来喝茶，我熟得很，您那位朋友是……”

李克威道：“姓贾，贾得海。”

伙计“哦！”地一声忙道：“原来你是贾爷的朋友，失敬，失敬，唉，您怎么不说，您，让我给您换一壶去……”说着，他拿起了茶壶。

李克威瞪了瞪眼，道：“怎么，伙计，这一壶……”

伙计红着脸窘笑说道：“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您可别在意，要是让贾爷知道小号慢待了他的朋友，那可不得了，不但小号要关门，就连小的我……您千万包涵，千万包涵……”

李克威道：“伙计，到底怎么回事？”

伙计道：“爷，您知道，做生意，不容易，这一壶茶虽然也是香片，可却是老茶叶，所以我得给你换一壶……”

李克威笑了，道：“你要不说，我也不会知道，是不？”

伙计道：“不，爷，行家一品就知道了！”

李克威道：“那也不要紧，我好凑合。”

伙计忙道：“不，爷，说什么我也得给你换一壶去。”匆匆忙忙走了，却没有说出总督衙门在何处。

李克威摇了头，贾得海官势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本来嘛，那年头百姓畏官如虎，何况是总督衙门里的护卫领班，当然是更不得了了。

伙计来了，连茶壶都换了个上好细瓷的，近前便道：“爷，您尝尝，不中意我再换。”

小心翼翼地替李克威倒了个八分满，没有半片茶叶，也没有一点沫儿，好手法，本事。李克威浅品了一口，点头说道：“是不错……伙计，你还没有告诉我……”

伙计忙道：“总督衙门在行宫东边，从这儿往北去，拐个弯就瞧见了，只是您要找贾爷不必上衙门……”

李克威“哦！”地一声道：“上哪儿去？”

伙计嘿嘿一笑，哈着腰低低说道：“爷，这‘奉天府’的人十个里有九个九都知道……”

李克威道：“什么啊！伙计？”

伙计道：“贾爷在外边儿有个家。”

李克威立即明白了，这调调儿在贾得海那种身份的人几个能免？他没有表现得意外，只淡淡说道：“是么，伙计？”

伙计道：“我怎么敢蒙您呀，再说这种事也不怕人知道……”

李克威道：“在哪儿？”

伙计道：“绣球胡同靠东头第三家，那个门儿挺气派的就是！”

李克威道：“伙计，绣球胡同怎么走法？”

“叭！”地一声，伙计一巴掌拍上了后脑了，陪笑说道：“瞧我多糊涂，忘了您是初来的了，告诉您您得费工夫找，这样吧，你要是急，我给您带路……”

李克威一摇手，道：“不急，在哪儿能找到他么？”

伙计道：“您不知道，贾爷虽是总督衙门里的护卫领班，可是平常人不在衙门里，每天也只是到衙门里去请个安，要没有什么大事，他是不会待在衙门里的。”

李克威道：“那他这个护卫干的是什么事？”

伙计道：“爷，他是护卫领班，他只把手下护衙们的班排好了就行了，哪用得着他亲自跟随呀。”

李克威点头说道：“说得是，我多年没见他了，不知他说话改了口音没有？”

伙计道：“改口音，爷，上了年纪的人，那不容易呀，我不清楚贾爷是哪儿的人，可是我听得出他说话带着南方口音。”

李克威一点头，道：“那他还没有改，到了这年纪还改不过来，我看他这辈子永远也改不了了，也真是，在北边干了这么多年了……”

微一摇头接问道：“伙计，他那个女人是……”

伙计摇头说道：“只听说是个名门闺秀，年纪很轻，长得也挺好，别的我就不清楚了，您知道，贾爷的眼界很高。一般女人他瞧不上眼，不三不四的就更别提，再说他的身份也……”

名门闺秀居然会跟上了年纪的贾得海，这里头并不单纯，应该大有文章，李克威眉锋一皱道：“名门闺秀，年纪轻轻的，他也真是的，这么大年纪

了……”

伙计忙道：“爷，您可别这么说，人都是这样，有钱有势没有用，尤其像贾爷，上了年纪了，没个人照顾也是不行的，再说跟贾爷有什么不好，别人求还求不到呢？不愁吃，不愁穿，有人侍候着，一个女人家还求什么？女人家总是要嫁人的，嫁人就该挑个好的，嫁谁能比嫁贾爷好……”

李克威道：“伙计，是明媒正娶么？”

伙计嘿嘿笑道：“爷，您知道，这还用问么，其实反正还不就是那回事儿，找个人说说，接过来就行了！”

李克威眉锋又是一皱，接着问道：“这个女人是本地人么？”

伙计道：“是本地人，怎么不是，人家原是城东袁大户的闺女，说起袁大户来您可不知道，人家是‘奉天府’的首富，想当年家大势大，何等气势，却不料树大招风，招恶人红了眼，有一夜有个飞贼扑了进去，把袁大户老夫妇俩杀了，后来案子还是贾爷破的呢……”

李克威轻“哦！”了一声。

伙计接着说道：“飞贼虽然被绑到菜市口正了法，可是袁家姑娘却只剩下了一个人，幸好还有个乳娘陪着她，从那时候起，袁家是完了，贼死了，赃没追回来，贾爷照顾了她们一年多，袁家姑娘大半是感恩图报，所以才跟了贾爷，说来都是那哑巴作孽害人哪……”

李克威听得一怔，道：“伙计，哑巴？”

伙计道：“可不是么？”顿了顿接道：“那飞贼是个哑巴，也就因为这，没有供就给砍了，其实贾爷那夜逮他的时候就该拿剑扎死他。”

李克威诧异地道：“没问供怎么知道那哑巴便是那夜杀人劫财的飞贼？”

伙计一怔，道：“这，这我就知道了，反正贾爷拿的就错不了！”

李克威点了点头道：“破案于先，照顾于后，这份恩情天高地厚，袁家姑娘是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伙计……”抬眼接道：“当初拿飞贼的只有他一人么？”

伙计眼一睁道：“贾爷何等能耐，听说不但能飞檐走壁，高来高去，伸一根指头，还能点穿几寸厚的铁饭哪，就凭这身能耐，对付个芝麻大点儿飞贼，那还不是跟伸进口袋里掏东西一样，不过贾爷那夜是带着两个手下弟兄是没错……”

李克威道：“那定然是得力的手下。”

伙计道：“可不是么？这两位也有一身好本领，听说当年在江湖上，也都是名头响当当的人物哪。”

李克威道：“这两位，你可认识？”

伙计得意了，头一扬道：“怎么不认识，都是茶馆儿里的常客，熟人儿，这两个一位姓秦，一位姓姜，听说当年在江湖上就跟了贾爷了。”

李克威道：“那算是多年的老朋友了……”

伙计道：“可不是么，咦，您瞧，说着曹操，曹操就到了……”

他用手往外一指道：“您瞧见了么？从对街往这边儿来的那位，就是秦爷。”

李克威忙抬眼望去，只见对街走来了一个瘦瘦高高的中年汉子，身穿长袍，脚登快靴，腰里头鼓鼓的。一条辫绕在脖子上，那张马脸惨白而阴森，深陷的眼眶，高高的鼻梁，一看就知道是个奸诈阴狠的人物。

他忙收回目光说道：“伙计，我打算给得海来个惊喜，别跟他提我……”

伙计自以为聪明，忙点头答应，适时瘦高中年汉子已进了茶馆儿，他忙迎了上去，老远便陪笑说道：“秦爷，今儿个得空了，您哪儿坐？”

瘦高中年汉子微一摇头，道：“我今儿个不空，有公事儿，过来打个招呼。”

伙计“哦！”地一声道：“您有什么事儿？”

瘦高中年汉子往柜台里扫了一眼，道：“掌柜的呢？”

伙计道：“家里有点事儿，回去了，怎么，您找他？”

瘦高中年汉子道：“你告诉他一声吧，就说我说的，这两天恐怕会出点事儿，要是见有外来行踪可疑的人，马上往衙门里报……”

伙计忙道：“是什么事儿，秦爷？”

瘦高中年汉子摇头说道：“别多问了，只问你听清楚了没有？”

伙计忙道：“听清楚了，听清楚了。”

瘦高中年汉子一点头道：“那就好，我还得向贾大哥禀报一声去，你忙吧。”转身行了出去。

伙计跟在身后送了出去，道：“秦爷，您走好，赶明儿得空来喝一壶，上好的香片，我给您留着，您可一定得来啊……”

也没听见瘦高中年汉子答话，他说完话之后，转身就要往回走，忽地一怔，“哟！”地一声道：“爷，您……您怎么出来了？”

可不是么，李克威已经出来了，就站在他眼前。

听伙计这一问，李克威含笑说道：“姓秦的不是要去见得海么？恰好我跟着他走，准得能给得海来个惊喜，我明天再来，茶钱放在桌上了，不够我明天补，有多就算送给你了。”

话落，掉头就走。

伙计着了急，在背后叫道：“怎么，您留的钱还外带赏头，您这不是打我的脸，砸茶馆的招牌么？这我说什么也不能收，说什么……”

李克威听到了这儿就听不见了，只因为他脚下飞快，已经走远了，离茶馆儿远了，可离前头那瘦高中年汉子却近了，看看不过一两丈距离。

又走了一段，眼看前头瘦高中年汉子就要往一条胡同里拐，他微微一笑，突然扬声叫道：“秦爷！”

正在前头走的瘦高中年汉子停了一步，回身一看，不认识，他不由一怔，就在这一怔神间，李克威已经到了他面前。

他疑惑地打量着气宇不凡，风神秀绝的李克威，道：“尊驾是……”

李克威含笑说道：“怎么，秦爷不认识我了，真是贵人多忘事，许久不见了，没想到在这儿会碰见您，来，我请喝两杯，咱们慢慢聊！”

说着，那只右手已飞快地搭上了瘦高中年汉子的左肩。

瘦高中年汉子人机警，在没弄清对方是谁之前，他岂容对方的手握上他肩头？拧身要躲，可是他没能躲开。

忽地，他脸色一变，便要扬掌，而紧接着他皱眉闷哼一声，一张脸更白了，抬眼望向李克威道：“朋友，你是……”

李克威含笑说道：“跟我找个地方谈谈，您就明白了！”

瘦高中年汉子道：“朋友，你要知道，‘奉天府’不比别处……”

李克威道：“我明白，可是我已经到了‘奉天府’！”

瘦高中年汉子道：“城里到处是眼线，你带着我走不了多远的，有什么话好好说，咱们交个朋友，我不难为你就是！”

李克威倏然一笑道：“别吓我，我的胆子比天大，要怕，我也不会找你了！”

瘦高中年汉子目光一转，道：“你要知道，我们领班就在附近……”

李克威道：“我知道，绣球胡同靠东头第三家，那个门儿挺气派的就是。”

瘦高中年汉子惊声说道：“你，你怎么知道的？”

李克威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不先摸清楚了，我岂会冒冒失失的闯进来，走吧，跟我找个地方……”

瘦高中年汉子趁他说话分神，一提气，就要喊。

李克威左手如电，一指头点上他的喉结，他哑了。

李克威笑道：“这世上还挑不出几个比我快的人，你怎么行，来吧！”

两个人像交情深厚的知己朋友一般，搭着肩走了。

瘦高中年汉子像只斗败了的公鸡，又像绑了脚，马上要被宰杀的猪，低着头“陪”着李克威往前走。

这地方近城根儿，走没多久就到了城根儿僻静处，两个人往一棵大树下一站，李克威把瘦高中年汉子往树干上一推，松了搭在他肩上的手。

突然，瘦高中年汉子矮身出拳，猛力捣向李克威的小肚子。

李克威笑道：“秦大爷，我防着呢。”

左手一指划下，正敲在瘦高中年汉子的腕脉上，疼得他“哎哟！”一声，张牙咧嘴，身子为之一偏。

李克威道：“这儿还有一下。”

扬掌砍在了他左肩窝上，他砰然一声摔个结实，半天没能爬起来，他这才明白碰上了高手，刚才肩窝上那一下，人家手下有分寸，要不然能要了他的命。

李克威道：“别动歪念头了，起来吧，咱们好好谈。”

瘦高中年汉子挣扎着爬了起来，全力地往树干上一靠，望了望李克威，接着说道：“朋友，我认栽了，自知结过不少仇、不少怨，你先说个明白，

然后要割要刷，任你就是！”

李克威笑道：“硬汉子，英雄本色，只是你错了，我跟你一无仇，二无怨，我只知道你姓秦，连名字都不知道。”

瘦高中年汉子一怔，直了直腰，道：“怎么，你不是……”

李克威微一摇头，道：“不是，不是你想像中的仇人。”

瘦高中年汉子瞪大了眼，讶然说道：“那你朋友是……”

李克威截口说道：“先告诉我，你的大号是……”

瘦高中年汉子道：“我叫秦明。”

李克威道：“应该不是水浒梁山的那位‘霹雳火’，从哪儿来的？”

秦明道：“你朋友这话……”

李克威道：“我是问你没进官家门之前在哪儿。”

秦明道：“在贵州道上！”

李克威双目一睁，道：“这么说贾得海原也是云贵道上的？”

秦明点头说道：“不错，你朋友问这……”

李克威神态一敛，摇头说道：“查案要从根儿上起，你是老江湖了，也在官家干过多年差事，这你应该懂……”

秦明讶然说道：“查案？我不懂？你朋友指的是……”

李克威道：“袁家有人上京里告了状，纸状递到了军机大臣刘大人的手里。”

秦明失声说道：“袁家，你朋友是……”

李克威道：“你可认识这个？”

翻腕取出了一面腰牌，那腰牌缺了一角。

秦明一怔，脱口说道：“原来你就是……”倏地住口不言。

李克威微愕地望着他道：“我就是，怎么，你认识我，还是知道我？”

秦明忙点头说道：“不，不，不，我既不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你我素昧平生，我怎么知道你？更不会认识你。”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你苦头还没吃够么？”

秦明一懔忙道：“朋友，我说的是实话……”

李克威道：“奈何我不相信！”说着，他抬起了右手。

秦明就像看见了毒蛇，机伶一颤忙道：“朋友，我说就是，我说就是。”

李克威淡然一笑，垂下了右手。

秦明道：“刚刚有个快马由‘辽阳’来送信，说有个人怀大内侍卫腰牌要到‘奉天’来找我们贾大哥，要贾大哥赶快避一避……”

李克威双眉一扬，“哦！”了一声道：“那‘辽阳’来人是个怎么样的？”

秦明道：“不知道，我没见过那人，信交给了门口，马上就走了。”

李克威道：“你说下去。”

秦明道：“信上还说那人怀着的那块腰牌缺了一角，表示有名无实，有义务，没权利只有个外围，要大伙儿别上当……”

李克威一摇头笑道：“好东西，我是真心真意，他居然……好吧，这笔帐以后再算，现在我告诉你，我是来查袁家那件案子的……”

秦明道：“袁家什么案子？”

李克威道：“飞贼夜入袁家杀人劫财的案子。”

秦明道：“那案子早结了……”

李克威道：“我知道，只是那是你们的看法，我不这么看。”

秦明道：“你不这么看……”

李克威道：“少废话，我没工夫跟你多罗嗦，话说在前头，只要你老老实实，我让你活着出‘奉天’，要不然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秦明刚要说话，李克威已经接着说：“如今，你答我问话，夜入袁家杀人劫财的是谁？”

秦明道：“是那飞贼，已经处决了！”

李克威冷笑一声道：“那瞒得了别人瞒不了我，那被处决的飞贼被人点了哑穴，没个说话的机会，也没问口供，分明是有人找个无赖来替死，这种手法低劣得很！”

秦明大惊，道：“朋友，你，你可别……”

李克威冷然一笑，抬手说道：“不说是么？”

秦明机伶一颤，忙道：“这，这是真的……”

李克威冷冷一笑道：“看来你不能好说，非吃点苦不可。”探掌便要抓他那左肩。

秦明肩头一晃，右掌飞快探腰，掣出一柄匕首，翻腕刺向李克威的小肚子，距离近，力道猛，眼看……”

李克威冷笑说道：“跟我玩这一套，你还差得多，至少得再学上十年。”

左手一探疾闪，没看清楚什么手法，只听秦明闷哼一声，那匕首已到了李克威的手里。紧接着翻腕前递，秦明大叫一声，血光崩现，匕首插进了他的右膀，直钉进了树干里去。

李克威道：“别等我往下划。”

秦明险些疼晕了过去，可也疼得他身形颤抖，额上都见了汗，他哼哼着道：“我说，我说……”喘了一口气，接道：“那是我的把兄弟姜庸——”

李克威道：“原来是那位姜爷，没有你的份儿么？”

秦明忙道：“没有，没有我，可是这全是，全是贾大哥的主意。”

李克威道：“杀人劫财的既然是他的手下，发号施令的当然是他，我早料着了，你说，他跟袁家何怨何仇？”

秦明忙道：“不，不，他只是看中了人家的闺女……”

李克威道：“好，只看中了人家闺女，便心狠手辣杀人夫妇，劫人家财，最后让人家闺女感恩图报，以身相许，他高明，也罪大恶极，告诉我，那些财物呢？”

秦明道：“分了，贾大哥跟姜庸分了！”

李克威道：“没有你的份儿么？”

秦明道：“没……不，有，可是我分的不多，贾大哥拿了六成。”

李克威道：“敢情他是人财两得，好得很，我要他的命！”

“朋友，”秦明怯怯地叫了一声道：“彼此都是吃粮拿俸的，算起来该都是一家人……”

李克威目光一凝，道：“你暗示我来个官官相护，不闻不问？”

秦明道：“那倒不是，我也不敢，你朋友是奉命而来，好歹总得有句话覆命交差，只是嘴长在人身上，怎么说还在你朋友，只要你肯帮个忙，贾大哥自会重谢朋友的。”

李克威道：“这是贿赂？”

秦明道：“不，不，只算是谢谢朋友，彼此都来自江湖，这一点贾大哥不会不懂，相信他也不会小气。”

李克威摇头说道：“这种血腥的钱，我不敢拿。”

秦明道：“朋友，我刚说过，彼此都来自江湖，哪个手上没沾血……”

秦明还不死心，他还待再说，李克威微一摇头，道：“别多说了，多说了那是枉费唇舌，人没有不自私的，你要是顾朋友，尽管往‘绣球胡同’去，要不然你就走你的。”

匕首往外一拔，接道：“你走吧。”

秦明忙稳住身形，道：“朋友，你真……”

李克威一摆手道：“我让你活着出城，别的就别多说了。”

秦明犹疑了一下，一手捂着肩膀，掉头狂奔而去。

望着他那狼狈背影，李克威笑了……

转眼工夫之后，李克威折回了绣球胡同。他站在那东路第三家门口，先打量上了。

是两扇朱门，门头比别家高，门板比别家大，一对乌漆铁门漆得发亮，的确，挺气派。贾得海是花了钱，天知道他花了谁的钱。

李克威打量了一阵之后，走上去举手扣了门环。

门环砰然响动，好一会儿才听里头有个女人的话声，问道：“谁呀，门敲的这样响，都快把房子震塌了！”

李克威眉锋微微一皱，抬头而笑，应道：“我，找贾领班的。”

门开了，当门而立的，是个年可十八九，穿一身淡青袄裤的大姑娘，一条辫子垂在胸前，合身的袄裤显出成熟娇躯的婀娜，一排留海，一对大眼睛，很动人。

入目风神秀绝，俊美无俦，洒脱飘逸的李克威，她先是一怔，继而美目一睁，讶异地轻声问道：“你是……”

李克威道：“姑娘，我是京里来的，要找贾领班。”

青衣姑娘道：“你……你是京里来的？”

李克威可真像官里来的贵介王孙公子哥儿！”

李克威道：“是的，姑娘。”

青衣姑娘道：“你要找我们大爷有什么事么？”

李克威一听这话就知道她是个下人，当即说道：“姑娘，我这趟到‘奉天’来是公事。”

青衣姑娘轻“哦！”一声道：“是公事，那你到衙门去找他吧……”

李克威道：“姑娘，我刚从衙门里来，秦明告诉我贾领班在这儿。”

青衣姑娘道：“原是在家没错，可是他刚走！”

李克威微微一怔，道：“这倒真是巧事儿……”

青衣姑娘眨动了一下大眼睛道，“不骗你，你不信可以进来看看。”

哪能随便放人进去？想必是李克威太令人起好感了。

李克威神色一动，道：“姑娘，我要进去一趟，但不是不相信姑娘，而是我想先见见贾领班夫人。”

青衣姑娘一怔说道：“怎么，你要见我们姑娘？”

李克威道：“姑娘？不是贾领班的夫人么？”

青衣姑娘倏然一笑道：“我原是侍候姑娘的，叫惯了，我们姑娘嫁了贾领班之后我改不过口来，就还是叫姑娘！”

李克威微笑说道：“原来如此，姑娘，贾领班要高升了，近日内要调往京里去，我想先给贾夫人道个喜，贺一声！”

这一句蒙住了青衣姑娘，她一喜急道：“真的？”

李克威道：“我怎会骗姑娘，这一两天就要动身了！”

青衣姑娘拍手叫了起来，叫道：“哎呀，我也可以跟着到京里去了，你快进来，快进来！”她让向一旁。

就这么，李克威进了门，在青衣姑娘的前导下，他进了院子，抬眼打量，正面是堂屋，左右各带一间房。另外，院子里的东西两边也各有一间房，说起来，院子不大，可是看上去一切都是新的，很不错。

青衣姑娘带着李克威往屋里走，东边屋里出来个老妇人，刚梳头，净洗脸，挺干净，也挺精神。

她一出门便叫道：“小翠，这位客人是谁呀？”

青衣姑娘停了步，叫了一声奶奶，跑过去喜孜孜地一五一十他说了个清楚，听毕，老妇人打量上了李克威。

李克威含笑向她点了点头，叫了声：“老人家。”

老妇人忙道：“我可不敢当，您这位公子爷贵姓呀！”

李克威道：“老人家，我姓李。”

老妇人道：“原来是李爷，您在京是……”

李克威截口笑道：“老人家想必就是袁姑娘的乳娘了？”

老妇人一怔，道：“李爷怎么知道……”

李克威道：“老人家，我是听秦明说的！”

老妇人轻“哦！”一声道：“原来您是听秦爷说的，李爷，不是老婆子

不懂礼，也不是者婆子大胆敢拦您，实在是姑娘她不方便见客……”

李克威道：“那不要紧，我跟老人家谈两句也是一样……”

老妇人忙道：“您真是个好说话的人，您请屋里坐吧！”她把李克威让进了东屋。

青衣姑娘小翠倒了一杯茶之后，喜孜孜地说了声：“我告诉姑娘去！”一阵风般走了。

老妇人摇了摇头，道：“这丫头真是，十八九了，还那么……您可别见笑啊！”

李克威道：“哪儿的话，老人家，能先跟您谈谈最好，可巧贾领班也不在这儿，让我先告诉您，我不是京里来的。”

老妇人两眼一直，道：“那么您是……”

李克威道：“老人家，我是个江湖人。”

老妇人“哦！”了一声道：“原来您跟大爷、秦爷几位一样，是位……”

李克威道：“老人家既然知道贾领班原是个江湖人，可知道他当年是个纵横云贵，无恶不作的独行大盗？”

老妇人一惊道：“这，这我倒不知道，真的么，李爷？”

李克威道：“我怎么会骗老人家，恐怕老人家不知道他是袁家的仇人吧！”

老妇人一怔道：“袁家仇人？您，您是说谁？”

李克威道：“老人家，我说的是贾得海。”

老妇人忙道：“您，您弄错了吧，大爷是袁家的恩人啊！”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我把这件事告诉老人家，请老人家听过之后，再想想看他是袁家的恩人呢，还是袁家的仇人？”

接着，他原原本本地把事情说了一遍。

听毕，老妇人骇然说道：“这，这您是听谁说的？”

李克威道：“我在一家茶馆里听人说的，当时我就觉得不对，以贾得海的过去看，他不可能是这么个好人，结果我抓住秦明一问之下，果然不错，他全招了。”

老妇人惊骇地摇了摇头，道：“不会，不会，绝不会，大爷他怎么会是……我不信，我不信，你别骗我这个老婆子，天啊……”

她身子一颤，接道：“这可别是真的，千万别是，要不然这可是作了大孽了，你叫姑娘她怎么办，叫她怎么活啊……”

李克威道：“老人家，我只是先跟您打个招呼，说明一声，别让袁姑娘以为我杀了个好人，杀了她袁家的恩人……”

老妇人霍地站起，道：“怎么，你，你，你要杀他……”

李克威傲然点头，道：“是的，老人家，这种人绝不能留他！”

老妇人发痴一般地摇了摇头，道：“不行，不行，你不能杀他，绝不能……”

李克威道：“老人家放心，我一定让他当着老人家跟袁姑娘的面承认罪行之后才杀他……”

老妇人仍摇头说道：“不行，不……那也不行，你杀了他，姑娘她……她怎么办……”

李克威道：“老人家，贾得海是袁家的仇人……”

老妇人道：“可是姑娘已经跟了他，也有了……有了喜了……”

李克威心神猛地一震，眉锋立即皱起，半天才道：“老人家，袁姑娘已经有了身孕了么？”

老妇人忙道：“是啊，你要是杀了他，姑娘怎么办，没出世的孩子怎么办？你让他还没有离娘胎就没了爹么？”

李克威长长吁了一口气，没有说话。

老妇人又道：“李爷，老婆子求求您……”

李克威道：“老人家，他是袁家的仇人，他害得袁姑娘家破人亡，你这么说，怎么对得起袁家二老……”

老妇人忙点头说道：“我知道，我知道，可是姑娘……这事要让姑娘知道了，她，她还能活么？李爷，她的性子……”

李克威道：“那么老人家就打算这样下去，就打算让袁姑娘跟他一辈子么？”

老妇人呆了一呆，突然流了泪，哭着说道：“天啊，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啊……”

随着一阵轻盈的步履声，屋里走进了小翠，她走得很快，进门也喜孜孜地，可是一见老妇人在哭，她一怔凝了笑容：“奶奶，您这是……怎么了？”

老妇人呼天抢地地道：“小翠儿啊，姑娘她好苦的命啊……”

小翠瞪大了眼望着李克威，道：“李爷，这是……”

李克威猛吸了一口气，突然站了起来，道：“没什么，翠姑娘，我要走了……”

“走？”小翠道：“那怎么行？姑娘叫我来请您进堂屋坐呢！”

老妇人忙摇头叫道：“不行，不行，不能让他见姑娘……”

忙转向李克威道：“李爷，老婆子求求您……”

李克威迟疑了一下道：“翠姑娘，谢谢你，麻烦姑娘告诉袁姑娘一声，我有要紧的事儿，不能多耽搁，来日京里见吧。”说完了话，也没等小翠开口，他迈步行了出去。

他刚出东屋，只听一个甜美轻柔话声从堂屋门口传了过来：“您这位，请堂屋里坐！”

李克威一怔，只得停了步，转脸望去，只见堂屋门口站着个年轻女子，她，年可廿多，穿得很朴素，衬托得她清丽脱俗，怪不得贾得海为她起狠心，她的确长得很好。

一头乌云梳得没一根跳丝，特有的留海儿，瓜子脸，弯弯的两道眉，一双清澈的大眼睛，那件袄，那件八幅裙，说不出有多么合身。她，薄施脂粉，看上去也淡雅宜人。

这时候，小翠跟了出来，出门便叫道：“姑娘，李爷他要走。”

紧跟着，东屋里颤巍巍地跟出了老妇人，“扑通！”一声跪倒在李克威面前，哭着叩头说道：“李爷，您大慈大悲，行行好，老婆子给您叩头，愿给您念一辈子佛，烧一辈子香，李爷……”

李克威忙闪向一旁，道：“翠姑娘，快扶老人家起来。”

小翠过去把老妇人硬拉了起来，道：“奶奶，您这是干什么啊……”

老妇人道：“小翠啊，你不知道，他是来，来……”

话，她没说下去，堂屋门口走出来了袁家姑娘，她诧异地望着老妇人道：“干娘，您怎么了？怎么回事？”

老妇人大恸，哭喊着道：“姑娘啊……没，没什么……”

袁姑娘疑惑地转望李克威，目光一凝，道：“李爷，请您据实相告……”

李克威迟疑了一下，刚叫了声：“袁姑娘……”

老妇人慌忙转了过来，叫道：“老婆子给您叩过头了，您千万不能害姑娘啊！”

这简直是不打自招，李克威皱了眉。

袁姑娘脸色一变，转望小翠道：“小翠儿，扶老人家屋里歇去！”

小翠答应了声，可是老妇人挣扎着说道：“不，不，我不进屋里去，我不进屋里去……”

袁姑娘道：“干娘，您有什么事瞒着我。”

老妇人忙道：“没有，没有，真的没有，姑娘，您……”

袁姑娘道：“干娘，我是吃您的奶长大的，也一直把您当成亲生的娘……”

老妇人道：“姑娘啊，就是因为……因为，天啊，叫我怎么说，叫我怎么说啊，姑娘，你别问了，请……”

袁姑娘霍然转望李克威，道：“李爷，我虽是个弱女子，但遇事还能冷静得，忍得住，请告诉我，是不是贾领班出了事？”

李克威迟疑了一下，毅然扬眉道：“我不瞒姑娘，我是来杀贾得海的！”

老妇人悲叫一声，往后便倒，小翠惊叫说道：“姑娘，姑娘，奶奶闭了气，昏过去了！”

袁姑娘淡然说道：“不要紧，你扶老人家进屋里去，给她捏捏人中，揉揉心口，过一会儿她就会醒过来了。”

小翠答应了一声，连拖带搀地把老妇人扶进了东屋。

这里，袁姑娘望着李克威又开了口：“我请教，为什么，他跟您何怨何仇？”

李克威道：“姑娘，他作恶多端，跟我谈不上怨仇。”

袁姑娘道：“您是指他的过去，还是他的如今？”

李克威道：“姑娘知道他的过去？”

袁姑娘微一点头，道：“我知道，他在没进官家之前，是云贵一带的大盗。”

李克威惊愕地道：“这……姑娘怎么知道？”

袁姑娘淡然一笑道：“李爷，我不是个糊糊涂涂的世俗女子。”

李克威微微一怔，猛然睁了两眼，道：“那么我告诉姑娘，我指的是他的过去。”

袁姑娘道：“这么说，李爷是江湖卫道的侠士？”

李克威道：“我确为卫道，但侠士二字我不敢当。”

袁姑娘道：“李爷忒谦！您既然为卫道，那么我大胆请您放过他，饶他一命，请您看在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份上……”

李克威道：“袁姑娘是为他求情？”

袁姑娘一点头，道：“是的，李爷！”

李克威道：“袁姑娘，您不该为他求情。”

袁姑娘道：“李爷，我幼承家教，还算明白大义，可是他已经洗面革心，重新做人，有道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李克威摇头说道：“袁姑娘，事实并没有你想得那么好，据我所知，他不但没有放下手中屠刀，而且所作的恶比他当年……”

袁姑娘道：“李爷，他已经脱离江湖，成了官家的人……”

李克威道：“那并没有改变他的心性。”

袁姑娘道：“可否请李爷举出他作恶的事实来？”

李克威摇头说道：“袁姑娘，我不愿意这么做，只他知，我知也就够了。”

袁姑娘道：“您不以为该让我知道一下？”

李克威摇头说道：“我以为袁姑娘还是不知道的好……”

袁姑娘道：“李爷，您杀了他，就等于杀了我，您忍心杀一个家破人亡，忍辱偷生，无依无靠的可怜苦命人、弱女子么？”

李克威道：“袁姑娘，我宁愿让你恨我一辈子。”

袁姑娘美目深注，道：“李爷令人敬佩，也让人感激……”

李克威呆了一呆，讶然说道：“敬佩？感激？我不明白姑娘何指……”

袁姑娘道：“我指的是李爷那种愿代人受过的精神。”

李克威凝目说道：“代人受过？我仍不懂。”

袁姑娘淡然一笑道：“李爷这是何必？李爷不忍让我太过伤心，太过悲痛，所以不让我知道真相，而宁愿让我认为李爷是杀了袁家的恩人，我的丈夫，而痛恨李爷一辈子，这不是代人受过么？”

李克威一震脸色微变，道：“袁姑娘，难道你……”

袁姑娘淡然一笑道：“李爷，我说过，我不是糊糊涂涂的世俗女子。”

李克威心头猛震，道：“袁姑娘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袁姑娘道：“早在先父母被杀之后，贾得海时常到我家里来安慰我，对我百般照顾的时候，我就明白了。”

李克威道：“姑娘是怎么看出……”

袁姑娘道：“李爷，谅必您也听说了，当日被处决正法的飞贼是个哑巴。”

李克威一点头道：“是的，姑娘，我听说了。”

袁姑娘道：“可是我知道，那杀死先父母的飞贼曾经说过话，并不是哑巴，由这一点，我知道那被处决正法的人，只是个冤枉代人受过替死的可怜人。”

李克威道：“那也有可能贾得海不知情，他错拿了人。”

袁姑娘道：“是的，李爷，我根据的不只是这一点，您想想，贼是拿着了，赃货追不回全部，但至少该追回来一部分……”

顿了顿，接道：“还有，这一点也最重要，在他单独或带着人到我家来走动的这段时间内，我发现他的得力手下姜庸的声音、身材，活脱脱就是那个飞贼，并在同时，我也在姜庸的身上发现了我家的一件东西，以此以上几点，就该够了。”

李克威道：“那姑娘为什么还要……”

袁姑娘凄然一笑道：“李爷，我是个走路都难走远的弱女子，除了舍身跟他之外，我还能找到别的机会么？”

李克威深深一眼，道：“看来令人敬佩的该是姑娘。”

袁姑娘微一抬头道：“李爷，这是我应该做的，我也只有这么做。”

李克威沉默了一下道：“那么姑娘的意思是……”

袁姑娘道：“请李爷给我手刃亲仇，否则我无以对泉下含恨的双亲。”

李克威迟疑了一下，道：“姑娘为什么早不下手？”

袁姑娘道：“李爷以为那么容易么，贾得海不是个等闲人，我虽然跟了他，牺牲了自己的清白，至今他却仍时刻防着我。”

李克威道：“这么说，姑娘还得等机会？”

袁姑娘道：“是的，李爷，但相信不会太久了。”

李克威道：“怎么说？姑娘？”

袁姑娘道：“因为我已有了身孕。”

李克威心头一震道：“姑娘是说他对他姑娘的戒心已逐渐松懈了。”

袁姑娘道：“是的，李爷。”

李克威道：“孩子无辜，姑娘可曾考虑过——”

袁姑娘摇头说道：“李爷，别人不知道，我自己明白，我幼年生过一场大病，病虽然好了，但今生今世已不会生育了。”

李克威一怔道：“那么姑娘这已有身孕一语……”

袁姑娘道：“李大爷不是等闲人，应该明白。”

李克威脱口说道：“姑娘高智，令人佩服……”

袁姑娘凄惨一笑道：“弱女子之技，也仅止于此了……”话声微顿，接问道：“李爷可愿成全可怜苦命人……”

李克威道：“姑娘是位奇女，而且是位令人敬佩的孝女，我本当撒手不管，立即离去，可是我别有苦衷，不能久等，也非带走贾得海的人头不可……”

袁姑娘道：“这么说，李爷是不能成全苦命人一点孝心了？”

李克威沉凝了一下，道：“姑娘我有个两全的办法，杀害令尊、令堂是姜庸，我负责把他交给姑娘，至于贾得海，则请姑娘……”

袁姑娘截口说道：“李爷，贾得海是罪魁祸首！”

李克威道：“我肢道，可是……”

只听一阵敲门声传了过来。

李克威倏地收口，道：“姑娘，这是……”

袁姑娘平静地道：“不是他便是他手下的人，小翠，”

小翠应声从东屋里走了出来。

袁姑娘道：“看看是谁叫门，记住，脸上别带出来。”

小翠却有点惊慌，迟疑了一下，才答应一声开门去了。

李克威道：“姑娘可要我进屋去暂时……”

袁姑娘道：“恐怕只有委曲您了。”

李克威道：“姑娘别客气。”

迈步便要往东屋走，却听身后传来一声冷喝：“朋友，来不及了，请站住吧。”

袁姑娘神色有点惊慌，但很快地就恢复了正常。

躲既来不及了，只有站住了，李克威回身望去，只见院子里一前一后走进两个人，小翠惊慌地跟在后头。

这两个，前面一个是衣着讲究、气派的魁伟老者，头顶有点秃，虎目、狮鼻，颇具慑人之威。尤其，眉宇间那阴鸷、凶残、暴戾之气令人皱眉。

后面一个，是个衣着打扮跟秦明相同的中年身材白净汉子，长眉细目，神色透着奸滑阴险。

袁姑娘迎上了两步，含笑问道：“你怎么又回来了。”

魁伟老者冷冷说道：“这是我的家，我不能回来么？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怎么？我回来得不是时候么？”

袁姑娘眨动了一下美目，道：“怎么了？刚才走的时候还好好的，怎么隔这么一会儿回来就这么大火儿啊！”

魁伟老者冷哼一声道：“听说秦明有事儿到家里来找我了，他人呢？”

袁姑娘一怔道：“秦明到家里来了？没事啊，他没来过。”

魁伟老者脸色一变道：“怎么说？他没来过？”

袁姑娘道：“没有啊！小翠，秦爷来过没有？”

小翠忙道：“没……没有，我没……见秦爷来过。”她脸色发白，声音发抖，要坏事了。

果然，魁伟老者阴阴一笑道：“那就怪了，他哪里去了？莫非被人灭了口？”

袁姑娘道：“你这话……”

魁伟老者阴鸷目光落向李克威，道：“阁下是谁？高姓大名？怎么称呼？”

李克威还没有说话，袁姑娘已抢着说道：“他是——”

魁伟老者冷笑说道：“我问他，你闭上你的嘴。”

袁姑娘还待再说，李克威已伸出了手，掌心上托着那块大内侍卫腰牌，微扬双眉淡然说道：“你认识这个么？”

魁伟老者目光甫凝，他身后那白净汉子已脱口叫：“大内侍卫……”

李克威道：“你眼力不差。”

魁伟老者变色强笑，欠身抱拳说道：“原来阁下是来自京里的大内侍卫爷，贾得海失敬，有眼无珠，也请您恕罪。”

李克威淡淡一笑，收起腰牌，道：“好说，贾领班别客气，只请别再误会袁姑娘就行了。”

贾得海老脸一红，忙陪笑道：“不敢，不敢，贱内，你见过了。”

李克威道：“是的，我见过了。”

贾得海道：“那……您请屋里坐，您请屋里坐……”

转望身后喝道：“老三，去到‘状元楼’叫他们送一桌酒席来，快去。”

白净汉子匆忙答应一声，就要走，李克威一招手，道：“慢，这位可是姜庸姜三爷？”

贾得海忙道：“您抬举他，正是姜庸，正是姜庸……”

李克威道：“我还有用他之处，贾领班别客气，酒席不必叫了，公事在身，我马上得走，就在这儿跟贾领班谈两句吧。”

贾得海道：“那怎么好，您大驾莅临，我……”

李克威道：“都是吃粮拿俸的，贾领班别把我当外人看待。”

贾得海道：“那……恭敬不如从命，您请吩咐。”

李克威淡然说道：“吩咐不敢当，我是奉命到‘奉天’来办公事的，贾领班，可知道有人一张纸状递到京里告了你？”

贾得海一惊，忙扫了袁姑娘一眼，道：“有人告了我？这……我不知道，您请说明。”

李克威道：“我自当明说，贾领班，你可认识叫凌明远的读书人？”

贾得海脸色一变道：“凌明远？不认识，您知道，贾得海出身江湖，吃的是粗硬饭，过的是刀口舐血的生涯，怎么会……”

李克威道：“那就怪了，为什么有个叫凌慕南的读书人，一张状纸递到京里，说现任‘奉天’总督府护卫领班的贾得海，当时是云贵一带的独行大盗，在一次作案时杀了他父亲凌明远。”

贾得海道：“这……这我就知道了，贾得海当年是在道上混是没有错，可是动的都是江湖人，绝没有毁过一个读书人。”

李克威皱眉说道：“那这是怎么回事？”

贾得海道：“您看会不会是同名同姓之误……”

李克威微一点头道：“也许，只是贾领班现任‘奉天’总督府的……”

贾得海忙道：“那要不就是当年的江湖同道陷害贾得海，您千万……”

李克威道：“这倒有可能，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我不敢擅自做主。”

贾得海忙道：“您开脱，只要您回京说一句——”

李克威摇头说道：“贾领班，咱们都是吃粮拿俸的官家人，别说你贾领班没有杀人，就是有，站在这一点上，我也应该帮个忙……”

贾得海忙道：“是，是，是……”

李克威道：“只是这件事恐怕难办，你可知道状纸递到了谁手里？”

贾得海道：“还请明示！”

李克威道：“大学士、军机大臣刘镛刘大人。”

贾得海脸色为之一变！

李克威接着说道：“贾领班也许知道，这位大人正直不阿，铁面无私，连皇上也让他三分，我一个小小的侍卫怎敢擅自做主。”

贾得海道：“那您的意思是——”

李克威道：“恐怕只有劳动贾领班跟我到京里去一趟了。”

贾得海脸色为之一变，强笑道：“这……您知道，我走不开……”

“贾领班！”李克威道：“这话就不对了，我是奉命而来，难道贾领班要让我作难不成？”

贾得海忙道：“不敢，不敢，这个贾得海不敢，只是……”

李克威道：“贾领班，这种事你知道，京里下了令谕，我以为总督绝不会不让人，贾领班你既没有杀人，又怕什么？”

贾得海忙道：“您明鉴，倒是不怕，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实在是，实在是……您无论如何得照顾，我自会谢……”

李克威一摇头道：“贾领班，别轻言一个谢字，状纸递到了刘大人手里，你怎么谢我我也不敢伸手，我不能多耽误，我看你还是……”

贾得海忽一点头道：“好吧，您既然来了，我不能让您空跑一趟，不管怎么说，我跟您到京里走走，让您有以覆命就是……”

李克威道：“贾领班，我谢谢。”

贾得海强笑说道：“不敢当，您别客气，在我来说，这是应该的，您请在家里坐一会儿，好歹我得禀知总督一声……”

李克威摇头说道：“不必了，贾领班，京里自会有公文送达的！”

贾得海道：“蒙总督垂恩，一再提拔，我还是禀知一声的好。”说着，他就要转身。

李克威伸手一拦，道：“贾领班，彼此都是江湖出身，你可别让我交不了差。”

贾得海窘迫一笑，道：“您这是……您真要带我走？”

李克威道：“这是公事，难道贾领班以为我老远从京里跑来，是来跟你贾领班开玩笑的么？”

贾得海嘿嘿一笑道：“不敢，不敢，哪儿都一样，我干脆在这儿把命交给你吧！”

话落，手动，一掌闪电般的击向李克威小腹。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贾得海，你看错人了。”

底下伸手一挥，正敲在贾得海的脉门上，贾得海刚痛呼一声“哎呀”，李克威一掌劈在他的肩窝上，他没哼一声地倒了下去，一时没能爬起来。

姜庸脸色大变，抬手就要探腰。

李克威轻笑一声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也得吃场官司。”

跨步而至，飞起一掌砍下。

姜庸大叫一声，抱着手腕蹲了下去。

转眼间收拾了两个，看傻了袁姑娘，惊住了小翠。

李克威伸腿一踢，姜庸身形冲前，一下子趴在袁姑娘脚下，鼻子破了，嘴也流了血。

李克威道：“姜庸，答我问话，夜入袁家杀袁姑娘双亲的可是你？”

姜庸机伶一颤，还没有说话。

那贾得海猛然抬起了头，白着脸狞声说道：“贱东西，原来是你……”

腾身扑向了袁姑娘。袁姑娘一惊要躲，李克威不知比他快多少，飞起一指虚空飞向贾得海后背，贾得海大叫一声，狂喷鲜血，砰然一声摔在袁姑娘面前。

李克威冷冷说道：“贾得海，你死到临头还想伤人！”

贾得海爬在地上直喘，没说话。

再看袁姑娘，被贾得海一口鲜血喷得满身都是，但她却视若无睹，毫无惊怕之色，这时候她颤声说道：“贾得海，今天你终于让我等着了机会——”

贾得海猛然抬头，满嘴是血，道：“贱丫头，你，你早知道……”

袁姑娘道：“是的，我早知道了，恨只恨我早没机会杀了你。”

贾得海厉笑说道：“我早就怀疑你……果然，贱丫头，你能怎么办？你爹娘死了，你也跟了我，而且肚子里也有了我的……”

袁姑娘道：“我牺牲清白就是为了报仇，至于后者，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不能生育，根本就没有怀孕。”

贾得海一怔大叫：“贱丫头，你，你……”

拼力抬手，一把匕首脱手飞出，直射袁姑娘咽喉。

李克威一惊抬手“当！”一声，指风所至，匕首中断斜飞，擦着袁姑娘耳根射过，好险！

同时，李克威又在贾得海后心点了一指，贾得海又是一口鲜血，闷哼一声：“令人好恨！”趴了下去，不再动了。

袁姑娘颤声说道：“他死了？”

李克威道：“是的，姑娘。”

袁姑娘木木然道：“那好，总算报了仇了，容我拜谢大恩。”娇躯一矮，拜了下去。

李克威才待要躲时，她已一拜而起，李克威道：“袁姑娘，你这是……”

袁姑娘木然说道：“容我进去换件衣裳再出来送李爷！”

李克威心头猛震，道：“袁姑娘……”

袁姑娘道：“李爷不该劝我，再请别拦我！”转身往堂屋行去。

李克威倏地低了头，一眼瞥见地上姜庸，他陡扬双目，冷然说道：“都是你们这些该死的东西害人！”抬掌拍了下去。

姜庸一颗头颅应掌而碎，红白之物横飞四溅，惨不忍睹。

随即，李克威弯腰抄起两具尸体，腾身掠起，半空中他震声发话：“翠姑娘，快跟老人家收拾收拾走吧！”

他飞射不见，小翠倏然惊醒，骇极惊叫，捂着脸跑进了东屋……

“奉天”城外半里路倒卧着一具死尸，两颗眼珠子没了，头上破了个洞，有人硬说他是被鸟啄死的。

楼头会

夜不算太深，但很寂静，尤其在这“千山”之下。

站在那狭窄的谷口往里看，谷里还有明灭闪烁的灯光，但不太多，指头数数也不过十来点。

大爷燕翎家，表面上看，鼓楼的那件事像一阵风般刮过去了，没事了，上下都能欢愉。其实每个人都清晰地感觉出，这谷里涨漫着一片愁云，一层阴雾，它像块铅，压在人的心头上。

那是因为大少玉珠至今下落不明，踪迹毫无。

按说，“玉龙令”下，是绝不会找不到一个人的，尤其是大少玉珠，这位郭家的人，大爷的大少。

而事实上玉珠的离去，就好像一块石头放进了大海里，又好像千山顶上那一带云雾散开了，毫无踪迹可寻。

大爷燕翎下了令，玉佩不许轻易外出，也不能单独外出了，每天得在书房里做功课，甚至不做完当天的功课，不许回到房里去。

玉霜陪着玉佩做功课，她一篇文章做好了，玉佩仍在愁眉苦思，穷搜枯肠，玉霜在一边静静的陪着她，灯下翻阅“南华经”。

书屋里，好静好静。

忽地，玉佩掷笔而叹：“恨只恨不若江淹梦笔生花，否则这区区一篇文章岂奈我何？”

玉霜抬头失笑，道：“二妹！可要我捉刀……”

玉佩一吐香舌，道：“别，别，别，这要让爹知道那还得了！爹一看就看出来了，那时候的苦头可比现在大得多，不是家法就是面壁，再不就是限期背上十篇书，那等于要我这条小命！”

玉霜笑道：“二妹，为文急躁不得，文思须从平静中去求……”

玉佩苦笑说道：“我怎么不急躁，你坐在这儿等我，等得我好不着急。”

玉霜放下手中书，笑道：“敢情怪来怪去反怪到我头上来了，那好，我先回屋去，灯下拥被而坐，应是胜过书房伴人，替人心焦千百倍。”站起来走了出去。

玉佩忙道：“可不许先我入梦啊！小心我拿头发钻你的耳朵。”

玉霜回眸说道：“阁下不回楼，我不合眼，这总行了吧，只是阁下可别让我等到雄鸡报晓，东方发白啊！”

玉佩嗔道：“去你的，没那么笨。”

玉霜轻笑一声出了书房，带着满脸的笑意走向了小楼。

寂静的夜色中，她上了宁静的小楼，她轻哼着推开了房门，便要往里走。

突然，她惊觉房里有人，一惊后退，轻喝问道：“谁，谁在里头？”

只听一声轻笑透传而出：“不速之客夜访，唐突夜入香闺，诉请恕罪之余，问霜姑娘可愿见我？”

玉霜心头猛跳，大吃一惊，惊声叫道：“是你……李克威！”

房里那人带笑说道：“难得霜姑娘心里还有我，可喜啊可慰！”

心里还有他，这句话够轻薄的，玉霜脸一热，眉一扬道：“你，你快出来！”

“出去？”房里李克威道：“霜姑娘，让客只有往里让的，喊客人出去，这岂是郭家的待客之道？我不出去，霜姑娘请进来。”

玉霜道：“你不出来我可要叫了！”

房里李克威道：“只管请，霜姑娘，倘嫌声音太小，我愿意帮个忙，惊动了郭大爷，我大不了一走了之，而霜姑娘，只怕……”住口不言。

玉霜一惊忙道：“你不出来，我就不进去。”

李克威道：“霜姑娘不进来，我就不出去，咱们耗吧，要是耗到天明，让人瞧见霜姑娘房里有个大男人，那可不大好啊！”

玉霜羞怒叫道：“你简直是个无赖！”

李克威道：“霜姑娘岂可辱骂斯文？无赖就无赖吧，反正骂两句是既不疼，又不痒，我索性无赖到底。”

玉霜跺脚叫道：“你这个人怎么……”

李克威道：“霜姑娘，黝黑的鼓楼里都敢进去，如今面对这坐落在郭家的自己香闺，怎么反倒怕起来了，那夜之豪情胆气何在？霜姑娘若再不进来，我可要上床躺下了。”

玉霜既羞且怒更惊，横心咬牙一跺脚，迈步走了进去。

只听黑暗中李克威道：“霜姑娘请留神，可别碰着我。”

对，要是碰进他怀里，岂不……

玉霜一惊停步，道：“灯在桌上，麻烦你点上。”

李克威道：“霜姑娘这是有心难我，我是摸黑进来的，至今眼前一片漆黑，这房里的摆设我又不熟，霜姑娘怎让我点灯。”

没那一说，凭他一身所学，他该有上好的目力，即使没有上好的目力，黑暗中坐这么久，也该依稀看得见东西了。他才是有心施刁难为人。

玉霜心里明白，气得咬牙，可是又不能耗着不点灯，没办法，只得说道：“你坐好了，要敢碰我一下，看我……”住口不言，迈步往前走去。

李克威的话声，迎而来：“怕是霜姑娘碰了我！”

玉霜一惊闪身便躲，耳边传来一声“哎哟！”，怪了，她正碰在一个人的怀里，玉霜大惊再躲，心在跳，脸上好热好热。

只听李克威笑声说道：“怎么说说着霜姑娘就来了，怕的就是被霜姑娘碰着，才站到了一旁，结果！唉，早知如此我就不动了。”

他占了便宜还卖乖，玉霜气恼得恨不得给他一巴掌。可是她明白，打不得，忍着含怒忙过去点上了灯。

灯光一闪，眼前大亮，再看时，李克威苦着脸，还在用手揉胸，这时候他苦声说道：“霜姑娘碰得人好疼。”

玉霜脸上又一热，冷然说道：“阁下，够了，说吧，你来干什么？”

李克威道：“霜姑娘难道不赐我个座位么？”

玉霜道：“凳子就在眼前，要坐你自己拿吧！”

李克威抬头说道：“这就是霜姑娘的待客之道，早知道这般被人冷落，说什么也不来了！”

玉霜道：“你本就不该来！”

李克威抬头说道：“不见得，待会儿霜姑娘会懊悔说这句话！”

玉霜道：“我永远不会懊悔。”

李克威道：“看吧，霜姑娘，如今别作唇舌争……”

玉霜道：“先告诉我，你是怎么来的？”

李克威道：“我是走来的，总不会是有人拿轿把我抬来的。”

玉霜道：“你居然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了郭家内院……”

李克威道：“毕竟我是神不知，鬼不觉地进来了，假如霜姑娘不信，我可以每夜来一趟让霜姑娘看看。”

玉霜一惊忙道：“我信！”

李克威笑了，笑得好不可恶。

玉霜脸上一热，她便要扬眉。

李克威笑容一敛，耸肩摊手，道：“看来霜姑娘不但不欢迎我，简直是怕我，唉！这我是何苦，缘已数面，献计的是我，赐参的也是我，到头来我却是个不受欢迎，备受人冷落的客人，想想是够难过的……”

玉霜冷冷一笑道：“你漏说了一点。”

李克威愕然抬眼道：“什么，霜姑娘，哪一点？”

玉霜道：“害我的也是你。”

“害？”李克威一怔诧声说道：“我怎么害霜姑娘了？”

玉霜这时候才发觉不该说这句话了，无奈太迟了，说出口的岂能收得回来？

她只有抬头说道：“没什么，我不愿说……”

“我明白了！”李克威却道：“那夜鼓楼相会，郭大爷误会了霜姑娘跟我……”

玉霜又羞又气，喝道：“别说了，是的，你害我害得还不够么？”

“霜姑娘！”李克威凝目抬头，道：“这个害字用得大大不妥，再说但得问心无愧，霜姑娘又何必计较他人怎么看，怎么说……”

玉霜道：“你是个男人家，我是个姑娘家，你不计较我计较……”

李克威皱眉满脸焦虑地道：“那怎么办，要不要我去向他二位解释一番？”

“这怎么行！”玉霜一惊忙道：“不必，不必，用不着你去解释……”

李克威道：“那总不能让他二位这样误会下去啊，诚如霜姑娘所说，我是个男人家，也是个萍飘四海，浪荡天涯，无拘无束的人，霜姑娘是位未出

嫁的姑娘家，万一这件事传扬出去，或者让令尊郭六爷知道了，那……”

玉霜道：“问心无愧，我不怕，既然知道这样，你今夜就不该来！”

李克威道：“我也知道不该来，可是帮忙要帮到底，总不能虎头蛇尾，在半途就撒了手啊，你说是不是！”

玉霜目光微直，道：“你是指……”

李克威道：“二姑娘跟慕南的事啊，霜姑娘怎么忘了？”

玉霜道：“我没有忘，你今夜来又打算献什么计了？”

李克威摇头说道：“不，不，不，霜姑娘料差了，我今夜来不是来献计的，而是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霜姑娘请自己看吧。”

玉霜道：“我看什么？”

李克威用手往桌下一指，道：“桌下有个革囊，霜姑娘请自己看吧。”

玉霜弯腰一看，桌子下果然放着个革囊，他偏转螭首问道：“这是你带来的？里面是什么？”

李克威道：“是的，霜姑娘，请自己打开来看看！”

玉霜迟疑了一下，提起革囊放在桌子上。

她解开了扎着的口只一眼，吓得惊叫一声，松手往后便退，砰，又撞在别人的怀里，李克威背后伸手，正好托住了革囊，道：“霜姑娘，摔不得，摔走了样就没有用了。”

玉霜惊魂未定，羞怒地侧闪向一旁，叱道：“你，你为什么带颗人头来吓人……”

李克威一怔，道：“怎么，吓着霜姑娘了，唉！霜姑娘是位不让须眉的武林姑娘、世家女儿，我怎知道会吓着……早知道我就告诉霜姑娘了……”他又占了便宜又卖乖。

玉霜红着脸道：“说啊，你带颗人头到郭家来是什么意思？”

李克威“咦！”地一声道：“霜姑娘怎么忘了，我所献二计中的一计，不就是要二姑娘替慕南报仇，摘下慕南杀父仇人的人头么？”

玉霜呆了一呆忙道：“你是说这颗人头就是……”

李克威道：“是啊，要不然大黑夜我带着颗人头到处跑干什么？难道想自找官司吃不成？”

玉霜气，可是又想笑，她忍住了笑，却忍不住那惊喜与激动之情，睁大了一双美目道：“你，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个人的？”

李克威道：“‘奉天’，这段路不近，我连夜赶去，又连夜赶来，为的是想让二姑娘早日了却心愿，免得备尝那愁煞人的相思之苦，谁知道我好心送来了人头，霜姑娘却……”

玉霜真有点不安，歉然说道：“对不起，我不知道！”

李克威摇头说道：“霜姑娘好偏的心，还好我是送人头来的，要不然永远别想听到霜姑娘说这一句，唉，我这是何苦。”

玉霜眨动了一下美目，道：“阁下，别得理不饶人，好么？”

李克威一脸委曲地道：“我怎么敢，只要霜姑娘往后对我稍假辞色，我也就知足了，就是把命赔进去也是心甘情愿的。”

玉霜一阵脸红心跳，道：“你！你这又何苦？”

李克威摇头说道：“谁知道，恐怕只有问天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怕只怕我是一个，作茧自缚，死方丝尽可怜春蚕。”

玉霜沉默了，眼望着地下，好半天才道：“世上的姑娘多得是，凭你的人品所学，还怕找不到一位神仙中人的红粉知己么，你该是女儿家心目中理想的最佳伴侣。”

李克威轻叹说道：“谢谢霜姑娘，郭玉霜只有一个，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任它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霜姑娘巾帼英雄，红粉班中称最，娥眉队里翘楚，当知这是改变不得的。”

玉霜咬了咬香唇，道：“你真对我那么……”迟疑着住口不言。

李克威叹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见了霜姑娘之后，那一度邂逅便使我万般爱慕，不克自拔，霜姑娘，我这颗心唯天可表。”

玉霜垂下目光，道：“可是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李克威道：“只因为那位‘玉翎雕’？”

玉霜道：“我不否认！”

李克威道：“相识均短暂，难道霜姑娘就能对他那么有情么？”

玉霜道：“也许这是缘！”

李克威道：“苍天何厚玉翎雕而薄李克威，难道你我的缘份不够么？”

玉霜道：“也许，也因为我跟他邂逅在先……”

李克威眼一睁，道：“这么说，假如李克威跟霜姑娘邂逅在先，那么如今占有霜姑娘这颗芳心的，该是李克威而不是玉翎雕，可对？”

玉霜迟疑了一下，轻微点头，道：“我不能否认……”

李克威脸色倏变，悲愤长叹，道：“恨只恨我跟霜姑娘相逢太晚，一步之差，好梦成空，从此形只影单，佳侣何处再求？李克威今生誓不另娶，我等霜姑娘，哪怕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于一辈子。”

玉霜一阵激动，猛然抬头，道：“你，你这是何苦……”

李克威悲苦一笑道：“霜姑娘，我不知道！”

玉霜道：“别让我误了你，落个愧疚终生！”

李克威道：“霜姑娘，这不怪任何人，我绝不会怨尤。”

玉霜道：“你知道，我是不会变的。”

李克威道：“我知道，可是我愿意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今生今世，除了霜姑娘外，我也难再作二人想！”

玉霜道：“我！我愿视你为须眉知己！”

李克威摇头悲笑，道：“霜姑娘，在我来说那是不够的，我想跟霜姑娘形影不离，时刻成双，我想跟霜姑娘长相厮守，终老此生，我想……”

悲笑一声，接道：“而，我却要眼睁睁地看着霜姑娘跟别人形影不离，

时刻成双，也要看着霜姑娘跟别人长相厮守，终老此生，世间之悲痛莫过于此，我何时忍，何时堪……”

玉霜美目微红，道：“我愿跟你且期来生……”

李克威双目猛睁，道：“真的，霜姑娘？”

玉霜微微点了点头。

李克威道：“下辈子不够，我要霜姑娘伴我生生世世。”

玉霜含泪点头道：“我愿意，我答应了。”

李克威猛然激动，神色难以言喻，凝注着玉霜，脚下缓缓地走了过去。

玉霜低下了头，但没动，低低说道：“你要干什么？”

李克威道：“但求片刻温存，以慰今生。”

玉霜娇躯一颤，仍没动，也没说话。

李克威颤声一句：“霜姑娘，我感谢！”

伸手向玉霜娇躯围了过去，他左手围向玉霜的纤腰，右手却一扬微伸，指向玉霜要害重穴。

就在这时候，玉霜猛然抬头，急喝说道：“不行，你不许，站住。”她像触了电一般，飞快地往后退去。

李克威愕然说道：“霜姑娘，你……”

玉霜娇靥发白，道：“一念不忍，险些害了我自己，我此心此身已属他人，岂能再跟别人……你我已且期来生，今生彼此都该自重，绝不能越礼……”

李克威脸色倏变，道：“霜姑娘，你何忍？”

玉霜道：“你又何忍害我？”

李克威目现星采，缓缓收回了手，叹道：“霜姑娘把此心此身交给了玉翎雕，我却连片刻温存，一亲芳泽的福份都没有，苍天何如此不公，霜姑娘又何如此偏心，玉翎雕也让我羡慕、妒嫉，而霜姑娘你却使我既爱又敬……”

微一抬头，道：“愿苍天念我可怜，成我情痴，能让霜姑娘回心转意，迁情移爱，李克威愿行大善百年……”

玉霜道：“既已且期来生，今生你就不该再……”

李克威截口说道：“霜姑娘，别说了，愿今夜你别把我当须眉看待，灯下畅谈片刻，然后……我就要告辞了。”

玉霜抬起了皓腕道：“那……你请坐。”

李克威道：“谢谢霜姑娘！”抬过那张漆凳坐了下去。

玉霜也落座几前，勉强一笑道：“深夜客来茶当酒，原谅我既没酒又没菜。”

李克威道：“但能跟霜姑娘相聚片刻，于愿已足，也胜过美酒香茗千万，何敢多求也不必多求。”

玉霜目光落在他身旁的革囊上，突然改了话题，道：“你不是说只知道他在‘辽东’一带，而不知道他在……”

李克威截口说道：“是的，霜姑娘，但我可以明查暗访，慢慢打听。”

玉霜道：“让你奔波受累，费心费力了！”

李克威抬头说道：“也没什么，霜姑娘，凭心而论，我跟凌慕南没有深交，跟二姑娘也仅是初会，我所以尽心尽力想促成这件事，一方面是因为我爱慕霜姑娘，另一方面则是二姑娘情痴令人感动，我以己度人，同病相怜……”

微一抬头，接道：“而她跟慕南的事还有个成功的希望，也眼看就要成了，我自己的事今生今世却是毫无……”苦笑一声，住口不言。

玉霜顾左右而言他，道：“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是干什么的？”

李克威道：“他叫贾得海，原是云贵一带的独行大盗，多年前任身官家，如今是‘奉天’总督府的护卫领班。”

玉霜吃了一惊，道：“怎么，他，他是个官家人？”

李克威道：“是的，霜姑娘！”

玉霜皱了皱眉，道：“更是‘奉天’总督府的护卫领班……”

李克威道：“霜姑娘，难道郭家也怕官家么？”

玉霜道：“那倒不是，郭家并不怕官家，只是郭家跟官家互有默契，彼此绝不侵犯，多年来也一直相安无事……”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霜姑娘，郭家跟官家真有互不侵犯的默契么？”

玉霜道：“自然是真的。”

李克威道：“那么，郭家六龙的居处，对‘北京’隐隐成包围之势，我请教，此举何意，这又为什么？”

玉霜一惊说道：“这不过是一种巧合，其实郭家人散居各处，实力分散，这正表示郭家并不打算侵犯官家。”

李克威含笑说道：“表面上，实力散而不聚，实际上势成反面，正好互为呼应，霜姑娘，我说对了么？”

玉霜惊声说道：“你，你，这种话你怎好……”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霜姑娘，郭家的心意我明白，当年关前辈身受袁大将军遗命，令尊复执掌‘丹心旗’，如今郭家虽然二代成家定居，三代也无人再出，实际上当朝一天不出关，郭家便一天不会歇息，同时，官家也不会那么放心，那么安闲……”

玉霜美目微睁，道：“你这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

李克威微微一笑道：“据我所知，凡郭家之势力范围内，便总有不只一名的大内高手，精明干练的一流人物。”

玉霜惊声说道：“你是说官家派有人监视郭家的动静？”

李克威点头说道：“霜姑娘，我正是这个意思！”

玉霜道：“每一处都有？”

李克威道：“是的，霜姑娘，应该是，官家绝不会只顾一个地方。”

玉霜道：“这……‘辽东’也有？”

李克威道：“我就是从‘辽东’这一个地方隐有官家的好手，而推测每一处郭家的势力范围内都隐有官家的好手。”

玉霜道：“你怎么知道‘辽东’隐有官家派来的好手……”

李克威道：“只因为我见过他……”

玉霜讶然说道：“你见过他？”

李克威道：“与其说我见过他，不如说他找过我。”

玉霜叫道：“他找过你？”

李克威道：“是的，霜姑娘！”

玉霜忙道：“他找你干什么？”

李克威道：“霜姑娘冰雪聪明，该想得出他找我的目的何在。”

玉霜脸色一变道：“我明白了，他是想招拢你，借重你那一身高绝所学对付郭家。”

李克威笑道：“霜姑娘不愧冰雪聪明，一语中的。”

玉霜神情震动，忙道：“你……你答应了么？”

李克威笑问道：“霜姑娘看我会不会答应？”

玉霜未假思索，立即说道：“我以为你绝不会答应。”

李克威道：“错了，霜姑娘说错了！”

玉霜叫道：“错了？这么说，你是答应了。”

李克威道：“霜姑娘这回说对了。”

玉霜瞪大了美目，道：“我不信，我绝不信。”

李克威笑问道：“霜姑娘为什么不信？”

玉霜道：“因为你不该是那种人！”

李克威道：“霜姑娘，我不是哪种人？”

玉霜道：“你不该是见利忘义，弃宗忘祖，卖身投靠的人！”

李克威摇头说道：“霜姑娘错了，我之所以答应，一不为名，二不为利，不但不算弃宗忘祖，卖身投靠，反之却是感恩图报

玉霜诧声说道：“感恩图报，你感谁的恩？”

李克威道：“不瞒姑娘说，我自幼被一位当朝的皇族亲贵收养，他视我为己出，他养我长大成人，他教我无敌绝艺……”

玉霜道：“满清何时有这么一个……他是谁？”

李克威道：“说起这位，郭家自然知道，但我不能说。”

玉霜道：“不能说？为什么？”

李克威道：“因为他不愿让人知道！”

玉霜道：“不愿让人知道？这又为什么？”

李克威道：“霜姑娘，他自然有他的道理。”

玉霜道：“不能说了？”

李克威道：“是的，霜姑娘，不能说！”

玉霜道：“那么……你呢，你是汉人还是旗人？”

李克威道：“据他老人家说，我是汉人。”

玉霜道：“这就是喽，既然你是汉人，为什么还……”

李克威道：“霜姑娘，我是被旗人养大的，如果不是他这位旗人的好心收养，今天世上不会有我这个人，我这身绝艺也是这位旗人传授的，要不是他把一身绝艺传给了我，充其量我只是个文弱而平凡的人。”

玉霜望着他摇头说道：“我不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信！”

李克威淡然一笑，翻腕取出了那块腰牌，道：“霜姑娘可认得此物？请过过目。”他伸手把腰牌递了过去。

玉霜入目腰牌，一震色变，道：“这，这是大内侍卫腰牌……”

李克威道：“不错，郭家的人确熟知官家事，这可以证明我的身份，霜姑娘如今信是不信。”

玉霜叫道：“李克威，原来你是……”忽地摇头接道：“不，不，我仍不信。”

李克威呆了一呆，道：“霜姑娘怎么还不信？”

玉霜道：“你要是当真答应替官家效力，你绝不会把这件事告诉我这郭家的人，也不会去杀一个身为总督府护卫领班的官家人！”

李克威笑道：“原来如此，这二者我都可以解释，前者，我明人不做暗事，并不怕人知道。后者，那是私事，只要我在办事方面表现得好的，有过人的大功，官家何惜一个护卫领班。”玉霜道：“你这个人的大功是指……”

李克威道：“霜姑娘，官家要对付的是郭家，也只有郭家是官家的心腹大患，这大患一日不铲除，官家便一日不得安心。”

玉霜惊骇地抬头说道：“我，我仍不相信，真要这样，你怎会再帮玉佩……”

李克威道：“霜姑娘，这是私事，与公事无碍。”

玉霜道：“那……郭家的人就在你对面，你为什么……”

李克威道：“霜姑娘，人谁能免却私心，霜姑娘是我爱慕的人，于霜姑娘个人来说，我只有因私废公了。”

玉霜道：“这儿还有其他郭家的人！”

李克威含笑抬头，道：“霜姑娘，时候不到，不必操之过急，稍待时日之后，我会一个一个地来，郭家的人也会一个一个地减少！”

玉霜猛然抬头，道：“我不信，无论你怎么说我都不信。”

李克威耸肩摊手，道：“我无可奈何，那只有任凭霜姑娘了。”

玉霜口齿启动，刚要说话，却神情忽震，随即说道：“你那块腰牌，可否再让我看一下？”

李克威道：“自无不可，难道霜姑娘怀疑它不真？”

随即摊开手掌，把那块腰牌递近玉霜面前。

玉霜凝目一看，立即失声叫道：“果然是缺角的腰牌……”

李克威道：“怎么，霜姑娘也知道这缺角腰牌是……”

玉霜急道：“你快运气试试！”

李克威微愕说道：“运气？霜姑娘的意思是……”

玉霜道：“先别问，你快运气试试。”

李克威诧异地看了玉霜一眼，没再说话，但转眼间，他脸色倏变，目闪寒芒，震声说道：“他竟敢用这种手法……”

玉霜忙道：“你已经中了毒，是不是？”

李克威脸色刹时恢复正常，微一点头，道：“不错，真气不畅，是有中毒迹象，只是霜姑娘怎么知道……”

玉霜道：“我还是听我爹说的，‘血滴子’在胤禛时被重用，到了弘历登基之后就被废除了，可是他为了控制大内侍卫对他的效忠卖命不敢有二心，从西藏请来一个密宗喇嘛，这喇嘛会天竺异术，擅用毒，他利用腰牌在每一个大内侍卫身上下了毒，腰牌完整的毒轻，三个月一发作，必须服他们独门药物，才能免除痛苦，保住性命……”

李克威道：“这腰牌缺一角的呢？”

玉霜道：“这腰牌缺一角的，只要谁接过了它，就等于把命放在了那喇嘛手里，他人在‘北京’，却可以用神奇的邪术控制毒性，只要持有这缺角腰牌的人不听命令，生有二心，便会立即毒发身死，任他大罗金仙也救不了……”

李克威惊声说道：“密宗之中竟有这种异人……”

玉霜道：“这喇嘛是密宗中第一高手。”

李克威双眉微轩，道：“这么说我已经把性命交在那个喇嘛手里了。”

玉霜道：“怎么不是？难道你没有听说过，不知道？”

李克威摇头苦笑道：“够歹毒的，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对付我，霜姑娘，我要是听说过，说什么我也不会接这块缺角腰牌了。”

玉霜道：“给你腰牌的人是谁？”

李克威道：“霜姑娘，我无可奉告。”

玉霜道：“他们用这种阴狠手法对你，你还……”

李克威道：“霜姑娘误会了，我不是不说，而是他黑衣蒙面，连我也不知道他是谁，不知道他来自何处。”

玉霜道：“真的么？”

李克威道：“对霜姑娘，我没有说过一句虚言假话！”天晓得。

玉霜皱眉说道：“那就麻烦，我知道解法，偏偏你不知道他是谁？”

李克威呆了一呆道：“怎么，霜姑娘知道解法？”

玉霜道：“凡是郭家的人，都知道这种解法。”

李克威道：“霜姑娘是预备把解法告诉我，也就是说霜姑娘要救我？”

玉霜道：“是啊！救你有什么不对？”

李克威道：“自然不对，霜姑娘知道，那大大地不对！”

“不！”玉霜摇头说道：“我真不相信你会替他们效力卖命，我以为你

所以点头答应，接了这块腰牌是别有用心，另有用意的，所以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当你不听他们命令的时候，毒发身死。”

李克威脸上飞快地掠过一阵激动神色，道：“谢谢霜姑娘，请别操心，我永不会有毒发的机会的！”

玉霜一怔喜道：“怎么，难道你已经……”

“不！”李克威摇头说道：“霜姑娘，你误会了，我之所以说永不会有毒发的机会，并不是我懂解法，也不是我已经把毒解了，而是因为我没有不听他们的话的时候，霜姑娘明白么？”

玉霜脸色凝注，道：“你的意思是说，你真要为他们效力卖命？”

李克威道：“是的，霜姑娘，当我要接这块腰牌之前，我就有了这种决定，要不然我不会轻易接这块腰牌的。”

玉霜目光凝注，摇头说道：“我不信，我还是不信……”

李克威淡然说道：“霜姑娘，要不我为什么不求解法，谁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

玉霜道：“你一定知道解法，要不就是你已经用你高绝的功力，把身体里的毒逼出来了。”

李克威道：“霜姑娘，那毒能用真力逼出体外么？”

玉霜道：“据我所知，解法也只有一个，可是也只有你有过人的所学，你能……”

李克威摇头说道：“不瞒霜姑娘，我已经试过了，不行，我没能把它逼出来。”

玉霜目光一凝，道：“你不是说永不会……”

李克威道：“霜姑娘，我是这么说的，可是不知道便罢，一旦知道了，谁会愿意让自己的身体里存有着毒？”

玉霜道：“那你还是该听听我这解法……”

“不，霜姑娘！”李克威摇头说道：“好意心领，我不愿欠郭家的人情。”

玉霜道：“什么意思，你怕日后为难？”

李克威道：“正是这意思，假如他们日后要我下手郭家……”

玉霜道：“解法是我告诉你的，你不杀我不就行了么？反正你是不会杀我的。你说过，对我，你会因私废公，不是么？”

李克威道：“话是不错，可是霜姑娘总是郭家的人。”

玉霜道：“怎么想在你，找那给你腰牌的人，取他一滴血涂在腰牌上，其毒自解……”

李克威霍地站起来，道：“霜姑娘，好，好……”

玉霜道：“我毕竟说了，你毕竟也听见了。”

李克威颓然坐下，摇头说道：“不错，霜姑娘，你说了，我也听见了，可是……”

玉霜截口说道：“可是什么？”

李克威道：“我不会用它，这样我就不会欠郭家的人情了。”

玉霜黛眉一扬，道：“你……好吧，用不用在你了，反正我已经说了！”

李克威道：“我不会用它的，绝不会……”突又站了起来，道：“二姑娘回楼了，我不愿见她，请霜姑娘把贾得海这颗人头交给她，请她三天之内携贾得海的人头进城到凌家去，过三天这颗人头就会腐烂了，告辞。”

一拱手，灯影闪动，穿门射去，玉霜怔住了！

果然，转眼间楼梯上响起了轻微步履声，很快地上了楼，很快地走近了，玉佩慢慢地探过螭首，她一怔：“哟，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睡了昵？”

玉霜缓笑说道：“二姑娘还没有返楼，我怎么敢先睡？”

玉佩笑了，迈步走了进来，突然，她轻咦一声，圆瞪着美目，指了指那张凳子，道：“这是什么意思？刚才谁来过了？”

玉霜迟疑了一下，道：“李克威！”

玉佩一怔，道：“谁？你说谁？”

玉霜道：“李克威呀，怎么了？”

玉佩惊叫说道：“李克……”忙抬玉手捂上檀口，低低急道：“李克威？真的，没骗我？”

玉霜道：“我会平白无故的把个大男人往房里拉了？”

玉佩呆了一呆，失声说道：“是他？他怎么会……这么说他会武？”

玉霜道：“又何止会武？”

玉佩道：“挺高么？”

玉霜道：“要不然他怎么能进得来，而神不知，鬼不觉的。”

玉佩呆了一呆，道：“哎呀呀，我可真走眼，我可把他瞧得太扁了，真是会逮耗子的猫不叫……真想不到，真想不到……”

目光忽地一凝，道：“霜姐，他什么时候来的？”

玉霜道：“不知道，我回来的时候，他就躲在房里了。”

玉佩一惊忙道：“哎哟，这个人……”忙把目光扫向床上。

玉霜道：“放心，人家没动咱们的东西。”

玉佩脸上一红，收回目光，道：“他什么时候走的？”

“刚走！”玉霜道：“他前脚走，你后脚就跟上了楼。”

“巧啊！”玉佩道：“敢情是躲着我哪，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他干什么来了，快快从实招来，要不然我就告爹去，说你三更半夜私会！”

玉霜脸上一热，嗔道：“别乱说，人家不是找我来的，是为你来的。”

玉佩道：“为我来的，为我什么呀？”

玉霜道：“为你那朝思暮想的好事呀！”

玉佩一怔，道：“霜姐，你这话……”

玉霜指了指被凳子挡着的革囊，道：“瞧吧，人家给你送来的。”

玉佩忙跨前两步，道：“这是……”伸手便要去拿。

玉霜伸手拦住了她，道：“别动，小心把你的魂魄吓没了。”

玉佩愕然转脸道：“能把我的魂儿吓没了？是什么？”

玉霜道：“人头！”

玉佩一怔道：“人头？你可别开这种玩笑吓唬我。”

玉霜道：“谁吓唬你干什么？刚才还把我吓了一跳呢！”

她想起了刚才的情景，脸上猛地一热。

玉佩站直了腰，身子往后移，道：“霜姐，真是人头……”

玉霜道：“骗你干什么，不信你自己看看去。”

玉佩没动，道：“他这是什么意思？三更半夜把个人头拿到……谁的，霜姐，谁的人头？他怎么把人头送来……”

玉霜道：“你怎么能忘？凌家仇人的人头啊！”

玉佩一怔，随即惊喜说道：“霜姐，怎么说，你说这是……”

玉霜道：“没听清楚么？”

玉佩瞪大了美目，娇靥上满是惊喜神色，连连点头，道：“听清楚了，听清楚了，我告诉爹去。”一阵风般，转身奔了出去。

玉霜想拦他，可是哪来得及，她呆了一呆，站起来，抬了手，可是旋即她又垂下了手，坐了下去。

跟着，她皱了眉，娇靥上一片愁容。

先有一个自己倾心钟情的“玉翎雕”跟郭家作对。

如今又来了个倾心钟情自己，功力之高绝，几乎不下玉翎雕的李克威成了官家的人。

当然，根据她的判断，玉翎雕跟郭家有怨是真，李克威为官家效力是假，她用不着担两份心。

可是，玉翎雕不见踪影；毫无音讯，李克威却三番两次纠缠，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使得她心烦。

玉翎雕他究竟上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看看她，为什么一任李克威纠缠，一任李克威在她眼前晃？

还有鼓楼上的人是李克威，这，她没对任何人说，可是李克威成了官家的人，不管是真是假，这，她该不该说呢？这，让她犹豫难决。

突然，急促步履响动，有人上了楼，她忙放心定神，站起来迎了上去，她刚出去，玉佩带着大爷燕翎已上了楼。

缔良缘

玉霜迎上去见了一礼：“大伯父！”

大爷燕翎道：“玉霜，进来，进来。”

他先进了房，等到玉霜跟进了房，大爷燕翎已经拿起革囊打了开来，玉佩站在一旁忍不住问道：“爹，是么？”

大爷燕翎点了点头，抬眼望向郭玉霜，道：“玉霜，听说这是李克威送来？”

玉霜微一点头，只觉脸上烫烫的，道：“是的，大伯父！”

她也不知道脸上为什么发烫，其实事无可告人，她用不着这样，可是她就觉得心里好慌。

大爷燕翎突然叹道：“此人是个难得的热心人，我是该好好地交交他……”一顿，接问道：“玉霜，他是从哪儿……”

玉霜忙道：“‘奉天’，这人是‘奉天’总督府的护卫领班。”

大爷燕翎眉锋微微一皱，道：“怎么，会是他们的人……”

玉佩道：“那不更好么？”

大爷燕翎瞪了她一眼，道：“你懂什么，这不是小事！”

玉佩脸一红，道：“怕什么，难道您怕他们……”

大爷燕翎道：“郭家的人哪一个怕他们？只是时机未到，我不愿让他们误会咱们郭家动了他们的人，你明白了么？”

玉霜道：“大伯父，应该不要紧，凌家总不会张扬出去的！”

大爷燕翎未置可否，皱着眉沉吟说道：“我没有想到李克威有这么一身高绝武学，敢情他是深藏不露，掩盖得可以说高明，高明……”

一偏头，道：“只是，当世之中，谁能教出这么好的徒弟来？”

玉霜道：“大伯父，听他说他自小被一个旗人收养，这个旗人是个皇族亲贵，他的一身所学也是这个旗人传授的。”

大爷燕翎“哦！”地一声，诧异地道：“旗人，皇族亲贵，知道是谁么？”

玉霜道：“不知道，我问过他，可是他不肯说。”

大爷燕翎道：“这是谁？皇族亲贵之中何时出了这么一个人？遍数所有也找不出一个，难道会是傅家的人……不，傅家算不得皇族亲贵，再说傅家也没人了，这是谁……”

玉佩道：“爹，您管他是谁呢！”

大爷燕翎一抬头，道：“不，玉佩，你太年轻，皇族亲贵教出来的徒弟，无缘无故地来到‘辽东’，又对咱们郭家这么热心……”

目光一凝，望着玉霜道：“玉霜，对他，你还知道些什么？”

玉霜心里一跳，迟疑了一下，道：“大伯父，据他说，您这一带隐有他们派来的官家好手，在监视着您的动静，而且他还推测凡是郭家的势力范围内，都可能隐有他们派来的人。”

大爷郭燕翎脸色一变，道：“真的，玉霜？”

玉霜点了点头，道：“他是这么说的。”

大爷燕翎道：“他怎么知道的？”

玉霜只得把李克威接腰牌的事说了出来。听毕，玉佩张口便叫：“好哇，原来他是这么个人……”

大爷燕翎神色凝重，一抬手道：“别叫，玉佩，这种人令人莫测高深，看情形，听口气，他真像要为他们效力，可是他怎么又把绝不该泄露的告诉了咱们，这是怎么回事……”

玉霜道：“大伯父，以我他看绝不会是那种人。”

大爷燕翎目光一凝，道：“这么有把握？”

玉霜脸上一热，默然点头，道：“是的，大伯父。”

大爷燕翎微微点头道：“我看他也不该是，只是……但愿你我都没看错人……”

抬眼望向玉霜道：“玉霜，我是你的大伯父，玉佩跟你更是无话不谈，此时此地我要问你一句，你跟他是不是……”

玉霜娇靥通红，忙道：“不，不是！大伯父，你误会了。”

大爷燕翎呆了一呆，道：“是么？”

玉佩一边插了嘴，笑着说道：“真的，爹，我知道，您不也知道么，霜姐心里也没他，不过他对霜姐倒是一往情深……”

玉霜红透耳根，急道：“二妹！”

玉佩眨了眨眼道：“怎么，说不是也不好么……”

大爷郭燕翎那里开了口，道：“玉霜！”

玉霜忙道：“大伯父！”

大爷郭燕翎道：“这个人恐怕很难缠，对不？”

玉霜忙道：“是！有点，不……没……”

大爷燕翎深深地看了她一眼，点头说道：“那就好，其实，玉霜，这种人也别得罪他，我看他很可怜的，凭他这么好的人品跟所学，总不会比……”

玉佩叫道：“爹！您怎么说这话？”

大爷燕翎道：“怎么，说不得么，我是逗你霜姐的，不提了，对眼前这件事，你认为该怎么办？”

玉佩脱口说道：“明天去一趟不就……”

大爷燕翎道：“我问的是玉霜！”

玉霜忙道：“大伯父，该由您做主。”

大爷燕翎瞪了玉佩一眼，道：“听听你霜姐的？”

玉佩小嘴儿一嘟道：“人家说的是实话嘛，霜姐心里未曾不是想这么说……”

大爷燕翎呆了一呆，抬头说道：“简直不害臊。”

玉佩脸一红，道：“这是正经事，有什么好害臊的，再说您又不是不知

道，您平素不是教人要率直么？”

大爷燕翎皱眉说道：“这你记住了，倒也真听话。”

玉佩笑了，低下了头。

大爷燕翎接着说道：“明天我放你出来飞一圈，由你霜姐陪着，你念月叔送你进城，然后在你胖叔那儿等你，成与不成我不管，这全靠你自己……”

玉佩猛然抬起螭首，娇羞之中带着无限的喜悦……

第二天早晨，天刚亮，玉佩就起来了，她起得比郭家任何人都早，只因为她一夜没能合眼。

她刻意地刀尺（修饰）了一番，可没敢浓妆艳抹，她明白，浓妆艳抹在人家眼里要不好看，而且显得俗。

她淡扫蛾眉，薄施脂粉，看上去淡雅宜人。修饰完毕后，镜前顾影，镜里镜外两个人，一般地美艳绝世，娇艳欲滴，像一朵怒放的花儿一般。

日高起时，一辆马车驰出了谷口，赶车的是个英武黑衣汉子，护车的是大爷的护卫高念月。

临上车的时候，玉霜冲她眨了眨眼，道：“二妹，你知道咱们这趟是去干什么？”

玉佩瞪着美目，偏着螭首道：“干什么？问得好，怎么睡了一夜就忘了，送那个去呀！”

“不！”玉霜抬头说道：“我看倒是像去相亲！”

玉佩娇靥飞红，甜在心头，娇羞地笑了……

车，飞一般在原野上向前驰动。

快晌午的时候，车进了“辽阳城”。

马车在狮子胡同口停了下来，玉霜跟玉佩下了车，高念月护着车又走了，去了“龙记客栈”！

玉佩跟在玉霜后头到了凌家门口，玉佩便躲在了玉霜后头，低低说道：“霜姐，我好……好……心跳得好厉害。”

玉霜道：“那有什么办法，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大伯父说得好，这种事儿任何人帮不了忙，全得靠你自己，别跟在我后头，要知道，主角是你不是我。”

玉佩暗一咬牙，红着脸跨前了一步，跟着玉霜站了个并肩，道：“看我的好了，敲门吧！”

玉霜微微一笑，上前敲了门。

门声响动了一阵，里面很快地传出了轻捷的步履声，随听一个轻朗话声在里面很有礼貌地问道：“是哪一位？”

玉霜用胳膊碰了碰玉佩，红着脸，强忍紧张道：“郭家姐妹，请开门。”

里面响起了一声“哦”！这一声“哦”里，包含着多少惊喜，静默了一下，随即门栓响动，门开了。

门开处，凌慕南当门而立，一件袍子，看上去永远那么俊，那么英气勃

勃，那么洒脱。

他有点不自然，唇角掠过一丝不自然的笑，飞快地看了二姑娘一眼，不安地望着玉霜道：“原来是郭家二位姑娘，有什么……”

玉霜道：“可否容我姐妹俩进去再说？”

凌慕南俊面微微一红，道：“是我失礼，二位请！”他侧身让了路。

玉霜拉着玉佩行了进去，当擦身而过的时候，玉佩偷眼斜瞥凌慕南，可巧凌慕南也正看着她，四目交接，两个人却连忙地躲开去，玉佩心跳得好厉害，低下了头。

行走间，玉霜落落大方地问道：“老人家在家么？”

凌慕南忙道：“在，现在堂屋里念经……”

果然，一阵不太大的木鱼声传入耳中。

玉霜停了步，道：“那我姐妹不敢打扰，先在这儿站会儿，等老人家念完经后再过去请安好了。”

凌慕南不安地道：“那真对不起，也谢谢二位，我……不方便，不让二位先到别处坐了。”

玉霜淡然一笑道：“别客气，我姐妹也不敢让人为难。”

凌慕南脸猛然一红，嗫嚅说道：“二位别介意，家母跟郭家曾有点小误会，一直耿耿难释，至于我……我以为不必迁怒于他人……”

玉霜美目一睁，道：“真的么？”

凌慕南道：“姑娘，我这个人擅虚假……”

玉霜道：“那……玉佩跟我都谢谢你！”

凌慕南脸又一红，道：“不敢当，姑娘别客气，年轻人的看法，总跟上了年纪的老一辈的看法有点出入，所以我……”

玉霜截口说道：“我请教……”

凌慕南忙道：“不敢！”

玉霜接着说道：“老人家跟郭家的哪一位有过什么误会……”

凌慕南迟疑了一下，道：“这……我不大清楚……”

玉霜道：“你刚才说过，不擅虚假。”

凌慕南一张脸通红，嗫嚅说道：“这……我不敢说，最好还是等家母自己说！”

玉霜道：“既然如此，我不敢让你为难……”

目光扫向堂屋，道：“老人家天天都念经么？”

凌慕南点头说道：“是的，不过今天异于往日，今天是先父的忌辰……”

玉霜跟玉佩飞快地交换一瞥，心想，巧！没有比今天送贾得海人头来更好的机会了……口中说道：“原来今天是……”

木鱼声倏地止住，凌慕南忙道：“家母念完经了，二位请进去坐吧！”话落，他当先迈了步。

一进院子，他便扬声说道：“娘，有客人来了。”

堂屋门口出现了那位中年妇人，她脸上有着一刹那的错愕，也有着一刹那的阴沉，旋即她堆起淡然笑容，道：“原来是二位郭姑娘，请进来坐。”

玉霜跟玉佩到了门前，双双施下礼去：“给老人家请安。”

中年妇人浅浅答了一礼，道：“不敢当，二位姑娘这是折我！”

进了堂屋，落了座，中年妇人向着凌慕南道：“天齐，给二位姑娘倒茶。”

凌慕南应声去了后头，玉霜、玉佩双双欠身道：“老人家别客气。”

中年妇人道：“应该的，今天又是哪位寿诞？”

玉霜道：“老人家这话……”

中年妇人道：“二位不是来买画祝嘏的么？”

玉霜淡然一笑道：“老人家，这回不是来求画的，玉佩，你说吧。”

玉佩定了定神，然后说道：“老人家，我姐妹这趟前来，一为给老人家请安，二来特地给老人家送来一件东西，以为凌伯父忌辰之供物。”

中年妇人脸色微变，道：“凌伯父？二位姑娘这话……”

玉佩道：“老人家，晚辈姐妹上次来求画时，已经看见了牌位……”

“啊！”中年妇人一震，脱口惊呼。

玉佩接着说道：“如今请老人家再看看这件东西。”站起来双手递过革囊。

中年妇人没接，讶然说道：“二姑娘，这是……”

玉佩道：“一颗人头，可用以祭凌伯父在天之灵。”

中年妇人一惊说道：“一颗人头，二姑娘这是……寒家平凡人家，二姑娘怎好……”

玉佩淡然一笑道：“老人家，您不必再隐瞒了，请看看这颗人头吧。”

中年妇人变色点头，道：“好吧，只是，我请问，这颗人头是……”

玉佩道：“老人家，此人原任‘奉天’总督府护卫领班，姓贾，名得海。”

中年妇人霍地站起，劈手一把夺过革囊，双手一扯，硬把那坚韧的革囊扯破了，囊破人头现，中年妇人手捧破革囊，脸色大变，两眼暴睁，身躯猛颤，失声叫道：“果然是贾得海……”“哗啦！”一声，刚从后面端茶出来的凌慕南松了手，茶盘、茶杯摔得粉碎，热茶溅了他一条腿。

他闪身而至，劈手抓过贾得海的人头，颤声说道：“娘，这是……”

中年妇人一张脸煞白，道：“问……问二……二姑娘……”

凌慕南猛然抬头，眼现血丝，神色怕人，道：“二姑娘，这是……”

玉佩道：“我送来的！”

凌慕南大叫一声：“贾得海！”扬掌便要向人头劈下。

中年妇人倏然喝道：“慕南，住手！”

凌慕南手抬在半空，转过脸悲声叫道：“娘……”

中年妇人道：“把贾得海的人头放在你爹的牌位前，然后点上香烛。”

凌慕南应声照做，点好了香烛之后，没等中年妇人说话，他便砰然跪了下去，悲声说道：“爹！贾得海伏诛，人头就在您面前，您请瞑目……”余

话没出口，他已趴了下去。

中年妇人站在凌慕南身后，脸色煞白而木然，两眼之中泪直流，呆呆地望着牌位，没说一句话。

玉霜向玉佩一递眼色，双双走过去行下了大礼。

中年妇人一惊要拦，却没能拦住，急道：“二位姑娘这是……”

玉霜道：“老人家，应该的。”恭恭敬敬地拜毕站了起来。

中年妇人脸上的神色难以言喻，陡听她喝道：“慕南，起来谢过二位姑娘。”

凌慕南应声站起，转身就要拜下。

玉霜一推玉佩，同时闪身避开了去，道：“老人家，晚一辈的无辜。”

中年妇人神情一震，道：“霜姑娘，难道你已经知道……”

玉霜道：“我只知道郭家有人得罪了老人家，可不知道是谁，也不清楚实情，更不知道老人家究竟是哪一位……”

中年妇人神情一松，摆手说道：“慕南，再倒两杯茶去。”这表示她不再坚持让凌慕南叩谢了。

玉霜心头微松，凌慕南应声而去。

这里，中年妇人抬手让座。坐定，中年妇人目注玉佩，道：“容我先问清楚，二姑娘怎么知道贾得海是……”

玉佩道：“晚辈不敢隐瞒，也不愿隐瞒，是李克威告诉晚辈的！”

中年妇人一怔，旋即抬头叹道：“好个李……他未免太……”话锋一转，道：“二姑娘又怎么知道这贾得海的藏处的？”

玉佩道：“晚辈也不愿隐瞒前辈，贾得海是李克威杀的，人头也是他送给晚辈的。”

玉霜一怔，面有惊容，旋即目射异采，暗暗点头。

中年妇人呆了一呆，道：“原来是李大哥，那还好……”目中陡现异采，凝注玉佩道：“二姑娘诚实，让我敬佩！” 281

玉佩道：“不敢当，李克威的好意让晚辈感激，但晚辈临时觉得不该藉他人之功，掠他人之美，以虚假为自己换取一切，纵然后来难测，晚辈在所不惜，也无怨无尤，但求心安理得，顺其自然。”

中年妇人大为动容，道：“二姑娘，你让我……这，容我稍时再说，如今我先向二位谈一谈寒家……”

顿了顿，接道：“是我疏忽大意，没想到亡夫的牌位……”指着端茶出来的凌慕南，道：“他不姓仇，姓凌，不叫仇天齐，而叫凌慕南……”

玉佩道：“这个李克威也告诉晚辈了！”

中年妇人道：“至于我，我本武林女儿，可是我的姓名、身世，以及过去的一切，目前似不便说，还请二位姑娘原谅。”

玉霜道：“不敢当，晚辈大胆请教，关于老人家跟郭家……”

中年妇人道：“我刚说过，我不便说！”

玉霜道：“是，晚辈不敢再问。”

中年妇人扫了玉佩一眼，道：“二姑娘，我忝长你一辈，也是个过来人，二姑娘的心意我懂，平心而论，这是慕南的福份……”

凌慕南不由地呼了她一声：“娘。”

玉佩飞快地垂下螭首。

玉霜忙道：“老人家慈悲。”

中年妇人轻叹一声道：“霜姑娘，你这等于是责我心胸狭窄，冷酷无情……”

玉霜道：“老人家明鉴，晚辈不敢。”

中年妇人面泛异容，道：“霜姑娘，我们刚说过，我忝长一辈，也是个过来人，我明白儿女辈的心意，也不愿儿女辈痛苦，我知道上一辈结的怨，不该由晚辈的承担，无如我忍着含恨几十年，实在……”

玉霜道：“老人家慈悲！”

中年妇人叹道：“二姑娘的真情让我感动，慕南内心的痛苦，我也了解得很清楚，事到如今，我不该再坚持……”

凌慕南又激动地叫了一声：“娘！”

玉霜忙道：“谢老人家恩……”

玉佩猛抬螭首，红着娇靥，含着泪，颤声说道：“老人家，晚辈感激……”

中年妇人微一摇头，道：“听我把话说完……”

顿了顿，接道：“从今天起二姑娘可以常到寒家来走动，我不反对二姑娘跟慕南来往，可是郭、凌两家若想结秦晋、缔姻亲，必须郭家的一位到寒家来一趟不可……”

玉霜忙道：“老人家，是家父？”

中年妇人呆了一呆，道：“霜姑娘知道……”

玉霜道：“也是李克威说的。”

中年妇人道：“李大哥他好快的嘴……”目光一凝，接道：“不错，霜姑娘，是令尊郭六爷，他非到凌家来一趟不可！”

玉霜眉锋微皱，道：“这么说，老人家仍未能释然。”

中年妇人道：“我不否认，除非令尊到凌家来一趟，要不然我这积压心中多年的羞恨怨气无法尽吐……”

玉霜还待再说，中年妇人已然又道：“霜姑娘，这已是我为二姑娘真情感动，心疼自己的儿子，最大的让步，我又为儿女辈着想，倘令尊也有此心，他就该来一趟。”

玉霜忙道：“老人家，晚辈回去后就禀知大伯父，派人去请家父。”

中年妇人微一点头，道：“那就好……容我问问霜姑娘是令尊三位夫人中的哪一位……”

玉霜道：“老人家，家母姓傅……”

中年妇人轻“哦”一声道：“原来是世之奇女，‘洪门’双龙头，那位

傅砚霜傅姑娘，难怪！”

玉霜道：“老人家，晚辈的大娘、三娘也不稍让。”

中年妇人倏然一笑道：“霜姑娘是位难得的姑娘，云姑娘与三格格二位可好？”

玉霜忙道：“谢老人家，她二位安好...”目光一凝，接问道：“老人家似乎熟知郭家事？”

中年妇人微微点头，道：“何止熟，简直太熟了，说起来我跟郭家.....”倏地住口不言。

玉霜忍不住问道：“老人家究竟是前辈中的哪一位？”

中年妇人摇头笑道：“霜姑娘怎么又来了，等令尊来了之后再再说吧，令尊知道，但愿他还记得，也许他早忘了，该是早忘了.....”

玉霜诧异地望着她道：“老人家.....”

中年妇人摇头道：“没什么，霜姑娘如今是不会懂的！”

玉霜沉默了一下道：“老人家，晚辈想向您打听一个人？”

中年妇人凝目说道：“霜姑娘要向我打听一个人？谁？”

玉霜道：“李克威！”

中年妇人微微一怔，道：“李大哥.....霜姑娘要打听他什么？”

玉霜道：“那要看老人家对他知道多少了。”

中年妇人道：“霜姑娘，我母子以往跟李大哥并不认识，便是如今跟他也不算熟，霜姑娘打听他是.....”

玉霜道：“晚辈想向老人家打听一下他的师承、来历。”

中年妇人凝目深深一眼，道：“霜姑娘问这，是.....莫非.....”

玉霜脸上一热，忙道：“您误会了，晚辈只是觉得他高深莫测，太过神秘。”

中年妇人“哦”地一声，道：“我还当是，霜姑娘别介意.....”

玉霜道：“晚辈不敢。”

中年妇人道：“霜姑娘说他高深莫测，太过神秘，是指.....”

玉霜道：“他有一身高绝所学，却深藏不露。”

中年妇人一怔说道：“霜姑娘说他有一身高绝所学？”

玉霜道：“怎么，您没有看出来么？”

中年妇人道：“我跟慕南只知道他会武，却没看出他有一身高绝所学，霜姑娘是怎么知道他有一身高绝所学？”

这下问住了玉霜，她总不能把鼓楼那回事说出去，毕竟她冰雪聪明，灵机一动，她忙道：“老人家，他能轻易取得贾得海的人头，更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晚辈大伯父的山庄，由这两点看.....”

中年妇人点头说道：“那是，那是，照这两点，他那身所学绝不等闲，谈得上高绝二字，杀贾得海不算难，可是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郭大爷的山庄去，当世恐怕找不出几个.....”转眼望向凌慕南道：“慕南，咱们娘

儿俩都走了眼。”

凌慕南惊喜地道：“我没想到李大哥他有这么一身高绝的所学，我真没想到……”

玉霜道：“看来老人家也不知道他的师承跟来历了。”

中年妇人道：“是的，霜姑娘，你知道的比我跟慕南多，我只知道，他从西南来，姓李，叫克威，别的我就知道了。”

玉霜道：“老人家，他从西南来？”

中年妇人道：“是的，霜姑娘，在一个偶然的会里，他认识了慕南的外祖，慕南的外祖听说他要到‘辽东’来，就托他带了一封信给我，就这么跟慕南才认识了他。”

玉霜点头说道：“这晚辈听他说过了，老人家是前辈，见识应该比晚辈既多且广，您可知道西南如今有什么……”

中年妇人摇头说道：“霜姑娘这句话让我汗颜，我年轻时对江湖事多少还知道一点，自从嫁了慕南的父亲之后，就等于脱离了江湖，因为慕南的父亲是个读书人，一晃这多年，之后我带着慕南又来了‘辽东’，对江湖事可说一无所知了。”

玉霜沉吟了一下道：“晚辈听他说，他是由一个旗人、一个皇族亲贵抚养长大的，他那身所学也是那位皇族亲贵传授的……”

中年妇人“哦！”地一声道：“是么？”

玉霜道：“这是他亲口告诉晚辈的，您是否能从这一点……”

中年妇人眉锋微皱，沉吟着摇头说道：“一个旗人，一个皇族亲贵……霜姑娘，这，你似乎应该向令尊或者三格格打听打听，他二位应该了若指掌，至于我……”微一摇头，道：“根本就没跟官家人来往过，也没有官家人朋友……”

凌慕南脱口说道：“娘，西南甘家……”

中年妇人摇头说道：“甘家在当年就搬离西南了，再说其中也不是皇族亲贵。”

玉霜道：“有件事老人家恐怕还不知道……”

接着她把李克威要为官家效力的事说了出来。

听毕，凌慕南高扬双眉，震声说道：“这不可能，李大哥不是这种人。”

中年妇人点头说道：“的确，我阅人良多，李大哥他不该是这种人，不过，他是由一个皇族亲贵抚养长大的，所学又是那个皇族亲贵的传授，这也很难说……”

凌慕南道：“娘，假如李大哥真打算为官家效力，他会轻易告诉人么，尤其是告诉郭家的人，我以为绝不可能，李大哥他必另有用心。”

看来他对李克威是颇为佩服，敬爱。

在座四个人，就这么你一言，他一语，说了半天仍未能推测出一点端倪，仍未能摸清李克威到底是怎么个人。

日头偏斜时，玉霜跟玉佩告辞了，中年妇人没送，临别却执住玉霜跟玉佩的手，叮嘱常来。那隐藏在心中的爱玉佩之情，已流露无遗。

凌慕南送她两个到了门口，在门口，凌慕南犹豫再三地道：“霜姐，我一无所成，并不急于成家，我也不能就这么草率从事，委曲了玉佩，可是我希望老人家约期内能来一趟。”

玉佩羞在脸上，甜在心头，个郎有大志，也爱她，体贴她，她还有什么好说的，她为没看错人而庆幸。她感激个郎的体贴，也佩服个郎的大志。

玉霜有同感，深深一眼，道：“慕南，你放心，我回去就请大伯父派人，你跟玉佩都等着吧，将来可别忘了好好谢我。”

凌慕南红着脸直点头。

玉佩却道：“霜姐，你放心，我跟慕南怎么早也早不过你跟他的。”

玉霜脸一红，嗔道：“不害臊。”

凌慕南忙道：“谁，难道霜姐也……”

玉佩道：“这还用说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霜姐这么一个大美人儿，还怕没人求么，早就有了主儿了。”

凌慕南忙道：“玉佩，是谁，谁有这么好的福气？”

玉霜道：“慕南，你也油嘴……”

玉佩道：“谁说叫油嘴，这叫……”

玉霜道：“好啊，才说成就一个鼻孔出气了……”

凌慕南脸一红，窘笑说道：“霜姐，我说的是实话。”

玉佩道：“听见了么？实话也不能说么……”

目光一扫凌慕南，道：“至于霜姐心里头有人，我可不敢说，要惹她发起雌威来，她能撕了我这张嘴，拆了我这身骨头。”

玉霜伸手一扯，道：“少废话，走吧！”

她两个走了，玉佩临走低低一语：“明天我来找你！”

凌慕南站在那儿呆呆地，怅然苦笑。

奇客

刚出“狮子胡同”口，蹄声大作，从城门口方向驰来了两人两骑，马，是清一色的蒙古种健骑，人，是两个黑衣老者，左边一个身躯魁伟高大，一张黑黑的脸，一部络腮胡，伟岸十足，威势夺人。

右边那位身材略瘦也要矮一点，短短的一面胡子，长眉细目，眼神也犀利逼人，一望可知是内家高手。

再看骑术，一般地精湛罕见，马驰若飞，但他俩身子不颠不晃，就好像钉在鞍上一般。

郭大爷的地盘内没见过这种人物，玉佩微微一怔，停了步，诧异地望着这两人两骑，低低说道：“霜姐，你看这两个……”

健骑飞驰而过，瘦者者投过犀利眼神，咧嘴一笑道：“好美的小姑娘。”

玉佩一怔扬眉，道：“霜姐，听见了么？这两个老东西竟敢……”

玉霜道：“说你美有什么不好，也许人家是好意。”

玉佩轻哼一声道：“好意，就别让我再碰上，走，霜姐，看看他俩往哪儿去。”反拉着玉霜赶了过去。

离“龙记客栈”还有一段路，老远地玉佩便瞧见适才那两匹蒙古健骑拴在“龙记客栈”门前的拴马桩上。

她忙抬手前指，道：“霜姐，快瞧，在那儿，哈，真巧，竟敢到咱们家里来了，好吧，看我不整整他俩才怪……”

玉霜忙道：“玉佩，我不许，人家也许是好意，别惹事，你没看出来么，都不是等闲人物，在这时候你可别惹大伯父不高兴。”

对，郭大爷只一不高兴，她的事就麻烦。

玉佩一吐香舌，道：“好吧，我听你的了。”

玉霜道：“哪怕你不听。”

说话间，她俩已到了“龙记客栈”门口，对面骡马行里跑出来了纪冲，人在对街，他就叫道：“霜姑娘，二姑娘，您二位什么时候来的？”

话落，人也到了，他一躬身，道：“给您二位请安了。”

玉霜忙道：“别这么客气，纪冲，一天能见好几回面儿。”

纪冲咧着嘴，搓着手，道：“是，是，您二位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

玉霜道：“晌午进的城，来办点事儿，忙么？”

纪冲道：“没什么，没什么，您知道，还不是那些事儿……”顿了顿道：“您二位什么时候回去，要不要我送……”

玉霜摇头说道：“不用了，谢谢你，念月叔也来了，有车回去。”

纪冲道：“那，您二位请去坐吧，我回行里去了。”

一哈腰，转身要走，忽地凝目在两匹马身上：“咦！这是谁的，乖乖，好骏的马……”

玉佩忙道：“怎么，纪冲，你会看……”

纪冲道：“骡马行里干久了，整天跟骡马为伍，看多了也就懂了，二姑娘，这两匹马可是千中选一的骏马，在关里难找到一匹，我看是从关外来的……”

只听有人带笑接口说道：“大个子，好眼力，你说着了，正是千中选一，关外来的。”

纪冲抬眼，玉霜、玉佩忙回身，只见门口正站着那长盾细目的瘦老者，一双眼神只在两位姑娘身上扫。

玉佩似乎见了就有气，双眉一扬，冲冲说道：“说着了，怎么样？”

瘦老者不在意，笑道：“不怎么样，我夸大个子一声好眼力……”

“稀罕。”玉佩道：“这种马儿见太多了！”

瘦老者似乎存心气她，微微一笑道：“是么！大个子知道，这种马在关里就找不到。”

玉佩美目一睁，道：“你敢……”

玉霜扯了她一把，低声说道：“玉佩，忘了？”

玉佩立即闭上了嘴。

瘦老者哈哈一笑，道：“美是美，只是太刁蛮，太厉害了些，令人不敢亲近。”

转身便要往里走，只听纪冲一声大喝：“老头儿，你站住！”

瘦老者回过了身，笑问道：“大个子，你叫我？”纪冲道：“不是叫你是叫谁？”

瘦老者道：“怎么！大个子，有什么见教？”

纪冲道：“你说谁太刁蛮，太厉害了？”

瘦老者道：“刚才你没在这儿么？”

纪冲道：“谁说的，我这么大的个子，你没瞧见么，装什么糊涂。”

瘦老者道：“这就是喽，那你还问。”

纪冲怒道：“老头儿，你竟敢……戏弄我不算什么，敢说我家二姑娘，我第一个饶不了你，你往外站站……”

玉霜忙道：“纪冲，我不许。”

纪冲怒态一敛，道：“霜姑娘，你听见了，他……”

玉霜道：“上了年纪的老人家，说两句有什么关系？”

瘦老者抬头说道：“看似姐妹，却不料一柔一刚，这位姑娘让人喜爱。”

玉佩叱道：“你敢……你也配……”

瘦老者笑道：“小姑娘，没听令姐说么！我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家！”

玉佩道：“你老不正经……”

瘦老者一怔，旋即仰脸纵声大笑。

纪冲喝道：“你笑什么，有什么好笑的？”

瘦老者笑声忽落，道：“大个子，我笑这位小姑娘想左了，完全想左了，

小小年纪以这种眼光看人，要不得，要不得。”

纪冲大叫说道：“好个老头儿，你竟敢批评二姑娘……”

瘦老者道：“直即直，曲即曲，是即是，非即非，有什么不敢的，我这么大年纪了，说一个年轻晚辈也说不得么？大个子，休要动蛮，别看你年轻力壮个子大，我伸手便能摔你个大跟头，你信不信！”

这还用问么，纪冲冷然说道：“我不信，老头儿，你站过来点儿，咱们比划比划。”

玉霜忙道：“纪冲，我刚说过……”

瘦老者抬头说道：“算了，我上了年纪了，已然是意静火消，斗心全无了，不跟你这年轻晚辈一般见识，别让人说我欺负一个孩子。”转身往里走去。

纪冲被他激火儿了，三不管地大叫一声：“好个老小子，你留神站稳了。”一个箭步扑了过去，伸手便擒。

玉霜大急，刚要喝止，瘦老者霍然旋身，左手一格，右手如电，一把擒住了纪冲的腰带，只一提，纪冲竟被他提离了地，纪冲大惊，刚要再动，瘦老者已然笑道：“大个子，谁该留神站稳，没错吧，我只要振腕一抛，你是不是马上就得来个大跟头，下次学乖点，别那么大火气，动辄拔剑只是匹夫之勇，懂么？”

轻轻一投，纪冲两脚着了地，他垂手转了身。

纪冲怔住了，愣愣说道：“这老小子好大的手劲儿，真邪门儿……”

玉霜心中松了一松，她也暗惊于瘦老者的神力，眼见纪冲那个样儿，她想笑，当即喝道：“纪冲，还不快回行里去！”

纪冲倏然而醒，一张脸憋得通红，忙道：“是，是，霜姑娘，我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人往后退，眼却盯着瘦老者的背暗暗直嘀咕。

这时候，范奎的话声从里面传了出来。

“这位老人家好大的劲儿，好高的身手啊！”

玉霜心里明白，胖叔又要找事儿了，她明白人家没恶意，要不然纪冲不会仅只两脚离地，心头一紧，忙拉着玉佩走了进去，果然，范奎的脸色不大好看。

这时候瘦老者接了口，笑着说道：“夸奖，夸奖，庄稼把式，班门弄斧，貽笑大方，这几斤力气也只逮牛逮惯了，出手就是这么大劲儿……”

逮牛？是真逮牛，还是把纪冲比成了牛。

范奎脸色一变，玉霜忙道：“胖叔，我跟玉佩回来了。”

范奎只能暂时忍住，迎了过来，欠身说道：“霜姑娘，二姑娘。”

玉霜低低说道：“胖叔，人家没恶意，是纪冲自找的，别再招惹人家了，也别让人说咱们在自己的地盘内欺人！”

范奎忙道：“是，霜姑娘！”

玉佩轻哼一声道：“霜姐就是那么怕事，怎不想想纪冲让人整了，咱们又丢多大的人……”

范奎双眉一耸道：“霜姑娘，二姑娘说得也是……”

步履响动，从后面走出了那魁伟老者，他一出来便道：“阿骏，怎么还不进去，待在这儿干什么？”

瘦老者道：“看看马啊，万一让人顺手牵了去……”

范奎忍不住，立即接口说道：“阁下放心，休说两匹马，就是十匹，百匹，只要在小号门前丢的，小号就赔得起，阁下已经整了人，似乎不该在口头上找便宜！”

瘦老者摇头笑道：“我言者无心，奈何你听者有意，怎么这趟出来竟碰上害疑心病的人！”

一句话损了两个，玉佩第一个忍不住了，她便要说话。

魁伟老者却已诧声说道：“阿骏，怎么回事？”

瘦老者一耸双肩，道：“谁知道，我夸了小姑娘两句，却不料有人要找我打架，还好，我会两手，勉强能防身，这件事被那位大姑娘拦住了，谁知这位掌柜的又冲我冷言冷语，看来这地方的人欺生得很。”

魁伟老者双目一瞪，威态怕人，道：“阿骏，咱们出来的时候，爷是怎么吩咐的！”

瘦老者头一缩忙道：“好，好，好，别动不动就搬爷，算我不对，好不！”

魁伟老者转向范奎拱起手，道：“掌柜的，我二人初到贵宝地，倘有得罪之处，我这里赔罪，还请掌柜的多多包涵。”

这倒好，上门的客人反向做生意的赔了不是。人家以礼而来，谁还好再说什么？

范奎忙答一礼，道：“这位老哥言重了，一点误会，一点误会，说说也就算了，做生意的还能跟客人计较！”

魁伟老者道：“多谢掌柜的！”转向玉霜、玉佩一抱拳，道：“谢谢这位大姑娘，也向小姑娘赔个不是。”

玉佩脸一红，低低说道：“他要像你不就没事了。”

岂料人家听见了，看了玉佩一眼，没说话。

玉霜心里好不是滋味儿，忙答一礼道：“老人家雅量，曲在我姐妹，该赔罪的也是我姐妹。”

魁伟老者深深看了玉霜一眼，道：“姑娘才是雅量，敢问贵姓？”

玉霜道：“有劳老人家动问，我姓郭。”

魁伟老者双眼一睁，道：“莫非郭大爷的……”

玉霜道：“不，老人家，家父行六。”

瘦老者脱口轻呼：“原来是六爷的……”

魁伟老者神情微显激动，飞快接口说道：“原来是郭六爷的令媛，失敬！”

玉霜没留意，道：“岂敢，请教？”

“不敢，”魁伟老者道：“我兄弟姓马！”

玉霜道：“原来是两位马老人家，两位老人家从哪儿来？”

魁伟老者道：“我兄弟从江南来。”

玉霜道：“这么说，二位是江南武林中的前辈。”

魁伟老者道：“不敢，我兄弟贩马为生，仅学得几式防身技，算不得武林中人，更当不起这前辈二字。”

玉霜含笑说道：“老人家忒谦，二位到‘辽东’来是……”

魁伟老者道：“我兄弟路过‘辽阳’，预备再往北去接洽一票生意。”

玉霜很快地想到了北边的马贼，心想这两个老者既是贩马为生，大概是找马贼卖马去，假如那贩马为生之语假而不真，这两个就可能跟那帮马贼有关系。

接着，又想到了那天“万安道”上玉翎雕惩马贼事。

可是再看看眼前魁伟老者的气度，谈吐，却又不像。

她心里这么想着，口中却道：“原来二位还要北上，不瞒二位说，这家客栈是郭家开的，二位在居住期间倘需要什么，请只管吩咐，假如有招待不周之处，也望二位原谅。”

魁伟老者连忙称谢谦逊，接着他告退了。

他两个往里走，玉佩却问范奎道：“胖叔，李克威还住在这儿么？”

两个黑衣老者身躯一震停了步。

范奎道：“住是还住在这儿，只是出去了，有两三天没回来了，怎么，二姑娘，您找他有事儿？”

玉佩摇头说道：“没什么，只是随口问问。”

范奎道：“那……您跟霜姑娘这就回去？”

玉佩“嗯！”了一声，道：“念月叔呢？”

范奎道：“在里头，我去叫他去！”说着，他往里去了。

两个黑衣老者一见他过来了，也忙往里走去。

两个黑衣老者进了一进后院的正南上房，没掩门，刚坐定，范奎跟高念月匆匆地经过一进后院往前面去了。

瘦老者扫了高念月跟范奎一眼，道：“阿腾，瞧见了么？那矮胖小胡子不怎么样，这位叫念月的步履稳健，身手可不等闲，郭家仍然不容轻视。”

魁伟老者冷冷说道：“不容轻视，你想干什么？”

瘦老者赧然一笑道：“别这样好不？脸不脸，屁股不屁股的，怎么，还去找生气么，我不是说了么，你也应该瞧得出来，我只是瞧见小姑娘长得好，情不自禁的夸了她一句……”

魁伟老者截口说道：“夸出来的，后来如何？”

瘦老者道：“我怎么知道她就是郭大爷的掌珠，那么刁蛮任性呀！”

魁伟老者道：“阿骏！我问你，咱们这趟出来是干什么的？”

瘦老者道：“这还用问么？奉爷之命，出来把少爷找回去……”

魁伟老者道：“为什么要把少爷找回去？”

瘦老者道：“你这是……”

魁伟老者冷然说道：“答我问话！”

瘦老者眉锋一皱，道：“好，好，好，我是怕定了你，行了么！看来你是跟当年咱们随郭爷跑四川时一样，仍处处管着我……”

顿了顿，接道：“怕的是少爷代爷不平，要找郭家的霉气，行了么？”

魁伟老者道：“这么说，爷是怕少爷招惹人家郭家？”

瘦老者一点头，道：“不错。”

魁伟老者道：“那么我问你，咱们既是奉爷之命，出来阻拦少爷的，咱们能去招惹人家郭家么？你说？”

瘦老者呆了一呆，道：“我不是说了么，我不知道那位姑娘是……”

魁伟老者道：“起先不知道，我不怪你，后来呢？”

瘦老者皱眉叫道：“阿腾，你怎么跟个老太婆似的……”

魁伟老者冷然说道：“答我问话！”

瘦老者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道：“后来我猜透了几分，行了吧！”

魁伟老者道：“那么我问你，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还不能罢手？”

瘦老者跺了脚，道：“好，好，好，我没理，怪我，怪我多事，怪我多嘴，行了吧。”

魁伟老者道：“没人怪你，你要想想爷的当年，爷当年是怎么个忍让来的，为的就是顾全这段情份，这段不平凡的交情，你再想想看出门时爷的交待，只要你问心能安就行。”

瘦老者大叫道：“我的爷，你干脆揍我一顿好么？”

魁伟老者道：“姑且饶你这次，再若有二次，回去后有你瞧的。”

“天！”瘦老者直眼说道：“阿腾，好一张铁面，你比爷还厉害嘛！”

魁伟老者道：“在家时咱们一样，谁也管不了谁，谁也不必听谁的，可是出门在外就不同了，我有爷的令谕，所到之处一如爷亲临，我管得了你，你也必得听我的。”

瘦老者一拍脑门道：“爷是西天如来佛，你成了送金箍帽的观音大士，我却是，个那孙猴儿，阿腾爷，没人不听你的。”

魁伟老者强忍笑意，道：“那就好，少给爷还有你自己惹麻烦，郭家的地盘到处皆是，举凡言谈举止，你以后留点神……”

只听一阵车马由近面远。

瘦老者道：“阿腾，走了，回去了。”

魁伟老者“嗯！”一声道：“准是那位叫念月的护车。”

瘦老者道：“有这么个高手护车，那还错得了，郭家不知道从哪儿罗致了这么多好手，看来天下英杰都进了郭家的门。”

魁伟老者道：“行善众归心，这是必然的。”

瘦老者道：“怎么你也这么说？”

魁伟老者道：“为什么不能这么说，我怕什么，如今的爷不比当年，如今的爷是心灰意冷，成了个散淡的老者，淡泊一切，不问世事，谁敢奈何他？”

瘦老者叹道：“说得是，爷是个多么硬，多么坚强的人，铁胆傲骨，英雄一世，却不料生一付柔肠，到头来仍被一个‘情’字……”

摇摇头，住口不言。

魁伟老者黑脸上泛起了激动，也泛起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神色，目光呆呆前视，缓缓说道：“一晃数年，儿女辈都已长成，没想到多年后的今天，在这海天一隅碰见了郭爷的后人，看那位姑娘像貌，活脱脱梅姑娘当年，她定然是梅姑娘所生，唉，多年没见了，不知道郭爷、梅姑娘、云姑娘、三格格几位可好，想必都已脱了两须，白了发，要是当年梅姑娘跟爷结合，如今这位姑娘不就是爷的……唉，天意，天意，无意何其薄爷，何其厚郭家……”

瘦老者双眉微轩，道：“别说了，好不？我一听心里就难受，爷对郭爷可以说是掏了心，可是郭爷对爷却未免不够……”

“谁说的？”魁伟老者沉声说道：“别胡说！郭爷顶天立地，当世称奇称最，永远让人敬佩，永远让人钦服，你知道，爷服过谁，连皇上都没放在眼里过，可是当年爷佩服郭爷，直到如今仍认为郭爷是他平生知己，唯一好友……”

瘦老者道：“可是到头来郭爷仍助吕四娘……”

魁伟老者道：“那是公，跟私并不冲突，最后爷也不是弄了一手么？”

瘦老者道：“说私我就跟你说私，爷当年半途改道，把梅姑娘……”

魁伟老者道：“凡事不能勉强，尤其这一个情字，梅姑娘心属郭爷，纵然人跟了爷，这一辈子怎么过法，你又不是不知道，后来郭爷只身去找爷，爷一躲硬是躲了三个月。”

瘦老者轻叹一声道：“也是，委诸天意吧，委诸天意吧……”

目光一凝，接道：“阿腾，爷只当少爷去了‘独山湖’，阿骏，阿骥去了哪儿，另四个分别去了各处，可是只有咱们两个找对了地儿……”

魁伟老者抬头说道：“我没想到少爷会找上郭大爷……”

瘦老者道：“如今你说怎么办，要不要问问他们？”

魁伟老者摇头说道：“问不得，一问就全泄底，没听那矮胖胡子说么，少爷是住在这儿！等吧，反正他总会回来的。”

瘦老者摇头说道：“少爷毕竟年轻气盛，爷怕只怕他知道爷的当年，偏偏阿骏嘴快，结果少爷偷偷跑出来了，爷发了脾气，阿骏挨了顿臭骂，咱几个也不能在家待着……”

魁伟老者道：“让你出来野野还不好？”

瘦老者摇头说道：“阿腾，你我不比当年了，当年年轻好动，整天待在家里，能把人整出病来，恨不能插翅飞出去一趟，如今已没那份劲儿了，懒得动了，要说当年那一趟四川有什么值得回味，我只说那够味儿的辣豆瓣酱。”

魁伟老者失笑说道：“唯有这份憨劲儿不减当年，那容易，找岳钟琪去，他如今比当年神多了，弄它几车辣椒豆瓣酱，他该不会心疼。”

瘦老者仰天哈哈大笑……

不说这两位客栈里谈笑，且说说那位风神秀绝，俊美无匹，洒脱、飘逸的李克威。

这时候的李克威，满头大汗的从城郊僻静处一棵大树下站起，面前地上，有一片乌黑乌黑的水渍。

他目射异采地望了地上那片乌黑水渍一眼，举袖擦了擦脸上的汗渍，迈步走开了。

片刻之后，他出现在一个大院落之前，这大院落丈高的围墙上，两边各有四个大字，写的是——“辽东镖局”。

李克威洒脱地走上大门口的石阶，站门的两个趟子手迎下来了一个，深深打量李克威一眼道：“您这位是……”

李克威道：“我找个朋友。”

那趟子手道：“您找谁？”

李克威道：“沈振东沈爷！”

那趟子手轻“哦！”一声道：“原来您是沈爷的朋友，您贵姓？”

李克威道：“我姓李，麻烦进去通报一声……”

那趟子手忙道：“不必，不必，您既是沈爷的朋友，那就不算外人，请里面坐。”他转身登阶在前带了路。

李克威谢了一声，迈步便要往里走。

适时一个甜美而稍带冷意的话声从后面响起：“国根！”

那带路的趟子手忙停步回身，一哈腰，陪上了笑脸：“姑娘，您回来了。”

香风酥人，一看姑娘已登上石阶到了李克威身边。

李克威转脸投注，心里不由一跳。

是个廿上下的姑娘，娇躯玲珑婀娜，细腰丰臀，这，在那身合身的劲装下显露无遗。大红劲装，大红披风，混身上下好像一团火。

让李克威心跳的不是这，而是她那张娇靥，论美，她不如玉佩，也远不如玉霜，可是她比玉佩、玉霜多了一份媚。

她，千娇百媚，看去能令人销魂蚀骨。

那双眉，那双眼，眉梢儿微挑着，凝聚着一丝煞气，那双水汪汪的桃花眼，蕴含着无限的狐媚。她算得上一位人间尤物，混身妖气，能陷人于罪恶，能使人为她蹈汤赴火，上刀山，下油锅的妖气。

“辽东镖局”何来这么一位人儿。

李克威心念神动，只听她冷冷说道：“国根，什么人你都往局里带？”

李克威眉头一皱，那趟子手已忙陪上笑脸：“姑娘，这位是沈爷的朋友。”

红衣人儿轻“哦！”一声，转脸望向李克威，她娇靥倏现异容，勾魂的美目陡现异采，有着一刹那的错愕。

李克威看得心头一震，慌忙避了开去，凭他的修为、他的实力，竟不敢直视这位红衣人儿，可见这位红衣人儿的勾魂摄魄魔力有多么大了。

她开了口，话声一转无限轻柔娇媚。“你是沈振东的朋友？”

李克威没敢看她，道：“是的，姑娘！”

红衣人儿道：“贵姓？”

李克威道：“不敢，我姓李！”

红衣人儿道：“你原谅，我刚才不知道，这就请进去坐吧，国根，为这位李爷带路。”

她，扭动腰肢，留下一阵醉人香风先进去了。

趟子手贪婪地望着她的背影，旋即收回目光道：“您请跟我来！”转身进了门。

进了门，李克威忍不住问道：“刚才那位姑娘是……”

那趟子手道：“那是我们局主的妹妹，厉害着呢，有个外号叫‘艳罗刹’，您看她有多厉害吧，不过……请这边走请这边走……”

他带着李克威拐向左，进了一间坐落在前院边上的小客厅，这儿不像镖局的正式待客处，八成把这类似门房的所在，寻常客人能里让坐方便，也就在这儿会朋友了。

趟子手请李克威坐下后，微欠着身道：“您……坐，我这就请沈爷去。”转身出门走去。

他走了，李克威可没坐下，背着手打量起了小客厅。

这客厅虽小，也显然不是“辽东镖局”的正式待客处，可是摆设挺雅致，枣红色的桌椅，配上粉壁上的几张字画，更不显得单调，反之却显得淡雅宜人。

正看间，外面步履响动，想必是趟子手国根把沈振东给找来了，可是李克威没有回身。

果然，沈振东一个人出现在小客厅门口，他满脸透着诧异，向客厅里一打量，试探着开口问道：“哪位要找沈某人？”

李克威应了一声：“我！”随即转过了身。

沈振东一怔，旋即堆笑说道：“我还当是哪位李爷呢，原来是‘龙记客栈’里的那位，见过，见过，不算陌生，不算陌生……”

说着，他迈步进了门，进了门，他又满脸堆笑说道：“我说嘛，我的朋友里就不记得什么时候有个姓李的，原来是阁下，咱们也算得是朋友，见过嘛，对不……”

抬手肃客，道：“请坐！”

李克威一直在静静的听，任他说，这时候见他让座儿，也毫不客气地坐了下去，但仍没开口说话。

沈振东脸上掠过一股诧异色，等双方分宾主落了座，他首先送过一脸似真而假的笑，然后问道：“李兄今儿个突然驾临，指名要见沈振东，有何见

教？”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阁下这是问我来意？”

沈振东微一点头道：“正是请教。”

李克威笑了笑道：“那么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直言来意了……”

沈振东忙笑道：“正是，正是，咱们都算得爽快人，有话应该直说，尤其兄弟我吃的是保镖饭，在江湖上跑惯了，更是个一丝丝儿弯儿也转不转的直性子！”

“我请教……”李克威微微一笑道：“托贵局保趟镖，是什么价钱？”

沈振东微微一怔，旋即笑道：“原来李兄是带生意上门，兄弟我自当……欢迎，欢迎，兄弟我代表敝局欢迎，李兄是熟人，是沈振东的朋友，说什么沈振东也要卖这个面子……”

李克威道：“我先谢谢，究竟价钱如何？”

沈振东道：“不瞒李兄说，那要看李兄托保的什么镖。”

李克威道：“一块木雕，一块玉器！”

沈振东像是没听懂，问了一句：“一块木雕，一块玉器？”

“是的！”李克威点了点头道：“这两样东西说其本身的价值，可说值不了几文，可是说它的来头，那可是贵重无比，连城璧也不换。”

沈振东“哦！”地一声道：“那想必是古物，再不就是曾经过名家雕琢或收藏……”

李克威淡淡说道：“可以这么说。”

沈振东沉默了一下，旋即陪上谄笑道：“李兄，照这么一说，价钱很难定，得先看看货才行，总之李兄请放心，无论如何这个面子我总会卖。”

李克威道：“谢谢阁下，这么说是非先看货不可了？”

沈振东不安地笑道：“这是规矩，李兄要原谅。”

别客气。”李克威道：“既然是规矩，我不敢例外，也不敢让阁下为难，看看就看看吧，好在我随时带在身边，要不然就得回客栈一趟了……”

探手入怀摸索了起来，道：“请阁下先看看这块木雕。”

话落，手从怀里抽出，把手往沈振东面前一送，然后摊了开来，掌心上，托着块缺了一角的腰牌。

沈振东一怔，大惊，神情猛震，脸色倏变，他就要往起站，李克威左手一挥，按上了他肩上，含笑说道：“阁下是个识货的大行家，但它绝不至于贵重得这么吓人，请阁下坐着说话。”

就这么一句话工夫，沈振东已经够平静，变化之快，令人叹为观止，他目光一凝，问道：“李兄，这就是你所说的那块木雕？”

欲海涛

李克威收回了左手，点头说道：“不错，阁下认为怎么样？”

沈振东展颜一笑道：“我跑惯了江湖，阅人良多，见过的可也不少，自信这双眼差不到哪儿去，如果我没看错，李兄所谓的这块木雕，应该是大内侍卫的腰牌！”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阁下好眼力！”

沈振东摇头笑道：“但仍然走了眼，兄弟我没想到李兄竟然是御前带刀，官居四品的大内侍卫爷，只是李兄找敝局保这一块大内侍卫腰牌，未免玩笑开得太大了些。”

李克威道：“是么？”

沈振东道：“怎么不是，这大内侍卫腰牌岂能轻易离身的，再说天下也没一家镖局敢保这种镖。”

李克威道：“这么说，阁下还不明白我的来意。”

沈振东道：“兄弟我可真有点糊涂！”

李克威微微一笑道：“这回我可真要直说了，阁下健忘，这块腰牌不就是你阁下在鼓楼之上亲手交给我的么？”

沈振东笑道：“李兄这玩笑开得太大，兄弟我一个二流镖师，哪里来这么一块大内侍卫腰牌。”

李克威道：“这么说阁下是不承认？”

沈振东道：“李兄说笑了，兄弟我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叫我如何承认，又叫我如何敢承认？”

李克威眉锋一皱道：“难不成我找错了地方，认错了人……”

沈振东哈哈笑道：“八成儿是李兄找错了人！”

李克威一点头道：“也许……”抬眼凝目，接道：“阁下，你认得这是块大内侍卫腰牌，你可知道凡是大内侍卫腰牌它都有一宗神奇处？”

沈振东“哦！”地一声道：“它有一宗神奇处？大内侍卫腰牌有什么神奇处？”

李克威道：“说起这宗神奇，就要扯上那我读书人不愿说的怪力乱神了。阁下该知道，大内侍卫是没有不杀人的。”

沈振东点头说道：“那是难免！”

李克威道：“就因为每个大内侍卫都杀过人，而且两手沾满了血腥，所以连他身上的腰牌也沾了不少的鬼气……”

沈振东“哦！”地一声，瞠目不知所以。

李克威微微一笑道：“阁下别怕，世俗人谈鬼色变，你一个刀口舐血的江湖人，我一个满脸正气的读书人是不该怕鬼的……”

话锋微顿，接道：“就因为每一块大内侍卫腰牌沾上了鬼气，日子一久，这毫无灵性可言的木头就神奇地通了灵……”

沈振东忍不住地问道：“它通什么灵？”

李克威道：“它能找它的同类！”

沈振东道：“同类？什么同类？”

李克威道：“咱们的同类是人，它的同类自然也就是大内侍卫腰牌。”

沈振东脸色微变，“哦！”地一声笑道：“李兄这话不但是神而奇，而且玄之又玄，兄弟我不信。”

李克威道：“何只阁下不信，就是我也不信。”

沈振东一怔道：“怎么，李兄也不信？”

李克威点头说道：“不错，我以前听人这么说，可是我从没亲眼看见过，今天我就拿它试试看，究竟怪力乱神之说可信不可信！”

沈振东目光一凝，道：“这么说，李兄是要……”

李克威道：“我找错了地方，认错了人，且让这带着鬼气的通灵腰牌试试指示我一个明确的方向。”

翻手把腰牌往茶几上一放，道：“且看它灵不灵。”

他话说完了，那腰牌摆在茶几上却一动没动。

沈振东失笑说：“李兄是个有学问的读书人，怎么会轻信这种荒谬的无稽之谈，兄弟我看李兄还是省省事吧。”

李克威摇头说道：“看来是真不灵，莫非还要念句太上老君急急如令么……”

话音未落，那摆放在茶几上的腰牌竟然动了一动。

李克威刹时瞪大凤目，“啊！”地一声惊叫道：“阁下快看，它动了，它动了，当真是有灵……”

余话尚未出口，奇事更大，那块腰牌忽地离茶几飞起，就在这小客厅里半空中盘旋了起来！

沈振东人怔了。

李克威自己也呆了。

只见那腰牌盘旋着，盘旋着，忽折而下，直奔沈振东，砰然一声轻响，止贴在沈振东腰上。

李克威倏然而醒，“哈！”地一声抚掌笑道：“人毕竟不如鬼，我或许找错人，它却绝不会找错同类，阁下瞒过了我这个人，却没能瞒过这看不见的鬼，阁下如今还有什么话说？”

沈振东也惊醒了，脸色大变，霍地站起，那块腰牌掉在了地上，他凝注李克威冷笑说道：“李兄好俊的心智，好高绝的所学，简直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沈振东我认栽就是……”

李克威笑容一震，道：“那就请坐下来谈话。”

沈振东道：“不必，我站着也一样可以说话。”

李克威冷冷笑道：“阁下要认为自己能走出这间小客厅，那是打错了念头，要没我的话，你绝对出不了这门一步，不信你尽可试试！”

沈振东双眉微扬，道：“我是有些不信。”

他真要走，而就在他双肩刚晃，两腿要动未动之际，他脚下地上那块腰牌忽地离地飞起，“叭！”地一声正打在他左腿膝盖上。

沈振东闷哼一声，左腿立即弯了下去。

李克威倏然一笑道：“如何，阁下，没有我的话你走得了么，就是我坐着不动，那些屈死冤魂也绝不会放你走……”

沈振东猛然抬头，李克威洒脱摆手，道：“阁下，还是乖乖的坐下吧，别让我三请了！”

沈振东一咬牙道：“阁下，我认栽，而且栽到底了。”他扶着左腿，乖乖地坐了下去。

坐定，李克威开了口：“阁下如今明白我的来意了么？”

沈振东冷冷说道：“我奇怪你怎么知道找到‘辽东镖局’里来，又怎么知道是我。”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戏法儿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无他，全在两字神通，我的神通不过比你阁下大了些而已。”

沈振东道：“便找到了我，又怎么样？”

李克威道：“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来问罪的！”

沈振东道：“问什么罪？”

李克威道：“问问你为什么以毒害我？”

沈振东脸色一变，道：“这是规矩，我不得不如此，受过这害的也不只你一个人，要不然大内何以控制人，又怎么放心随便把块腰牌交给别人？”

李克威道：“难道连你也中过毒，受过害么？”

沈振东道：“我誓死效忠，绝无二心，自然例外。”

李克威道：“你怎么知道我有二心？”

沈振东道：“我又怎么知道你没有二心？”

李克威道：“好话，你大概把我当成了一名寻常江湖人。”

沈振东道：“不错，站在我的立场上，我绝不能轻信一个普通江湖人！”

李克威道：“哪种人才能让你深信不疑？”

沈振东道：“自然是圈子里的人。”

李克威道：“你何指？”

沈振东道：“你明白。”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你可认得这个？”

探怀摸出一物，往茶几上一放，那是一块玉佩，玉雕的项佩常见，算不得什么，可是这块玉佩上的雕刻却不太寻常，太令人震动。这么说吧，它简直就能让现在的皇上低头。

这块玉佩，上雕着一条条的龙，上面还有八个字，那是：“雍正御佩，如朕亲临。”

沈振东大吃一惊，霍地站起，他忘了腿痛，急道：“这是……”

李克威道：“这就是我要托贵局保的那块玉器。”

沈振东脸色大变，后退一步道：“你怎么有……你是……”

李克威淡然说道：“先皇帝亲临，阁下还敢站着说话，胆子比当今都大。”

沈振东机伶一颤，砰然一声跪了下去，不但是跪了下去，而且趴伏在地，颤声说道：“奴才该死，您是……”

李克威道：“别问我是谁，只问我算不算得圈子里的人？”

沈振东忙道：“回您，算，算，算奴才不知道……”

李克威道：“我要问问你，对当今，是你忠还是我忠？”

沈振东忙道：“奴才怎敢跟您比……”

“那就幻。”李克威道：“为什么你要以毒害我？”

沈振东磕头说道：“您开恩，奴才不知道，否则天胆也不敢……”

李克威道：“我不愿让人瞧见，起来说话。”

沈振东道：“奴才谢恩！”忙爬了起来，垂手侍立一旁，低着头不敢仰视。

李克威一摆手道：“坐下说话。”

沈振东忙道：“奴才不敢，您面前哪有奴才的坐位。”

李克威道：“阁下御前带刀，官同四品，而我……”

沈振东一声：“您开恩！”两腿一曲，又要往下跪。

李克威轻喝说道：“听我的，坐下。”

沈振东不敢不听，忙应了一声，乖乖地坐了下去，却是两手放在膝上，正襟危坐，眼珠子也不敢转一转。

李克威伸手收起了那块玉佩，道：“现在你知道我的来路了？”

沈振东恭声说：“回您，奴才知道了！”

李克威道：“见着你之外的任何一人呢？”

沈振东道：“回您，您只是一个普通江湖人。”

李克威满意地点头，道：“很好，你很机伶，对于以毒害我一事，我可以不追究……”

沈振东如逢大赦，忙道：“谢您开恩！”

李克威道：“你在这儿所负的任务，以及你的所作所为，我也可以不过问，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沈振东道：“您请吩咐。”

李克威道：“对郭家的动静，你只许上报，而不许采取任何行动。”

沈振东道：“回您，奴才的任务也只是监视郭家的一动一静，要说采取行动，奴才一个还嫌不够。”

李克威淡然一笑道：“就是再多几个又如何，恐怕朝廷一时半会儿还真不敢动郭家，近年来郭家既然敢化暗为明，明目张胆地定居于各处，那也表示他们没把朝廷放在眼里。”

沈振东道：“您说得是。”

李克威道：“话我说完了，大内侍卫腰牌你收回去，我用不着它，从今后你干你的，我干我的，咱们各不相干，也互不侵犯，但你绝不能忘了我的条件。”

沈振东道：“奴才不敢。”

李克威道：“敢不敢在你，凭我，杀几个大内侍卫还没人能奈何我，我走了，你用不着送了。”他站起来走了出去。

沈振东机伶一颤，离坐趴伏在地。

李克威的步履声不见了，沈振东从地上爬了起来，抬手抹去了头上的冷汗，他呆了半天，迈步就要往外走。

适时，红影一闪，门口多了个人，是那位千娇百媚，妖艳绝伦的红衣人儿，沈振东立即躬了身躯，道：“姑娘！”

红衣人儿道：“人走了？”

沈振东道：“回姑娘，是的。”

红衣人儿打量了沈振东一眼，道：“怎么回事？”

沈振东当然没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个清楚。

听毕，红衣人儿脸上变了色，诧声说道：“他有先皇帝的御赐玉佩！这是谁……”

沈振东道：“回您，属下不知道。”

红衣人儿眉锋微皱，沉吟了一下，突然说道：“不管怎么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上报。”

沈振东应了一声，低头走了出去。

他刚走，红衣人儿背后多了个人，这个人是一位身材颀长，面如冠玉，唇若涂朱，英挺洒脱，但却神情憔悴，脸色阴沉的美少年，只听他冷冷说道：“你来迟了一步，没瞧见，更没能跟他聊两句。”

红衣人儿霍然转过娇靥，酥胸一挺，直逼美少年，那张娇媚绝伦的娇靥往前一送，媚眼儿微眯，诱人的香唇边一分儿娇，二分儿媚，三分儿挑逗，嗲声嗲气地道：“哎哟，我的珠爷，你这是吃哪门儿干醋呀，吃得着么，我只是来问问沈振东，究竟是怎么回事！”

美少年脸上没表情，冷冷说道：“问清楚了么？”

红衣人儿娇声说道：“还不算太清楚，怎么样？”

美少年道：“那你问我，对他，我也许比沈振东知道的还多。”

红衣人儿微微一怔，轻“哦！”一声，媚眼儿凝注，道：“怎么，你对他知道得很清楚？怪了，你怎么会……”

美少年冷冷说道：“这值得奇怪么？”

红衣人儿忽地娇媚一笑道：“对呀，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你瞧，我怎么给忘了，对这块地儿，您珠爷是什么人物，自然……”

美少年双眉一扬，道：“你这是捧我还是损我？”

“哎哟，我的珠爷！”红衣人儿娇媚地道：“你这是干什么呀，谁敢损

你呀，我会么？舍得么？”

美少年双目微睁，伸手就要去搂那蛇一般的腰肢。

红衣人儿机警而轻盈灵妙地一闪娇躯，抛过一个媚眼儿，带起一阵香风，进了小客厅。

美少年那只手落了空，可是他跟着进了客厅，随手带上了门，红衣人儿美目略一眨动，道：“你关门儿干什么呀？”

美少年神情微微激动，道：“我要跟你谈谈，今天我要好好儿跟你谈谈。”

红衣人儿皓腕一抬，道：“那么，我的珠爷，你请坐！”

美少年走过来坐在了茶几边上，红衣人儿娇躯微挪，打算隔几而坐，美少年一把抓住皓腕，只一扯，红衣人儿娇躯斜闪，已坐在他腿上，倒在他怀里，温香软玉在怀，更何况是这么一位令人蚀骨销魂的尤物，美少年一阵激动，就要来个上下其手。

红衣人儿伸手按住了他，道：“老实点儿，先谈正经的，要不然我坐到椅子上去。”

这句话比大罗金仙炉里的金丹还灵，美少年硬是没敢再动，他那憔悴而略嫌消瘦的脸庞上，泛起几分春暖的热红，望着红衣人儿道：“谈什么？”

红衣人儿“咦！”地一声道：“你这个人说话……你不是说要跟我好好儿谈谈的么？”

美少年道：“我是要……”

红衣人儿一摇头，冷意逼人，道：“不行，这是正经时候，你得老实点儿，别不知足，你该试着打听打听，谁都想我，谁能碰我一指头，唯有你，让你占尽了便宜，就差没把人交给你了，那也是迟早的事儿，你急什么，连这点耐性都没有么。”

美少年有点“醉”，红着脸道：“倒不是没耐性，实在是你太过……”

“太过什么呀？”红衣人儿截口说道：“你没见过女人么？你也见不得女人么？瞧见我就这个样儿，往后要瞧见比我更让你动心的呢？那还得了……”

美少年微微摇头道：“你放心，这世上再没有人能比你更……”

“哎哟，我的珠爷！”红衣人儿娇媚横目，水葱般一根玉指头在美少年的额角上，嗲嗲地道：“别灌迷汤，这种话呀，我听多了，男人家都一样，嘴甜得像蜜糖，其实心里打什么主意谁还不明白么？没吃着的那付馋相讨厌人，一但吃着了没多久他就腻了，然后一脚把你踢开，另觅新欢……”

美少年忙道：“你可别这么说，我可不是那种人。”

红衣人儿道：“谁又承认是那种人呀，珠爷，俗语说得好，人心隔肚皮，谁也瞧不见谁，我是个姑娘家，万一把身子交给了人，人变了心把我丢了，让我靠谁呀……”

美少年发了急，道：“难道你要我赌咒起誓？”

“哎哟，珠爷。”红衣人儿道：“怎么你这个不凡人儿，会说这种庸俗

的话，赌咒、起誓有什么用，在你们男人家嘴里，那还不跟吃饭一样！”

美少年两眼一瞪，道：“你把我看得跟他们没两样……”

“珠爷。”红衣人儿微一摇头，道：“可不是我把你看得跟他们没两样，我要有这种心，这些日子来我就不会让你碰一下，可是你……那要怪，你表现得跟他们没两样，甚至比他们还急，那能让我怎么看你，你就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男人家喜欢的只是我的身子，现在还好，一旦人老珠黄年华去……唉，珠爷，自从遇见你，我以为碰上了一个真心爱我的人，谁……”

美少年抱着红衣人儿霍地站起，道：“梅君，是我错，你坐在椅子上，咱们正正经经的谈。”转身把红衣人儿放在了茶几那一边的椅子上。

红衣人儿目闪异彩，动人的香唇边飞快掠过一丝得意的笑，可惜美少年没留心，没瞧见。

美少年放下了红衣人儿，转身坐了回去，道：“梅君，你问吧。”

红衣人儿眨动了一下美目，道：“珠爷，我问什么呀？”

美少年道：“问有关他的事。”

红衣人儿“哦！”地一声道：“原来你是指……何必要我问，你说我听不就行么？”

美少年道：“他姓李，叫李克威，我妹妹在‘辽河’边上认识了他……”

红衣人儿道：“珠爷，他，哪儿来的呀？”

美少年道：“不知道，反正他不是‘辽东’这一带的人！”

红衣人儿道：“这么说，你知道的也不多呀。”

美少年脸一红，因羞而薄怒，道：“谁说的？我还知道此人神秘……”

红衣人儿“扑哧！”一笑，笑得花枝乱颤，道：“哎哟，珠爷，这，任何人都瞧得出来，还用你说么？就知道这么一点儿能说多？你可知道他会武？”

美少年不甘示弱，一点头道：“知道，这头一眼就瞧出来了。”

红衣人儿道：“你可知道他把郭家戏弄个够，然后……”

美少年双眉一扬，道：“他把郭家戏弄个够？怎么回事？”

红衣人儿娇媚无限地看了他一眼，道：“哎哟，珠爷，你怎么连这都不知道呀，郭大爷上‘长白’去找一株千年参王的事儿，这你知道么？”

美少年道：“这我知道，怎么会不知道……”脸色一变道：“梅君，这你怎么知道……”

“你往下听呀！”红衣人儿笑了笑道：“结果郭大爷白跑了一趟‘长白’，那株千年参王让人捷足先登逮了去，你知道捷足先登，逮去这株千年参王的是谁么？”

美少年忙道：“是谁？难道会是这李克威？”

红衣人儿道：“你说着了，就是他。”

美少年变色说道：“他能逮住千年参王？是他？杀毒兽，逮参王……”

红衣人儿道：“可不是么？珠爷，你这是门缝儿里瞧人，把人给瞧扁了，

对你说吧，人家能耐大着呢，就凭上‘长白’，登‘天池’，杀毒兽，逮参王，这能耐还不够大么，放眼当今找不出几个，你能么，我能么？”

美少年两眼圆睁，冷哼一声道：“我走了眼，也低估了他……”

红衣人儿道：“这话没错……”

美少年目光一凝，道：“梅君，后来怎么样？”

红衣人儿道：“后来呀，热闹着呢！他躲在鼓楼之上，扬言说要卖一株千年参王，你想，这不是有心说给郭家听么？自然那郭大爷带着人到，你猜这姓李的怎么说，他一不要金银，二不要珠宝，只要郭家的一个人上鼓楼跟他见个面，他立即把那株千年参王双手奉送……”

美少年道：“谁，他要谁跟他见面？”

红衣人儿迟疑了一下，摇头说道：“你最好别问，我不敢说。”

美少年两眼猛地一睁，道：“难道他是要玉霜……”

红衣人儿道：“珠爷，可是你自己说的。”

美少年脸色大变，探手一把抓住红衣人儿粉臂，叫道：“真的么？他真是要玉霜？”

红衣人儿眉锋一皱，道：“哎哟，你轻点儿……这还能假得了么，我敢骗你吗……”

美少年道：“我爹岂容他……”

红衣人儿摇头说道：“别提你爹了，你爹竟奈何不了人家！”

美少年叫道：“怎么，我爹奈何不了他？”

红衣人儿道：“据我所知，郭家的绝学没能奈何人家，就连那座鼓楼都没能上去。”

美少年失声说道：“有这种事……怎么样，后来怎么样？”

红衣人儿道：“后来那株千年参王归了郭家！”

美少年惊怒之态一敛，倏然笑道：“毕竟那株千年参王还是归了郭家……”

“家”字还没出口，脸色又变，目光一凝，急道：“梅君，那株千年参王是怎么归了郭家，难道是玉霜……”

红衣人儿道：“珠爷，你也真是，这还用说么，打既打不过人家，玉霜姑娘要是不出面，人家会送参王么？”

美少年身躯忽颤，道：“她跟他只是见了面么？”

红衣人儿摇头说道：“那谁知道，反正半夜三更，玉霜姑娘一个人上了鼓楼，至于进去后的情形怎么样，那只有她跟他知道了……”

美少年低低哼了一声。

红衣人儿话锋忽转，道：“不过，珠爷，咱们可都不是糊涂人，一株千年参王价值多少？一个姑娘家随便跟人见个面，人就会把一株举世难求其二的千年参王双手送人么？”

美少年喉咙里“格！”地一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涌出来一样，但只见

他猛一咽，又把那口不知是什么东西咽了下去，刹时间脸色煞白，血色全跑到了眼珠上，他颤抖得很厉害，神情怕人，只听他喃喃说道：“好个李克威，好个玉霜，我还当你是多……原来你也能随便跟人……哼，别人能，我为什么不能，我非……要不然我誓不为人……”

“哎哟，珠爷，你是怎么了？”红衣人儿娇声说道：“瞧你，怪吓人的，怎么，心里不是味儿呀，算了吧，人家瞧不上你，你又何必……唉，也真是，这也知道该叫什么事儿，像珠爷你这样的人品，打着灯笼也没地儿找呀，偏偏那位玉霜姑娘……”

美少年颤声说道：“闭嘴，梅君……”

红衣人儿霍地站起，瞪着美目大声叱道：“闭嘴么？许你吃醋不许我心里难受？我来找沈振东你就不高兴，你心里老念着郭玉霜，我就得忍？凭什么，只因为你是个男人……”

美少年颤声说道：“梅君，求求你，别说了……”

“我偏要说。”红衣人儿一跺蛮靴大声叫道：“我喜欢你，爱你，让你占尽了便宜，就差点没把人交给了你，而你心里一天到晚仍痴念着郭玉霜！她有什么好，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跟我一样是个女人，老实说，她还不一定比得上我呢，告诉你，你别做梦了，人家可以找这个，找那个，就是瞧不上你，死瞧不上你……”

美少年两眼毒红，身躯暴颤，道：“梅君，我求你……”

“别求我，我不配。”红衣人儿道：“我算什么东西呀，哪比得上人家名门闺秀、娇贵大姑娘呀，告诉你，咱们一刀两断，从此你求她去！”

转身扭腰就要走。美少年霍地站起，一把拉住了她。

“放开我。”红衣人儿转过了身，一张娇靥煞白，一抽皓腕没能挣脱美少年的掌握，反之足立不稳，一个人便倒进了美少年怀里。

她要躲，要挣，美少年比她还快，另一只手围上了她那蛇一般的腰肢，温香软玉在怀，红衣人儿天生尤物，娇躯、体香无一不诱人，刹时，美少年软化了，他激动地道：“梅君，我只要你……”

“你只要我？”红衣人儿颤声叫道：“你要的是我的身子，不是我的心，我天生的让人这么作贱命，就不能正正经经的跟个人……”

似乎突然悲从中来，头一低，香肩耸动，她哭了，哭得动人，像一朵带雨的梨花。

“你呀，我这是作什么孽，受什么罪呀，难道说上辈子我欠了你，为什么我还这样爱你……”

她这泪水力量之大，比之孟姜女毫不逊色，但美少年的坚强却远不如那万里长城，他溃败了，全溃败了。

在这泪水下，百炼金刚也要化为绕指柔，何况美少年是个血肉之躯，活生生的男人？美少年好话说尽，最后山盟海誓。

红衣人儿哭泣中猛然抬了头：“我不信，我就是不信。”

美少年道：“梅君，难道你要我把心挖出来？”

红衣人儿猛抬螭首，那模样，就是铁石人儿也会点头：“谁叫

